

列國演義



570.213/3

中華民國三十年二月七版

列國演義

精裝
平裝

二冊
六冊

定價

三元四角
二元六角

標點者 何 銘

校訂者 湖 海 居 士

發行者 樊 春 霖



總發行所

上海
路四馬
新文化書社

列國志

目錄

- 第一回 周宣王聞謠輕殺……杜大夫化厲鳴冤
- 第二回 褒人贖罪獻美女……幽王烽火戲諸侯
- 第三回 犬戎主大鬧鎬京……周平王東遷洛邑
- 第四回 秦文公郊天應夢……鄭莊公掘地見母
- 第五回 寵饒公周鄭交質……助衛逆魯宋興兵
- 第六回 衛石碚大義滅親……鄭莊公假命伐宋
- 第七回 公孫闕爭車射考叔……公子翬獻詔賊隱公
- 第八回 立新君華督行賂……敗戎兵鄭忽辭婚
- 第九回 齊侯送文姜婚魯……禮聘射周王中肩
- 第一回 楚熊通僭號稱王……鄭祭足被笄五鹿

- 第十一回 宋莊公貪賂搆兵……鄭祭仲殺堵逐主
- 第十二回 衛宣公築臺納媳……高渠彌乘間易君
- 第十三回 魯桓公夫婦如齊……鄭子驥君臣爲戮
- 第十四回 衛侯朔抗王入國……齊襄公出獵遇鬼
- 第十五回 雍大夫計殺無知……魯莊公乾時大戰
- 第十六回 釋檻囚鮑叔薦仲……戰長勺曹劌敗齊
- 第十七回 宋國納賂誅長萬……楚王杯酒虜息媿
- 第十八回 曹沫手劍劫齊侯……桓公舉火爵甯戚
-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厲公復國……殺于頽惠王反正
- 第二十回 晉獻公違卜立驪姬……楚成王平亂相子文
-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僂兒……齊桓公兵定孤竹
-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兩定魯君……齊皇子獨對「委蛇」
- 第二十三回 衛懿公好鶴亡國……齊桓公興兵伐楚

-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禮款楚大夫……會葵邱義戴周天子
-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滅虢……窮百里飼牛拜相
- 第二十六回 歌慶屢百里認妻……獲陳寶穆公證夢
- 第二十七回 驪姬巧計殺申生……獻公臨終囑荀息
- 第二十八回 里克兩弑孤主……穆公一平晉亂
- 第二十九回 晉惠公大誅羣臣……管夷吾病榻論相
- 第三十回 秦晉大戰龍門山……穆公登臺要大赦
- 第三十一回 晉惠公怒殺慶鄭……介子推割股啖君
- 第三十二回 晏蛾兒踰牆殉節……羣公子大鬧朝堂
-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齊納子昭……楚人伏兵劫盟主
-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衆……齊姜氏乘醉遣夫
- 第三十五回 晉重耳周遊列國……秦懷嬴重婚公子
- 第三十六回 晉呂卻夜焚公宮……秦穆公再平晉亂

-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綿上……………太叔帶怙寵入宮中
-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亂居鄭……………晉文公守信降原
-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詞却敵……………晉文公伐衛破曹
- 第四十回 先軫詭謀激子玉……………晉楚城濮大交兵
- 第四十一回 連谷城子玉自殺……………踐土壇晉侯主盟
-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陽受覲……………衛元咺公館對獄
- 第四十三回 智罇俞假酖救王……………老燭武繩城說秦
- 第四十四回 叔詹據鼎抗晉侯……………弦高假命犒秦軍
- 第四十五回 晉襄公墨縵敗秦……………先元帥免冑殉翟
- 第四十六回 楚高臣宮中弑父……………秦穆公殺谷封尸
-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簫雙跨鳳……………趙盾背秦立靈公
-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將亂晉……………召士會壽餘給秦
- 第四十九回 公子鮑厚施買國……………齊懿公竹池遇變

- 第五十回 東門遂援立子倭……………趙宣子桃園強諫
- 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誅鬪椒絕纓大會
-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嘗鼈構逆……………陳靈公袒服戲朝
- 第五十三回 楚莊王納諫復陳……………晉景公出師救鄭
-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縱屬亡帥……………孟侏儒托優悟主
- 第五十五回 華元登床劫子反……………老人結草亢杜回
- 第五十六回 蕭夫人登臺笑客……………逢丑父易服免君
-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晉……………圍下宮程嬰匿孤
- 第五十八回 說秦伯魏相迎醫……………報魏錡養叔獻藝
- 第五十九回 寵晉童晉國大亂……………誅岸賈趙氏復興
-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軍肆敵……………偃陽城三將鬪力
- 第六十一回 晉悼公駕楚會蕭魚……………孫林父囚歌逐獻公
- 第六十二回 諸侯同心圍齊國……………晉臣合計逐欒盈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小范軼智劫魏舒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變盈滅族……且于門杞梁死戰

第六十五回

弑齊光 崔慶專權……納衛衍 甯喜擅政

第六十六回

殺甯喜子鱗出奔……翟崔杼慶封獨相

第六十七回

盧蒲癸計逐慶封……楚靈王大合諸侯

第六十八回

賀隄 祁師曠辨新聲……散家財 陳氏買齊國

第六十九回

楚靈王挾詐滅陳蔡……晏平仲巧辯服荆蠻

第七十回

殺三兄楚平王即位……劫齊魯 晉昭公尋盟

第七十一回

晏平王二桃殺三士……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尙捐軀奔父難……伍子胥微服過昭關

第七十三回

伍員吹簫乞吳市……專諸進彘刺王僚

第七十四回

囊瓦懼誅無極……要離貪名刺慶忌

第七十五回

孫武子演陣斬美姬……蔡昭侯納質乞吳師

-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棄郢西奔……………伍子胥掘墓鞭屍
-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退吳師楚昭王返國
- 第七十八回 會夾谷孔子卻齊……………墮三都聞人伏法
- 第七十九回 歸女樂黎彌阻孔子……………棲會稽文種通宰嚭
- 第八十回 夫差違諫釋越……………句踐竭力事吳
- 第八十一回 美人計吳宮寵西施……………言語科子貢說列國
- 第八十二回 殺子胥夫差爭敵……………納蒯瞶子路結嬰
- 第八十三回 誅芊勝葉公定楚……………滅夫差越王稱霸
- 第八十四回 智伯決水灌晉陽……………豫讓擊衣報襄子
- 第八十五回 樂羊子怒餒中山羹……………西門豹喬送河伯婦
- 第八十六回 吳起殺妻求將……………騶忌鼓琴取相
- 第八十七回 說秦君衛鞅變法……………辭鬼谷孫賓下山
- 第八十八回 孫賓佯狂脫鴻……………龐涓兵敗桂林

- 第八十九回 馬陵道萬弩射龐……咸陽市五牛分商鞅
- 第九十回 蘇秦合從相六國……張儀被激往秦邦
- 第九十一回 學讓國燕噲召兵……偽獻地張儀欺楚
- 第九十二回 賽舉鼎秦武王絕蹊……莽赴會楚懷王陷秦
- 第九十三回 趙主父餓死沙邱宮……孟嘗君偷過函谷關
- 第九十四回 馮驩彈鋏客孟嘗……齊王糾兵伐桀宋
- 第九十五回 說四國樂毅奔齊……驅火牛田單破燕
- 第九十六回 藺相如兩屈秦王……馬服君單解韓國
-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計逃秦國……假張祿廷辱魏使
- 第九十八回 質平原秦王索魏齊……敗長平白起坑趙卒
-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郵……呂不韋巧計歸異人
- 第一百回 魯仲連不肯帝秦……信陵君竊符救趙
- 第一百一回 秦王滅周遷九鼎……廉頗敗燕斬二將

- 第一百二回
 第一百三回
 第一百四回
 第一百五回
 第一百六回
 第一百七回
 第一百八回

華陰道信陵憎蒙驚……………胡盧阿龐煨斬劇辛
 李國舅爭權除黃歇……………樊於期傳檄討秦王
 甘羅童年取高位……………嫪毐偽廢亂秦宮
 茅焦解衣諫秦王……………李牧堅壁却桓齮
 王敖反間殺李牧……………田光刎頸薦荆軻
 獻地圖荆軻鬧秦廷……………論兵法王翦代李信
 兼六國混一與國……………號始皇建立郡縣

第七十五回 孫武子演陣斬美姬 蔡昭侯納質乞吳師

話說慶忌臨死，誠左右勿殺要離，以成其名；左右欲釋放要離，要離不肯行。謂左右曰：

「吾有三不容於世；雖公子有命，吾敢偷生乎？」衆問曰：「何謂三不容於世？」要離曰：「殺

吾妻子而求事吾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欲成人之事，而不免於殘身滅家，非

智也；有此三惡，何面目立於世哉！」言訖，遂投身於江；舟人撈救出，水要離曰：「汝撈我何

意？」舟人曰：「若返國，必有爵祿，何不去之？」要離笑曰：「吾不愛室家性命，況於爵祿？汝等以吾屍歸，可取重賞。」於是奪從人佩劍，自斷其足，復刎而死。史臣有贊云：

「古人一死，其輕如羽；不惟自輕，并輕妻子。闔閭畢命，

一以殉一人；一人既死，吾志已伸。專諸雖死，尙存其胤；

傷哉妾離，

死無形影！

豈不自愛，

遂人之功；

功遂名立，

視死猶榮。

擊劍死俠，

釀成風俗；

至今吳人，

趨義如鶻。

又有詩單道：

「慶忌力敵萬人，死於殘疾匹夫之手；世人以勇力恃者，可戒矣！」

詩云：

「慶忌驍雄天下少，匹夫一臂須臾了；世人休得逞強梁，牛角傷殘鼯鼠飽。」

衆人收要離肢體，并載慶忌之屍，來投吳王闔閭。闔閭大悅，重賞降卒，收於行伍。以上卿

之禮葬，要離於闔閭城下，曰：「藉子之勇，爲吾守門。」追贈其妻子，與專諸同立廟，歲時祭祀。

以公子之禮葬慶忌，於王僚之墓側。大宴羣臣。伍員泣奏曰：「王之禍患皆除，但臣之仇何

日可復？」伯嚭亦垂淚請兵伐楚。闔閭曰：「俟明日當謀之。」

次早，伍員同伯嚭復見闔閭於宮中。闔閭曰：「寡人欲爲二卿出兵，誰人爲將？」員、嚭齊

聲曰：「惟王所用，敢不效命。」闔閭心念：「二子皆楚人，但堅已仇，未必爲吳盡力。」乃嘿

然不言，向南面而嘯，頃之復長歎。伍員已窺其意，復進曰：「王慮楚之兵多將廣乎？」闔閭

曰：「然。」員曰：「臣舉一人，可保必勝。」闔閭欣然問曰：「卿所舉何人？其能若何？」

員對曰：「姓孫，名武，吳人也。」闔閭聞說是吳人，便有喜色。員復奏曰：「此人精通韜略，有鬼

神不測之機，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十三篇，世人莫知其能。隱於羅浮山之東，誠得此人爲軍師，雖天下莫敵，何論楚哉！闔閭曰：「爲卿試募人召之。」員對曰：「此人不輕仕進，非尋常之比，必須以禮聘之，方纔肯就。」闔閭從之，乃取黃金十鎰，白璧一雙，使員駕駟馬往羅浮山取聘孫武。員見武，備道吳王相慕之意，乃相隨出山，同見闔閭。闔閭降階而迎，賜坐，問以兵法，孫武將所著十三篇次第進上。闔閭令伍員從頭朗誦一遍，每終一遍，讚不容口。那十三篇：

一曰始計篇，二曰作戰篇，三曰謀攻篇，四曰軍形篇，五曰兵勢篇，六曰虛實篇，七曰軍爭篇，八曰九變篇，九曰行軍篇，十曰地形篇，十一曰就地篇，十二曰火攻篇，十三曰用間篇。闔閭顧伍員曰：「觀此兵法，真通天徹地之才也！但恨寡人國小兵微，如何而可？」孫武對曰：「臣之兵法，不但可施於卒伍，雖婦人女子，奉吾軍令，亦可驅而用之。」闔閭鼓掌而笑曰：「先生之言，何迂闊也！天下豈有婦人女子，可使其操戈習戰者？」孫武曰：「王如！臣言爲迂，請將後宮女侍與臣試之，令如不行，臣甘欺罔之罪。」

闔閭即召宮女三百，令孫武操演。孫武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隊長，然後號令，方有所統。』闔閭又言寵姬二人，名曰右姬、左姬，至前，謂武曰：『此寡人所愛，可充隊長乎？』孫武曰：『可矣。』——然軍旅之事，先嚴號令，次行賞罰，雖小試，不可廢也。請立一人爲執法，二人爲吏軍，主傳諭之事；二人值鼓，力士數人，充爲牙將。執斧鑕刀戟，列於壇上，以壯軍容。』闔閭許於軍中選用。孫武分付宮女，分爲左右二隊。右姬管轄右隊，左姬管轄左隊，各披挂持兵，示以軍法：『一不許混亂行伍，二不許言語喧嘩，三不許故違約束。明日五鼓，皆集教場聽操。王登臺而觀之。』

次日五鼓，宮女二隊俱到教場，一個個身披甲冑，頭戴兜鍪，右手操劍，左手握盾。二姬頂盔衣甲，充做將官，分立兩邊，伺候孫武升帳。武親自區畫繩墨，布成陣勢，使傳諭官將黃旗二面，分授二姬，令執之爲前導，衆女跟隨。隊長之後，五人爲伍，十人爲總，各要步跡相繼，隨鼓進退，左右迴旋，寸步不亂。傳諭已畢，令二隊皆伏地聽令。少頃，下令曰：『聞鼓聲一通，兩隊齊起，聞鼓聲二通，左隊右旋，右隊左旋；聞鼓聲三通，各挺劍爲爭戰之勢。聽鳴金，然後斂隊面退。』衆宮女皆掩口嘻笑。鼓吏稟：『鳴鼓一通。』宮女或起或坐，參差不齊，孫武離席而

起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使軍吏再申前令，鼓吏復鳴鼓，宮女咸起立，傾斜相接，其笑如故。孫武乃擡起雙袖，親操枹以擊鼓，又申前令，二姬及宮女，無不笑者。孫武大怒，兩目忽張，髮上衝冠，遽喚：「執法何在？」執法者前跪。孫武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再三，而士不用命，士之罪矣。」於軍法當如何？執法曰：「當斬！」孫武曰：「士難盡誅，罪在隊長。」顧左右：「可將女隊長斬訖示衆！」

左右見孫武發怒之狀，不敢違令，便將左右二姬綁縛，闔閭在望雲臺上看孫武操演，忽見綁其二姬，急使伯嚭持節馳救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之能，但此二姬侍寡人巾櫛，甚適寡人之意，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請將軍赦之。」孫武曰：「軍中無戲言，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雖君命不得受！若徇君命而釋有罪，何以服衆？」喟令左右：「速斬二姬！」梟其首於軍前。於是二隊宮女，無不股慄失色，不敢仰視。孫武於隊中再取二人，爲左右隊長，再申令擊鼓，一鼓起立，二鼓旋行，三鼓合戰，鳴金收軍。左右進退，回旋往來，皆中繩墨，毫髮不差，自始至終，寂然無聲。乃使執法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雖使赴湯蹈火，亦不敢退避。」髯翁有詩詠孫武試兵之事云：

「強兵爭霸業，

試武耀軍容；

盡出嬌娥輩，

猶如戰鬥雄。

戈揮羅袖捲，

甲映粉顏紅；

掩笑分旗下，

含羞立隊中。

聞聲趨必速，

違令法難通；

已借妖姬首，

方知上將風。

馳驅赴湯火，

百戰保成功。」

闔閭痛此二姬，乃厚葬之於橫山，立祠祭之，名曰愛姬祠。因思念愛姬，遂有不用孫武之

意；伍員進曰：「臣聞：『兵者，凶器也。』不可虛談。誅殺不果，軍令不行，大王欲征楚而伯天

下，思得良將。夫將以果毅爲能，舍孫武之將，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夫美色易得，

良將難求；若因二姬而棄一賢將，何異愛莠草而棄嘉禾哉？」闔閭始悟，乃封孫武爲上將軍，

號爲軍師，責成以伐楚之事。伍員問孫武曰：「兵從何方而進？」孫武曰：「大凡行兵之法，

先除內亂，然後方可外征；吾聞王僚之弟掩餘在徐，燭庸在鍾吾，二人俱懷報怨之心。今日進

兵，宜先除二公子，然後南伐。」

伍員然之，奏過吳王曰：「徐與鍾吾，皆小國；遣使往索逋臣，彼不敢不從。」乃發二使，

一往徐國取掩餘，一往鍾吾取燭庸。徐子章羽甚不忍掩餘之死，私使人告掩餘逃去，路逢燭庸。

亦逃出，遂相與商議往奔楚國。楚昭王喜曰：「二公子怨吳必深，宜乘其窮而厚結之。」乃居於城舒，使之練兵以禦吳。闔閭怒二國之違命，令孫武將兵除滅之。徐子章羽奔楚，遂伐鍾吾，執其君以歸。復襄破舒城，殺掩餘、燭庸。闔閭便欲乘勝入郢，孫武曰：「民勞，未可驟用也。」遂班師。

於是伍員獻諫曰：「凡以寡勝衆，以弱勝強者，必先明於勞逸之數。晉悼公三分四軍，以敵楚師，卒收蕭魚之績，惟自逸而以勞予人也。楚執政皆貪庸之輩，莫肯任患，請爲三師以擾楚。我出一師，彼必皆出。彼出則我歸，彼歸則我復出，使彼力疲而卒惰，然後驟然乘之，無不勝矣。」闔閭以爲然，乃三分其軍，迭出以擾楚境。楚遣將來救，吳兵即歸，楚人苦之。吳王有愛女名勝玉，因內宴，庖人進蒸魚，王食其半，而以其餘賜女。女怒曰：「王乃以剩魚辱我，我何用生爲？」退而自殺。闔閭悲之，厚爲殮具，營葬於國西閭門之外，鑿池積土，所鑿之處，遂成太湖，今女墳湖是也。又斷文石以爲梯，金鼎，玉杯，銀尊，珠襦之寶，府庫幾傾共半。又取「盤郢」名劍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之中，令萬民隨而觀之，因令觀者皆入隧門送葬。隧道因設有伏機，男女既入，遂發其機，門閉，實之以土，男女死者萬人。闔閭曰：「使吾女得萬人爲殉，庶

不寂寞也。」至今吳俗殯事喪亭上製有白鶴，乃其遺風。闔閭之無道極矣。」史臣有詩云：

「三良殉葬非秦，鶴市何當殺萬人？不待夫差方暴骨，闔閭今日已無民。」

話分兩頭，却說楚昭王臥於宮中，既醒，見枕畔有寒心，視之得一寶劍，及旦，召相劍者風胡子入宮，以劍示之。風胡子觀劍，大驚曰：「君王何從得此？」昭王曰：「寡人臥覺，得之於枕畔，不如此劍何名？」風胡子曰：「此名『湛盧』之劍，乃吳中劍師歐冶子所鑄。昔越王鑄名劍五口，吳王壽夢聞而求之，越王乃獻其三，曰『魚腸』、『盤郢』、『湛盧』。『魚腸』以刺王僚，『盤郢』以送亡女，惟『湛盧』之劍在焉。臣聞此劍乃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出之有神，服之有威。然人君行逆禮之事，其劍即出，此劍所在之國，其國祚必綿遠昌熾。今吳王殺王僚自立，又坑殺萬人，以葬其女，吳人悲怨，故『湛盧』之劍去無道而就有道也。」昭王大悅，即佩於身，以爲至寶，宣示國人，以爲天瑞。

闔閭失劍，使人訪求之，有人報：「此劍歸於楚國。」闔閭怒曰：「此必楚王賂吾左右而盜吾劍也。」殺左右數十人，遂使孫武、伍員、伯嚭率師伐楚，復遣使徵兵於越，越王允常未與楚絕，不肯發兵。孫武等拔楚六潛二邑，因後兵不繼，遂班師。

閻閻怒越之不同於伐楚，傷謀伐越，孫武諫曰：「今年歲星在越，伐之不利。」閻閻不聽，遂伐越，敗越兵於携李，大掠而還。孫武私謂伍員曰：「四十年之後，越強而吳盡矣！」伍員默記其言，構閻閻五年事也。

其明年，楚令尹囊瓦率舟師伐吳，以報潛六之役。閻閻使孫武伍員擊之，敗楚師於華，獲其繁羊繁以歸。閻閻曰：「不入郢都，雖敗楚兵，猶無功也。」員對曰：「臣豈須臾忘郢都哉！願楚國天下莫強，未可輕敵。囊瓦雖不得民心，而諸侯未惡。聞其索賄無厭，不久諸侯有變，乃可乘矣。」遂令孫武演習水軍於江口，伍員終日使人探聽楚事。

忽一日，報「有唐蔡二國遣使臣通好，已在郊外。」伍員喜曰：「唐蔡皆楚屬國，無故遣使遠來，必然與楚有怨，天所破楚入郢也！」

原來楚昭王爲得了「湛盧」之劍，諸侯賀畢，唐成公與蔡昭侯亦來朝楚。蔡侯有羊脂白玉佩一雙，銀貂鼠裘二副，以一裘一佩獻於楚昭王以爲賀禮，自己佩服其一，囊瓦見而愛之，使人求之於蔡侯。蔡侯愛此裘佩，不與囊瓦。唐侯有名馬二匹，名曰「肅霜」、「肅霜」，乃雁名，其羽如練之白，高首而長頸，馬之形色似之，故以爲名。後人復加馬傍曰「驢驪」，乃

天下希有之馬也。唐侯以此馬駕車來楚，其行速而穩；囊瓦又愛之，使人求之於唐侯，唐侯亦不與。

二君朝禮既畢，囊瓦即謂於昭王曰：「唐蔡私通吳國，若放歸，必導吳伐楚，不如留之。」

乃拘二君於館驛，各以千人守之，名爲護衛，實則監押。其時昭王年幼，國政皆出於囊瓦；二君一住三年，思歸甚切，不得起身。唐世子不見唐侯歸國，使大夫公孫哲至楚省視，知其見拘之故，奏曰：「二馬與一國孰重？君何不獻馬以求歸？」唐侯曰：「此馬希世之寶，寡人惜之，且不肯獻於楚王，況令尹乎？」且其人貪而無厭，以威劫寡人，寡人寧死，決不從之！」公執哲私謂從者曰：「吾主不舍一馬，而淹淹於楚，何有重畜，而輕國哉？我等不如私盜一驢，獻於令尹。倘得主公歸唐，吾輩雖坐盜馬之罪，亦無所恨。」從者從之，乃以酒灌醉囚人，私盜二馬獻於囊瓦曰：「吾主以令尹德尊望重，故令某等獻上良馬，以備驅馳之用。」囊瓦大喜，受其所獻。次日，入告昭王曰：「唐侯地偏兵微，諒不足以成大事，可赦之歸國。」昭王遂放唐成公出城。

唐侯既歸，公孫哲與衆從者，皆自繫於殿前待罪。唐侯曰：「微諸卿獻馬於貪夫，寡人不能

歸國此寡人之罪二三子勿怨寡人足矣。」各厚賞之。今德安府隨州城北有驢驪坡，因馬過此得名也。唐胡曾先生有詩云：

「行行西至一荒陂，因笑唐公不見機，莫惜驢驪獻令尹，漢東宮闕早時歸。」

又聶仙有詩云：

「三年拘繫辱難堪，只爲名駒未售貪；不是便宜私竊馬，君侯安得離荆南。」

蔡侯聞唐侯獻馬得歸，乃解裘佩以獻瓦，瓦復告昭王曰：「唐蔡一體，唐侯既歸，蔡不可獨留也。」昭王從之。

蔡侯出了郢都，怒氣填胸，取白璧沈於漢水，誓曰：「寡人若不能伐楚，而再南渡者，有如大川。」及反國，次日即以世子元爲質於晉，借兵伐楚。晉定公爲之訴告於周，周敬王命卿士劉卷，以平師會之；宋、齊、魯、衛、陳、鄭、許、曹、莒、邾、頓、胡、滕、薛、杞、小邾子，連蔡，共是十七路諸侯。個個僕、遺、瓦之貪，皆以兵從。晉士鞅爲大將，荀寅副之，諸軍畢集於召陵之地，荀寅自以爲蔡與師。

奪功於蔡，欲得重貨。使人謂蔡侯曰：「聞君有裘佩以遺楚君臣，何獨敝邑而無之？吾等千里興師，專爲君侯。不知何以犒師也？」蔡侯對曰：「孤以楚令尹瓦食冒不仁，棄而投晉，惟大夫念盟主之義，滅強楚以扶弱小，則荆襄五千里，皆犒師之物也。利孰大焉？」荀寅聞之甚愧。

其時周敬王十四年之春三月，偶然大雨連旬。劉卷患瘡，荀寅遂謂士鞅曰：「昔五伯莫盛於齊桓，然駐師召陵，未嘗少損於楚。先君文公僅一勝之，其後構兵不已。自交見以後，晉楚無隙，自我開之不可。」——况水潦方降，疾瘡方興，恐進未必勝，退爲楚乘，不可不慮。」士鞅亦是個貪夫，也思蔡侯酬謝，未遂其欲，託言雨水不利，難以進兵，遂却蔡侯之賓，傳令班師。各路諸侯見晉不做主，各散回本國。髡仙有詩云：

「冠裳濟濟擁兵車，直搗荆襄力有餘。誰道中原無義士，也同囊瓦索苞苴！」

蔡侯見諸侯解散，大失所望，歸過沈幽，怪沈子嘉不從伐楚，使大夫公孫姓襲滅其國，虜其君殺之以洩其憤。

楚囊瓦大怒，與師伐蔡，圍其城。公孫姓進曰：「晉不足恃矣！不如東行求救於吳。子胥

伯嚭諸臣與楚有大仇，必能出力。」蔡侯從之，即令公孫姓約會唐侯，共投吳國，借兵以其夾子公子掩爲質。伍員引見闔閭曰：「唐蔡以傷心之怨，願爲先驅。夫救蔡，顯名，破楚，重利，王欲入郢，此機不可失也。」闔閭乃受蔡侯之質，許以出召，先遣公孫姓歸報。闔閭正欲調兵，近臣報道：「今有軍師孫武，自江口歸，有事求見。」闔閭召入，問其來意。孫武曰：「楚所以難攻者，以屬國衆多，未易直達其境也；今晉侯一呼，而十八國羣集。內中陳、許、頓、胡，皆素附於楚，亦棄而從晉，人心怨楚，不獨唐、蔡，此楚勢孤之時矣。」闔閭大悅，使被離、鱣、毅輔太子波居守，拜孫武爲大將，伍員伯嚭副之，親弟公子夫概爲先鋒，公子山專督糧餉。悉起吳兵六萬，號爲十萬，從水路渡淮，直抵蔡國。囊瓦見吳兵勢大，解圍而走，又恐吳兵直渡漢水，方纔屯札，連打急報至郢都告急。

再說：蔡侯迎接吳王，泣訴楚君臣之惡，未幾唐侯亦到，二君願爲左右翼，相從滅楚。臨行，孫武忽傳令：「軍士登陸，將戰艦盡留於淮水之曲。」伍員私問舍舟之故，孫武曰：「舟行水逆而遲，使楚得徐爲備，不可破矣。」員服其言。大軍自江北陸路走章山，直趨漢陽，楚軍屯於漢水之南，吳兵屯於漢水之北。囊瓦日夜愁吳軍濟漢，聞其留舟於淮水，心中稍安。楚昭

王聞吳兵大舉，自召諸臣問計。公子孫曰：「子常非大將之才，速令左司馬沈尹戌領兵前往，勿使吳人渡漢。彼遠來無繼，必不能久。」昭王從其言，使沈尹戌率兵一萬五千，同令尹協力拒守。

沈尹戌來至漢陽，囊瓦迎入大寨。戌問曰：「吳兵從何而來，如此之速？」瓦曰：「棄舟於淮，從陸路白豫章至此。」戌連笑數聲曰：「人言孫武用兵如神，以此觀之，真兒戲耳！」瓦曰：「何謂也？」戌曰：「吳人慣習舟楫，利於水戰，今乃舍舟登陸，但取便捷。萬一失利，更無歸身。吾所以笑之。」瓦曰：「彼兵見屯漢北，何計可破？」戌曰：「吾分兵五千與子，沿漢列營，將船隻盡集拘於南岸，再令輕舟旦夕往來於江之上下，使吳軍不得掠舟而渡。我率一軍從新息抄出淮，盡焚其舟，再將海東隘道，用大石磊斷。然後令尹引兵渡漢江，攻其大寨，我從後而擊之。彼水陸路絕，首尾受敵，吳君臣之命，皆喪吾手矣！」囊瓦大喜曰：「司馬高見，吾不及也！」於是沈尹戌留大將武城黑統軍五千相助。

囊瓦自引衆軍入望新息進發。不知後來勝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棄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屍

話說沈尹戌去後，吳楚夾漢水，兩軍相持數日，武城黑欲獻媚於令尹，進言曰：「吳人舍舟從陸，棄其所長，且又不識地理，司馬已策其必敗矣。今相持數日，不能渡江，其心已怠，宜速擊之。」瓦之愛將史皇亦曰：「楚人愛令尹者少，愛司馬者多，若司馬引兵焚吳舟，塞隘道，則破吳之功，彼爲第一也。令尹官高名重，屢次失利，今又以第一之功讓於司馬，何以立於百僚之上？」司馬且代子爲政矣！不如從武城將軍之計，渡江決一勝負爲上。」囊瓦惑其說，遂傳令三軍，俱渡漢水，至大別山列成陣勢，史皇出兵挑戰，孫武使先鋒夫概迎之。夫概選勇士三百人，俱用堅木爲大棒，一遇楚兵，沒頭沒腦打將去。楚兵從未見此軍形，措手不迭，被吳兵亂打一陣，史皇大敗而走。囊瓦曰：「子令我渡江，今纔交兵便敗，何面目來見我！」史皇曰：「戰不斬將，攻不擒王，非兵家大勇。今吳兵大寨，札在大別山之下，不如今夜出其不意，往劫之，以建大功。」囊瓦從之，遂挑選精兵萬人，披掛銜枚，從間道殺出大別山後，踏軍得令，依計而行。

却說孫武聞夫概初戰得勝，衆皆相賀。武曰：「囊瓦乃斗筲之輩，貪功僥倖，今史皇小挫，未有虧損，今夜必來掩襲大寨，不可不備。」乃令夫概、鱗毅各引本部，伏於大別山之左右，但聽哨角爲號，方許殺出。使唐蔡二君分兩路接應，又令伍員引兵五千，抄出大別山，反劫囊瓦之寨。却使伯嚭接應孫武，又使公子山保護吳王，移屯於漢陰山以避衝突。大寨虛設旌旗，留老弱數百守之。

號令已畢，當時三鼓，囊瓦果引精兵密從山後抄出，見大寨中寂然無備，發聲喊殺入軍中。不見吳王，疑有埋伏，慌忙殺出。忽聽得哨角齊鳴，鱗毅夫概兩軍左右突出夾攻，囊瓦且戰且走，三停兵士折了一停。纔得走脫，又聞礮聲大震，右有蔡侯，左有唐侯，兩下截住，唐侯大叫：「還我『肅霜馬』免汝一死！」蔡侯又叫：「還我『裴佩』饒汝一命！」囊瓦又羞又惱，又慌又怕，正在危急，却得武城黑引兵來，大殺一陣，救出囊瓦。約行數里，一起守寨，小軍來報：「本營已被吳將伍員所劫，史將軍大敗，不知下落。」囊瓦心胆俱裂，引着敗兵連夜奔馳，直到柏舉，方纔駐足。

良久，史皇亦引殘兵來到，餘兵漸集，復立營寨。囊瓦曰：「孫武用兵，果有機變！不如棄

寨逃歸，請兵復戰。」史皇曰：「令尹率大兵拒吳，若棄寨而歸，吳兵一渡漢江，長驅入郢，令尹之罪何逃？不如盡力一戰，便死於陣上，也留個香名於後！」

囊瓦正在躊躇，忽報：「楚王又遣一軍來接應。」囊瓦出寨迎接，乃大將蘧射也。射曰：

「主上聞吳兵勢大，恐令尹不能取勝，特遣小將帶軍一萬，前來聽命。」因問從前交戰之事，囊瓦備細詳述了一遍，面有慚色。蘧射曰：「若從沈司馬之言，何至如此！今日之計，惟有深溝高壘，勿與吳戰，等待司馬兵到，然後合擊。」囊瓦曰：「某因輕兵劫寨，所以反被其劫；若兩陣相當，楚兵豈遑弱於吳哉？今將軍初到，乘此銳氣，宜決一死敵。」蘧射不從，遂與囊瓦各自立營，名雖互爲犄角，相去有十餘里。囊瓦自恃爵高位尊，不敬蘧射；蘧射又欺囊瓦無能，不爲之下。兩邊各懷異意，不肯和同商議。

吳先鋒夫概，探知楚將不和，乃入見吳王曰：「囊瓦貪而不仁，素失人心，蘧射雖來赴援，不遵約束，三軍皆無鬥志。若追而擊之，可必全勝。」闔閭不許，夫概退曰：「君行其令，臣行其志，吾將獨往。」若幸破楚軍，郢都可入也。」晨起，率本部兵五千，竟奔囊瓦之營。孫武聞之，急調伍員引兵接應。

却說夫概打入囊瓦大寨，瓦全不准備，營中大亂，武城黑捨命敵住，瓦不及乘車，步出寨後，左臂已中一箭。却得史皇率本部兵到，以車載之。謂瓦曰：「令尹可自方便，小將當死於此。」囊瓦卸下袍甲，乘車疾走，不敢回鄧，竟奔鄭國逃難去了。髡翁有詩云：

「披裘佩玉駕名駒，只道千年住鄧都；兵敗一身逃難去，好教萬口笑貪夫。」

伍員兵到，史皇恐其追逐囊瓦，乃提戟引本部殺入吳軍，左衝右突，殺死吳兵將二百餘人。楚兵死傷，數亦相當。史皇身被重傷而死，武城黑戰夫概不退，亦被夫概斬之。蘧射之子蘧延，聞前營有失，報知其父，欲提兵往救，蘧州不許，自立營前彈壓，令軍中：「亂動者斬。」囊瓦敗軍，皆歸於蘧射，點視尙有萬餘，合成一軍，軍勢復振。蘧射曰：「吳軍乘勝掩至，不可當也；及其未至，整隊而退，行至鄧都，再作區處。」乃合大軍拔寨都起，蘧延先行，蘧射親自斷後。

夫概探得蘧射移營，尾其後追之，及於清發，楚兵方收集船隻，將謀渡江，吳兵便欲上前奮擊。夫概止之曰：「困獸猶鬥，況人乎？若逼之太急，將致死力，不如暫且駐兵，待其半渡，然後擊之。」已渡者得免，未渡者爭先，誰肯死鬥？勝之必矣。」乃退二十里安營，中軍孫武等俱到，聞夫概之言，人人稱善。闔閭謂伍員曰：「寡人有弟如此，何患鄧都不入？」伍員曰：「臣

聞蘧相夫概言其「毫毛倒生，必有背國叛主之事。」雖則英勇，不可專任。」關不以為然。

再說蘧射聞吳兵來追，方欲列陣拒敵；又聞其復退，喜曰：「固知吳人怯，不敢窮追也。」乃下令五鼓飽食，一齊渡江，剛剛渡及十分之三，夫概兵到，楚軍爭渡，大亂。蘧射禁止不住，只得乘車疾走，軍士未渡者，都隨着主將亂竄。吳軍從後掩殺，掠取旗鼓戈甲無數。孫武命唐蔡二君各引本國軍將，奪取渡江船隻，沿江一路接應。蘧射奔至雍澁，將卒飢困，不能奔走。所喜追兵已遠，暫且停留，埋鍋造飯，飯纔熟，吳兵又到，楚兵將不及下咽，棄食而走。留下現成熟飯，反與吳兵受用，吳兵飽食，復儘力追逐，楚兵自相踐踏，死者更多。蘧射車轍，被夫概一戟刺死；其子蘧延，亦被吳兵圍住。

延奮勇衝突，不能得出，忽聞東北角喊聲大振，蘧延曰：「吳又有兵到，吾命休矣。」原來那枝兵，却是左司馬沈尹戌，行至新息，得囊瓦兵敗之信，遂從舊路退回。恰好在雍澁遇着吳兵圍住蘧延，戌遂將部下萬人，分作三路殺入，夫概恃其屢勝，不以為意，忽見楚三路進吳，正不知多少兵馬，沒抵敵一頭處，遂解圍而走。沈尹戌大殺一陣，吳兵死者千餘人，沈尹戌正欲追

殺，吳王闔閭大軍已到，兩下札營相拒。沈尹戌謂其家臣吳句卑曰：「令尹貪功，使吾計不遂，天也。今敵患已深，明日吾當決一死戰。幸而勝，不及郢國之福，萬一戰敗，以首託汝，勿爲吳人所得！」又謂遠延曰：「汝父已沒於敵，汝不可以再死，宜亟歸傳語子西，爲保郢計。」

遠延下拜曰：「願司馬驅除東寇，早建大功。」垂淚而別。

明日，兩下列陣交鋒。沈尹戌平昔撫士有方，軍士用命，無不盡力死鬥。夫概雖勇，不能取勝。看看欲敗，孫武引大軍殺來，右有伍員、蔡侯，左有伯嚭、唐侯，強弓勁弩在前，短刀在後，直冲入楚軍，殺得七零八落。戍死命殺出重圍，身中數箭，僵臥車中，不能復戰。乃呼吳句卑曰：「吾無用矣！汝可速取吾首去見楚王！」句卑猶不忍，戍儘力大喝一聲，遂瞑目不視。句卑不得已，用劍斷其首，解裳裹而懷之，復掘土掩蓋其屍，奔回郢都去了。吳兵遂長驅而進。史官有讚云：

「楚謀不臧，

賊賢升佞，

伍族旣損，

郤宗復盡！

表表沈尹，

一木支厦，

操敵掌中，

敗於貪瓦！

功墮身亡，

凌霜暴日，

天佑忠臣，

歸元於國！」

話說遠延先歸，見了昭王，哭訴囊瓦敗奔，其父被殺之辜。昭王大驚，急召子西、子期等商議，

再欲出軍接應。隨後吳句卑亦到，呈上沈尹戌之首，備述兵敗之由。『皆因令尹不用司馬之計，以至如此。』昭王痛哭曰：『孤不能早用司馬，孤之罪也！』因大罵：『囊瓦誤國奸臣，偷生於世，犬豕不食其肉！』句卑曰：『吳兵日逼，大王須早定保郢之計。』昭王一面召沈諸梁，領回父首，厚給葬具，封諸梁爲葉公；一面議棄郢城西走。子西號哭諫曰：『社稷陵寢，盡在郢都；王若棄去，不可復入矣！』昭王曰：『所恃江漢爲險，今已失其險，吳師旦夕將至，安能束手受擒乎？』子期奏曰：『城中壯丁，尚有數萬，王可悉出宮中粟帛，激勵將士，固守城堞。遣使四出，往漢東諸國，令合兵入援，吳人深入我境，糧餉不繼，豈能久哉？』昭王曰：『吳因糧於我，何患乏食？』晉人一呼，頓胡皆往，吳兵東下，唐蔡爲導，楚之宇下，盡已離心，不可恃也！』子西又曰：『臣等悉師拒敵，戰而不勝，走猶未晚。』昭王曰：『國家存亡，皆在二兄，當行則行，寡人不能與謀矣！』言罷含淚入宮。

子西與子期計議，使大將鬬巢引兵五千，助守麥城，以防北路；大將宋木引兵五千，助守紀南城，以防西北路；子西自引精兵一萬，營於魯沱江，以扼東渡之路；惟西路川江南路湘江，俱是楚地，地方險遠，非吳入楚之道，不必置備。子期督令王孫綰、王孫綰、鍾建、申包胥……等在

內巡城，十分嚴緊。

再說吳王闔閭聚集諸將，問入郢之期。伍員進曰：『楚雖屢敗，然郢都全盛，且三城聯絡，未易拔也。西去魯汭江，乃入楚之徑路，必有重兵把守，必須從北打大營，轉分軍爲三，一軍攻麥城，一軍攻紀南城，大王率大軍直擣郢都。彼疾雷不及掩耳，顧此失彼，二城若破，郢不守矣。』孫武曰：『子胥之計甚善！』乃使伍員同公子山，引兵一萬，蔡侯以本國之師助之，去攻麥城。孫武同夫概，引兵一萬，唐侯以本國之師助之，去攻紀南城。闔閭同伯嚭……等引大軍攻郢城。

目說：伍員東行數日，諜者報：『此去麥城，止一舍之遠，有大將鬬巢引兵把守。』員命屯住軍馬，換了微服，小卒二人跟隨，步出營外，相度地形。來至一村，見村人方牽驢磨麥，其人以捶擊驢，驢走磨轉，麥屑紛紛而下，員忽悟曰：『吾知所以破麥城矣！』當下回營，暗傳號令：『每軍士一名，要布袋一個，內皆盛土，又要草一束，明日五鼓交割。如無者斬。』至次日五鼓，又傳一令：『每軍要帶亂石若干，如無者斬。』比及天明，分軍爲二隊，蔡侯率一隊，往麥城之東；公子乾率一隊，往麥城之西。分付各將所帶石土草束，築成小城，以當營壘，員親自規度，督

率軍士用力，須臾而就。東城狹長，以象驢形，名曰驢城；西城正圓，以象磨形，名曰磨城。蔡侯不解其意，員笑曰：「東驢西磨，何患麥之不下耶？」

鬪巢在麥城，聞知吳兵東西築城，急忙引兵來爭，誰知二城已立，屹如堅壘。鬪巢先至東城，城上旌旗布滿，鐸聲不絕，鬪巢大怒，便欲攻城，只見轅門開處，一員少年將軍引兵出戰，鬪巢問其姓名，答曰：「吾乃蔡侯少子姬乾也。」鬪巢曰：「孺子非吾敵手！」伍子胥安在？姬乾曰：「已取汝麥城去矣！」鬪巢愈怒，挺着長戟，直取姬乾，姬乾奮戈相迎，兩下交鋒，約二十餘合。忽有哨馬飛報：「今有吳兵攻打麥城，望將軍速回！」鬪巢恐巢穴有失，急鳴金收軍，軍伍已亂，姬乾乘勢掩殺一陣，不敢窮追而反。

鬪巢回至麥城，正遇伍員指揮軍馬圍城，鬪巢橫戈拱手曰：「子胥別來無恙？足下先世之冤，皆由無極，今讒人已誅，足下無冤可報矣。宗國三世之恩，足下豈忘之乎？」員對曰：「吾先人有大功於楚，楚王不念，冤殺父兄，又欲絕吾之命，幸蒙天佑，得脫於難。懷之十九年，乃有今日。子如相諒，速速遠避，勿撻吾鋒，可以相全。」鬪巢大罵：「背主之賊！避汝不算好漢。」便挺戟來戰，伍員亦持戟相迎，略戰數合，伍員曰：「汝已疲勞，放汝入城，明日再戰。」

鬪巢曰：「來日決個死敵！」兩下各自收軍。城上看見自家人馬，開門接應入城去了。

至夜半，忽然城上發起喊來，報說：「吳兵已入城矣！」原來伍員軍中多有楚國降卒，故意放鬪巢入城，却教降卒數人，一樣妝束，雜在楚兵隊裏混入，伏於僻處，夜半於城上放下長索，吊上吳軍，比及知覺，城上吳軍已有百餘，齊聲吶喊，城外大軍應之，守城軍士亂竄。鬪巢禁約不住，只得乘輅車出走，伍員也不追趕，得了麥城，遣人至吳王處報捷。潛淵有詩云：

「西磨東驢下麥城，偶因觸目得功成；子胥智勇真無敵，立見荊蠻右臂傾！」

話說孫武引兵過虎牙山，轉入當陽阪，望見漳江在北水勢滔滔。紀南地勢低下，西有赤湖，湖水通紀南及郢都城下。武看在此裏，心生一計，命軍士屯於高阜之處，各備畚鍤，俾一夜之間，要掘開深濠一道。引漳江之水，通於赤湖，却築起長堤，壩住江水。那水進無所洩，平地高起二三丈；又遇冬月，西風大發，即時灌入紀南城。守將宋木，只道江漲，驅城中百姓奔郢都避水；那水勢浩大，連郢都城中，一望如江湖了。孫武使人於山上砍竹造筏，吳軍乘筏薄城，城中方知此水乃吳人決漳江所致，衆心惶懼，各自逃生。楚王知郢都難守，急使箴尹固具舟西門，取其愛妹季芊一同登舟。子期在城上，正欲督率軍士捍水，聞楚王已行，只得同百官出

城保駕；軍單走出一身，不復顧其家室矣！郢都無主，不攻自破。史官有詩云：

「虎踞方城阻漢水，吳兵迅掃若飛煙；忠良棄盡讒貪售，不怕隆城高入天。」

孫武遂奉闔閭入郢都城，即使人掘開水壩，放水歸江，合兵以守四郊，伍員亦自麥城來見。闔閭升楚王之殿，百官拜賀已畢，然後唐蔡二君亦入朝致詞稱慶。闔閭大喜，置酒高會。是晚，闔閭宿於楚王之宮，左右得楚王夫人以進。闔閭欲使侍寢，意猶未決。伍員曰：「國尚有之，况其妻乎？」王乃留宿，淫其妾媵殆遍。左右或言：「楚王之母伯嬴，乃太子建之妻，平王以其美而奪之，今其齒尚少，色未衰也。」闔閭心動，使人召之。伯嬴不出，闔閭怒，命左右牽來見寡人。伯嬴閉戶，以劍擊戶而言曰：「妾聞諸侯者，一國之教也。禮，男女不同席，食不共器，所以示別；今君王棄其表儀，以亂淫聞於國人，未亡人寧伏劍而死，不敢承命！」闔閭大慚，乃謝曰：「寡人敬慕夫人，願識顏色，敢及亂乎？夫人休矣！」使其舊侍爲之守戶，誠從人不得妄入。伍員求楚昭王不得，乃使孫武伯語……等亦分據諸大夫之室，淫其妻妾以辱之。

唐侯、蔡侯、公子山，往搜囊瓦之家，「裘佩」尚依然在笥，「肅霜馬」亦在廐中；二君各取

其物俱轉獻於吳王。其他寶貨金帛，充物室中，恣左右運取，狼籍道路。囊瓦一生貪賄，何曾受用！公子山欲取囊瓦夫人，夫概至，逐子山而自取之。是時君臣宜淫，男女無別，郢都城中，幾於羣獸而禽聚矣。髯翁有詩云：

「行淫不避楚君臣，但快私心瀆大倫；只有伯嬴持晚節，清風一線未亡人！」

伍員言於吳王，欲將楚宗廟盡行拆毀，孫武進曰：「兵以義動，方爲有名，平王廢太子建而立秦女之子，任用讒貪，內戮忠良，而外行暴於諸侯，是以吳得至此，今楚都已破，宜召太子建之子芊勝立之爲君，使主宗廟，以更昭王之位。楚人憐故太子無辜，必然相安，而勝懷吳德，世世貢獻不絕，王雖赦楚，猶得楚也。如此，則名實俱全矣。」闔閭貪於滅楚，遂不聽孫武之言，乃焚毀其宗廟，唐蔡二君各辭歸本國去訖。

闔閭復置酒章華之台，大宴羣臣，樂工奏樂，羣臣皆喜，惟伍員痛哭不已。闔閭曰：「卿報楚之志已酬矣，又何悲乎？」員含淚而對曰：「平王已死，楚王復逃，臣父兄之仇，尙未報萬分

之一也！」闔閭曰：「卿欲何如？」員對曰：「乞大王許臣掘平王之塚墓，開棺斬首，方可洩臣之恨。」闔閭曰：「卿爲德於寡人多矣，寡人何愛於枯骨，不以慰卿之私耶？」遂許之。伍員訪知平王之墓，在東門外地方室內莊寥台湖，乃引本部兵往，但見平原衰草，湖水茫茫，並不知墓之所在。使人四下搜覓，亦無蹤影。伍員乃搥胸向天而號曰：「天乎！天乎！不令我報父兄之怨乎？」忽有老父至前，揖而問曰：「將軍欲得平王之塚何故？」員曰：「平王棄子奪媳，殺忠任佞，滅吾宗族，吾生不能加兵其頸，死亦當戮其屍，以報父兄於地下。」老父曰：「平王自知多怨，恐人發掘其墓，故葬於湖中，將軍必欲得棺，須瀾湖水而求之，乃可見也。」因登寥台，指示其處，員使善沒之士，入水求之，於台東果得石槨。乃令軍士各負沙一囊，堆積墓旁，壅住流水，然後鑿開石槨，得一棺甚重，發之內，惟衣冠及精鐵數百斤而已。老叟曰：「此疑棺也，眞棺尙在其下。」更去石板下層，果然有一棺，員令毀棺，拽出其屍，驗之，果楚平王之身也。用水銀殮過，腐肉不變。員一見其屍，怨氣冲天，手持九節銅鞭，鞭之三百，肉爛骨折。於是左足踐其腹，右手抉其目，數之曰：「汝生時枉有目珠，不辨忠佞，聽信讒言，殺吾父兄，豈不冤哉？」遂斷平王之頭，毀其衣裳棺木，同骸棄於原野。髯翁有讚云：

「怨不可積，冤不可極。極冤無君長，積怨無存歿。匹夫逃死，僂及朽骨，淚血酒鞭，怨氣昏天。孝意奪忠，家仇及國，烈哉子胥，千古猶爲之飲泣！」

伍員既撻平王之屍，問老叟曰：「子何以知平王葬處及其棺木之詐？」老叟曰：「吾非他人，乃石工也。昔平王令吾石工五十餘人，砌造疑塚，恐吾等漏洩其機，塚成之後，將諸工盡殺塚內，獨老漢私逃得免。今日感將軍孝心誠切，特來指明，亦爲五十餘冤鬼，稍償其恨耳！」員乃取金帛厚酬老叟而去。

再說：楚昭王乘舟西涉沮水，又轉而南渡大江，入於雲中，有草寇數百人，夜劫昭王之舟，以戈擊昭王。時王孫繇子在傍，以背蔽王，大喝曰：「此楚王也，汝欲何爲？」言未畢，戈中其肩，流血及踵，昏倒於地。寇曰：「吾輩但知有財帛，不知有王——且令尹大臣，尙且貪賄，况小民乎？」乃大搜舟中金帛寶貨之類，篋尹固急扶昭王登岸避之。昭王呼曰：「誰爲我護持愛妹，勿令有傷！」下大夫鍾建皆負季芊，以從王於岸，回顧羣盜放火焚舟，乃夜走數里。至明旦，子期同宋木、鬬辛、鬬巢、陸續蹤跡而至。鬬辛曰：「臣家在郢，去此不及四十里，吾王且勉強到彼，再作區處。」少頃，王孫繇子亦至，昭王驚問曰：「子負重傷，何以得免？」繇子曰：「臣負痛

不能起，火及臣身，忽然有人推臣上岸，昏迷中聞其語曰：「吾乃楚之故令尹孫叔敖也。」傳語
吾王：「吳師不久自退，社稷綿遠。」因以藥敷臣之肩，醒來辛血止痛定，故能及此。」昭王
曰：「孫叔產於雲中，其靈不泯。相與嗟嘆不已。鬬巢出乾糲同食，箴尹固解匏瓢汲水以進。
昭王使鬬辛覓舟於咸白之津。辛望見一舟東來，載有妻小，察之乃大夫藍尹暨也。辛
呼曰：「王在此，可以載之！」藍尹暨曰：「亡國之君，吾何載焉！」竟去不顧。鬬辛伺候良
久，復得漁舟，解衣以授之，纔肯艤舟攏岸。王遂與季芊同渡，得達鄆邑。鬬辛之仲弟鬬懷，聞王
至出迎，辛令治饌。鬬懷進食，廡以目視昭王，鬬辛疑之，乃與季弟巢親侍王寢。至夜半，聞淬
刃聲，鬬辛開門出看，乃鬬懷也，手執霜刀，怒氣勃勃。辛曰：「弟淬刃欲何爲乎？」懷曰：「欲
弑王耳！」辛曰：「汝何故生此逆心？」懷曰：「昔吾父忠於平王，平王聽費無極讒言而殺
之，平王殺我父，我殺平王之子，以報其仇，有何不可？」辛怒罵曰：「君猶天也，天降禍於人，人
敢仇乎？」懷曰：「王在國，則爲君，今失國，則爲仇，見仇不殺，非人也！」辛曰：「古者，仇不
及嗣，王又悔前人之失，錄用我兄弟。今乘其危而弑之，天理不容。汝若萌此意，吾先斬汝！」
鬬懷挾刃出門而去，恨恨不已。昭王聞戶外叱喝之聲，披衣起竊聽，備聞其故，遂不肯留鬬。

闔閭，與子期商議，遂奉王北奔隨國。

却說子西在魯泅江把守，聞郢都已破，昭王出奔，恐國人護散，乃服王服，乘王輿，自稱楚王，立國於脾洩，以安人心。百姓避吳亂者，依之以居。已而聞王在隨，曉諭百姓，使知王之所在，然後至隨。與王相從。

伍員終以不得楚昭王爲恨，言於闔閭曰：「楚王未得，楚未可滅也。臣願率一軍西渡，蹤跡胥玉，執之以歸。」闔閭許之。伍員一路追尋，聞楚王在隨，竟往隨國，致書隨君，要索取楚王。

畢竟楚王如何得免？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吳師楚昭王返國

話說伍員屯兵於隨國之南鄙，使人致書於隨侯，書中大約言：「周之子孫，在漢川者，被楚吞噬殆盡，今天祐吳國，問罪於楚君。若出楚珍，與吳爲好，漢陽之田，盡歸於君。寡君與君，世爲兄弟，同事周室。」隨侯看畢，集羣臣計議，楚臣子期，面貌與昭王相似，言於隨侯曰：「事急

我僞爲王，而以我出獻，乃可免也。」隨侯使太史卜其吉凶，太史獻繇曰：

「平必隳，往必復，故勿棄，新勿欲。西鄰爲虎，東鄰爲肉。」

隨侯曰：「楚故而吳新，鬼神示我矣！」乃使人辭伍員曰：「敝邑依楚爲國，世有盟誓，楚

君若下辱，不敢不納——然今已他徙矣，惟將軍察之！」伍員以囊瓦在鄭，疑昭王亦在鄭，且

鄭人殺太子建，仇亦未報，遂移兵伐鄭，圍其郊。時鄭賢臣游吉、新卒鄭定公、大權歸咎囊瓦，瓦

自殺，鄭伯獻瓦屍於吳軍，說明楚王實未至鄭。吳師猶不肯退，必欲滅鄭，以報太子之仇。諸大

夫請背城一戰，以決存亡。鄭伯曰：「鄭之士馬孰若楚？楚且破，况於鄭乎？」乃出令於國

中曰：「有能退吳軍者，寡人願與分國而治。」懸令三日。

時鄂渚漁丈人之子，因避兵，亦逃在鄭城之中，聞吳國用伍員爲主將，乃求見鄭君，自言：「

能退吳軍。」鄭定公曰：「卿退吳兵，用車徒幾何？」對曰：「臣不用一寸之兵，一斗之糧，只

要與臣一橈，行歌道中，吳兵便退。」鄭伯不信，然一時無策，只得使左右以一橈授之，「果能

退吳，不吝上賞。」漁丈人之子，縋城而下，直入吳軍。於營前叩橈而歌曰：

「蘆中人！蘆中人！腰間寶劍七星文，不記渡江時，麥飯飽魚羹。」

軍士拘之，來見伍員；其人歌「蘆中人」如故。員下席驚問曰：「足下是何人？」舉橈而對曰：「將軍不見吾手中所操乎？吾乃鄂渚漁丈人之子也。」員惻然曰：「汝父因我而死，正思報恩，恨無其路；今日幸得相遇，汝歌而見我意，何所須？」對曰：「別無所須也。」鄭國懼將軍兵威，令於國中：「有能退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先人與將軍有倉卒之遇，今欲將軍乞救鄭國。」員乃仰天嘆曰：「嗟乎！員得有今日，皆漁丈人所賜；上天蒼蒼，豈敢忘也！」即日下令解圍而去。漁丈人之子回報鄭伯，鄭伯大喜，乃以百里之地封之；國人稱之曰「漁大夫」。至今溱洧之間，有丈人村，即所封地也。髯翁有詩云：

「密語蘆洲隔死生，橈歌強似楚歌聲；三軍既散分茅土，不負當時江上情。」

伍員既解鄭國之圍，還軍楚境，各路分截守把，大軍營於麋地，遣人四出招降楚屬，兼訪求昭王甚急。

却說申包胥自郢都破後，逃避在夷陵，石鼻山中，聞子胥掘墓鞭屍，復求楚王。乃遣人致書於子胥。其略曰：

「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乃僇辱其屍，雖云報他，不已甚乎！物極必反，子宜速。」

不然，我當踐「復楚」之約！」

伍員得書，沉吟半晌，乃謂來使曰：「某因軍務倥傯，不能答書，借汝之口，爲我致謝申君。忠孝不能兩全，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耳！」使者回報包胥，包胥曰：「子胥之滅楚，必矣！吾不可坐而待之。」想起「楚平王夫人，乃秦哀公之女，楚昭王乃秦之甥，要解楚難，除非求秦。」乃晝夜西馳，足踵俱開，步步流血，裂裳而裹之。奔至雍州，來見秦哀公曰：「吳貪如封豕，毒如長蛇，久欲薦食諸侯，兵自楚始。寡君失守社稷，逃於草莽之間，特命下臣告急于上國，乞君念甥舅之情，代爲興兵解厄。」秦哀公曰：「秦僻在西陲，兵微將寡，自保不暇，安能爲人？」包胥曰：「楚秦連界，楚遭兵而秦不救，吳若滅楚，次將及秦，君之存楚，亦以固秦也。若秦遂有楚國，不猶愈於吳乎？倘能撫而存之，不絕其祀，情願世世北面事秦。」秦哀公意猶未決曰：「大夫姑就館驛安下，容孤與羣臣商議。」包胥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得安居，下臣何敢就館自便乎？」

時秦哀公沉湎於酒，不恤國事，包胥請命愈急，哀公終不肯發兵。於是包胥不脫衣冠，立

於秦庭之中，晝夜號哭，不絕其聲。如此七日七夜，水漿一勺不入其口，哀公聞之，大驚曰：「楚臣之急於君，一至是乎！」楚有賢臣如此，吳猶欲滅之，寡人無此賢臣，吳豈能相容哉！爲之流涕，賦無衣之詩以旌之。詩曰：

「豈曰無衣，

與子同袍；

王于興師，

與子同仇。」

包胥頓首稱謝，然後始進壺飧。秦哀公命大將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從包胥救楚。包胥曰：「吾君在，隨望救，不啻如大旱之望雨，胥當先往一程，報知寡君。元帥從商穀而東，五日可至襄陽，折而南，卽荆門。而胥以楚之餘衆，自石梁山南來，計不出三日，亦可相會。吳恃其勝，必不爲備，軍士在外，日久思歸，若破其一軍，自然瓦解。」子蒲曰：「吾未知路徑，必須楚兵爲導，大夫不可失期。」

包胥辭了秦師，星夜至隨，來見昭王，言：「臣請得秦兵，已出境矣！」昭王大喜，謂隨侯曰：「卜人所言：『西鄰爲虎，東鄰爲肉。』秦在楚之西，而吳在其東，斯言果驗矣！」時蘧延宋木……等亦收拾餘兵，從王於隨，子西、子期并起隨衆，一齊進發。秦師屯於襄陽，以待楚師，包胥引子西、子期等與秦師相見，楚兵先行，秦兵在後。遇夫概之師於沂水，子蒲謂包胥曰：「子

率楚師先與吳戰，吾當自後會之。」包胥便與夫概交鋒。夫概恃勇，看包胥有如無物，約鬪十餘合，未分勝敗。子蒲、子虎引兵大進，夫概望見旗號，有「秦字」大驚曰：「西兵何得至此！」急急收兵，已折大半。子西、子期……等乘勝追逐五十里方止。

夫概奔回郢都，來見吳王，盛稱「秦兵勢銳，不可抵當。」闔閭有懼色。孫武進曰：「兵器可暫用，而不可久也。」且楚土地尚廣，人心未肯服吳，臣前請王立芊勝以撫楚，止虞今日之變耳。爲今之計，不如遣使與秦通好，許復楚君，割楚之西鄙，以益吳疆，君亦不爲無利也。若久戀楚宮，與之相持，楚人憤而力，吳人驕而惰，加以虎狼之秦，臣未保其萬全。」伍員知楚王必不可得，亦以武言爲然。闔閭將從之。伯嚭進曰：「吾兵自離東吳，一路破竹而下，五戰拔郢，遂夷楚社。今一遇秦兵，即便班師，何前勇而後怯耶？願給臣兵一萬，必使秦兵片甲不回！如若不勝，甘當軍令！」闔閭壯其言，許之。孫武與伍員力止不可交兵，伯嚭不從，引兵出城。兩軍相遇於軍祥，排成陣勢。伯嚭望見楚兵行列不整，便教鳴鼓馳車突入。正遇子西，大罵：「汝萬死之餘，尙望寒灰再熱耶？」子西亦罵：「背國叛夫！今日何顏相見？」伯嚭大怒，挺戟直取子西，子西亦揮戈相迎。戰不數合，子西詐敗而走，伯嚭追之，未及二里，左邊沈諸梁

一軍殺來，右邊遠延一軍殺來，秦將子蒲子虎引生力軍從中直貫吳陣。三路兵將吳兵截爲三處，伯嚭左冲右突，不能得脫。

却說伍員兵到，大殺一陣，救出伯嚭；一萬軍馬，所存不上二千人。伯嚭自囚入見吳王待

罪。孫武謂伍員曰：『伯嚭爲人矜功自任，久後必爲吳國之患，不如乘此兵敗，以軍令斬之。』伍員曰：『彼雖有喪師之罪，然前功不小——況敵在目前，不可斬一大將。』遂奏吳王赦其罪。

秦兵直逼郢都，闔閭命夫概同公子山守城，自引大軍屯於紀南城。伍員、伯嚭分屯磨城、驢城，以爲犄角之勢，與秦兵相持。又遣使徵兵於唐、蔡。楚將子西謂子蒲曰：『吳以郢爲巢穴，故堅壁相持；若唐、蔡更助之，不可敵矣！不若乘間加兵於唐，唐破則蔡人必懼而自守，吾乃得專力於吳。』子蒲然其計。於是子蒲同子期分兵一支，襲破唐城，殺唐成公，滅其國；蔡哀公懼，不敢出兵助吳。

却說夫概自恃有破楚之首功，因泝水一敗，吳王遂使協守郢都，心中鬱鬱不樂；及聞吳王與秦相持不決，忽然心動，想道：『吳國之制，「兄終弟及」，我應嗣位，今王立子波爲太子，我不

得立矣！乘此大兵出征，國內空虛，私自歸國，稱王奪位，豈不勝於久後相爭乎？乃引本部軍馬，偷出郢都東門，渡漢而歸，詐稱：『闔閭兵敗於秦，不知所往，我當次立。』遂自稱吳王，使其子扶威悉衆據淮水，以遏吳王之歸路。吳世子波，與鱣毅聞變，登城守禦，不納夫概，夫概乃遣使由三江通越，說其進兵夾攻吳國，事成割五城爲謝。

再說闔閭聞秦兵滅唐，大驚，方欲召諸將計議戰守之事，忽公子山報到，言：『夫概不知何故，引本部兵私回吳國去了。』伍員曰：『夫概此行，其反必矣。』闔閭曰：『將若之何？』伍員曰：『夫概一勇之夫，不足爲慮，所慮者，越人或聞變而動耳。王宜速歸，先靖內亂。』

闔閭於是留孫武子胥，退守郢都，自與伯嚭以舟師順流而下，旣渡漢水，得太子波告急信，言：『夫概造反稱王，又結連越兵入寇，吳都危在旦夕。』闔閭大驚曰：『不出子胥所料也。』遂遣使往郢都，取回孫武伍員之兵，一面星夜馳歸，沿江傳諭將士：『去夫概來歸者，復其本位，後到者誅。』淮上之兵，皆倒戈來歸，扶威奔回谷陽，夫概欲驅民授甲，百姓聞吳王尚在，俱走匿。夫概乃獨率本部出戰。闔閭問曰：『我以手足相托，何故反叛？』夫概對曰：『汝弑王僚，非反叛耶？』闔閭怒，教伯嚭『爲我擒賊。』戰不數回，闔閭慶大軍直進，夫概雖勇，爭奈

衆寡不敵，大敗而走。扶臧具舟於江，以渡夫概，逃奔宋國去了。閩閩撫定居民，回至吳都；太

子波迎接入城，打點拒越之策。

却說孫武得吳王班師之詔，正與伍員商議，忽報：「楚軍中有人送書到。」伍員命取書看之，乃申包胥所遣也。書略云：

「子君臣據郢三時，而不能定楚；天意不欲亡楚，亦可知矣。子能踐「覆楚」之言，吾亦欲酬「復楚」之志。朋友之義，相成而不相傷；子不竭吳之威，吾亦不盡秦之力。」

伍員以書示孫武曰：「夫吳以數萬之衆，長驅入楚，焚其宗廟，墜其社稷，鞭死者之屍，處生者之室；自古人臣報仇，未有如此之快者——且秦兵雖敗我餘軍，於我未有大損也。兵法：「見可而進，知難則退。」幸楚未知吾急，可以退矣。」孫武曰：「空退爲吳所笑，子何不以辛勝爲請？」伍員曰：「善。」乃復書曰：

「平王逐無罪之子，殺無罪之臣，其實不勝其憤，以至於此。昔齊桓公存邢立衛，秦穆公三置晉君，不貪其土，傳誦至今。某雖不才，竊聞茲義。今太子建之子勝，餽口於

吳未有寸土，楚若能歸勝，使奉故太子之祀，某敢不退避，以成吾子之志。

申包胥得書，言於子西，子西曰：「封故太子之後，正吾意也。」即遣使迎辛勝於吳。沈

諸梁諫曰：「太子已廢，勝爲仇人，奈何養仇以害國乎？」子西曰：「勝，匹夫耳！何傷？」竟

以楚王之命召之，許封大邑。楚使既發，孫武與伍員遂班師而還，凡楚之府庫寶玉，滿載以歸。

又遷楚境戶口萬家，以實吳空虛之地。

伍員使孫武從水路先行，自己從陸路打從歷陽山經過，欲求東臯公報之，其廬舍俱不存

矣。再遣使於龍洞山問臯甫訃，亦無蹤跡。伍員嘆曰：「真高士也！」就其地再拜而去。至

昭關，已無楚兵把守，員命毀其關。復過溧陽瀨水之上，乃嘆曰：「吾嘗饑困於此，向一女子乞

食，女子以盞漿及飯餉我，遂投水而亡。吾曾留題石上，未知在否？」使左右發土，其石字宛

然不磨。欲以千金報之，未知其家，乃命投金於瀨水中，曰：「女子如有知，明吾不相負也！」

行不一里，路傍一老嫗，視兵過而哭泣，軍士欲執之，問曰：「嫗何哭之悲也？」嫗曰：「吾

有女，共居三十年不嫁，往年浣紗於瀨，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恐事洩，自投瀨水。聞所飯者，

乃楚亡臣伍君也。今伍君兵勝而歸，不得其報，自傷虛死，是以悲耳！」軍士乃謂嫗曰：「吾

主將，正伍君也；欲報汝千金，不知其家，已投金於水中，盍往取之？」姬遂取金而歸，至今名其水爲投金瀨。髯仙有詩云：

「投金瀨下水漸澌，猶憶亡臣報德時；三十年來無匹偶，芳名已共子胥垂。」

越子允常聞孫武等兵回吳國，知武善於用兵，料難取勝，亦班師而回。曰：「越與吳，敵也。遂自稱爲越王。不在話下。」

闔閭論破楚之功，以孫武爲首；孫武不願居官，固請還山。王使伍員留之，武私謂員曰：「子知天道乎？暑往則寒來，春還則秋至，王恃其強盛，四境無虞，驕樂必生。夫功成不退，將有後患；吾非徒自全，并欲全子。」員謂不然，武遂飄然而去，贈以金帛數車，俱沿路散於百姓之貧者——後不知其所終。史臣有讚云：

「孫子之才，彰於伍員；法行二嬪，威振三軍。御衆如一，料敵如神；大伸於楚，小挫於秦。智非偏屈，謀不盡行；不受爵祿，知亡知存。身出道顯，身去名成；書十三篇，兵家所尊。」

闔閭乃拜伍員爲國相，亦做齊仲父楚子文之意，呼爲子胥而不名；伯嚭爲太宰，同預國政。

更名闔門曰破楚門。復壘石於南界留門，使兵守之，以拒越人，號曰石門關。越大夫范蠡亦築城於浙江之口，以拒吳，號曰固陵。——言其可固守也——此敬王十五年事。

話分兩頭。

再說子西與子期重入郢城，一面收平王骸骨，將宗廟社稷重新草創，一面

遣申包以舟師迎昭王於隨，昭王遂與隨君定盟，誓無侵伐，隨君親送昭王登舟，方纔回轉。昭王行至大江之中，凭欄四望，想起來日之苦，今日重渡此江，中流自在，心中甚喜。忽見水面一物，如斗之大，其色正紅，使水手打撈得之，遍問羣臣，皆莫能識。乃拔佩刀砍開，內有饅似瓜，試嘗之，甘美異常。乃遍賜左右曰：『此無名之果，可識之以俟博物之士也。』不一日，行至雲中，昭王嘆曰：『此寡人遇盜之處，不可以不識。』乃泊舟江岸，使門辛督人夫築一小城於雲夢之間，以便行旅投宿。——今雲夢縣有地名楚王城，即其故地——子西、子期……等離郢都五十里迎接昭王，君臣交相慰勞，既至郢城，見城外白骨如麻，城中宮闕半已殘毀，不覺淒然淚下。進入宮來，見其母伯贏，子母相向而泣。昭王曰：『國家不幸，遭此大變，至於廟社凌夷，』

陵墓受辱。此恨何時可雪？」伯嚭曰：「今日復位，宜先明賞罰，然後撫恤百姓，徐俟氣力完足，以圖恢復可也。」昭王再拜受教。

是日不敢居寢，宿於齋宮。次日祭告宗廟社稷，省視墳墓，然後升殿，百官稱賀。昭王曰：「寡人任用匪人，幾至亡國，若非卿等，焉能重見天日？失國者寡人之罪，復國者卿等之功也！」諸大夫皆稽首謝不敢。昭王先宴勞秦將，厚犒其師，遣之歸國，然後論功行賞，拜子西爲令尹，子期爲左尹。以申包胥乞師功大，欲拜爲右尹，申包胥曰：「臣之乞師於秦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返國，臣志遂矣。敢曰以爲利乎？」固辭不受。昭王強之，包胥乃挈其妻子而逃。妻曰：「子勞形疲神，以乞秦師，而定楚國，賞其分也，又何逃乎？」包胥曰：「吾始爲朋友之義，不洩子胥之謀，使子胥破楚，吾之罪也！以罪而冒功，吾實恥之！」遂逃入深山，終身不出。昭王使人求之不得，乃旌表其閭曰「忠臣之門」。以王孫繇子爲右尹，曰：「雲中代寡人受戈，不敢忘也！」其他沈諸梁、鍾建、宋木、鬬辛、鬬巢、蘧延……等俱進爵加邑。

亦召鬬懷欲賞，子西曰：「鬬懷欲行弑逆之事，罪之爲當，況可賞乎？」昭王曰：「彼欲爲父報仇，乃孝子也，能爲孝子，何難爲忠臣？」亦使爲大夫。藍尹壘求見昭王，王思放曰：不肯

屈載之恨，將執而誅；使人謂曰：「爾棄寡人於道路，今敢復來何也？」藍尹壘對曰：「寡人惟棄德樹怨，是以敗於柏舉，王奈何效之？夫成曰之舟，孰若郢都之宮之安？臣之棄王於成，曰以儆王也；今日之來，欲觀大王之悔悟與否。王不省失國之非，而記臣不載之罪；臣死不足惜，所惜者楚宗社耳！」子西奏曰：「壘之言直，王宜赦之，以無忘前敗。」昭王乃許壘入見，使復爲大夫如故。羣臣見昭王度量寬洪，莫不大悅。

昭王夫人自以失身闔閭，羞見其夫，自縊而死。時越方與吳構難，聞楚王復國，遣使來賀，因進其宗女於王，王立爲繼室。越姬甚有賢德，爲王所敬禮。王念季芊相從患難，欲擇良婿嫁之。季芊曰：「女子之義，不近男人。鍾建常負我矣，是卽我夫也。敢他適乎？」昭王乃以季芊嫁鍾建，使建爲司樂大夫。又思故相孫叔敖之靈，使人立祠於雲中祭之。子西以郢都殘破，且吳人久居，熱其路徑，復擇都地築城建宮，立宗廟社稷，遷都居之，名曰新郢。昭王置酒新宮，與羣臣大會，飲酒方酣，樂師扈子恐昭王安今之樂，忘昔之苦，復蹈平王故轍。乃抱琴於王前，奏曰：「臣有窮軀之曲，願爲大王鼓之。」昭王曰：「寡人願聞。」扈子援琴而鼓，聲甚淒怨。其詞曰：

「王耶王耶何乖劣？不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忠孝大綱絕。二子

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切怛，垂涕舉兵將西伐，子胥伯嚭孫武決。五戰破郢王奔發，留兵縱騎虜荆關，先王骸骨遭發掘，鞭辱腐屍恥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君王逃死多跋涉，卿士悽愴民泣血，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更事撫忠節，勿爲讒口能誇

襲」

昭王深知琴曲之情，垂涕不已。扈子收琴下階，昭王遂罷宴。自此早朝宴罷，勤於國政，省刑薄斂，養士訓武，修復關隘，兵嚴固守。辛勝既歸，楚昭王封爲白公勝，築城名白公城，遂以白

爲氏，聚其本族而居。天概聞楚王不念舊惡，自宋來奔，王知其勇，封之堂谿，號爲堂谿氏。子

西以禍起唐蔡，唐已滅而蔡尚存，乃請伐蔡報仇。昭王曰：「國事粗定，寡人尙未敢勞民也。」

按春秋傳，楚昭王十年出奔，十一年反國，直至二十年方纔用兵滅頓，擄頓子牂。二十一年滅胡，擄胡子豹，報其從晉侵楚之仇。二十二年圍蔡，問其從吳入郢之罪，蔡昭侯請降，遷其國於江汝之間。中間休息民力近十年，所以師輒有功，楚國復興，終符「湛盧」之祥，「萍實」

之瑞也。

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會夾谷孔子卻齊 墮三都聞人伏法

話說齊景公見晉不能伐楚，人心星散，代興之謀愈急，乃糾合衛、鄭，自稱盟主。魯昭公前爲季孫意如所逐，景公謀納之意，如固拒不從。昭公改而求晉，晉荀躒得意如賄賂，亦不果納。昭公客死，意如遂廢太子衎，及其母弟務人，而撥立庶子宋爲君，是爲定公。因季氏與荀躒通賄，遂事晉而不事齊。齊侯大怒，用世臣國夏爲將，屢侵魯境，魯不能報。未幾，季孫意如卒，子斯立，是爲季康子。

說起季孟叔三家，自昭公在國之日，已三分魯國，各用家臣爲政，魯君不復有公臣。於是家臣又竊三大夫之權，展轉恣肆，凌轢其主。今日季孫斯、孟孫無忌、叔孫州仇，雖然三家鼎立，邑宰各據其城，以爲己物，三家號令不行，無可奈何。季氏之宗邑曰費，其宰公山不狃；孟氏之宗邑曰成，其宰公斂陽；叔氏之宗邑曰郕，其宰公若。這三處城垣，皆三家自家增築，極其堅厚，與曲阜都城一般。

那三個邑宰中，惟公山不狝尤爲強橫，更有家臣一人，姓楊名虎，字貨，生得鴛眉巨額，身長九尺有餘，勇力過人，智謀百出。季斯起初任爲腹心，使爲家宰，後漸專季氏之家政，擅作威福，季氏反爲所制，無可奈何。季氏內爲陪臣所制，外受齊國侵凌，束手無策。時又有少正卯者，爲人博聞強記，巧辨能言，通國號爲聞人，三家倚之爲重。卯面是背非，陰陽其說，見三家則稱頌其「佐君匡國」之功，見陽貨等又托爲「強公室抑私家」之說，使之挾魯侯以令三家。挑得上下如水火，而人皆悅其辨給，莫悟其奸。

內中單說孟孫無忌，乃是仲孫纘之子，仲孫蔑之孫，纘在位之日，慕魯國孔仲尼之名，使其子從之學禮。那孔仲尼名邱，其父叔梁紇常爲鄒邑大夫——卽偃陽手托懸門之勇士也——紇娶於魯之施氏，多女而無子，其妾生一子曰孟皮，病足成廢人。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五女，俱未聘，疑紇年老，謂諸女曰：「誰願適鄒大夫者？」諸女莫對。最幼女曰徵在，出應曰：「女子之義，在家從父，惟父所命，何問焉？」顏氏奇其語，卽以徵在許婚。旣歸紇，夫婦憂無子，共禱於尼山之谷，徵在升山時，草木之葉皆上起，及禱畢而下，草木之葉皆下垂。是夜徵在夢黑帝見召，囑曰：「汝有聖子。若產，必於空桑之中。」覺而有孕。

一日恍惚若夢，見五老人刻於庭，自稱「五星之精」。挾一獸似小牛而獨角，又如龍鱗，向徵在而伏，口吐玉尺，上有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徵在，心知其異，以繡紵繫其角而去。告於叔梁紇，紇曰：「此獸必麒麟也。」及產期，徵在問：「地有名空桑者乎？」叔梁紇曰：「南山有空竇，竇有石口而無水，俗名亦呼空桑。」徵在曰：「吾將往產於此。」紇問其故，徵在乃述前夢，遂攜臥具於空竇中。其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守於山之左右；又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以沐徵在。良久乃去。徵在遂產孔子。石門中忽有清泉流出，自然溫暖，浴畢，泉即涸。今曲阜縣南二十八里，俗呼女陵山，即空桑也。

孔子生有異相，牛唇虎掌，鸞肩龜脊，海口輔喉，頂門狀如反字。父紇曰：「此兒乘尼齒之靈。」因名曰邱字仲尼。仲尼生未幾而紇卒，育於徵在，既長，身長九尺六寸，人呼爲「長人」。有聖德，好學不倦，周遊列國，弟子滿天下，國君無不敬慕其名。而爲權貴當事所忌，竟無能用之者。

是時適在魯國，無忌言於季斯曰：「欲定內外之變，非用孔子不可。」季斯召孔子與語，竟日，如在江海中，莫窺其際。季斯起更衣，忽有費邑人至，報曰：「穿井者得土缶，內有羊一隻。」

不知何物？」斯欲試孔子之學，囑使勿言。既入座，謂孔子曰：「或穿井於土中得狗，此何物也？」孔子曰：「以某言之，此必羊也，非狗也。」斯驚問其故。孔子曰：「某聞山之怪曰：『變，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羶羊，今得之穿井，是在土中——其爲羊必矣。』」斯曰：「何以謂之羶羊？」孔子曰：「非雌非雄，徒有其形。」斯乃召費人問之，果不成雌雄者。於是大驚曰：「仲尼之學，果不可及！」乃用爲中都宰。

此事傳聞至楚，楚昭王使人致幣於孔子，詢以渡江所得之物。孔子答使者曰：「是名『萍實』，可剖而食也。」使者曰：「夫子何以知之？」孔子曰：「某曾問津於楚，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嘗之甜如蜜。』是以知之。」使者曰：「可常得乎？」孔子曰：「萍者，浮泛不根之物，乃結而成實，雖千百年不易得也。此乃散而復聚，衰而復興之兆，可爲楚王賀矣。」使者歸告昭王，昭王嘆服不已。

孔子在中都大治，四方皆遣人觀其政教，以爲法則。魯定公知其賢，召爲司空。周敬王十九年，陽虎欲亂魯而專其政，知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而與費邑宰公山不狃相厚。乃與二人商議，欲以計先殺季孫然，然後并除仲叔，以公山不狃代斯之位，以叔孫輒代州仇之位，已代孟孫

無忌之位。虎慕孔子之賢，欲招致門下，以爲己助，使人諷之來見。孔子不從，乃以蒸豚饋之。孔子曰：「虎誘我往謝而見我也。」令弟子伺虎出外，投刺於門而歸。虎竟不能屈。孔子密言於無忌曰：「虎必爲亂，亂必始於季氏，子預爲之備，乃可免也。」無忌僞爲築室於南門之外，立柵聚材，選牧圉之壯勇者三百人爲備，各曰與工，實以備亂。又語成宰公斂陽，使繕甲待命，倘有報至，星夜前來赴援。

是年秋八月，魯將行禘祭，虎請以禘之明日，享季孫於蒲圃。無忌聞之曰：「虎享季孫，事可疑矣！」乃使人馳告公斂陽，約定日中，率甲由東門至南門，一路觀變。至享期，陽虎親至季氏之門，請季斯登車，陽虎在前爲導，虎之從弟陽越在後。左右皆陽氏之黨，惟御車者林楚，世爲季氏門下之客，季斯心疑有變，私語林楚曰：「汝能以吾車適孟氏乎？」林楚點頭會意。行至大衢，林楚違輓轡南向，以鞭策連擊其馬，馬怒而馳，陽越望見大呼：「收轡！」林楚不應，復加鞭，馬行益急，陽越怒，彎弓射楚，不中，亦鞭其馬，心急輒墜，越拾鞭，季氏之車已去遠矣。季斯出南門，逕入孟氏之室，閉其柵，號曰：「孟孫救我！」無忌使三百壯士，挾弓矢伏於柵門以待。須臾，陽越至，率其徒攻柵，三百人從柵內發矢，中者輒倒，陽越身中數箭而死。

且說陽貨行及東門，回顧不見了季孫，乃轉轅復循舊路，至大衢，問路人曰：「見相國車否？」路人曰：「馬驚，已出南門矣！」語未畢，陽越之敗卒亦到，方知越已射死季孫，已避入孟氏新宮。虎大怒，驅其衆急往公宮，劫定公以出朝，遇叔孫州仇於途，并劫之。盡發公宮之甲，與叔孫氏家衆，共攻孟氏於南門，無忌率三百人力拒之。陽虎命以火焚柵，季斯大懼，無忌使視日方中曰：「成兵且至，不足慮也。」言未畢，只見東角上一員猛將，領兵呼哨而至，大叫：「勿犯吾主！公斂陽在此！」陽虎大怒，便奮長戈迎住公斂陽，斲殺二將，各施還本事，戰五十餘合，陽虎精神愈增，公斂陽漸漸力怯。叔孫州仇遽從後呼曰：「虎敗矣！」卽率其家衆，前擁定公西走，公徒亦從之，無忌引壯士開柵殺出，季氏之家臣苦越，亦帥甲而至。陽虎孤寡無助，倒戈而走，入讎陽關據之，三家合兵以攻關，虎力不能支，命放火焚萊門。魯師避火却退，虎冒火而出，遂奔齊國，見景公，以所據讎陽之田獻之，欲借兵伐魯。大夫鮑國進曰：「魯方用孔某，不可敵也，不如執陽虎而歸其田，以媚孔某。」景公從之，乃囚虎於西鄙，虎以酒醉守者，乘輜車逃奔宋國，宋使居於匡。陽虎虐用匡人，匡人欲殺之，復奔晉國，仕於趙鞅爲臣。不在話下。

宋儒論陽虎，「以陪臣而謀賊其家主，固爲大逆；然季氏放逐其君，專執魯政，家臣從旁竊視，已非一日。今日效其所爲，乃天理報施之常，不足怪也。」有詩云：

「當時季氏凌孤主，今日家臣叛主君；自作忠奸還自受，前車音響後車聞！」

又有言：「魯自惠公之世，僭用天子禮樂；其後三桓之家，舞「八佾」歌「雍徹」。大夫目無諸侯，故家臣亦目無大夫；悖逆相仍，其來遠矣！」詩云：

「九成干戚舞團團，借問何人啟僭端？要使國中無叛逆，重將禮樂問周官。」

齊景公失了陽虎，又恐魯人怪其納叛，乃使人致書魯定公，說明陽虎奔宋之故，就約魯侯於齊魯界上夾谷山前，爲乘車之會，以通兩國之好，永息干戈。定公得書，即召三家商議。仲孫無忌曰：「齊人多詐，主公不可輕往。」季孫斯曰：「齊屢次加兵於我，今欲修好，奈何拒之？」定公曰：「寡人若去，何人保駕？」無忌曰：「非臣師孔某不可。」定公即召孔子，以相禮之事屬之。乘車已具，定公將行，孔子奏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文武之事，不可相離。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朱襄公會孟之事可鑒也；請具左右司馬，以防不虞。」定公從其

言，乃使大夫申句須爲右司馬，樂頎爲左司馬，各率兵車五百乘，遠遠從行。又命大夫茲無遠率兵車三百乘，離會所十里下寨。

既至夾谷，齊景公先在，設立壇位，爲土階三層，制度簡略。齊侯幕於壇之右，魯侯幕於壇之左。孔子聞齊國兵衛甚盛，亦命申句須樂頎緊緊相隨。時齊大夫黎彌以善謀稱，自梁邱據死後，景公特寵信之。是夜，黎彌叩幕請見，景公召入，問：「卿有何事，昏夜來此？」黎彌奏曰：「齊魯爲仇，非一日矣；止爲孔某賢聖，用事於魯，恐其他日害齊，故爲今日之會耳。」臣觀孔某爲人，知禮而無勇，不習戰伐之事，明日主公會禮畢後，請奏四方之樂，以娛魯君。乃使萊夷三百人，假做樂工，鼓噪而前，覷便拿住魯侯并執孔某。臣約會車乘，從壇下殺散魯衆；那時魯國君臣之命，懸於吾手，憑主公如何處分，豈不勝於用兵侵伐耶？」景公曰：「此事可否，當與相國謀之。」黎彌曰：「相國素與孔某有交，若通彼得知，其事必不行矣。」臣請獨任。

景公曰：「寡人聽卿，卿須仔細。」黎彌自去，暗約萊兵行事去了。

次早，兩君集於壇下，揖讓而登。齊是妄嬰爲相，魯是孔子爲相，兩相一揖之後，各從其主。登壇交拜，敘太公周公之好，及至玉帛酬獻之禮既畢，景公曰：「寡人有四方之樂，願與君共觀。」

之。」遂傳令先萊人上前，奏其本土之樂；於是壇下鼓聲大振，萊夷三百人，雜執殳旄，拔矛戟劍楯，蜂擁而至。口中呼哨之聲，相和不絕。歷階之半，定公色變，孔子全無懼意，趨立於景公之前，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本行中國之禮，安用夷狄之樂？請命有司去之。』晏子不知黎彌之計，亦奏景公曰：『孔某所言，乃正禮也。』景公大慙，急使萊夷使退，黎彌伏於壇下，只等萊夷動手，一齊發作，見齊侯打發下來，心中甚愠。乃召本國優人分付：『筵席中間，召汝奏樂，要歌敵筍之詩，任情戲謔；若得魯君臣或笑或怒，我這裏有重賞。』——原來那詩乃文姜淫亂故事，欲以羞辱魯國——黎彌升階奏於齊侯曰：『請奏宮中之樂爲兩君壽。』景公曰：『宮中之樂，非夷樂也，可速奏之。』黎彌傳齊侯之命，倡優侏儒二十餘人，異服塗面，裝女扮男，分爲二隊，擁至魯侯面前，跳的跳，舞的舞，口中齊歌的都是淫詞，且歌且笑。孔子按劍張目，覷定景公奏曰：『匹夫戲諸侯者，罪當死！請齊司馬行法，長公不聽。』優人戲笑如故。孔子曰：『兩國旣已通好如兄弟，然魯國之司馬，卽齊之司馬也。』乃舉袖向下麾之，大呼：『申句須樂頌何在！』二將飛馳上壇，於男女二隊中，各執領班一人，當下斬首，餘人驚走不迭。景公心中駭然，魯定公隨卽起身，須彌初意還想於壇下邀截魯侯，一來見孔子有此手

段，二來見申樂二將英雄，三來打探得十里之外，即有魯軍屯扎，遂縮頸而退。

會散，景公歸幕，召黎彌責之曰：『孔某相其君，所行者皆是古人之道，汝偏使寡人入夷狄之俗，寡人本欲修好，今反成仇矣！』黎彌惶急謝罪，不敢對一語。晏子進曰：『臣聞：「小人知其過謝之以文，君子知其過謝之以質。」今魯有以陽之田三處，其一曰謹，乃陽虎所獻不義之物，其二曰鄆，乃昔年所取以寓魯昭公者，其三曰龜陰，乃先君桓公時仗晉之索之於魯者。那三處皆魯故物，當先君桓公之日，曹沫登壇劫盟，單取此田，田不歸魯，魯志不亡，主公乘此機以三田謝過，魯君臣必喜，而齊魯之交固矣。』景公大悅，即與三田於魯。此周敬王二十四年事也。史臣有詩云：

「紛然鼓噪起萊戈，無奈壇前片語何？知禮之人偏有勇，三田買得兩君和。」

又詩單讚齊景公：『能虛心謝過，所以爲賢君，幾於復霸。』詩云：

「盟壇失計聽黎彌，臣諫君從兩得之，不惜三田稱謝過，顯名千古播華夷。」

這汶陽田原是昔時魯僖公賜與季友者，今日名雖歸魯，實歸季氏，以此季斯心感孔子，特築城於龜陰，名曰謝城，以旌孔子之功。言於定公，升孔子爲大司寇之職。

時齊之南境，忽來一大鳥，約長三尺，黑身白頸，長喙獨足，鼓雙翼舞於田間，野人逐之不得，飛騰望北而去。季斯聞有此怪，以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生於北海之濱，天降大雨，商羊起舞，所見之地，必有淫雨爲災。齊魯接壤，不可不預爲之備。」季斯預戒汶上百姓修堤蓋屋，不三日，果然天降大雨，汶水泛溢，魯有備無患。其事傳布齊邦，景公益以孔子爲神。——自是孔夫子博學之名，傳播天下，人皆呼爲「聖人」矣。有詩爲證：

「五典三墳漫究詳，誰知『萍實』辨『商羊』。多能將聖由天縱，贏得芳名四海揚。」

季斯訪人才於孔子之門，孔子薦仲由冉求可使從政，季氏俱用爲家臣。忽一日，季斯聞於孔子曰：「陽虎雖去，不狃復興，何以制之？」孔子曰：「欲制之，先明禮制。古者，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故邑宰無所據以爲亂，子何不墮其城，撤其武備？上下相安，可以永久。」

季斯以爲然，轉告於孟叔二氏，孟孫無忌曰：「苟利家國，吾豈恤其私哉！」時少正卯忌孔子，師徒用事，欲敗其功，使叔孫輒密地送信於公山不狃，不狃欲據城以叛。知孔子素爲魯人所敬重，亦思借助，乃厚致禮幣，遺以書曰：

「昔自三桓擅政，君弱臣強，人心積憤，不狃雖爲季宰，實慕公義，願以費躋公爲公臣，輔

公以鋤強暴，俾魯國復見周公之舊。夫子倘見許，願移駕過費，而決其事。不隲路

輟，伏惟不鄙。

孔子謂定公曰：「不狃若叛，未免勞兵；臣願輕身一往，說其回心改過，何如？」定公曰：「

國家多事，全賴夫子主持，豈可去寡人左右耶？」孔子遂却其書幣。不狃見孔子不往，遂約

會成宰公斂陽，邱宰公若藐，同時起兵為逆，陽與藐俱不從。

却說邱邑馬正侯犯，勇力善射，邱人所畏服，素有不臣之志，遂使圉人刺藐殺之，自立為邱

宰，發邱衆登城為拒命之計。州仇聞邱叛，往告無忌，無忌曰：「吾助之，臂共滅此叛奴。」

於是孟叔二家，連兵往討，遂圍邱城，侯犯悉力拒戰，攻者多死，不能取勝。無忌教州仇求援於

齊。時叔氏家臣駟赤在邱城中僞附侯犯，侯犯親信之，赤謂犯曰：「叔氏遣使如齊，乞師矣，齊

魯合兵，不可當也。子何不以邱降齊？齊外雖親魯，內實忌之，得邱可以偪魯，齊必大喜，而倍

以他地酬子。總之，得地而可去危以就安，又何不利之臨？」侯犯曰：「此計甚善。」即遣

人乞降於齊，以邱邑獻之。齊景公召晏嬰問曰：「叔孫氏乞兵伐邱，侯犯又以邱來降，寡人將何

適從？」晏子對曰：「方與魯講好，豈可受其叛臣之獻乎？」助叔孫氏為是。」景公笑曰：

「郈乃叔孫私邑，於魯侯無與；況叔孫氏君臣自相魚肉，魯之不幸，實齊之幸也。寡人有計在此，當兩許其使以誤之。」乃使司馬穰苴屯兵於界上，以觀其變；若侯犯能禦叔孫，便分兵據郈，迎侯犯歸於齊國；若叔孫勝了侯犯，便說助攻郈城，臨時便宜行事。此是齊景公的好雄處。却說駟赤見侯犯遣使往齊去了，復謂犯曰：「齊新與魯侯爲會，助魯助郈，未可定也；宜多置兵甲於門，萬一事變不測，可以自衛。」侯犯乃一勇之夫，信爲好語，遂選精甲利兵留於門下；駟赤將羽書射於城外，魯兵拾得，獻於州仇。州仇發書看之，書中言：「赤已安排逆犯十有七八，不日城中當有內變，主君不須挂念。」州仇大喜，報知無忌，嚴兵以待。

數日後，侯犯使者自齊回言：「齊侯已許下矣，願以他邑相償。」駟赤入賀侯犯而出，使人宣言於衆曰：「侯氏將遷郈氏以附齊，使者回言：「齊師將至。」奈何！」一時人情洶洶，多有造駟赤處問信者。赤曰：「吾亦聞之，齊新與魯好，不使得地，將遷爾戶口，以實聊攝之虛耳。」自古道：「安土重遷，」說了離鄉背井，那一個不怕的？衆人聽說互相傳說，各有怨心。忽一夜，駟赤探知侯犯飲酒方酣，遂命心腹數十人，透城大呼曰：「齊師已至城外矣！吾等速治行李，三日內便要起身。」因繼以哭。衆人驚大驚，俱集於侯氏之門，此時老弱惟有涕泣，那

壯者無不咬牙切齒，憤恨侯犯。忽見門內藏甲甚多，正適其用，大家搶得穿着起來，各執兵器，發聲喊，將侯犯家四面圍住，連守城之兵都反了。侯氏與衆助興了，駟赤亟入告侯犯曰：『郕衆不願附齊，滿城俱變；子更有甲兵否？吾請率而攻之。』犯曰：『甲兵俱被衆掠取矣！今日之事，免禍爲上。』駟赤曰：『吾捨命送子。』遂出謂衆曰：『汝等讓一路，容侯氏出奔。侯氏出，齊兵亦不至矣。』衆人依言，放開一路，駟赤當先，侯犯在後，家屬尚有百餘人，車十餘乘。駟赤直送出東門，因率魯兵入於郕城，安撫百姓，無忌請追侯犯，駟赤曰：『臣已許之免禍矣。』乃縱之不追，遂墮郕城三尺，即用駟赤爲郕宰。

侯犯奔齊師，穰苴知魯師已定，郕乃班師還齊，州仇無忌亦回魯國。公山不狃初聞侯犯據郕以叛，叔仲二家往討，喜曰：『季氏孤矣。乘虛襲魯，國可得也。』遂盡驅費衆殺至曲阜，叔孫輒爲內應，開門納之，定公急召孔子問計，孔子曰：『公徒弱不足用也。臣請御君以往季氏。』遂驅車至季氏之宮，宮內有高臺，堅固可守，定公居之，少頃，司馬申句須、樂俱俱至，孔子命季斯盡出其家甲，以授司馬，使伏於臺之左右，而使公徒列於臺前。公山不狃同叔孫輒商議曰：『我等此舉，以扶公室，抑私家爲名，不奉魯侯爲主，季氏不可克也。』乃齊叩公宮，

案定公不得盤桓許久。知已往季氏，遂移兵來攻，與公徒戰，公徒皆散走。忽然左右大譟，申句須、樂頎二將，領着精甲殺至。孔子扶定公立於臺上，謂費人曰：『吾君在此，汝等豈不知順逆之理？速速解甲！既往不咎。』費人知孔子是個聖人，誰敢不聽，俱舍兵拜伏台下。公山不狃、叔孫輒勢窮，遂出奔吳國去了。叔孫州仇回魯，言及郕都已墮，季斯亦命墮了費城，復其初制。

無忌亦欲墮成，成都公斂陽間計於少正卯，卯曰：『郕費因叛而墮，若并墮成，何以別子於叛臣乎？』汝俱云：『成乃魯國北門之守，若墮成，齊師侵我北鄙，何以禦之？』堅持其說，雖拒命不爲叛也。陽從其計，使其徒穿甲而登城，謝叔孫氏曰：『吾非爲叔孫氏守，爲魯社稷守也，恐齊兵旦暮猝至，無守禦之具，願捐此性命，與城俱碎，不敢動一磚一土。』孔子笑曰：『陽不辨此語，必聞人教之耳。』季斯喜孔子定費之功，自知不及萬分之一，使攝行相事，每事諮而後行。孔子有所陳說，少正卯輒變亂其詞，聽者多爲所惑。孔子密奏於定公曰：『魯之』

不振，由忠佞不分，刑賞不立也；夫護嘉苗者必去莠草，願君勿事姑息，請出太廟中斧，鉞陳於兩觀之下。」定公曰：「善。」明日使羣臣參議成城不墮利害，但聽孔子裁決，衆人或言當墮，或言不當墮。少正卯欲迎合孔子之意，獻墮成六便，何謂六便：

「一君無二尊，二歸重都城形勢，三抑私門，四使跋扈家臣無所憑藉，五平三家之心，六使鄰國聞魯國興革當理，知所敬重。」

孔子奏曰：「卯誤矣！成已作孤立之勢，何能爲哉？况公斂陽忠於公室，豈跋扈之比？卯辨言亂政，離間君臣，按法當誅！」羣臣皆曰：「卯乃魯聞人，言或不當，罪不及死。」孔子復奏曰：「卯言僞而辨，行僻而堅，徒有虛名惑衆，不誅之無以爲政；臣職忝司竊，請正斧鉞之典。」遂命力士縛卯於兩觀之下斬之。羣臣莫不變色，三家心中亦俱凜然。史臣有詩云：

「養高華士太公誅，孔子偏將少正除，不是聖人開正眼，世間盡讀兩人書。」

自少正卯誅後，孔子之意始得發舒，定公與三家皆虛心以聽之，孔子乃立綱陳紀，教以禮義，究其廉恥，故民不擾而事治。三月之後，風俗大變，市中鬻羔豚者不飾虛價，男女行路分別，左右不亂，遇路有失物，恥非己有，無肯拾取者，四方之客，一入魯境皆有常供，不至缺乏，自至如

歸。國人歌之曰：

「袞衣章甫，

來適我所；

章甫袞衣，

慰我無愁。」

此歌詩傳至齊國，齊景公大驚曰：「吾國必爲魯所并矣！」

不知景公如何計較？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歸女樂黎彌阻孔子 棲會稽文種通宰嚭

話說齊侯自會夾谷歸後，晏嬰病卒，景公哀泣數日，正憂朝中乏人，復聞孔子相魯，魯國大治。驚曰：「魯相孔子必霸，霸必爭地，齊爲近鄰，恐禍之先及，奈何！」大夫黎彌進曰：「君患孔子之用，何不沮之？」景公曰：「魯方任以國政，豈吾所能沮乎？」黎彌曰：「臣聞「治安之後，驕逸必生。」請盛飾女樂以遺魯君，魯君幸而受之，必然怠於政事而疎孔子，孔子見疎，必棄魯而適他國，君可安枕而臥矣。」景公大悅，卽命黎彌於女閭之中，擇其貌美年二十以內者，共八十人，分爲十隊，各衣錦繡，教之歌舞。其舞曲名康樂，聲容皆出新製，備態極妍，前所未有。教習已成，又用良馬一百二十四匹，金勒雕鞍，毛色各別，望之如錦，使人致獻魯侯。使者

張設錦棚二處，於魯高門之外，東棚安放馬羣，西棚陳列女樂。先致國書於定公，公發書看之，書曰：

杵曰：頓首啟魯賢侯殿下。孤向者獲罪夾谷，愧未忘心，幸賢侯鑒其謝過之誠，克終會好。日以國之多虞，聘問缺然。茲有歌婢十羣，可以侑歡，良馬二十駟，可以服車，敬致左右，聊申忱慕。伏惟存錄！」

且說魯相國季斯安享太平，忘其所自，侈樂之志，已伏胸中。忽聞齊饋女樂，如此之盛，不勝豔慕；即時換了微服，與心腹數人，乘車潛出南門往看。那樂長方在演習，歌聲遏雲，舞態生風，一進一退，光華奪目，如遊天上，覩仙姬，非復人間思想所及。季斯看了多時，又閱其容色之美，服飾之華，不覺手麻腳軟，目睜口呆，意亂神迷，魂消魄奪。魯定公一日三宣季斯爲貪看女樂，竟不赴召。

至次日，方入宮來見定公，定公以國書示之。季斯奏曰：「此齊君美意，不可却也。」定公亦有想慕之意，便問：「女樂何在？」可試觀否？」季斯曰：「見列高門之外，車謁如往，臣嘗從行。但恐驚動百官，不如微服爲便。」於是君臣皆更去法服，各乘小車，馳出南門，竟到西

棚之下。早有人傳出：「魯君易服親來觀樂了！」使者分付女子用心獻技。那時歌喉轉嬌，舞袖增豔，十隊女子，更番迭進，真乃盈耳奪目，應接不暇，把魯國君臣二人，喜得手舞足蹈，不知所以。有詩爲證：

「一曲嬌歌一塊金，一番妙舞一盤琛；只因十隊歌姬面，改盡君臣兩個心。」

從人又誇東棚良馬，定公曰：「只此已是極觀，不必又問馬矣。」是夜，定公入宮，一夜不寐，耳中猶時聞樂聲，若美人之在枕畔也。恐羣臣議論不一，次早，獨宣季斯入宮，草就答書，書中備述感激之意，不必盡述。又將黃金百鎰，贈與齊使，將女樂收入宮中，以三十人賜季斯，其馬付於圉人喂養。定公與季斯新得女樂，各自受用，日則歌舞，夜則枕席。一連三日，不去視朝聽政。

孔子聞知此事，淒然長嘆，時弟子仲子路在側，進曰：「魯君怠於政事，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郊祭已近，倘大禮不廢，魯猶可爲也。」及祭之期，定公行禮方畢，即便回宮，仍不視朝，并胙肉亦無心分給。主胙者叩宮門請命，定公諉之季孫，季孫又諉之家臣，孔子從祭而歸，至晚不見胙肉，乃告子路曰：「吾道不行，命也夫！」乃援琴而歌曰：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女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歌畢，遂束裝去魯，子路冉有亦棄官從孔子而行，自此魯國復衰。史臣有詩云：

「幾行紅粉勝鋼刀，不是黎彌巧計高；天運凌夷成瓦解，豈容魯國獨甄陶？」

孔子去魯適衛，衛靈公喜而迎之，問以戰陣之事，孔子對曰：「某未之學也。」次日，遂行過宋之匡邑，匡人素恨陽虎，見孔子之貌相似，以爲陽虎復至，聚衆圍之。子路欲出戰，孔子止之，曰：「某無仇於匡，是必有故，不久當自解。」乃安坐鳴琴。適靈公使人追還孔子，匡人乃知其誤，謝罪而去。孔子後還衛國，主於賢大夫蘧瑗之家。

且說靈公之夫人曰南子，宋女也，有美色而淫。在宋時，先與公子朝相通，朝亦男子中絕色，兩美相愛，過於夫婦。既歸靈公，生劓曠，已長，立爲世子，而舊情不斷。時又有美男子曰彌子瑕，素得君之寵愛，嘗食桃及半，以其餘推入靈公之口，靈公悅而啖之。誇於人曰：「子瑕愛寡人甚矣！一桃味美，不忍自食，而分啖寡人。」羣臣無不竊笑。子瑕恃寵弄權，無所不至。靈公外嬖子瑕，而內懼南子，思以媚之，乃時時召宋朝與夫人相會，醜聲遍傳，靈公不以爲恥。

蒯瞶深恨其事，使家臣戲陽速因朝見之際，刺殺南子，以滅其醜。南子覺之，訴於靈公，靈公遂黜瞶，瞶奔宋，轉又奔晉。靈公立蒯瞶之子輒爲世子，及孔子再至，南子請見之，知孔子爲聖人，倍加敬禮。一日，靈公與南子同車而出，使孔子爲陪乘，過街市，市人歌曰：

「同車者色耶？從軍者德耶？」

孔子嘆曰：「君之好德不如好色！」乃去衛適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之下。宋司馬桓魋亦以男色得寵於景公，方貴幸用事，忌孔子之來宋，使人伐其樹，欲求孔子殺之。孔子微服去宋適鄭，將適晉，至河，聞趙鞅殺賢臣竇犇舜華，嘆曰：「鳥獸惡傷其類，況人乎？」復返衛。未幾，衛靈公卒，國人立輒爲君，是爲出公。蒯瞶亦藉晉援，與陽虎襲戚據之。是時衛父子爭國，晉助蒯瞶，齊助輒，孔子惡其逆理，復去衛適陳，又將適蔡。楚昭子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之。陳蔡大夫相議，以爲楚用孔子，陳蔡危矣，乃相與發兵圍孔子於野。孔子絕糧三日，而絃歌不輟。今開封府陳州界有地名桑落，其地有台，名曰厄台，卽孔子當時絕糧處。宋劉敞有詩云：

「四海栖栖一旅人，絕糧三日死生鄰；自是天心勞木鐸，豈關陳蔡有愚臣？」

忽一晚，有異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披甲持戈，向孔子大咤，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於

庭，其人力大，路不能取勝；孔子從旁諦視良久，謂子路曰：『何不探其脅？』子路遂探其脅，其人力盡手垂，敗而仆地，化爲大鮎魚。弟子怪之，孔子曰：『凡物老而衰，則羣精附焉，殺之則已，何怪之有？』命弟子烹之以充飢。弟子皆喜曰：『天賜也。』楚使者發兵以迎孔子，孔子至楚，昭王大喜，將以里社之地封孔子。令尹子西諫曰：『昔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地僅百里，能修其德，卒以代殷；今孔子之德，不下文武，弟子又皆大賢，若得據土壤，其代楚不難矣。』昭王乃止。孔子知楚不能用，乃復還衛。衛出公欲任以國政，孔子拒之。魯相國季孫肥亦來召其門人冉有，孔子因而反魯，魯以大夫告老之禮待之。於是諸弟子中，子路子羔仕於衛，子貢冉有，有若、宓子賤仕於魯。這都是後話，叙明留作話柄。

再說吳王闔閭自敗楚之後，威震中原，頗事遊樂，乃大治宮室，建長樂宮於國中，築高台於姑蘇山。——山在城西南三十里，一名姑胥山。——於胥門外爲徑九曲，以通山路。春夏則治於城外，秋冬則治於城內。忽一日，想起越人伐吳之恨，謀欲報之，忽聞齊與楚交通聘使，怒

曰：「齊楚通好，此我北方之憂也！」欲先伐齊，後及越。相國子胥進曰：「交聘乃鄰國之常，未必助楚害吳，不可遽興兵旅。今太子波、元妃已歿，未有繼室，王何不遣使求婚於齊？如其不從，伐之未晚。」闔閭從之，使大夫王孫駱往齊，爲太子波求婚。時景公年已老耄，志氣衰頹，不能自振，宮中止一幼女未嫁，不忍棄之吳地。無奈朝無良臣，邊無良將，恐一拒吳命，與師來伐，如楚國之受禍，悔之何及？大夫黎彌亦勸景公結婚於吳，勿濮其怒。景公不得已，以女少姜許婚。王孫駱回復吳王，王復遣納幣於齊，迎齊女歸國。景公愛女畏吳，兩念交迫，不覺流淚出涕，嘆曰：「若平仲穰直一人在此，孤豈憂吳人哉！」謂大夫鮑牧曰：「煩卿爲寡人致女於吳，此寡人之愛女，囑吳王善視之。」臨行，親扶少姜登車，送出南門而反。鮑牧率少姜至吳，敬致齊侯之命，因慕子胥之賢，深相結納。不在話下。

却說少姜年幼，不知夫婦之樂，與太子波成婚之後，一心只想念父母，日夜號泣。太子波再三撫慰，其哀不止，遂抑鬱成病，闔閭憐之，乃改造北門城樓，極其華煥，更其名曰望齊門，令少姜日遊其上。少姜憑欄北望，不見齊國，悲哀愈甚，其病轉增，臨絕命囑太子波曰：「妾聞虞山之巔，可見東海，乞葬我於此，倘魂魄有知，庶幾一望齊國也。」波奏聞其父，乃葬於虞山頂上。

今常熟縣虞山有齊女墓，又有望海亭是也。有張洪齊女墳詩爲證。詩曰：

「南風初勁北風微，爭長諸姬復娶齊；越境定須千兩送，半途應拭萬行啼。」

望鄉不憚登台遠，埋恨惟嫌起塚低；蔓草垂垂猶泣露，倩誰滴向故鄉泥？」

太子波憶念齊女，亦得病，未幾卒。闔閭欲於諸公子中擇可立者，意猶未定，欲召子胥決

之。太子波前妃生子名夫差，年已二十六歲矣，生得昂藏英偉，一表人材。開其祖闔閭擇嗣，

乃先趨見子胥曰：「我嫡孫也，欲立太子，舍我其誰。此在相國一言耳。」子胥許之。

少頃，闔閭使人召子胥商議立儲之事，子胥曰：「立子以嫡，則亂不生；今太子雖不祿，有嫡

孫夫差在。」闔閭曰：「吾觀夫差愬而不仁，恐不能奉吳之統。」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

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又何疑焉？」闔閭曰：「寡人聽子，子善輔之。」遂立夫差爲

太孫。夫差至子胥家稽首稱謝。

周敬王二十四年，闔閭年老，性益躁，聞越王允常薨。子句踐新立，遂欲乘喪伐越。子胥

諫曰：「越雖有襲吳之罪，然方有大喪，伐之不祥，宜少待之。」闔閭不聽，留子胥與太孫夫差

守國，自引伯嚭、王孫賈、鱗敫……等選精兵三萬，出南門望越國進發。越王句踐親自督師禦

之諸稽郢爲大將，靈姑浮爲先鋒，疇無餘胥汙爲左右翼，與吳兵相遇於櫛李。相拒十里，各自安營下寨，兩下挑戰，不分勝負。闔閭大怒，遂悉衆列陳於五台山，戒軍中毋得妄動。俟越兵懈怠，然後乘之。句踐望見吳陣，上隊伍整齊，戈甲精銳，謂諸稽郢曰：『彼兵勢甚振，不可輕敵，必須以計亂之。』乃使大夫疇無餘胥，督敢死之士左五百人，各持長槍；右五百人，各持大戟；一聲吶喊，殺奔吳營。吳陣上全然不理，陣脚都用弓弩手把住，堅如鐵壁，冲突三次，俱不能入，只得回轉。句踐無可奈何，諸稽郢密奏曰：『罪人可使也。』句踐悟。

次日，密傳軍令，悉出軍中所攜死罪者，共三百人，分爲三行，俱袒衣注劍於頸，安步造於吳軍。爲首者，前致辭曰：『吾主越王，不自量力，得罪於上國，致辱下討，臣等不敢愛死，願以死代越王之罪。』言畢，以次自頸。吳兵從未見如此舉動，甚以爲怪，皆注目而觀之，互相傳語，正不知其何故。越軍中忽然鳴鼓，鼓聲大振，疇無餘胥，帥死士二隊，各擁大楯，持短兵，呼哨而至。吳兵心忙，隊伍遂亂。句踐統大軍繼進，右有諸稽郢，左有靈姑浮，冲開吳陣。王孫駱捨命與諸稽郢相持，靈姑浮奮長刀，左冲右突，尋人斫殺，止遇吳王闔閭，靈姑浮將刀便砍，闔閭望後一閃，刀砍中右足，傷其將指，失履墜於車下。却得鱗毅兵到，救了吳王，鱗毅身被重傷。王孫駱知

吳王有失，不敢戀戰，急急收兵，被越兵大殺一陣，死者過半。闔閭傷重，即刻班師回寨。靈姑浮取吳王之屨獻功，句踐大悅。

却說吳王因年老不能忍痛，回至七里之外，大叫一聲而死。伯嚭護喪先行，王孫駱引兵斷後，徐徐而返，越兵亦不追趕。史臣有詩論闔閭用兵不息，致有此禍。詩曰：

「破楚凌齊意氣豪，又思吞越起兵刀；好兵終在兵中死，順水叮嚀莫放篙。」

吳太孫夫差迎喪以歸，成服嗣位，卜葬於破楚門外之海湧山，發工穿山爲穴，以專諸所用「魚腸」之劍殉葬。其他劍甲六千副，金玉之玩，充物其中。既葬，盡殺工人以殉。三日後，有人望見葬處，有白虎踞其上，因名曰虎邱山，識者以爲埋金之氣所現。後來秦始皇使人發闔閭之墓，鑿山求劍，無所得，其鑿處遂成深澗，今虎邱劍池是也。鱗毅重傷亦死，附葬於山後，今亦不知其處矣。

夫差既葬其祖，立長子友爲太子，使侍者十人，更番立於庭中，每自己出入經繇，必大聲呼其名而告曰：「夫差！爾忘越王殺爾之祖乎？」卽泣而對曰：「唯。不敢忘！」欲以儆惕其心。命子胥伯嚭練水兵於太湖，又立射棚於靈巖山以訓射，俟三年喪畢，便爲報仇之舉。

——此周敬王二十四年事也。

是時晉頃公失政，六卿樹黨爭權，自相魚肉。荀寅與士吉射相睦，結爲婚姻，韓不信、魏曼多忌之。荀躒有寵，臣曰：『梁嬰父，躒欲以爲卿，嬰父恃荀躒之愛，謀逐荀寅而代其位。』故荀躒亦與范氏、中行氏相惡。上卿趙鞅有族子名午，封於邯鄲，午之母荀寅之姊，故寅呼午爲甥。先年衛靈公與齊景公合謀叛晉，晉趙鞅帥師伐衛，衛懼，貢戶口五百家謝罪，鞅留於邯鄲，謂之衛貢。未幾，鞅欲遷五百家以實晉陽，午恐衛人不服，未卽奉命。鞅怒午之拒已，遂誘午至晉陽，執而殺之。荀寅怒趙鞅私殺其甥，因與士吉射商議，欲共伐趙氏，爲邯鄲午報仇。趙氏有謀，臣曰：『董安于時爲趙氏守晉陽城，聞二兵之謀，特至絳州，告於趙鞅曰：『范中行方睦，一旦作亂，恐不可制，主君宜先爲之備。』』趙鞅曰：『晉國有令，始禍必誅，待其先發而後應之可也。』』董安于曰：『與其多害百姓，寧我獨死，若有事，安于當之。』鞅不可，安于乃私具甲兵，以俟其變。荀寅、士吉射，倡言於衆曰：『董安于治兵，將以害我。』於是連兵以伐趙氏，圍其宮，却得董安于有備，引兵殺開一條血路，保護趙鞅奔晉陽城，恐二家來攻，建壘自守。荀躒謂韓不信、魏曼多曰：『趙氏六卿之長，寅與吉射不由君命而擅逐之，政其歸二家矣。』韓不信曰：『盍

以始禍爲罪，而并逐之？」三人遂同請於定公，各率家甲，奉定公以伐二家，寅吉射悉力拒戰，不能取勝。吉射謀劫定公，韓不信，遽使人呼於市中曰：「范中行氏謀反，來劫其君矣！」國人信其言，各執兵器來救定公。三家借國人之衆，殺敗范中行之兵，寅吉射奔於朝歌以叛。韓信告於定公曰：「范中行實爲首禍，今已逐矣；趙氏世有大功於晉，宜復鞅位。」定公言無不從，遂召鞅於晉城，復其爵祿。梁嬰父欲代荀躒爲卿，荀躒言於趙鞅。鞅問董安于，安于曰：「晉惟政出多門，故禍亂不息。若立嬰父，是乃又置一荀寅也。」鞅乃不從。

嬰父怒，知爲董安于所阻，謂荀躒曰：「韓魏黨於趙，智氏之勢孤矣！趙氏所恃者，其謀臣董安于也，何不去之？」躒問曰：「去之何策？」嬰父曰：「安于私具甲兵，以激成范中行之變；若論始禍，還是安于爲首。」荀躒如嬰父之言，以責趙鞅。鞅懼，董安于曰：「臣向者固以死自期矣，臣死而趙氏安，是死賢於生也。」乃退而自縊。趙鞅乃陳其屍於市，使人告於荀躒曰：「安于已伏罪矣。」荀躒乃與趙鞅結盟，各無相害。鞅私祀董安于於家廟之中，以答其勞。寅吉射久據朝歌，諸侯叛晉者，皆欲借之以害晉。趙鞅屢次興師攻之，齊、魯、鄭、衛遣使輸粟助兵，以救二氏，鞅不能克。直至周敬王三十年，趙鞅合韓、魏、智三家之兵，攻下朝歌，寅吉射奔

邯鄲，再奔柏人。未幾，柏人城復破，其黨范皋、夷張、柳朔俱戰死，預讓爲荀樂子荀甲所獲，甲子荀瑤請而活之，遂爲智氏之臣。寅吉射逃奔齊國去訖。可憐荀林父五傳至寅士，爲七傳至吉射，祖宗俱晉室股肱之臣也。子孫貪橫，遂至滅宗，豈不哀哉！晉六卿自此只有趙、韓、魏、智四卿矣。此是後話。髯仙有詩云：

「六卿相并或存亡，總是私門作主張；四氏瓜分謀愈急，不如留却范中行。」

且說周敬王二十六年，春二月，吳王夫差除喪已久，乃告於太廟，興傾國之兵，使子胥爲大將，伯嚭副之，從太湖取水道攻越。越王句踐集羣臣計議，出兵迎敵。大夫范蠡字少伯，出班奏曰：「吳恥喪其君，誓矢圖報者，三年於茲矣；其志憤，其力齊，不可當也，宜斂兵爲堅守之計。」大夫文種字會，奏曰：「以愚見，莫若卑詞謝罪，以乞其和，俟其兵退而後圖之。」句踐曰：「二卿言守言和，皆非至計。夫吳，吾世仇也，伐而不戰，以我不能軍矣。」乃悉起國中丁壯，共三萬人，迎於椒山之下；初合戰，吳兵稍却，殺傷約百餘人。句踐趨利直進，約行數里，正遇夫差大

軍兩下布陣大戰，夫差立於船頭，親自乘枹擊鼓，以激厲將士，勇氣十倍。忽北風大起，波濤洶湧，子胥伯嚭各乘餘艘大艦，順風揚帆而下，俱用強弓勁弩，箭如飛蝗一般射來。越兵迎風，不能抵敵，大敗而走。吳兵分三路逐之，越將靈姑浮舟覆溺水而死，胥犴中箭亦亡。吳兵乘勝追逐，殺死不計其數。句踐奔至固城，自保。吳兵圍之數重，絕其汲道。夫差喜曰：『不出十日，越兵俱渴死矣！』誰知山頂之上，自有靈泉，泉有嘉魚。句踐命取魚數百頭，以饋吳王。吳王大驚。句踐留范蠡堅守，自帥殘兵乘間奔會稽山，點閱甲楯之數，纔剩得五千餘人。句踐嘆曰：『自先君至於孤，三十年來未嘗有此敗也！悔不聽范文二大夫之言，至於如此！』

吳兵攻固城益急，子胥營於右，伯嚭營於左。范蠡告急，一日三至。越王大恐，文種獻謀曰：『事急矣！及今請成，猶可及也。』句踐曰：『吳不許成，奈何？』文種對曰：『吳有太宰伯嚭者，其人貪財好色，忌功嫉能，與子胥同朝，而志趣不合。吳王畏事子胥，而暱於嚭，若私詣太宰之營，結其歡心，與定行成之約，太宰言於吳王，無不聽。子胥雖知而阻之，亦無及矣。』句踐曰：『卿見太宰，以何爲賂？』種對曰：『軍中所乏者，女色耳。誠得美女而獻之，天若祚越，嚭當見聽。』句踐乃連夜遣使至都城，命夫人選宮中之有色者得八人，盛其容飾，加以白璧二十雙，

黃金千緡，夜造太宰之營，求見太宰。 豁初欲拒絕，姑使人探其來狀，聞有所齎獻，乃召入。 豁倨坐以待之，文種跪而致詞曰：『寡君句踐，年幼無知，不能善事大國，以致獲罪，今寡君已悔恨無及，願舉國請爲吳臣，而恐王見咎不納。 知太宰以巍巍功德，外爲吳之干城，內作王之心膂，寡君使下臣種先叩首於轅門，借重一言，收寡君於宇下。 不腆之儀，聊效薄贄，自此當源源而來矣。』 乃以賄單呈上，豁猶作色謂曰：『越國旦夕且破滅矣。 凡越所有，何患不歸吳？ 而以此區區者，啖我爲耶？』 種復進曰：『越兵雖敗，然保會稽者，尚有精卒五千，堪當一戰；戰而不捷，將盡焚庫藏之積，竄身異國，以圖楚王之事，安得遽爲吳有耶？ 即使吳盡有之，然大半歸於王宮，太宰同諸將不過瓜分一二，孰若主越之成？ 寡君非委身於王，實委身於太宰也。 春秋貢獻，未入王宮，先入宰府，是太宰獨擅全越之利，諸將不得與焉。』 况困獸猶鬪，背城一戰，尙有不可測之事乎？』 這一席話，說入伯豁之心，不覺點頭微笑，文種又指單上所開美人曰：『此八人者，皆出自越宮，若民間更有美如此者，寡君若生還越國，當竭力搜求，以備太宰掃除之數。』 伯豁起立曰：『大夫舍右營而趨左，以某無乘危害人之意也，某來朝當引子先見吾王，以決其議。』 遂盡收所獻，留種於營中，叙賓主之禮。

次早，同造中軍，來見夫差。伯嚭先入，備道越王句踐使文種請成之意。夫差勃然曰：「孤與寡人有不共戴天之恨，安得允其成哉？」嚭對曰：「王不記孫武之言乎？」兵凶器，可暫用而不可久也。」越雖得罪於吳，然其下吳者已至矣；其君請爲吳臣，其妻請爲吳妾，越國之寶器珍玩，盡掃以賁於吳宮。所乞於吳者，僅存宗祀一線耳。夫受越之降，厚實也；赦越之罪，顯名也；名實俱收，吳可以伯。必欲窮兵力以誅越，彼句踐將焚宗廟，殺妻子，沉金玉於江，率死士五千人，致死於君，得無有所傷於君之左右乎？與其殺是人，孰若得是國之爲利？」夫差曰：「今文種安在？」嚭對曰：「見在幕外候宣。」

夫差乃命種入見。種膝行而前，復申前說，加以卑遜。夫差曰：「汝君請爲臣妾，能爲寡人入吳否？」種稽首曰：「旣爲臣妾，死生在君，敢不服事於左右。」嚭曰：「句踐夫婦，願來吳國，吳名雖赦，實已得之矣。王又何求焉？」夫差乃許其成。

早有人到右營，報知子胥。子胥急趨至中軍，見伯嚭同文種立於王側，子胥怒氣盈面，問吳王曰：「王已許越和乎？」王曰：「已許之矣。」子胥連叫曰：「不可！不可！」嚇得文種倒退幾步，靜聽其言。子胥諫曰：「越與吳鄰，有不兩立之勢；若吳不滅越，越必滅吳，夫秦晉之

國我攻而勝之，得其地，不能居，得其車，不能乘，如攻越而勝之，其地可居，其舟可乘。此社稷之利，不可棄也！况又有先王大仇，不滅越，何以謝立庭之誓乎？夫差語塞，不能對，惟以目視伯嚭。伯嚭前奏曰：「相國之言，誤矣！先王建國，水陸並封，吳越宜水，秦晉宜陸。若以其地可居，其舟可乘，謂吳越必不能共存，則秦晉魯皆陸國也，其地亦可居，其車亦可乘。彼四國者，亦將并而爲一乎？若謂先王大仇，必不可赦，則相國之仇楚者，更甚，何不遂滅楚國，而遽許其和耶？」越王夫婦皆願服役於吳，視楚僅納芋勝，更不相同；相國自行忠厚之事，而欲王居刻薄之名，忠臣不如是也！」夫差喜曰：「太宰之言有理，相國且退，俟越國貢獻之日，當分贈汝。」氣得子胥面如土色，嘆曰：「吾悔不聽被離之言，與此佞臣同事！」口中恨恨不絕。只得步出幕府，謂大夫孫雄曰：「越十年生聚，再加以十年之教訓，不過二十年，吳宮爲沼矣！」雄意殊未深信，子胥含憤，自回右營。

夫差命文種回復越王，再到吳軍申謝；夫差問越王夫婦入吳之期，文種對曰：「寡君蒙大王赦而不誅，將暫假歸國，悉斂其玉帛子女，以貢於吳，願大王稍寬其期，其或負心失信，安能逃大王之誅乎？」夫差許諾，遂約定五月中旬，夫婦入臣於吳；遂遣王孫雄押文種同至越國，催

促起程。太宰伯嚭屯兵一萬於吳山以候之；如過期不至，滅越歸報。夫差引大軍先回。畢竟越王如何入吳？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夫差違諫釋越 句踐竭力事吳

話說越大夫文種、蒙吳王夫差許其行成，回報越王言：『吳王已班師矣！遣大夫王孫雄隨臣到此，催促起程；太宰屯兵江上，專候我王過江。』越王句踐不覺雙眼流淚。文種曰：『五月之期迫矣；王宜速歸，料理國事。不必爲無益之悲。』越王乃收淚，回至越都；見市井如故，丁壯蕭然，甚有慚色。留王孫雄於館驛，收拾庫藏寶物，裝成車輛，又選國中女子三百三十人，以三百人送吳王，三十人送太宰。時尙未有行動之日，王孫雄連連催促，句踐泣謂羣臣曰：『孤承先人餘緒，兢兢業業，不敢怠荒；今夫椒一敗，遂至國亡家破，千里而作俘囚。此行有去日，無歸日矣！』羣臣莫不揮涕。文種進曰：『昔者湯囚於夏臺，文王繫於羑里，一舉而成王；齊桓公奔莒，晉文公奔翟，一舉而成伯；夫艱苦之境，天之所以開王伯也。王善承天意，自有興期，何必過傷，以自損其志乎！』句踐於是即日祭祀宗廟，王孫雄先行一日，句踐與夫人隨後

進轡，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范蠡具舟於固陵，迎接越王，臨水祖道。文種舉觴而前祝曰：

「皇天祐助，前沉後揚，禍爲德根，憂爲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淹滯，

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衆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三觴。」

句踐仰天嘆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范蠡進曰：「臣聞：『居不幽者志不廣，形不愁者思

不遠。』古之聖賢，皆遇困厄之難，蒙不赦之恥，豈獨君王哉？」句踐曰：「昔堯任舜禹而天

下治，雖有洪水，不爲大害；寡人今將去越入吳，以國屬諸大夫，大夫何以慰寡人之望乎？」范

蠡謂同列曰：「吾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主上有去國之憂，臣吳之澤，以吾浙東之士，

豈無一二豪傑，與主上分憂辱者乎？」於是諸大夫齊聲曰：「誰非臣子，惟王所命。」句踐

曰：「諸大夫不棄寡人，願各言爾志，誰可從難？誰可守國？」文種曰：「四境之內，百姓之事，

蠡不如臣；與君周旋，隨機應變，臣不如蠡。」范蠡曰：「文種自處已審，主公以國事委之，可使

耕戰足備，百姓親睦，至於輔危主，忍垢辱，往而必反，與君復仇者，臣不敢辭。」——於是諸大

夫以次自述——太宰苦成曰：「發君之令，明君之德，統煩理劇，使民知分，臣之事也。」行人

夷庸曰：「通使諸侯，解紛釋疑，出不辱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司直皓進曰：「君非臣諫，舉

過決疑，直心不撓，不阿親戚，臣之事也。」司馬諸稽郢曰：「望敵設陣，飛矢揚兵，貪進不退，流血滂沱，臣之事也。」司農皋如曰：「躬親撫民，弔死存疾，飲不二味，蓄陳儲新，臣之事也。」

太史計倪曰：「候天察地，紀歷陰陽，福見知吉，妖見知凶，臣之事也。」句踐曰：「孤雖入於北國，爲吳窮虜，諸大夫懷德抱術，各顯所長，以保社稷，孤何憂焉？」乃留諸大夫守國，獨與范蠡偕行。君臣別於江口，無不流涕。句踐仰天嘆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胸中絕無怵傷。」遂登船徑去。送者皆哭拜於江岸下，越王終不返顧。有詩爲證：

「斜陽山外片帆開，風捲春濤動地回；今日一樽沙際別，何時重見渡江來？」
越夫人乃據舷而哭，見鳥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意甚間適。因哭而歌之曰：

「仰飛鳥兮烏鳶，凌玄虛兮翩翩；集洲渚兮優游，奮健翻兮雲間。啄素蝦兮飲水，任厥性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風飄飄兮西往，知再返兮何年？」

心輟輟兮若割，淚泫泫兮雙懸！」

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慟，強笑以慰夫人之心曰：「孤之六翻備矣！高飛有日，復何憂哉？」

越王既入吳界，先遣范蠡見太宰伯嚭於吳山，復以金帛女子獻之。嚭問曰：「文大夫何以不至？」蠡曰：「爲吾主守國，不得偕來也。」嚭遂隨范蠡來見越王，越王深謝其覆庇之德，嚭一力擔承，許以返國。越王之心稍安。伯嚭引軍押送越王，至於吳下，引入見吳王，句踐肉袒伏於階下，夫人亦隨之。范蠡將寶物女子開單呈獻於下，越王再拜稽首曰：「東海役臣句踐，不自量力，得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使執箕帚，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不勝感戴。」句踐謹叩首頓首。夫差曰：「寡人若念先君之仇，到今日無生理。」句踐復叩首曰：「臣實當死，惟大王憐之。」時子胥在傍，目若燦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飛鳥在青雲之上，尚欲彎弓而射之，况近集于庭廡乎？」句踐爲人機險，今爲釜中之魚，命制庖人，故諂詞令色，以求免刑，誅一旦稍得志，如放虎於山，縱鯨於海，不復可制矣！」夫差曰：「孤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孤非愛越而不誅，恐見咎於天耳。」太宰嚭曰：「子胥明於一時之計，不知安國之道，吾主誠仁者之言也。」子胥見吳王信伯嚭之佞言，不用其諫，憤憤而退。夫差受越貢獻之物，使王孫雎於闔閭墓側，築一石室，將句踐夫婦貶入其中，去其衣冠，蓬首垢衣，執養馬之事。伯嚭私饋食

物，儻不至於飢餓。吳王每駕車出遊，句踐執馬箠步行車前，吳人皆指曰：「此越王也。」句踐低首而已。有詩爲證：

「堪嘆英雄值坎珂，平生志氣盡銷磨！魂離故苑歸應少，恨滿長江淚轉多。」

句踐在石室二年，范蠡朝夕侍側，寸步不離。

忽一日，夫差召句踐，人見句踐跪伏於前，范

蠡立於後。夫差謂范蠡曰：「寡人聞一哲婦不嫁破亡之家，名賢不官滅絕之國。」今句踐

無道，國已將亡；子君臣並無奴僕，羈囚一室，豈不鄙乎？寡人欲赦子之罪，子能改過自新，棄越

歸吳，寡人必當重用；去憂患而取富貴，子意何如？」時越王伏地流涕，惟恐范蠡之後吳也。

只見范蠡稽首而對曰：「臣聞一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

信，不能輔越王爲善，致得罪於大王，幸大王不卽加誅，得君臣相保，入備掃除，出給趨走。臣願

足矣，安敢望富貴哉？」夫差曰：「子旣不移其志，可仍歸石室。」蠡曰：「謹如君命。」

夫差起入宮中，句踐與范蠡趨入石室；越王服幘鼻，着樵頭，斫剉養馬，夫人衣無緣之裳，施

左關之襦，汲水除糞灑掃，范蠡拾薪炊爨，面目枯槁。夫差時使人窺之，見其君臣力作，絕無巖

微怨恨之色，終夜亦無愁嘆之聲，以此謂其無志思鄉，置之度外。

一日，夫差登姑蘇台，望見越王及夫人端坐於馬糞之傍，范蠡操箠而立於左；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夫差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不過小國之君，范蠡不過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心甚敬之。」伯嚭對曰：「不惟可敬，亦可憐也。」夫差曰：「誠如太宰之言，寡人目不忍見，倘彼改過自新，亦可赦乎？」嚭對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以聖王之心，赦孤窮之士，加恩於越，豈無厚報？」願大王決意。」夫差曰：「可命太史擇吉日，赦越王歸國。」

伯嚭密遣家人以五鼓投石室，將喜信報知句踐，句踐大喜，告於范蠡。蠡曰：「請爲王占之；今日戊寅，以卯時聞信，戊爲囚日，而卯復尅戊，其繇曰：『天網四張，萬物盡傷，祥反爲殃。』雖有信，不足喜也。」句踐聞言，喜變爲憂。

却說子胥聞吳王將赦越王，急入見曰：「昔桀囚湯而不誅，紂囚文王而不殺，天道還反，禍轉成福。故桀爲湯所放，商爲周所滅。今大王卽囚越君，而不行誅，誠恐夏殷之患至矣！」夫差因子胥之言，復有殺越王之意，使人召之。伯嚭復先報句踐，句踐大驚，又告於范蠡。蠡曰：「王勿懼也。吳王囚王已三年矣，彼不忍於三年，而能忍於一日乎？去必無恙。」句踐曰：

「寡人所以隱忍不死者，全賴大夫之策耳！」乃入城來見吳王，候之三日，吳王並不視朝。伯嚭從宮中出，奉越王之命，使句踐復歸石室。句踐怪問其故，伯嚭曰：「王惑子胥之言，欲加誅戮，所以相召。適王感寒疾不能起，某入宮問疾，因言：『禳災，宜作福事。』今越王匍匐待誅於闕下，怨苦之氣，上干於天，王宜保重，且權放還石室，待疾愈而圖之。」王聽某之言，故遣君出城耳。」句踐感謝不已。

句踐居石室，忽又三月，聞吳王病尚未愈，使范蠡卜其吉凶。蠡布封已成，對曰：「吳王不死，至己巳日當滅，壬申日必全愈，願大王請求問疾，倘得入見，因求其糞而嘗之，觀其顏色，再拜慶賀，言病起之期。至期若愈，必然心感大王，而赦可望矣。」句踐垂淚言曰：「孤雖不肖，亦曾南面爲君，奈何含污忍辱，爲人嘗泄使乎？」蠡對曰：「昔紂囚西伯於羑里，殺其子伯邑考，烹而餉子，西伯忍痛而食子肉。夫欲成大事者，不矜細行，吳王有婦人之行，而無丈夫之決，已欲赦越，忽又中變。不如此，何以取其憐乎？」

句踐即日投太宰府中，見伯嚭曰：「人臣之道，主疾則臣憂，今聞主公抱病不瘳，句踐心孤失望，寢食不安。願從太宰問疾，以伸臣子之情。」嚭曰：「君有此美意，敢不轉達。」伯嚭

入見吳王，曲道句踐相念之情，願入問疾。夫差在沉困之中，憐其意而許之。詔引句踐入於寢室。夫差強目視曰：「句踐亦來見孤耶？」句踐叩首奏曰：「囚臣聞龍體失調，如摧肝肺，欲一望顏色而無繇也……」言未畢，覺腹漲欲便，屢使出。句踐曰：「臣在東海，曾事風師，觀人泄便能知疾之瘥劇。」乃拱立於戶下，侍人將便桶近床，扶夫差便訖，將出戶外。句踐揭開桶蓋，手取其糞，跪而嘗之，左右皆掩鼻。句踐復入叩首曰：「囚臣敢再拜敬賀大王之疾至己，已有瘳，交三月壬申全愈矣。」夫差曰：「何以知之？」句踐曰：「臣聞於醫師：『夫糞者，穀味也；順時氣則生，逆時氣則死。』今囚臣竊嘗大王之糞，味苦且酸，正應春夏發生之氣，是以知之。」夫差大悅曰：「仁哉句踐也！」臣子之事君父，孰肯嘗糞而決疾者？」時太宰詔在傍，夫差問曰：「汝能乎？」詔搖首曰：「臣雖甚愛大王，然此事亦不能。」夫差曰：「不但太宰，雖吾太子亦不能也！」卽命「句踐雖其石室，就便棲止，待孤疾瘳，卽當遣伊還國。」句踐再拜謝恩而出。自此僦居民舍，執牧養之事如故。

夫差病果漸愈，一如句踐所刻之期，心念其忠，旣出朝，命置酒於文台之上，召句踐赴宴。句踐佯爲不知，仍前囚服而來。夫差聞之，卽令沐浴改換衣冠。句踐再三辭謝，方纔奉命，更衣

入謁，再拜稽首。夫差慌忙扶起，卽出令曰：『句踐仁德之人，焉可久辱？寡人將釋其囚役，免罪放還。今日爲越王設北面之坐，羣臣以客禮事之。』乃揖讓使就客坐，諸大夫皆列坐於傍。子胥見吳王忘仇待敵，心中含忿，不肯入坐，拂衣而出。伯嚭進曰：『大王以仁者之心赦仁者之過。臣聞：『同聲相和，同氣相求。』今日之坐，仁者宜留，不仁者宜去！相國剛勇之夫，其不坐殆自慚乎？』夫差笑曰：『太宰之言當矣！』酒三行，范蠡與越王俱起進觴爲吳王壽，口致祝辭曰：

「皇王在上，恩播陽春；其仁莫比，其德日新。於乎休哉，傳德無極！

延壽萬歲，長保吳國。四海咸承，諸侯賓服；觴酒既升，永受萬福。」

吳王大悅，是日盡醉方休；命王孫雒送句踐於客館：『三日之內，孤當送爾歸國。』

至次早，子胥入見吳王曰：『昨日大王以客禮待仇人，果何見也？』句踐內懷虎狼之心，外飾溫恭之貌；大王愛須臾之諛，不慮後日之患，棄忠直而聽讒言，溺小仁而養大仇。譬如縱毛於爐炭之上，而幸其不焦，投卵於千鈞之下，而望其必，豈可得耶？』吳王喞然曰：『寡人臥疾三月，相國並無一好言相慰，是相國之不忠也；不進一好物相送，是相國之不仁也；爲人臣不

仁不忠，要他何用？越王棄其國家，千里來歸寡人，獻其貨財，身爲奴婢，是其忠也。寡人有疾，親爲醫藥，略無怨恨之心，是其仁也。寡人若徇相國私意，誅此善士，皇天必不佑寡人矣！」子胥曰：「王何言之相反也？夫虎卑其勢，將有擊也；狸縮其身，將有取也。越王入臣於吳，怨恨在心，大王何得知之？其下嘗大王之羹，實上食大王之心，王若不察，中其奸謀，吳必爲擒矣！」吳王曰：「相國置之勿言，寡人意已決。」子胥知不可諫，遂鬱鬱而退。

至第三日，吳王復命置酒於蛇門之外，親送越王出城。羣臣皆捧觴餞行，惟子胥不至。夫差謂句踐曰：「寡人赦君返國，君當念吳之恩，勿記吳之怨。」句踐稽首曰：「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還故國，當生生世世，竭力報効。蒼天在上，實鑒臣心，如若負吳，皇天不佑！」夫差曰：「君子一言爲定，君其遂行，勉之勉之。」句踐再拜跪伏，流涕滿面，有依戀不舍之狀。夫差親扶句踐登車，范蠡執御，夫人亦再拜謝恩，一同升輦，望南而去。——時周敬王二十九年事也。——史臣有詩云：

「越王已作釜中魚，豈料殘生出會稽？可笑夫差無遠慮，放開羅網縱鯨鯢。」

句踐回至浙江之上，望見隔江山川重秀，天地再清，乃嘆曰：「孤自意永辭萬民，委骨異域，豈期復得返國而奉祀乎！」言罷，與夫人相向而泣，左右皆感動流涕。文種早知越王將至，率守國羣臣，城中百姓，拜迎於浙水之上，歡聲動地。句踐命范蠡卜日到國，蠡屈指曰：「異哉，王之擇日也！無如來日最吉。王宜疾趨以應之。」於是策馬飛輿，星夜還都，告廟臨朝，都不必叙。

句踐心念會稽之恥，欲立城於會稽，遷都於此，以自警惕，乃專委其事於范蠡，蠡乃觀天文，察地理，規造新城，包會稽山於內。西北立飛翼樓於臥龍山，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外郭周圍，獨缺西北，揚言：「已臣服於吳，不敢壅塞貢獻之道。」實陰圖進取之便。城既成，忽然城中湧出一山，周圍數里，其象如龜，天生草木茂盛，有人認得此山，乃瑯琊東武山。不知何故，一夕飛至。范蠡奏曰：「臣之築城，上應天象，故天降崑崙，以啓越之伯也。」越王大喜，乃名其山曰怪山，亦曰飛來山，亦曰龜山。於山巔立靈臺，建三層樓，以望靈物。制度俱備，句踐自諸暨遷而居之。謂范蠡曰：「孤實不德，以至失國亡家，身為奴隸，苟非相國，及諸大

夫贊助焉有今日？」蠡曰：「此乃大王之福，非臣等之功也。但願大王時勿忘石室之苦，則越國可興，而吳仇可報矣。」句踐曰：「敬受教。」於是文種治國政，以范蠡治軍旅，尊賢禮士，敬老恤貧，百姓大悅。越王自嘗糞之後，常患口臭，范蠡知城北有山，出蔬菜一種，其名曰藪，可食而微有氣息。乃使人採藪，舉朝食之，以亂其氣。——後人因名其山曰藪山。

句踐追欲復仇，乃苦身勞心，夜以繼日。目倦欲合，則攻之以蓼；足寒欲縮，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累薪而臥，不用床褥；又懸膽於坐臥之所，飲食起居，必取而嘗之；中夜潛泣，泣而復嘯，「會稽」二字，不絕於口。以喪敗之餘，生齒虧減，乃着令壯者勿娶老妻，老者不娶少婦；女子十七不嫁，男子二十不娶，其父母俱有罪。孕婦將產，告於官，使醫守之；生男賜以壺酒，一犬，生女賜以壺酒一豚。生子三人，官養其二；生子二人，官養其一。其死者親爲哭弔。每出遊，必載飯與羹於後車，遇童子必鋪而啜之，問其姓名，遇耕時，躬自秉耒。夫人自織，與民間同其勞苦。七年不收民稅，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惟問候之使，無一月不至於吳。復使男女入山採葛，作黃絲細布，欲獻吳王，尙未及進，吳王嘉句踐之順，使人增其封。於是東至句甬，西至稽李，南至姑蔑，北至平原，縱橫八百餘里，盡爲越壤。句踐乃治葛布十萬疋，甘蜜百罇，狐皮五

雙，管竹十艘，以答封地之禮。夫差大悅，賜越王羽毛之飾。子胥聞之，稱疾不朝。

夫差見越已臣服不貳，遂深信伯嚭之言。一日問伯嚭曰：「今日四境無事，寡人欲廣宮室以自娛，何地相宜？」嚭奏曰：「吳都之下，崇臺勝境，莫若姑蘇——然前王所築，不足以當巨覽。王不若重將此台改建，令其高可望百里，寬可容六千人，聚歌童舞女於上，可以極人間之樂矣。」夫差然之，乃懸賞購求大木。文種聞之，進於越王曰：「臣聞：『高飛之鳥，死於美食；深泉之魚，死於芳餌。』今王志在報吳，必先投其所好，然後得制其命。」句踐曰：「雖得其所好，豈遂能制其命乎？」文種對曰：「臣所以破吳者有七術：一曰，捐貨幣，以悅其君臣；二曰，貴糴囊粟，以虛其積聚；三曰，遣美女以惑其心志；四曰，遣之巧工良材，使作宮室，以罄其財；五曰，遣之謀臣，以亂其謀；六曰，疆其諫臣，使自殺以弱其輔；七曰，積財練兵，以承其弊。」句踐曰：「善哉！今日先行何術？」文種對曰：「今吳王方改築姑蘇台，宜選名山神材，奉而獻之。」越王乃使木工三千餘人，入山伐木，經年無所得；工人思歸，皆有怨望之心。乃歌木客之吟曰：

「朝採木，暮採木，朝朝暮暮入山曲，窮巖絕壑徒往復！天不生兮地不育，木客何辜兮

受此勞酷？」

每深夜長歌，聞者淒絕；忽一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在山之陽者曰梓，在山之陰者曰楠。木工驚覩，以爲目未經見，奔告越王，羣臣皆賀曰：「此大王精誠格天，故天生神木，以慰王衷也！」句踐大喜，親往設祭而後伐之。加以琢削磨礪，用丹青錯畫爲五采龍蛇之文，使文種浮江而至，獻於吳王曰：「東海賤臣句踐，賴大王之力，竊爲小殿，偶得巨材，不敢自用，敢因下吏獻於左右。夫差見木材異常，不勝驚喜。子胥諫曰：『昔築起靈台，紂起鹿台，窮竭民力，遂致滅亡；句踐欲害吳，故獻此木，王勿受之。』夫差曰：『句踐得此良材，不自用而獻於寡人，乃其好意，奈何逆之？』遂不聽，乃將此木建姑蘇之台，三年聚材，五年方成。高三百丈，廣八十四丈，登台望徹二百里，舊有九曲徑以登山，至是更廣之。百姓晝夜并作，死於疲勞者，不可勝數。有梁伯龍詩爲證：

「千仞高台面太湖，朝鐘暮鼓宴姑蘇；威行海外三千里，霸占江南第一都。」

越王聞之，謂文種曰：「子所云『遺之巧匠良材，使作宮室，以盡其財。』此計已行。今崇台之上，必妙選歌舞以充之，非有絕色，不足移其心志，子其爲寡人謀之。」文種對曰：「興亡之數，定於上天；既生神木，何患無美女？——但搜求民間，恐搖動人心，臣有一計，可閱國中

之子女，惟王所擇。」

不知文種又是何計？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 美人計吳宮寵西施 言語科子貢說列國

話說越王句踐，欲訪求境內美女，獻於吳王。文種獻計曰：「願得王之近豎百人，雜以善相人者，使挾其術，遍遊國中，得有有色者，而記其人地，於中選擇。何患無人？」句踐從其計，半年之中，開報美女，何止二千餘人。句踐更使人覆視，得尤美者二人，因圖其形以進。那二人是誰？西施、鄭旦。」

那西施乃苧蘿山下，採薪者之女；其山有東西二村，多施姓者。女在西村，故以西施別之。鄭旦亦在西村，與施女比鄰，臨江而居，每日相與浣紗於江，紅顏花貌，交相映發，不啻如並蒂之芙蓉也。句踐命范蠡各以百金聘之，服以綺羅之衣，乘以重帷之車，國人慕美人之名，爭欲識認，都出郊外迎候，道路爲之壅塞。范蠡乃停西施鄭旦於別館，傳諭：「欲見美人者，先輸金錢一文。」設櫃收錢，頃刻而滿。美人登朱樓凭欄而立，自下望之，飄飄乎天仙之步虛矣。美

人留郊外三日，所得金錢無算，悉罄於府庫，以充國用。句踐親送美人別居土城，使老學師教之歌舞，學習容步，俟其藝成，然後敢進吳邦。——時周敬王三十一年，句踐在位之七年也。

先一年，齊景公杵臼薨，幼子荼嗣立。是年，楚昭王軫薨，世子章嗣立。其時楚方多故，而晉政復衰。自晏嬰之死，魯因孔子之去，國俱不振，獨吳國之強，甲於天下。夫差恃其兵力，有吞食山東之志，諸侯無不畏之。

就中單道魯景公夫人燕姬，有子而夭，諸公子庶出者凡六人，陽生最長，長荼最幼。荼之母鬻似賤而有寵，景公因母及子，愛荼特甚，號爲「安孺子」。景公在位五十七年，年已七十餘歲，不肯立世子，欲待安孺子長成，而後立之，何期一病不起，乃屬世臣國夏高張使輔荼爲君。大夫陳乞素與公子陽生相結，恐陽生見誅，勸使出避。陽生遂與其子壬及家臣闞止同奔魯國。景公果使國高二氏逐羣公子，遷於萊邑。景公薨，安孺子荼既立，國夏張高左右秉政，陳乞陽爲承順，中實忌之，遂於諸大夫面前，詭言：「高國有謀欲去舊時諸臣，改用安孺子之黨。」諸大夫信之，皆就陳乞求計，陳乞因與鮑牧倡首率諸大夫家衆，共攻高國，殺高，國夏出奔莒。於是鮑牧爲右相，陳乞爲左相，立國書高無平以繼二氏之祀。

安孺子年纔數歲，言動隨人，不能自立。陳乞有心要援立公子陽生，陰使人召之於魯。陽生夜至齊郊，留闕止與其子壬於郊外，自己單身入城，藏於陳乞家中。陳乞假稱祀先，請諸大夫至家共享祭餘。諸大夫皆至，鮑牧別飲於他所，最後方到。陳乞候衆人坐定，乃告曰：「吾新得精甲，請共觀之。」衆皆曰：「願觀。」於是力士負巨囊自內門出，至於堂前。陳乞手自啟囊，只見一個人從囊中伸頭出來。視之，乃公子陽生也。衆人大驚。陳乞扶陽生出，南向立，謂諸大夫曰：「立子以長，古今通典。安孺子年幼不堪爲君，今奉鮑相國之命，請改事長公子。」鮑牧睜目言曰：「吾本無此謀，何得相誣，欺我醉耶？」陽生向鮑牧揖曰：「廢興之事，何國無之？惟義所在，大夫度義可否，何問謀之有無？」陳乞不待言終，強拉鮑牧下拜。諸大夫不得已，皆北面稽首。陳乞同諸大夫歃血定盟，車乘已具。齊奉陽生升車入朝，御殿卽位，是爲悼公。卽日遷安孺子於宮外殺之。悼公疑鮑牧不欲立己，訪於陳乞。乞亦忌牧位在己上，遂陰譖牧與羣公子有交，不誅牧，國終不靖。於是悼公復誅鮑牧，立鮑息以存鮑叔牙之祀。陳乞獨相齊國。國人見悼公誅殺無辜，頗有怨言。

再說：悼公有妹，嫁與邾子益爲夫人，益傲慢無禮，與魯不睦。魯上卿季孫斯言於哀公，引

兵伐邾，破其國，執邾子益，囚於負瑕。齊悼公大怒曰：「魯執邾君，是欺齊也。」遂遣使乞師於吳，約同伐魯。夫差喜曰：「吾欲試兵山東，今有名矣。」遂許齊出師。魯哀公大懼，即釋放邾子益，復歸其國，使人謝齊。齊悼公使大夫孟公綽辭於吳王言：「魯已服罪，不敢勞大王之軍旅。」夫差怒曰：「吳師行止，一憑齊命，吳豈齊之屬國耶？寡人當親至齊國，請問前後二命之故。」叱孟公綽使退。

魯聞吳王怒齊，遂使人送款與吳，反約吳王同伐齊國。夫差欣然即日起師，同魯伐齊，圍其南鄙。齊舉國驚惶，皆以悼公無端召寇，怨言益甚。時陳乞已卒，子陳恆秉政，乘國人不順，謂鮑息曰：「子盍行大事，外解吳怨，而內以報家門之仇？」息辭以不能。恆曰：「吾爲子行之。」乃因悼公闕師，進鳩酒毒殺悼公，以疾訃於吳軍曰：「上國膺受天命，寡君得罪，遂遭暴疾，上天代大王行誅，幸賜矜恤，勿隕社稷，願世世服事上國。」夫差乃班師，魯師亦歸。國人皆知悼公死於非命，因畏愛陳氏，無敢言者。陳恆立悼公之子壬，是爲簡公。簡公欲分陳氏之權，乃以陳恆爲右相，闕止爲左相。昔人論齊禍皆啟於景公。詩曰：

「從來溺愛智逾昏，繼統如何亂弟昆？莫怨強臣與強寇，分明自己鑿凶門！」

時越王教習美女三年，技能盡善，飾以珠幌，坐以寶車，所過街衢，香風聞於遠近。又以美婢旋波，移光……等六人爲侍女，使相國范蠡進之。吳國夫差自齊回吳，范蠡入見，再拜稽首曰：『東海賤臣句踐，感大王之恩，不能親率妻妾伏侍左右，遍搜境內，得善歌舞者二人，使陪臣納於王宮，以供洒掃之役。』夫差望見，以爲神仙之下降也，魂魄俱醉。子胥諫曰：『臣聞：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夫美女者，亡國之物，王不可受！』夫差曰：『好色人之同心，句踐得此美人不自用，而進於寡人，此乃盡忠於吳之證也。相國勿疑。』遂受之。二女皆絕色，夫差並寵愛之——而妖豔善媚，更推西施爲首。於是西施獨奪歌舞之魁，居姑蘇之臺，擅專房之寵，出入儀制，擬於妃后。鄭旦居吳宮，妬西施之寵，鬱鬱不得志，經年而死；夫差哀之，葬於黃茅山，立祠祀之。此是後話。

且說夫差寵幸西施，令王孫雄特建館娃宮於靈巖之山，銅溝玉檻，飾以珠玉，爲美人遊息之所。建響屨廊——何爲響屨，屨乃鞋名，鑿空廊下之地，將大甃鋪平，覆以厚板，令西施與宮人步履繞之，錚錚有聲，故名響屨——今靈巖寺圓照塔前小斜廊，卽其址也。高啟娃宮詩云：

「館娃宮中館娃閣，畫棟侵雲峯頂開，猶恨當時高未極，不能望見越兵來。」

王禹偁有響屧廊詩云：

「廊壞空留響屧名，爲因西女遠廊行；可憐伍相終屍諫，誰記當時曳屧聲。」

山上有翫花池，翫月池；又有井名吳王井，井泉清碧。西施或照泉而妝，夫差立於傍，親爲理髮。又有洞名西施洞，夫差與西施同坐於此，洞外石有小陷，今俗名西施跡。又嘗與西施鳴琴於山巔，今有琴臺；又令人種香於香山，使西施與美人泛舟採香。今靈巖山南望一水，直如矢，俗名箭溼，卽採香溼故處。又有採蓮溼，在郡城東南，吳王與西施採蓮處；又於城中開鑿大濠，自南直北，作錦帆以遊，號錦帆溼。高啟詩云：

「吳王在日百花開，畫船載樂洲邊來；吳王去後百花落，歌吹無聞洲寂寞。花開花落年年春，前後看花應幾人？但見枝枝映流水，不知片片墮行塵。年年風雨荒臺畔，日暮黃鸝腸欲斷；豈惟世少看花人，從來此地無花看！」

又城南有長洲苑，爲遊獵之所；又有魚城養魚，鴨城畜鴨，雞陂畜雞，酒城造酒。又嘗與西施避暑於西洞庭之南灣，灣可十餘里，三面皆山，獨南面如門闕。吳王曰：「此地可以消夏。」

因名消夏灣。張羽又有蘇臺歌云：

「館娃宮中百花開，西施曉上姑蘇臺；霞裙翠袂當空舉，身輕似展凌風羽。遙望三江水一杯，兩點微茫洞庭樹；轉面凝眸未肯回，要見君王射麋處。城頭落日欲棲鴉，下

塔戲折棠梨花；隔岸行人莫倚盼，干將莫邪光燦燦。」

夫差自得西施，以姑蘇臺爲家，四時隨意出遊，絃管相逐，流連忘返。

惟太宰嚭、王孫雄，常

侍左右；子胥求見，往往辭之。越王句踐聞吳王寵幸西施，日事遊樂，復與文種謀之。文種對

曰：「臣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今歲年穀歉收，粟米將貴，君可請貸於吳，以救民飢。

天者棄吳，必許我貸。」句踐卽命文種以重幣賄伯嚭，使引見吳王。吳王召見姑蘇臺之宮。

文種再拜請曰：「越國洿下，水旱不調，年穀不登，人民飢困，願從大王乞太倉之穀萬石，以救目

前之餒，明年穀熟，卽當奉償。」夫差曰：「越王臣服於吳，越民之飢，卽吳民之飢也；吾何愛積

穀，不以救之？」時子胥聞越使至，亦隨至蘇臺，得見吳王；及聞許其請穀，復諫曰：「不可！不

可！今日之勢，非吳有越，卽越有吳。吾觀越王之遣使者，非真飢困而乞糴也，將以空吳之粟

也！與之不加觀，不與未必仇，王不如辭之。」吳王曰：「句踐囚於吾國，却行馬前，諸侯莫不

聞知今吾復其社稷，恩若再生，貢獻不絕，豈復有背叛之事乎？子胥曰：「吾聞越王早朝晏罷，恤民養士，志在報吳，大王又輸粟以助之，臣恐麋鹿將遊於姑蘇之臺矣。」吳王曰：「句踐業已稱臣，烏有臣而伐君者？」子胥曰：「湯伐桀，武王伐紂，非臣伐君乎？」伯嚭從旁叱之曰：「相國出言太甚，吾王豈桀紂之比耶？」因奏曰：「臣聞葵邱之盟，遏籜有禁，爲恤鄰也；况越吾貢獻之所自出乎？明歲穀熟，責其如數相償，無損於吳，而有德於越，何憚而不爲也？」夫差乃與越粟萬石，謂文種曰：「寡人逆羣臣之議而輸粟於越，年豐必償，不可失信。」文種再拜稽首曰：「大王哀越而救其飢餒，敢不如約。」

文種領穀萬石歸越，越王大喜，羣臣皆呼「蒟蒻」。句踐即以粟頒賜國中之貧民，百姓無不頌德。次年，越國大熟，越王問於文種曰：「寡人不償吳粟，則損越而利吳矣。奈何？」文種對曰：「宜擇精粟，蒸而與之，彼愛吾粟，而用以布種，吾計乃得矣。」越王用其計，以熟穀遺吳，如其斗斛之數。吳王嘆曰：「越王真信人也。」又見其穀粗大異常，謂伯嚭曰：「越地肥沃，其種甚嘉，可散與吾民植之。」於是國中皆用越粟種，不復發生，吳民大飢，夫差猶認以爲地土不同，不知粟種之蒸熟也。文種之計亦毒矣！此周敬王三十六年之

事也。

越王聞吳國飢困，便欲興兵伐吳，文種諫曰：「時未至也。其忠臣尚在。」越王又問於范蠡，蠡對曰：「時不遠矣！願王益習戰以待之。」越王曰：「攻戰之具，尚未備乎？」蠡對曰：「善戰者，必有精卒，精卒必有兼人之技，大者劍戟，小者弓弩，非得明師教習，不得盡善。臣訪得南林有處女，精於劍戟，又有楚人陳音，善於弓矢，王其聘之。」越王分遣二使，持重幣往聘處女及陳音。

單說處女不知名姓，生於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不由師傅，自然工於擊刺。使者至南林，致越王之命，處女即隨使北行，至山陰道中，遇一白髮老翁，立於車前問曰：「來者莫非南林處女乎？」有何劍術，敢受越王之聘？願請試之。」處女曰：「妾不敢自隱，惟公指教。」老翁即挽林內之竹，如摘腐草，欲以刺處女，竹折未墮於地。處女即接取竹末，還刺老翁，老翁忽飛上樹，化爲白猿，長嘯一聲而去。使者異之。處女見越王，越王賜坐，問以擊刺之道，處女曰：「內實精神，外示安佚，見之如婦，奪之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捷若騰兔，追往還影；縱橫往來，目不及瞬。得吾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大王不信，願得試之。」越王命勇士百人，攢

戟以刺處女，處女連接其戟而投之。越王乃服，使教習軍士，軍士受其教者三千人，歲餘，處女辭歸南林，越王再使人請之，已不在矣。或曰：『天欲興越亡吳，故遣神女下授劍術，以助越也。』

再說楚人陳音，以殺人避仇於越，蠡見其射必命中，言於越王，聘爲射師。王問音曰：『請問弓弩何所而始？』陳音對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生於古之孝子；古者人民樸實，飢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有孝子不忍，見其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時爲之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肉。」至神農皇帝，興弦木爲弧，剡木爲矢，以立威於四方。有弧父者，坐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自爲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於逢蒙，逢蒙傳於琴氏；琴氏以爲諸侯相攻，矢不能制服，乃橫弓着臂，施機設樞，加之以力，其名曰弩。琴氏傳之楚，楚由是世世以桃弓棘矢，備禦鄰國。——臣之前人，受其道於楚，五世於茲矣。弩之所向，鳥不及飛，獸不及走，惟王試之。越王亦遣士三千，使音教習於北郊之外，音授以連弩之法，三矢連續而去，人不能防。三月盡其巧，陳音病死，越王厚葬之，名其山曰陳音山。此是後話。髻仙詩云：

「擊劍彎弓總爲吳，臥薪嘗膽淚幾枯；蘇臺歌舞方如沸，遑問隣邦事有無。」

子胥聞越王習武之事，乃求見夫差，流涕而言曰：「大王信越之臣順，今越用范蠡，日夜訓練士卒，劍戟弓矢之藝，無不精良；一旦乘吾間而入，吾國禍不支矣！王如不信，何不使人察之？」夫差果使人探聽越國，倘知處女陳音之事，回報夫差，夫差謂伯嚭曰：「越已服矣，復治兵欲何爲乎？」嚭對曰：「越蒙大王賜地，非兵莫守；夫治兵，乃守國之常事，王何疑焉？」夫差終不釋然，遂欲興兵伐越之意。

話分兩頭。再說齊國陳氏，世得民心，久懷擅國之志；及陳恆嗣立，逆謀愈急，憚高國之黨尙衆，思盡去之。乃奏於簡公曰：「魯鄰國而共吳伐齊，此仇不可忘也！」簡公信其言，恆因荐國書爲大將，高無平宗樓副之，大夫公執夏，公孫揮，閻丘明……等皆從，出車千乘。陳恆親送其師，屯於汶水之上，誓欲滅魯方還。時孔子在魯，刪述詩書一日，門人琴牢字子張，自齊至魯，來見其師。孔子問及齊事，知齊兵在境上，大驚曰：「魯乃父母之國，今被兵不可不救！」

因問羣弟子：「誰能爲某出使於齊，以止伐魯之兵者？」子張子石俱願往，孔子不許。子貢離席而問曰：「賜可以去乎？」孔子曰：「可矣。」

子貢即日辭行至汶上，求見陳恆。恆知子貢乃孔門高弟，此來必有遊說之語，乃預作色以待之。子貢坦然而入，旁若無人，恆迎入相見坐定，問曰：「先生此來，爲魯作說客耶？」子貢曰：「賜之來，爲齊非爲魯也。夫魯難伐之國，相國何爲伐之？」陳恆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池狹以淺，其君弱，大臣無能，士不習戰，故曰『難伐』。爲相國計，不如伐吳。吳城高而池廣，兵甲精利，又有良將爲守，此易攻耳。」恆勃然曰：「子所言難易，顛倒不情，恆所不解！」子貢曰：「請屏左右，爲相國解之。」恆乃屏去從人，前席請教。子貢曰：「賜聞『憂在外者，攻其弱；憂在內者，攻其強』。賜竊窺相國之勢，非能與諸大臣共事者也；今破弱魯以爲諸大臣之功，而相國無與焉。諸大臣之勢日盛，而相國危矣！若移師於吳，大臣外困於強敵，而相國專制齊國，豈非計之最便乎？」陳恆色頓解，欣然問曰：「先生之言，徹恆肺腑。然兵已在汶上，若移而向吳，人將疑我，奈何？」子貢曰：「但按兵勿動，賜請南見吳王，使救魯而伐齊，如是而戰，吳不患無詞。」陳恆大悅，乃謂國書曰：「吾聞吳將伐齊，吾兵姑

駐此，未可輕動；打探吳人動靜，須先伐吳兵，然後伐魯。」國書領諾，陳恆遂歸齊國。

再說子貢星夜行至東吳，來見吳王夫差，說曰：「吳魯連兵伐齊，齊恨入骨髓，今其兵已在汶上，將以伐魯，其次必及吳。大王何不伐齊以救魯？夫敗萬乘之楚，而收千乘之魯，威如強

晉，吳遂霸矣。」夫差曰：「前者齊許世服事吳國，寡人以此班師，今朝聘不至，寡人正欲往

問其罪——但聞越軍勤政訓武，有謀吳之心，寡人欲先伐越，然後及齊，未晚。」子貢曰：「

不可！越弱而齊強，伐越之利小，而縱齊之患大。夫畏弱越而避強齊，非勇也；逐小利而忘大

患，非智也；智勇俱失，何以爭霸？大王必慮越國，臣間爲大王東見越王，使請囊鞬以從，下吏何

如？」夫差大悅曰：「誠如此，孤之願也！」

子貢辭了吳王，東行至越，越王句踐聞子貢將至，使候人預爲除道，郊迎四十里，館之上舍。

鞠躬而問曰：「敵邑僻處東海，何煩高賢遠辱？」子貢曰：「特來弔君。」句踐再拜稽首曰：

「孤聞「禍與福爲隣。」先生下弔，孤之福矣！請問其說。」子貢曰：「臣今者見吳王，說以

救魯而伐齊，吳王疑越謀之，其意欲先加誅於越。夫無報人之志，而使人疑之者，拙也；有報人

之志，而使人疑之者，危也。」句踐愕然長跪曰：「先王何以救我？」子貢曰：「吳王驕而好

倭，宰，誦，專，而，善，讒；君，以，重，器，悅，其，心，以，卑，辭，盡，其，禮，親，率，一，軍，從，於，伐，齊。彼戰而不勝，吳自
此削矣。若戰而勝，必侈然有霸諸侯之心，將以兵臨強晉。如此，則吳國有間，而越可乘矣。」

句踐再拜曰：「先生之來，實出天賜——如起死人而肉白骨——孤敢不奉教。」乃贈子貢以黃金百鎰，寶劍一口，良馬二匹。子貢向辭不受，還見吳王。報曰：「越王感大王生全之德，聞大王有疑，意甚恐懼，旦暮遣使來謝矣。」夫差使子貢就館，留五日。越果遣文種至吳，叩首於吳王之前曰：「東海賤臣句踐，蒙大王不殺之恩，得奉宗祀，雖肝腦墜地，未能爲報。今聞大王興大義，誅強救弱，故使下臣種，貢上前王所藏精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句踐請問師期，將悉四境之內，選士三千人，以從下吏；句踐願披堅執銳，親受矢石，死無所懼。」夫差大悅，乃召子貢謂曰：「句踐果信義人也！欲率選士三千，以從伐齊之役，先生以爲可否？」子貢曰：「不可！夫用人之衆，又役及其君，亦太過矣！不如許其師而辭其君。」夫差從之。

子貢辭吳，復北往晉國，見晉定公，說曰：「臣聞：「無遠慮若，必有近憂。」今吳之戰齊，有日矣；戰而勝，必與晉爭伯，君宜修兵休卒以待之。」晉侯曰：「謹受教。」比及子貢反魯，齊

兵已爲吳所敗矣。

不知吳如何敗齊？再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殺子胥夫差爭歎 納蒯瞶子路結纓

話說周敬王三十六年春，越王句踐使大夫諸稽郢帥兵三千助吳攻齊；吳王夫差遂徵九郡之兵，大舉伐齊。預遣人建別館於句曲，遍植楸梧，號曰梧宮，使西施移居避暑，俟勝齊回日，即於梧宮過夏方歸。吳兵將發，子胥又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病也；若齊特疥癩耳。今王與十萬之師，行糧千里，以爭疥癩之患，而忘大毒之在腹心，臣恐齊未必勝，而越禍已至矣！」夫差怒曰：「孤發兵有期，老賊故出不祥之語，阻撓大計，當得何罪？」意欲殺之。伯嚭密奏曰：「此前王之老臣，不可加誅；王不若遣之往齊約戰，假手齊人。」夫差曰：「太宰之計甚善。」乃爲書數齊，伐魯慢吳之罪，命子胥往見齊君，冀其激怒而殺子胥也。子胥料吳必亡，乃私攜其子伍封同行，至臨淄，致吳王之命。齊簡公大怒，欲殺子胥；鮑息諫曰：「子胥乃吳之忠臣，屢諫不入，已成水火；今遣來齊，欲齊殺之，以自免其謗，宜縱之使歸，令其忠佞自相攻擊，而

夫差受其惡名矣。」簡公乃厚待子胥，報以戰期，定於春末。——子胥原與鮑牧目識，故鮑

息諫齊侯勿殺子胥也。——鮑息私叩吳事，子胥垂淚不言，但引其子伍封使拜鮑息爲兄，寄居於鮑氏。今後只稱王孫封，勿用伍姓。鮑息嘆曰：「子胥將以諫死，故預謀存祀於齊耳。」

不說子胥父子分離之苦，再說吳王夫差，擇日於西門出軍，過姑蘇臺，午膳畢，忽然睡去，得其異夢。既覺，心中恍惚，乃召伯嚭告曰：「寡人晝寢片時，所夢甚多，夢入章明宮，見兩釜炊而不熟，又有黑犬二隻，一嗥南，一嗥北，又有鋼鍬二把，插於宮牆之上，又流水湯湯，流於殿堂後房，非鼓非鐘，聲若鍛工，前園別無他植，橫生梧桐，太宰爲寡人占其吉凶。」伯嚭稽首稱賀曰：「美哉大王之夢！應在興師伐齊矣；臣聞章明者，破敵成功，聲朗朗也；兩釜炊而不熟者，大王德盛氣有餘也；兩大嗥南嗥北者，四夷賓服，朝諸侯也；兩鍬插宮牆者，農工盡力，田夫耕也；流水入殿堂者，鄰國貢獻財貨充也；後房聲若鍛工者，宮女悅樂，聲相諧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桐作琴瑟，音調和也；大王此行，美不可言。」

夫差雖喜其諛，而心中終未快然，復告於王孫賂，賂對曰：「臣愚昧不能通微，城西陽山有一異士，喚做公孫聖，此人多見博聞，大王心上狐疑，何不召而決之？」夫差曰：「子即爲我召

來。』駱承命馳車往迎公孫聖，聖聞其故，伏地涕泣；其妻從旁笑曰：『子性太鄙，希見人主；卒聞宣召，涕淚如雨。』聖仰天長嘆曰：『悲哉！非汝所知！吾曾自推壽數，盡於今日；今將與汝永別，是以悲耳。』駱催促登車，遂相與馳至姑蘇之臺；夫差召而見之，告以所夢令詳。公孫聖曰：『臣知言而必死，然雖死不敢不言；怪哉！大王之夢，應在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戰不勝走章皇也；明者，去昭就冥冥也；兩釜炊而不熟者，大王敗走不火食也；黑犬嗥南嗥北者，黑爲陰類，走陰力也；兩鉞插宮牆者，越兵入吳，掘社稷也；流水入殿堂者，波濤漂沒，後宮空也；後房聲若鍛工者，宮女爲俘，長嘆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桐作冥器，待殉葬也；願大王罷伐齊之師，更遣太宰嚭解冠肉袒，稽首謝罪於句踐，則國可安而身可保矣。』伯嚭從旁奏曰：『草野匹夫，妖言肆毀，合加誅戮。』公孫聖睜目大罵曰：『太宰居高官，食重祿，不思盡忠報主，專事諂諛；他日越兵滅吳，太宰獨能保其首領乎？』夫差大怒曰：『野人無識，一味亂言，不誅必然惑衆。』願力士石番：『可取鐵鎚，擊殺此賊。』聖乃仰天大呼曰：『皇天皇天，知我之冤，忠而獲罪，身死無辜！死後不願葬埋，願撇我在陽山之下；後作影響，以報大王也。』夫差已擊殺聖，使人投其屍於陽山之下，數之曰：『豹狼食汝肉，野火燒汝骨，風揚汝骸，形銷影滅，何能爲聲響報我。』

哉？」伯嚭捧觴趨進曰：「賀大王妖孽已滅，願進一觴，兵便可發矣。」史臣有詩云：

「妖夢先機已兆凶，驕君尙戀伐齊功；吳廷多少文和武，誰似公孫肯盡忠？」

夫差自將中軍，太宰嚭爲副，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興師十萬，同越兵三千，浩浩蕩蕩，望山東一路進發。先遣人約會魯哀公合兵攻齊。子胥於中途復命，稱病先歸，不肯從師。

却說齊將國書，屯兵汶上，聞吳魯連兵來伐，聚集諸將商議迎敵。忽報：「陳相國遣其弟陳逆來到。」國書同諸將迎入中軍，叩問：「子行，此來何意？」陳逆曰：「吳兵長驅已過，羸博國家安危在於呼吸，相國恐諸君不肯用力，遣小將至此督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有死無生，軍中只許鳴鼓，不許鳴金。」諸將念曰：「吾等誓決一死敵。」國書傳令拔寨都起，往迎吳軍，至於艾陵。吳將胥門巢上軍先到，國書問：「誰人敢衝頭陣？」公孫揮欣然願往，率領本部車馬疾馳而出，胥門巢急忙迎敵，兩下交鋒，約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國書一股銳氣，按捺不住，自引中軍夾攻，軍中鼓聲如雷，胥門巢不能支，大敗而走。國書勝了一陣，意氣愈壯，令軍士臨陣，各帶長繩一條，曰：「吳俗斷髮，留以繩貫其首，一軍若狂，以爲吳兵，旦夕可掃也。」胥

門巢引敗兵來見吳王，吳王大怒，欲斬巢以殉。巢奏曰：「臣初至不知虛實，是以偶挫；若再戰不勝，甘伏軍法。」伯嚭亦力爲勸解，夫差叱退以大將展如代領其軍。適魯將叔孫州仇引兵來會，夫差賜以劍甲各一具，使爲向導，離艾陵五里下寨。國書使人下戰書，吳王批下來日決戰。

次早，兩下各排陣勢，夫差命叔孫州仇打第一陣，展如打第二陣，王子姑曹打第三陣，使門巢率越兵三千，往來誘敵。自與伯嚭引大軍屯於高阜，相機救援，留越將諸稽郢於身旁觀戰。

却銳：齊軍列陣方完，陳逆令諸將各具含玉，曰：「死卽入殮。」公孫夏、公孫揮使軍中皆歌送葬之詞，誓曰：「生還者不爲烈丈夫也！」國書曰：「諸君以必死自勵，何患不勝乎？」兩陣對圓，胥門巢先來搦戰，國書謂公孫揮曰：「此汝手中敗將，可使擒之。」公孫揮奮戟而出，胥門巢便走，叔孫州仇引兵接住公孫揮斃殺，胥門巢復身又來。國書恐其夾攻，再使公孫夏出軍，胥門巢又走，公孫夏追之，吳陣上大將展如引兵便接住公孫夏斃殺，胥門巢又回車幫戰。惱得齊將高無平、宗樓性起，一齊出陣，王子姑曹挺身獨戰二將，全無懼怯。兩軍各自奮

門殺傷相當。國書見吳兵不退，親自執枹鳴鼓，悉起大軍前來助戰。

吳王在高阜處看得親切，見齊兵十分奮勇，吳兵漸漸失了便宜，乃命伯嚭引兵一萬，先去接應。國書見吳兵又至，正欲分軍迎敵，忽聞金鼓大震，鉦鐸皆鳴，齊人只道吳兵欲退，不防吳王夫差自引精兵三萬，分爲三股，反以鳴金爲號，從斜刺裏直衝齊陣，將齊兵隔絕三處。展如、姑曹……等聞吳王親自臨陣，勇氣百倍，殺得齊軍七零八落，展如就陣上擒了公孫夏，胥門巢刺殺公孫揮於車中。夫差親射宗樓中之閔邱明，謂國書曰：「齊兵將盡矣！元帥可徵服遁去，再作道理。」國書嘆曰：「吾以十萬強兵敗於吳人之手，何面目還朝？」乃解甲冲入吳軍，爲亂軍所殺。閔邱明伏於草中，亦被魯將州仇搜獲。夫差大勝齊師，諸將獻功，共斬上將國書、公孫揮二人，生擒公孫夏、閔邱明二人，即斬首訖。只單走了高無平、陳逆二人，其他擒斬不計其數，革車八百乘，盡爲吳所有，無得入者。夫差謂稽諸郢曰：「子觀吳兵強勇，視越何如？」郢稽首曰：「吳兵之強，天下草草，何論弱越？」夫差大悅，重賞越兵，使諸稽郢先回報捷。齊簡公大驚，與陳恆闕止商議，遣使大賁金幣，謝罪請和。夫差主張齊魯復修兄弟之好，各無侵。二國俱聽命受盟，夫差乃歌凱而回。史臣有詩曰：

「艾陵白骨壘如山，盡道吳王奏凱；壯氣一如吞宇宙，隱憂誰想伏吳關？」

夫差回至句曲新宮，見西施謂曰：「寡人使美人居此者，取相見之速耳。」西施拜賀且謝。時值新秋，梧陰正茂，涼風吹至，夫差與西施登台飲酒甚樂，至夜深，忽聞有衆小兒和歌之聲，夫差聽之歌曰：

「梧華冷，吳王醒未醒？梧葉秋，吳王愁更愁！」

夫差惡之，使人拘羣兒至宮，問：「此歌誰人所教？」羣兒曰：「有一緋衣童子，不知何來，教我爲歌，今不知何往矣。」夫差怒曰：「寡人天之所生，神之所使，有何愁哉？」欲誅衆小兒，西施力勸乃止。伯嚭進曰：「秦至而萬物喜，秋至而萬物悲，此天道也；大王悲喜與天同道，何所慮乎？」夫差乃悅，住梧宮三日，即起駕還吳。

吳王升殿，百官迎賀，子胥亦到，獨無一言；夫差乃讓之曰：「子諫寡人不當伐齊，今得勝而回，子獨無功，寧不自羞？」子胥攘臂大怒，釋劍而對曰：「天之將亡人國，先逢其小喜，而後授之以大憂，勝齊不過小喜也，臣恐大憂之即至也！」夫差愠曰：「久不見相國，耳邊頗覺清淨。」

今又來絮聒耶！乃掩耳瞑目，坐於殿上，頃間忽睜眼直視久之，大叫：「怪事！」羣臣問曰：「王何所見？」天差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須臾四分而走；又見殿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諸卿曾見之否？」羣臣皆曰：「不見。」子胥奏曰：「四人相背而走，四方離散之象也；北向人殺南向人，爲下賊上，臣弑君。王不知儆省，必有身弑國亡之禍。」夫差怒曰：「汝言太不祥，孤所惡聞。」伯嚭曰：「四方離散，奔走吳庭。吳國伯王，將有代周之事，此亦下賊其上，臣犯其君也。」夫差曰：「大宰之言，足啓心胸，相國耄矣，言不足採。」

過數日，越王句踐率羣臣親至吳，邾來朝，并賀戰勝。吳廷諸臣俱有賄賂。伯嚭曰：「此奔走吳廷之應也。」吳王置酒於文臺之上，越王侍坐，諸大夫皆侍立於側。夫差曰：「寡人聞之：『君不忘有功之臣，父不沒有功之子。』今大宰嚭爲寡人治兵有功，吾將賞爲下卿；越王孝事寡人，始終不倦，吾將再增其國，以酬助我之功。於衆大夫之意如何？」羣臣皆曰：「大王賞功酬勞，此伯王之事也。」於是子胥伏地涕泣曰：「嗚呼哀哉！忠臣掩口，讒夫在側；邪說諛辭，以曲爲直。養亂畜奸，將滅吳國，廟社爲墟，殿生荆棘。」夫差大怒曰：「老賊多詐，爲吳妖孽！乃欲專權擅威，傾復吾國。寡人以前王之故，不忍加誅，令退自謀，無勞再見。」

子胥曰：「老臣若不忠不信，不得爲王前之臣。譬如龍逢逢桀，比干逢紂，臣雖見誅，君亦隨滅！臣與王永辭，不復見矣！」遂趨出。吳王怒猶未息，伯嚭曰：「臣聞子胥使齊，以其子托於齊臣鮑氏，有叛吳之心，王其察之。」夫差乃使人賜子胥以「屬鏤」之劍，子胥接劍在手，嘆曰：「王欲吾自裁也！」乃徒跣下階，立於中庭，仰天大呼曰：「天乎！天乎！昔先王不欲立汝，賴吾力爭汝得嗣位；吾爲汝破楚，敗越，威加諸侯。今汝不用吾言，反賜我死，我今日死，明日越兵至，掘汝社稷矣！」乃謂家人曰：「吾死後可抉吾之目，懸於東門，以觀越兵之入吳也！」言訖，自刎其喉而絕。使者取劍還報，述其臨終之囑。夫差往視其屍，數之曰：「胥，汝一死之後，尙何知哉！」乃自斷其頭，置於盤門城樓之上，取其屍，盛以「鷓夷」之器，使人載去，投於江中。謂曰：「日月炙汝骨，魚鱉食汝肉，汝骨變形灰，復何所見！」屍入江中，隨流揚波，依潮往來，蕩激崩岸，土人懼，乃私撈取埋之於吳山。——後世因改稱胥山，今山有子胥廟——隴西居士有古風一篇云：

「將軍自幼稱英武，磊落雄才越千古；一旦蒙讒殺父兄，湘流誓濟吞荆楚。貫弓亡命欲何之，滎陽睢水空棲遲。昭關鎖鑰愁無翼，鬢毛一夜成霜絲。浣女沉溪漁丈

死，簫聲吹入吳人耳。一魚腸作合定君臣，復爲強兵進孫子，五戰長驅擁楚宮，生王含淚逃雲中。掘墓鞭屍吐宿恨，精誠貫日生長虹；英雄再振匡吳業，夫椒一戰樓強越。釜中魚鼈宰夫手，縱虎歸山還自囓；姑蘇台上西施笑，謀臣稱賀忠臣弔。可憐兩世輔吳功，頭翻把一屨鏤一報。鴟夷激起錢塘潮，朝朝暮暮如呼號。吳越興衰成往事，忠魂千古恨難消！

夫差既殺子胥，乃進伯嚭爲相國，欲增越之封地，句踐固辭乃止。於是句踐歸越，謀吳益急。夫差全不在念，意益驕恣，乃發卒以萬，築邗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使江淮水合，北達於沂，西達於濟。太子友知吳王復欲與中國會盟，欲切諫，恐觸怒，思以諷諫，感悟其父，清旦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衣履俱濕，吳王怪而問之。友對曰：「孩兒適遊後園，聞秋蟬鳴於高樹，往而觀之，望見秋蟬趨風長鳴，自謂得所，不知螳螂超枝緣條，曳屢聳距，欲抄蟬而食之；螳螂一心只對秋蟬，不知黃雀徘徊綠陰，欲啄螳螂；黃雀一心只對螳螂，不知孩兒挾彈持弓，欲彈黃雀；孩兒一心只對黃雀，又不知傍有穴坎，失足墮陷，以此衣履俱沾濕，爲父王所笑。」吳王曰：「汝但貪前利，不顧後患，天下之愚，莫甚於此。」友對曰：「天下之愚，更有甚者，魯承周公之後，有孔子之

數不犯鄰國，齊無故謀伐之。以爲途有魯矣，不知吳悉境內之士，暴師千里而攻之。吳國大敗齊師，以爲途有齊矣，不知越王將選死士由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我吳國，滅我吳宮，天下之愚莫甚於此！吳王怒曰：「此伍員之唾餘，久已厭聞！汝復拾之以撓我大計耶？再多言，非吾子也！」太子友悚然辭出。

夫差乃使太子友同王子地王孫彌庸守國，親帥國中精兵，繇邗溝北下，會魯哀公於臺，舉會衛出公於發陽，遂約諸侯大會於黃池，欲與晉爭盟主之位。越王句踐聞吳王已出境，乃與范蠡計議發習流二千人，使士四萬，君子六千人，從海道通江以襲吳，前隊躡無餘先及吳郊，王孫彌庸出戰，不數合王子地引兵夾攻，躡無餘馬蹶被擒。次日，句踐大軍齊到，太子友欲堅守，王孫彌庸曰：「越人畏吳之心尙在，且遠來疲敵，再勝之必走，卽不勝，守猶未晚。」太子友感其言，乃使彌庸出師迎敵，友繼其後。句踐親立於行陣，督兵交戰。陣方合，范蠡泄庸兩翼呼噪而至，勢如風雨，吳兵精勇憤戰者，俱隨吳王出征。其國中皆未教之卒，那越國是數年訓練就的精兵，弓弩劍戟，十分勁利。又范蠡泄庸俱是宿將，怎能抵當？吳兵大敗，王孫彌庸爲泄庸所殺，太子友陷於越軍，衝突不出，身中數箭，恐被執辱，自刎而亡。越兵直造城下，王子地把城門

牢閉，率民夫上城把守，一面使人往吳王處告急。句踐乃留水軍屯於太湖，陸營屯於胥門之間。使范蠡焚姑蘇之台，火彌月不息，其餘燼大舟，悉徙於湖中。吳兵不敢復出。

再話吳王夫差與魯衛二君，同至黃池，使人請晉定公赴會，晉定公不敢不至。夫差使王孫駱與晉上卿趙鞅議載書名次之先後。趙鞅曰：『晉世主夏盟，又何讓焉？』王孫駱曰：『晉祖叔虞，乃成王之弟；吳祖太伯，乃武王之伯祖，尊卑隔絕數輩——况晉雖主盟，會宋會虢，已出楚下，今乃欲踞吳之上乎？』於是彼此爭論，連日不決。忽王子地密報至，言：『越兵入吳，殺太子焚姑蘇台，見今圍城，勢甚危急。』夫差大驚，伯嚭拔劍欲殺使者，夫差問曰：『爾殺使人何意？』伯嚭曰：『事之虛實，尙未可知，留使者洩漏其語，齊晉將乘危生事，大王安得晏然而歸乎？』夫差曰：『爾言是也。』然吳晉爭長未定，又有此報，孤將不會而歸乎？抑會而先晉乎？王孫駱進曰：『二者俱不可不，會而歸，人將窺我之急；若會而先晉，我之行止，將聽命於晉。必求主會，方保無虞。』夫差曰：『欲主會，計將安出？』王孫駱密奏曰：『事在危急，請王鳴鼓挑戰，以奪晉人之氣。』夫差曰：『善。』是夜出令，中夜士皆飽食，秣馬銜枚疾驅，去晉軍纔一里，結爲方陣。百人爲一行，一行建一大旗，百二十行爲一面，中軍皆白與白旗，白甲

白羽之矟，望之如白茅吐秀——吳王親自仗鉞，乘素旌，中陣而立。左軍面左，亦百二十行，皆赤輿赤旗丹甲朱衣之矟——一望如血。太宰嚭主之。右軍面右，亦百二十行，皆黑輿黑旗玄甲烏羽之矟——一望如墨——王孫駱主之。——帶甲之士，共三萬六千人——黎明陣定，吳王親執枹鳴鼓，軍中萬鼓皆鳴，鐘聲鐸聲，丁甯鐸子，一時齊扣，三軍譁吟，響震天地。晉軍大駭，不知其故，仍使大夫董褐至吳軍請命，夫差請對曰：『周生有旨，命寡人主盟中夏，以縫諸姬之闕。今晉君逆命，爭長遷延不決，寡人恐煩使者往來，親聽命於藩籬之外。從與不從，決於此日！』董褐還報晉侯，魯衛二君皆在坐，董褐私謂趙鞅曰：『臣觀吳王口強而色慘，中心似有大憂，或者越人入其國都乎？若不許其先，必逞其毒於我——然而不可徒讓也，必使之去，王號以爲名。』趙鞅言於晉侯，使董褐再入吳軍，致晉侯之命曰：『君以王命宣布於諸侯，寡君敢不敬奉？』然上國以伯擘封，而號曰吳王，謂周室何？君若去王號而稱公，惟君所命。』夫差以其言爲正，乃歛兵就幕，與諸侯相見，稱吳公，先歃，晉侯次之，魯衛以次受歃，會畢，卽班師從江淮水路而回。

於途中連得告急之報。軍士已知家國被襲，心膽俱碎，又且遠行疲敵，皆無鬪志。吳王

猶率衆與越相持，吳軍大敗。夫差懼，謂伯嚭曰：「子言『越必不叛』，故聽之而歸越王。今日之事，子當爲我請成於越。」不然，子胥「屬鏃」之劍猶在，當以爲子。伯嚭乃造越軍，稽首於越王，求赦吳罪，其犒軍之禮，悉如越之昔日。范蠡曰：「吳王尙未可滅也，姑許成以爲太宰之惠，吳自今亦不振矣。」句踐乃許吳成，班師而歸。——此周敬王三十八年事也。

明年，魯哀公狩於鉅野，叔孫氏家臣鉏商獲一獸，麋身牛尾，其角有肉，怪而殺之，以問孔子。孔子觀之曰：「此麟也！」視其角，赤絨猶在，識其爲顏母昔日所繫。嘆曰：「吾道其終窮矣！」使弟子取而埋之。今鉅野故城東十里有士台，廣輪四十餘步，俗呼爲獲麟堆，卽麟葬處。孔子援琴作歌曰：

「明王作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於是取魯史，自魯隱公元年，至哀公獲麟之歲——共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筆削而成春秋，與易、詩、書、禮、樂，號爲六經。

是年，齊右相陳恆知吳爲越所敗，外無強敵，內無強家，單單只碍一闕止，乃使其族人陳逆、陳豹……等攻殺闕止，魯簡公出奔，陳恆速而殺之，盡滅闕氏之黨，立簡公弟騫，定爲平公。陳恆

獨相。

孔子聞齊變，齋三日，沐浴而朝。哀公請兵伐齊，討陳恆弑君之罪。哀公使告三家，子曰：

『臣知有魯君，不知有三家！』

陳恆亦懼諸侯之討，乃悉歸魯衛之侵地，北結好於晉之四卿。

南行聘於吳越。

復修陳桓子之政，散財輸粟，以贍貧乏。國人悅服，乃漸除鮑、晏、高、國諸家及

公族子姓，而割國之大半爲己封邑。又選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者，納於後房——不下百人。

縱其賓客出入不禁。生男子七十餘人，欲以自強其宗。齊都邑大夫宰莫非陳氏。此

是後話。



再說：衛世子蒯曠在戚，其子出公輒率國人拒之。大夫高柴諫不聽，蒯曠之姊嫁於大夫孔

圍，生子曰孔悝，嗣爲大夫，事出公，執衛政。孔氏小臣曰：『渾良夫身長而貌美，孔圍卒，良夫通於

孔姬，孔姬使渾良夫作戚，問候其弟蒯曠。蒯曠握其手，言曰：『子能使我入國爲君，使子服冕

乘軒，三死無與。』渾良夫歸，言於孔姬，孔姬使良夫以婦人之服，往迎蒯曠。昏夜，良夫與蒯

曠同爲婦裝，勇士石乞、孟縶爲御，乘溫車，詭稱婢妾，溷入城中，匿於孔姬之室。孔姬曰：『國家

之事，皆在吾兒掌握。今飲於公宮，俟其歸，當以威劫之事，乃有濟耳。」使石乞、孟獻、渾良夫皆被甲懷劍以俟，伏蒯瞶於台上。

須臾，孔悝自朝帶醉而回，孔姬召而問曰：「父母之族，孰爲至親？」悝曰：「父則伯叔母則舅氏而已。」孔姬曰：「汝既知舅氏爲母至親，何故不納吾弟？」孔悝曰：「廢子立孫，此先君遺命，悝不敢違也。」遂起身如廁。孔姬使石乞、孟獻侯於厠外，俟悝出厠，左右幫定曰：「太子相召。」不由分說，擁之上台，來見蒯瞶。孔姬已先在側，喝曰：「太子在此，孔悝如何不拜？」悝只得下拜。孔姬曰：「汝今日肯從舅氏否？」悝曰：「惟命。」孔姬乃殺殺，使蒯瞶與悝歃血定盟。孔姬留石乞、孟獻守悝於台上，而以悝命召聚冢甲，使渾良夫帥之襲公宮。出公輒醉而欲寢，聞亂，使左右往召孔悝，左右曰：「爲亂者正孔悝也。」輒大驚，卽時取寶器駕輕車，出奔魯國，羣臣不願附蒯瞶者，皆四散逃竄。

仲子路爲孔悝家臣，時在城外，聞孔悝被劫，將入城來救。遇大夫高柴自城中出，曰：「門已閉矣，政不在子，不必與其難也。」子路曰：「由已食孔氏之祿，敢坐視乎？」遂疾趨及門，門果閉矣。守門者公孫敢，謂子路曰：「君已出奔，子何人爲？」子路曰：「吾惡夫食人之祿，

而避其難者，是以來也！
適有人自內而出，子路乘門開，遂入城，逕至台下，大呼曰：「仲由在此！孔大夫可下台矣！」
孔悝不敢應，子路欲取火焚台，蒯瞶懼，使石乞、孟縶二人持戈下台來敵子路，子路仗劍來迎。
怎奈乞縶雙戟並舉，攢刺子路，又砍斷其冠纓，子路身負重傷，將死曰：「禮，君子死，不免冠。」乃整結其冠纓而死。

孔悝奉蒯瞶卽位，是爲莊公，立次子疾爲太子，以渾良夫爲卿。
時孔子在衛，聞蒯瞶之亂，謂衆弟子曰：「柴也其歸乎！由也其死乎！」
弟子問其故，孔子曰：「高柴知大義，必能自全，由好勇輕生，昧於取裁，其死必矣。」
說猶未了，高柴果然奔歸，師弟相見，且悲且喜。
衛之使者接踵而至，見孔子曰：「寡君新立，敬慕夫子，敢獻奇味。」
孔子再拜而受，啓視則肉醢，孔子遽命覆之，謂使者曰：「得非吾弟子仲由之肉乎？」
使者驚曰：「然也。夫子何以知之？」
孔子曰：「非此，衛君必不以見頒也。」
遂命弟子埋其醢，痛哭曰：「某嘗恐由不得其死，今果然矣！」
使者辭去，未幾，孔子遂得疾不起。
年七十有三歲，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夏四月己丑也——史臣有贊云：

「尼邱誕聖，闕里生德；七十升堂，四方取則。行誅兩觀，攝相夾谷；嘆鳳遼衰，麟何促。」

九流仰鏡，萬古欽躅！

弟子營葬于北阜之曲，冢大一頃，烏雀不敢棲止其樹；累朝封大成至聖文宣王，今改爲大成至聖先師。天下俱立文廟，春秋二祭，子孫世襲爲衍聖公不絕，不在話下。

再說衛莊公，黷疑孔悝爲出公，輒以酒而逐之，孔悝奔宋。莊公爲府藏俱空，召渾良夫計議：「用何計策，可復得寶器？」渾良夫密奏曰：「亡君亦君之子也，何不召之？」

不知莊公會召出公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誅芊勝葉公定楚 滅夫差越王稱霸

話說衛莊公蒯賸因府藏寶貨，俱被出公輒取去，謀於渾良夫。良夫曰：「太子疾與亡君皆君之子，君何不以擇嗣召之？」亡君若歸，器可得也。」有小豎聞其語，私告於太子疾，疾使壯士數人載殺從已，乘間劫莊公。使敵血立誓，勿召亡君，且必殺渾良夫。莊公曰：「勿召輒，易耳。」葉渾良夫有盟在前，免其三死。奈何？太子疾曰：「請俟四罪，然後殺之。」莊公許諾。未幾，莊公新造虎幕，召諸大夫落成，渾良夫紫衣狐裘而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疾使力

士牽良夫以退。良夫曰：「臣何罪？」太子疾數之曰：「臣見君有常服，侍食必釋劍，爾紫衣一罪也；狐裘二罪也；不釋劍三罪也。」良夫呼曰：「有盟免三死！」疾曰：「亡君以子拒父，大逆不孝，汝欲召之，非四罪乎？」良夫不能答，俯首受刑。

他日，莊公夢厲鬼被髮北面而譟曰：「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莊公覺，使卜大夫胥彌赦占之。曰：「不害也。」既辭出，謂人曰：「冤鬼爲厲，身死國危，兆已見矣。」遂逃奔宋。

薳賾立二年，晉怒其不朝，上卿趙鞅帥師伐衛，衛人逐莊公，莊公奔戎國，戎人殺之，并殺太子疾。國人立公子般，師齊陳恆帥師救衛，執般，師立公子起，衛大夫石圃逐起，復迎出公，輒爲君。輒既復國，逐石圃，諸大夫不睦於輒，逐輒降越，國人立公子默，是爲悼公。自是衛臣服於晉國，益微弱，依趙氏。此段話攔過不提。

再說白公勝，自歸楚國，每念鄭人殺父之仇，思以報之，只爲伍子胥是自公勝的恩人，子胥前已赦鄭——況鄭服事昭王，不敢失禮，故勞含忍不言。及昭王已薨，令尹子西司馬子期，奉越女之子章即位，是爲惠王，白公勝自以故太子之後，冀子西召己同秉楚政，子西竟不召，又不加祿，心懷快快。及聞子胥已死，曰：「報鄭此其時矣！」使人請於子西曰：「鄭人肆毒於先

太子，令尹所知也；父仇不報，無以爲人。令尹倘哀先太子之無辜，發一旅以聲鄭罪，勝願爲前驅，死無所恨！」子西辭曰：「新王方立，楚國未定，子姑待我。」

白公勝乃託言備吳，使心腹家臣石乞築城，練兵盛爲戰具，復請於子西，願以私卒爲先鋒，伐鄭，子西許之。尙未出師，晉趙鞅以兵伐鄭，鄭請救於楚，子西帥師救鄭，晉兵乃退，子西與鄭定盟班師。白公怒曰：「不伐鄭而救鄭，令尹欺我甚矣！當先殺令尹，然後伐鄭。」召其宗人白善於澧陽，善曰：「從子而亂其國，則不忠於君；背子而發其私，則不仁於族。」遂棄麻築圃灌園終其身。楚人因名其圃曰：「白善將軍樂圃。」白公聞白善不來，怒曰：「我無白善，遂不能殺令尹耶？」卽召石乞議曰：「令尹與司馬各用五百人，足以當之否？」石乞曰：「未足也。市南有勇士熊宜僚者，若得此人，可當五百人之用。」白公乃同石乞造於市南，見熊宜僚。宜僚大驚曰：「王孫貴人，奈何屈身而至？」白公曰：「某有事欲與子謀之。」遂告以殺子西之事。宜僚搖首曰：「令尹有功於國，而無仇於僚，僚不敢奉命。」白公怒，拔劍指其喉曰：「不從先殺汝。」宜僚面不改色，從容對曰：「殺一宜僚，如比螻蟻，何以怒爲？」白公乃投劍於地，嘆曰：「子真勇士，吾聊試之耳。」卽以車載回，禮爲上賓，飲食必共，出入

必俱。宜僚感其恩，遂以身許。

白公及吳王夫差會黃池時，楚國畏吳之強，戒飭邊人，使修儆備；白公勝託言吳兵將謀襲楚，乃反以兵襲吳邊境，頗有所掠。遂張大其功，只說：『大敗吳師，得其鎧仗兵器若干，欲親至楚庭獻捷，以張國威。』子西不知其詐，許之。白公悉出自己甲兵，裝作鹵獲百餘乘，親率壯士千人，押解入廟獻功。惠王登殿受捷，子西子期侍立於傍。白公勝參見已畢，惠王見階下立著兩籌好漢，全身披掛，問：『是何人？』勝答曰：『此乃臣部下將士石乞熊宜僚，伐吳有功者。』遂以手招二人。二人舉步，方欲升階，子期喝曰：『吾王御殿，邊臣只許在下叩頭，不得升階！』石乞熊宜僚那肯聽從？大踏步登階。子期使侍衛阻之，熊宜僚用手一拉，侍衛東倒西歪；二人逕入殿中，石乞拔劍來砍子西，熊宜僚拔劍來砍子期。白公大喝衆人：『何不齊上！』壯士千人，齊執兵器蜂擁而登；白公幫住惠王，不許轉動。石乞生縛子西，百官皆驚；惟子期素有勇力，遂拔殿戟與宜僚交戰。宜僚棄劍，前奪子期之戟；子期拾劍，以劈宜僚，中其左肩，宜僚亦刺中子期之腹。二人死命相持不捨，攪做一團，死於殿庭。子西謂勝曰：『汝餽口吳邦，我食骨肉之親，召汝還國，封爲公爵。何負於汝而反耶？』勝曰：『鄭殺吾父，汝與鄭

講和，汝卽鄭也；吾爲父報仇，豈顧私恩哉？」子西嘆曰：「悔不聽沈諸梁之言也！」白公勝、羊劍斬子西之頭，陳其屍於朝。石乞曰：「不弑王，事終不濟。」勝曰：「孺子者何罪？廢之可也。」乃拘惠王於高府，欲立王子啟爲王，啟固辭，遂殺之。石乞又勸勝自立，勝曰：「縣公尙衆，當悉召之。」乃屯兵於太廟。大夫管修率家甲生攻白公，戰三日，修衆敗被殺。圍公陽，乘間使人掘高府之牆爲小穴，夜潛入負惠王以出，匿於昭夫人之宮。

葉公沈諸梁聞變，悉起葉衆，星夜至楚，及郊，百姓遮道迎之。見葉公未會甲冑，訝曰：「公胡不冑？」國人望公之來，如赤子之望父母，萬一盜賊之矢，傷害於公，民何望焉？葉公乃披掛戴冑而進。將近都城，又遇一羣百姓前來迎接，見葉公戴冑，又訝曰：「公胡冑？」國人望公之來，如凶年之望穀米，若得見公之面，猶死而得生也！雖老稚誰不爲公致死力者！奈何掩蔽其面，使人懷疑，無所用力乎？」葉公乃解冑而進。葉公知民心附己，乃建大旆於車。箴尹固因白公之召，欲率僚屬入城，既見大旗上葉字，遂從葉公守城。兵民望見葉公來到，大開城門，以納其衆。葉公率國人攻白公，勝於太廟，石乞兵敗，扶勝登車逃往龍山。欲適他國未定。

葉公引兵追至，勝自縊而死；石乞埋屍於山後，葉公兵至，生擒石乞，問：『白公何在？』對曰：『已自盡矣！』又問：『屍在何處？』石乞堅不肯言。葉公命取鼎鑊，揚火沸湯，置於乞前，謂曰：『再不言，當烹汝。』石乞自解其衣，笑曰：『事成貴爲上卿，事不成則就烹，此乃理之當然也！吾豈肯賣屍骨以自免乎？』遂跳入鑊中，須臾糜爛。勝屍竟不知所在。石乞雖所從不正，亦好漢也——

葉公迎惠王復位。時陳國乘楚飢，以兵侵楚，葉公請於惠王，帥帥伐陳滅之。以子西之子甯嗣爲令尹，子期之子寬嗣爲司馬，自己告老歸葉。自此楚國危而復安。——此周敬王四十二年事也。

是年，越王句踐探聽得吳王自越兵退後，荒於酒色，不理朝政，况連歲凶荒，民心愁怨，乃復悉起境內士卒，大舉伐吳。方出郊，於路上見一大鼃，目睜腹脹，似有怒氣，句踐肅然憑軾而起。左右問曰：『君何敬？』句踐曰：『吾見怒鼃如欲鬪之士，是以敬之。』軍中皆曰：『吾王敬及怒鼃，吾等受數年教訓，豈反不如鼃乎？』於是交相勸勉，以必死爲志。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皆泣涕訣別，相語曰：『此行不滅吳，不復相見！』句踐復詔於軍曰：『父子俱

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有父母無昆弟者，歸養；有疾病不能勝兵者，以告給醫藥糜粥。軍中感越王愛才之德，歡聲如雷。行及江口，斬有罪者，以申兵法；軍心肅然。吳王夫差聞越兵再至，亦悉起士卒迎敵於江上；越軍屯於江南，吳兵屯於江北。越王將大軍分爲左右二陣，范蠡率右軍，文種率左軍，君子之卒六千人，從越王爲中陣。

明日，將戰於江，乃於黃昏左側，令中軍銜枚溯江而上五里，以待吳兵，戒以夜半鳴鼓而進；復令右軍銜枚踰江十里，只等左軍接戰，右軍上前夾攻，各用大鼓，務使鼓聲震開遠近。吳兵至夜半，忽聞鼓聲震天，知是越兵來襲，倉皇舉火，尙未看得明白，遠遠的鼓聲又起，兩軍相應，合圍攔來。夫差大驚，急傳令分軍迎戰，不期越王潛引私卒六千，金鼓不鳴，於黑暗中，逕冲吳中軍。此時天色尙未明，但觀前後左右中央，盡是越軍，吳軍不能抵當，大敗而走；句踐率三軍緊追之，及於笠澤，復戰，吳師又敗。一連三戰三北，名將王子姑曹、胥門巢……等俱死；夫差連夜遁回，閉門自守。句踐從橫山進兵——卽今越來溪是也——築一城於胥門之外，謂之越城，欲以困吳。越王圍吳多時，吳人大困，伯嚭託疾不出；夫差乃使王孫駱肉袒膝行而前，請成於越王曰：『孤臣夫差，異日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結成以歸；今君王舉兵而誅』

孤臣，孤臣意者，亦望君王如會稽之赦罪！」句踐不忍其言，意欲許之。范蠡曰：「君王早朝晏罷，謀之至二十年，奈何垂成而棄之？」遂不准其行。吳使往返七次，種蠡堅執不肯。遂鳴鼓攻城，吳人不能復戰。種蠡尚議欲毀胥門而入，其夜望見吳南城上有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光射十里。越將士無不畏懼，暫且屯兵。至夜半，暴風從南門而起，夜雨如注，雷電轟掣，飛石揚沙，疾如弓弩。越兵遭者，不死即傷，船索俱解，不能連屬。范蠡文種情急，乃肉袒冒雨遙望南門，稽顙謝罪。良久，風息雨止，種蠡坐而假寐，以待天明。夢見子胥乘白馬素車而至，衣冠甚偉，儼如生時。開言曰：「吾前知越兵必至，故求置吾頭於東門，以觀汝之入吳。吳王置吾頭於南門，吾忠心未絕，不忍汝從吾頭下而入，故爲風雨以退汝軍。然越之有吳，此乃天定，吾安能止哉？汝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爲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二人所夢皆同，乃告於越王，使士卒開渠，自南而東。將及蛇匠二門之間，忽然太湖水發，自胥門洶湧而來，波濤衝擊，竟將羅城蕩開一大穴，有鱗鱗無數，逐濤而入。范蠡曰：「此子胥爲我開道也！」遂驅兵入城。其後因穴爲門，名曰鱗鱗門，因水多葑草，又名葑門，其水名葑溪。此乃子胥顯靈右跡也。

夫差聞越兵入城，伯嚭已降，遂同王孫駱及其三子，奔於陽山，晝馳夜走，腹餓口飢，目視昏眩。左右採得生稻，剝之以進，吳王嚼之，伏地掬飲溝中之水。問左右曰：「所食者，何物也？」

左右對曰：「生稻。」夫差曰：「此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章皇」也！」王孫駱曰：

「飽食而去，前有深谷，可以暫避。」夫差曰：「妖夢已准，死在旦夕，暫避何爲？」乃止於陽

山，謂王孫駱曰：「吾前戮公孫聖投於此山之巔，不知尙有靈響否？」駱曰：「王試呼之。」

夫差乃大呼曰：「公孫聖！」山中亦應曰：「公孫聖——」三呼而三應。夫差心中恐懼，乃

遷於干隧，句踐率千人追至，圍之數重。夫差作書，繫於矢上，射入越軍，軍人拾取呈上，種蠶二

人同啓，視其詞曰：「吾聞「狡兔死而良犬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大夫何不存吳一綫，以

自爲餘地？」文種亦作書，繫矢而答之曰：「吳有大過者六：戮忠臣伍子胥，大過一也；以直言

殺公孫聖，大過二也；太宰嚭佞而聽用之，大過三也；齊晉無罪，數伐其國，大過四也；吳越同壤而

侵伐，大過五也；越親戕吳之前王，不知報仇，而縱敵貽患，大過六也；有此六大過，欲免於亡得乎？

——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今天以吳賜越，越其敢違天之命？」夫差得書，讀至第六款

大過，垂淚曰：「寡人不誅句踐，忘先王之仇，爲不孝之子，此天之所以棄吳也！」王孫駱曰：

「臣請再見越王而哀懇之。」夫差曰：「寡人不願復國，若許爲附庸，世世事越，固所願矣。」
略至越軍，種蠡拒之，不得入。句踐望見吳使者，泣涕而去，意頗憐之。使人謂吳王曰：「寡人念君昔日之情，請置君於雨東，給夫婦五百家，以終王之世。」夫差含淚而對曰：「君王幸赦吳，吳亦君之外府也；若覆社稷，廢宗廟，而以五百家爲臣，孤老矣，不能從編氓之列，孤有死耳！」
越使者去，夫差猶未肯自裁。句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執而誅之？」種蠡對曰：「人臣不敢加誅於君。願主公自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稽。」句踐乃仗步光之劍，立於軍前，使人告吳王曰：「世無萬歲之君，總之一死，何必使吾師加刃於王耶？」夫差乃太息數聲，四顧而望，泣曰：「吾殺忠臣子胥，公孫聖，今自殺晚矣！」謂左右曰：「使死者有知，無面目見子胥公孫聖於地下！必重羅三幅以掩吾面。」言罷，拔佩劍自刎。王孫駱解衣以覆吳王之屍，卽以組帶自縊於榜。句踐命以侯禮葬於陽山，使軍士每人負土一簣，須臾遂成大家。流其三子於龍尾山，後人名其里爲吳山里。詩人張羽有詩嘆云：

「荒台獨上故城西，輦路淒涼草木悲；廢墓已無金虎臥，壞牆時有夜烏啼。探香徑斷來麋鹿，響屨廓空變黍離；欲弔伍員何處所？淡烟斜月不堪題！」

楊誠齋蘇台弔古詩云：

「齊天四塔雲中出，隔水諸峯雪後新。道是遠瞻三百里，如何不見六千人？」
胡曾先生咏史詩云：

「吳王恃霸逞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觀餘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
元人薩陸刺詩云：

「閨門楊柳自春風，水殿幽花泣露紅。飛絮年年滿城郭，行人不見館娃宮。」
唐人陸龜蒙咏西施云：

「半夜娃宮作戰場，血腥尙雜宴時香。西施不及燒殘蠟，猶爲君王泣數行。」

再說越王入姑蘇城，據吳王之宮，百官稱賀——伯嚭亦在其列，恃其舊日周旋之恩，面有德色。
句踐謂曰：「子吳太宰也，寡人敢相屈乎？汝君在陽山，何不從之？」伯嚭慚而退。
句踐使力士執而殺之，滅其家，曰：「吾以報子胥之忠也。」

句踐撫定吳民，乃以兵北渡江淮，與齊晉宋魯諸侯會於舒州，使人致貢於周。時周敬王已崩，太子名仁嗣位，是爲元王。元王使人賜句踐袞冕圭璧彤弓弧矢，命爲東方之伯。句踐受命，諸侯悉遣人致賀。其時楚滅陳國，懼越兵威，亦遣使修聘。句踐割淮上之地以與楚，割泗水之東地方百里以與魯，以吳所侵宋地歸宋。諸侯悅服，尊越爲霸。越王還吳國，遣人築賀台於會稽，以蓋昔日被棲之恥。置酒吳宮文臺之上，與羣臣爲樂。命樂工作伐吳之曲，樂師引琴而鼓之，其詞曰：

「吾王神武蓄兵威，欲誅無道常何時？大夫種蠡前致詞，『吳殺忠臣伍子胥，今不伐

吳又何須？』良臣集謀迎天禧，一戰開疆千里餘；恢恢功業勸常蠡，賞無所吝罰不

違，君臣同樂酒盈卮。」

臺上羣臣大悅而笑，惟句踐面無喜色。范蠡私嘆曰：「越王不欲功歸臣下，疑忌之端已見矣。」次日入辭越王曰：「臣聞『主辱臣死』。」向者大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欲隱忍成越之功也。今吳已滅矣，大王倘免臣會稽之誅，願乞骸骨，老於江湖。」越王惻然，泣下沾衣，言曰：「寡人賴子之力，以有今日，方思圖報，奈何棄寡人而去乎？留則與子共國，去則妻子

爲戮」蠡曰：「臣則宜死，妻子何罪？死生惟王，臣不顧矣！」是夜，乘扁舟出齊女門，涉三
江入五湖。——至今齊門外有地名蠡口，卽范蠡涉三江之道也。

次日，越王使人召范蠡，蠡已行矣。越王愀然變色，謂文種曰：「蠡可追乎？」文種曰：「蠡
有鬼神不測之機，不可追也。」種既出，有人持書一封投之，種啓視，乃范蠡親筆。其書曰：

「子不記吳王之言也！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忍
辱妬功，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今不去，禍必不免！」

文種看罷，欲召送書之人，已不知何往矣。種怏怏不樂，然猶未深信其言，嘆曰：「少伯何
慮之過乎？」

過數日，句踐班師回越，攜西施以歸。越夫人潛使人引出，負以大石，沉於江中。曰：「此亡
國之物，留之何爲？」後人不知其事，訛傳范蠡載入五湖，遂有「載去西施豈無意，恐留傾
國誤君王」之句。按范蠡扁舟獨往，妻子且棄之，况吳宮寵妃，何敢私載乎？又有言范蠡恐
越干復迷其色，乃以計沉之於江，此亦謬也。羅隱有詩辨西施之冤云：

「家國興亡自有時，時人何苦咎西施？西施若解亡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

再說越王念范蠡之功，收其妻子，封以百里之地；復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座側，如蠡之生也。

却說范蠡自五湖入海，忽一日使人取妻子去，遂入齊，改名曰鴟夷之皮，仕齊爲上卿。未幾，棄官隱於陶山，畜五牝，生息獲利千金，自號曰陶朱公。人所傳致富奇書，云是陶朱公之遺術也。其後吳人祀范蠡於吳江，與晉張翰、唐陸龜蒙爲「三高祠」。宋人劉寅有詩云：

「人謂吳癡信不虛，建崇越相果何如？千年亡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

句踐不行滅吳之賞，無尺土寸地分授，與舊臣疎遠，相見益稀。計倪佯狂辭職，曳庸……等亦多告老；文種心念范蠡之言，稱疾不朝。越王左右有不悅文種者，譖於王曰：「種自以功大賞薄，心懷怨望，故不朝耳。」越王素知文種之才能，以爲滅吳之後，無所用之，恐其一旦爲亂，無人可制。欲除之，又無其名。其時魯哀公與季孟仲三家有隙，欲借越兵伐魯，以除去三家；乃借朝越爲名，來至越國，句踐心虞文種，故不爲發兵，哀公遂死於越。

再說越王忽一日往視文種之疾，種爲病狀，強迎王入，王乃解劍而坐，謂曰：「寡人聞之：

「志士不憂其身之死，而憂其道之不行。」子有七術，寡人行其三，而吳已破滅，尚餘四術，安所用之？種對曰：「臣不知所用也。」越王曰：「願以四術爲我謀，吳之前人於地下可乎？」言畢，卽升輿而去，遺下佩劍於坐，種取視之，劍室有「屬鏤」二字，卽夫差賜子胥自劉之劍也。種仰天嘆曰：「古人云：『大德不報。』吾不聽范少伯之言，乃爲越王所戮，豈非愚哉！」復自笑曰：「百世而下，論者必以吾配子胥，亦復何恨？」遂復伏劍而死。越王知種死，乃大喜，葬種於臥龍山，後人因名其山曰種山。葬一年，海水大發，穿山脅，冢忽崩裂，有人見子胥同文種前後逐浪而去。今錢塘江上海潮重疊，前爲子胥，後乃文種也。鬚翁有文種贊曰：

「忠哉文種，

治國之傑！

三術亡吳，

一身殉越。

不共蠡行，

甯同胥滅；

千載生氣，

海潮疊疊。」

句踐在位二十七年而薨，周元王之七年也。其後子孫世稱爲霸。

話分兩！却說晉國六卿，目范中行，二氏滅後，止存智趙魏韓四卿，智氏荀氏因與范氏

同出於荀，欲別其族，乃循智瑤之舊，改稱智氏。時智瑤爲政，號爲智伯，四家聞田氏弑君專國，諸侯莫討，於是私自立議，各擇便據地以爲封邑。晉出公之地，反少於四卿，無可奈何！

就中單奏趙簡子名鞅，有子數人，長子名伯魯，其最幼者名無卹，乃賤婢所生。有善人相者，姓姑布，名子卿，至於晉，鞅召諸子使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鞅嘆曰：『趙氏其滅矣！』子卿曰：『吾來時遇一少年在途，相從者皆君府中人，此得非君之子耶？』鞅曰：『此吾幼子無卹，所出甚賤，豈足道哉？』子卿曰：『天之所廢雖貴必賤，天之所興雖賤必貴。此子骨相似異諸公子，吾未得詳視也，君可召之。』鞅使人召無卹至，子卿望見遽起，拱立曰：『此真將軍矣！』鞅笑而不答。

他日悉召諸子，叩其學問，無卹有問必答，條理分明。鞅始知其賢，乃廢伯魯而立無卹爲適子。

一日，智伯怒鄭之不朝，欲同趙鞅伐鄭，鞅偶患疾，使無卹代將以往，智伯以酒灌無卹，無卹不能飲，智伯醉而怒，以酒學投無卹之面，面傷出血。趙氏將士俱怒，欲攻智伯，無卹曰：『此小恥，吾姑忍之。』智伯班師回晉，反言無卹之過，欲鞅廢之，鞅不從。無卹自此與智伯有隙。趙鞅病篤，謂無卹曰：『異日晉國有難，惟晉陽可恃，汝可識之。』言畢遂卒。無卹代立，是爲趙襄子。此乃周貞定王十一年之事。時晉出公憤四卿之專，密使人乞兵於齊魯，請伐

四卿。齊田氏、魯三家，反以其謀告於智伯，智伯大怒，同韓康子、虎、魏桓子、駒、趙襄子、無卹，同四家之衆，又伐出公，出公奔於齊，智伯立昭公之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自此晉之大權，盡歸於智伯。瑤遂有代晉之志，召集家臣商議。

畢竟智伯成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智伯決水灌晉陽 豫讓擊衣報襄子

話說智伯名瑤，乃智武子驪之孫，智宣子徐吾之子，徐吾欲建嗣，謀於族人曰：『吾欲立瑤，何如？』智果曰：『不如宵也。』徐吾曰：『宵才智皆遜於瑤，不如立瑤。』智果曰：『瑤有五長過人，惟一短耳，美鬚長大過人，善射御過人，多技藝過人，強毅果敢過人，智巧便給過人。』然而貪殘不仁，是其一短。以五長凌人，而濟之以不仁，誰能容之？若果立瑤，智宗必滅！』徐吾不以爲然，竟立瑤爲適子。智果嘆曰：『吾不別族，懼其隨波而溺也！』乃私謁太史，求改氏譜，自稱輔氏。

及徐吾卒，瑤嗣位，獨專晉政，內有智開、智國……等肺腑之親，外有絺疵、豫讓……等忠謀。

之士。權尊勢重，遂有代晉之志，召諸臣密議其事。謀士絺疵進曰：「四卿位均力敵，一家先發，三家拒之，今欲謀晉室，先削三家之勢。」智伯曰：「削之何道？」絺疵曰：「今越國方盛，晉失主盟，主公托言與兵，與越爭霸。假傳晉侯之命，令韓趙魏三家各獻地百里，率其賦以爲軍資；三家若從命割地，我坐而增三百里之封，智氏益強，而三家日削矣。有不從者，矯晉侯之命，率大軍先除滅之——此「食果去皮」之法也。」智伯曰：「此計甚妙——但三家先從，那家割起？」絺疵曰：「智氏睦於韓魏，而與趙有隙，宜先韓次魏，韓魏既從，趙不能獨異也。」智伯即遣智開至韓虎府中，虎延入中堂，叩其來意，智開曰：「吾兄奉晉侯之命，治兵伐越，令三家各割采地百里，入於公家，取其賦以充公用。吾兄命某致意，願乞地界回復。」韓虎曰：「子且暫回，某來日卽當報命。」智開去，韓庶子虎召集羣下謀曰：「智瑤欲挾晉侯以弱三家，故請割地爲名，吾欲與兵先除此賊，卿等以爲何如？」謀士段規曰：「智伯貪而無厭，假君命以削吾地，若用兵，是抗君也。彼將借以罪我，不如與之，彼得吾地，必又求之於趙魏。趙魏不從，必相攻擊，吾得安坐而觀其勝負。」韓虎然之。

次日，令段規畫出地界，百里之圖，親自進於智伯，智伯大喜，設宴於臺之上，以款韓虎。

飲酒中間，智伯命左右取畫一軸，置於几上，同虎觀之，乃魯卞莊子刺三虎之圖。上有題贊云：

「三虎啖羊，勢在必爭；其鬪可俟，其倦可乘。一舉兼收，卞莊之能！」

智伯戲謂韓虎曰：「某嘗稽諸史冊，列國中與足下同名者，齊有高虎，鄭有罕虎，今與足下而三矣！」時段規侍側，進曰：「禮，不呼名，懼觸諱也；君之戲吾王，毋乃甚乎？」段規生得身材矮小，立於智伯之傍，纔及乳下，智伯以手拍其頂曰：「小兒何知，亦來饒舌！」三虎所啖之餘，得非汝耶？」言畢，拍手大笑。段規不敢對，以目視韓虎，虎佯醉閉目，應曰：「智伯之言是也。」即時辭去。

智國聞之，諫曰：「主公戲其君而侮其臣，韓氏之恨必深，若不備之，禍且至矣！」智伯嘆曰：「我不禍人足矣，誰敢與禍於我？」智國曰：「蚋蟻蜂蠶，猶能害人，况君相乎？主公不備，異日悔之何及？」智伯曰：「吾將效卞莊子一舉刺三虎，蚋蟻蜂蠶，我何患哉！」智國嘆息而出。史臣有詩云：

「智伯分明井底蛙，眼中不復置三家；宗英空進興亡計，避害誰如輔果嘉！」

次日，智伯再遣智開求地於魏，桓子駒駒欲拒之，謀臣任章曰：「若求地而與之，失地者必

懼，得地者必驕，驕則輕敵，懼則相親。以相親之衆，待輕敵之人，智氏之亡可待矣。」魏駒曰：「善。亦以萬家之邑獻之。」智伯乃遣其兄智宵，求蔡臯狼之地於趙氏，趙襄子無郵，銜其舊恨，怒曰：「土地乃先世所傳，安敢棄之？」韓魏有地自予，吾不能媚人也！」智宵回報，智伯大怒，盡出智氏之甲，使人邀韓魏二家，共攻趙氏，約以滅趙氏之日，三分其地。韓虎、魏駒一來，懼智伯之強，二來貪趙氏之地，各引一軍，從智伯征進。智伯自將中軍，韓軍在右，魏軍在左，殺奔趙府中，欲擒趙無郵。趙氏謀臣張孟談預知兵到，奔告無郵曰：「寡不敵衆，主公速宜逃難！」無郵曰：「逃在何處方好？」張孟談曰：「莫如晉陽。昔董安于曾築公宮於城內，又經尹鐸經理一番，百姓受尹鐸數十年寬恤之恩，必能効死。先君臨終有言：『異日國家有變，必往晉陽。』」主公宜速行，不可遲疑！」無郵即率家臣張孟談、高赫等，望晉陽疾走，智伯勒二家之兵，以追無郵。

却說無郵有家臣原過，行遲落後，於中途遇一神人，半雲半霧，惟見上截金冠錦袍，面貌亦不甚分明。以青竹二節授之，囑曰：「爲我致趙無郵。」原過追上無郵，告以所見，以竹管呈之，無郵親剖其竹，竹中有朱書二行：「告趙無郵，余霍山之神也，奉上帝命三月丙戌，使汝滅智。」

氏。』無郵令祕其事，行至晉陽，晉陽百姓感尹鐸仁德，攜老扶幼，迎接入城，駐扎公宮，無郵見百姓親附，又見晉陽城堞高固，倉廩充實，心中稍安。即時曉諭百姓，登城守望，點閱軍器，戈戟鈍敝，箭不滿千，愀然不樂，謂張孟談曰：『守城之器，莫利於矢，今箭不過數百，不勾分給，奈何！』孟談曰：『吾聞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牆垣皆以荻蒿楛楚，聚而築之，主公何不發其牆垣以驗虛實？』無郵使人發其牆垣，果然都是箭幹之料。無郵曰：『箭已足矣！奈無金以鑄兵器何？』孟談曰：『聞董安于建宮之時，堂室皆練精銅爲柱，瀉而用之，鑄兵有餘也。』無郵再發其柱，純是練過的精銅，即使冶工碎杵，鑄爲劍戟刀槍，無不精利。人情益安。無郵嘆曰：『甚哉，治國之需賢臣也！得董安于而器用備，得尹鐸而民心歸，天祚趙氏，其未艾乎！』

再說智韓魏三家兵到，分作三大營，連絡而居，把晉陽圍得鐵桶相似。晉陽百姓，情願出戰者甚衆，齊赴公宮請令。無郵召張孟談商之，孟談曰：『彼衆我寡，戰未必勝，不如深溝高壘，堅閉不出，以待其變。韓魏無仇於趙，特爲智伯所迫耳，兩家割地，亦非心願。雖同兵而實不同心，不出數月，必有自相疑猜之事。安能久乎？』無郵納其言，親自撫諭百姓，示以協力固守之意，軍民互相勸勉，雖婦女童稚，亦皆欣然，願効死力。有敵兵近城，輒以強弩射之。

三家圍困歲餘，不能取勝；智伯乘小車周行城外，嘆曰：「此城堅如鐵甃，安可破哉？」正懷悶間，行至一山，見山下泉流萬道，滾滾望東而逝，招土人問之，答曰：「此山名曰龍山，山腹有巨石如甃，故又名懸甃山；晉水東流，與汾水合，此山乃發源之處也。」智伯曰：「甃城幾何里？」土人曰：「自此至城西門可十里之遙。」智伯登山以望晉水，復遠城東北，相度了良久，忽然省悟曰：「吾得破城之策矣！」即時回寨，請韓魏二家計議，欲引水灌城。韓虎曰：「晉水東流，安能決之使西乎？」智伯曰：「吾非引晉水也。晉水發源於龍山，其流如注，若於龍山高阜處掘成大渠，預爲蓄水之地，然後將晉水上流壩斷，使水不歸於晉川，勢必盡注新渠。方今春雨將降，山水必大發；俟水至之日，決隄灌城，城中之人，皆爲魚鼈矣。」韓魏齊聲贊曰：「此計妙哉！」智伯曰：「今日便須派定路數，各司其事。」韓公把守東路，魏公把守南路，須早夜用心，以防奔突。某將大營移屯龍山，兼守西北二路，專督開渠築隄之事。」韓魏領命辭去。智伯傳下號令，多備鐵插，鑿渠於晉水之北；次將各處泉流下瀉之道，盡皆壩斷。後於渠之左右，築起高隄，凡山坳洩水之處，都有隄壩；那泉源泛溢，奔激無歸，只得望北而走，盡注新渠。

却將鐵枋闌板，漸次增添，截住水口；其水便有留而無去，有增而無減了。——今晉水北流一支名智伯渠，卽當日所鑿也——一月之後，果然春雨大降，山水驟漲，渠高頓與隄平；智伯使人決開北面，其水從北溢出，竟灌入晉陽城來。有詩爲證：

「向聞洪水汨山陵，復見壅泉灌晉城；能令陽侯添膽大，便教神禹也心驚。」

時城中雖被圍困，百姓向來富庶，不苦凍餒；况城基築得十分堅厚，雖經水浸，並無剝損。過數日，水勢愈高，漸漸灌入城中，房屋不是倒塌，便是淹沒。百姓無地可棲，無竈可鑿，皆構巢而居，懸釜而炊；公宮雖有高臺，無郵不敢安居，與張孟談不時乘竹筏，周視城垣。但見城外水聲淙淙，一望江湖，有排山倒峽之勢；再加四五尺，便冒過城頭了。無郵心下暗暗驚恐，且喜守城軍民，晝夜巡警，未嘗疏忽，百姓皆以死自誓，更無二心。無郵嘆曰：「今日方知尹鐸之功矣！」乃私謂張孟談曰：「民心雖未變，而水勢不退，倘山水再漲，闔城皆爲魚鼈。將若之何？」霍山神其欺我乎？」孟談曰：「韓魏獻地，未必甘心；今日從兵迫於勢耳。臣請今夜潛出城外，說韓魏之君，反攻智伯，方脫此患。」無郵曰：「兵圍水困，雖插翅亦不能飛出也。」孟談曰：「臣自有計，吾主不必憂慮。主公但令諸將多造船筏，利兵器，倘徼天之幸，臣說得行，智伯之

頭，指日可取矣！無郵許之。

孟談知韓康子屯兵於東門，乃假扮智伯軍士，於昏夜越城而出，逕奔韓家大寨，只說：「智元帥有機密事，差某面稟。」韓虎正坐帳中，使人召入，其時軍中嚴緊，凡進見之人，俱搜檢乾淨，方纔放進。張孟談既與軍士一般打扮，身邊又無夾帶，並不疑心。孟談既見韓虎，乞屏左右，虎命從人閃開，叩其所以。孟談曰：「某非軍士，實乃趙氏之臣，張孟談也。吾主被圍日久，亡在旦夕，恐一旦身死家滅，無由布其腹心。故特遣臣假作軍士，潛夜至此，求見將軍，有言相告；將軍容臣進言，臣敢開口，如不然，臣請死於將軍之前！」韓虎曰：「汝有話但說，有理則從。」孟談曰：「昔日六卿和睦，同執晉政，自范氏中行氏，不得衆心，自取覆滅。今存者，惟智韓魏趙四家耳；智伯無故欲奪趙氏蔡驪狼之地，吾主念先世之遺，不忍遽割，未有得罪於智伯也。智伯自恃其強，糾合韓魏，欲攻滅趙氏；趙氏亡，則禍必次及於韓魏矣。」韓虎沉吟未答。孟談又曰：「今日韓魏所以從智伯而攻趙者，指望城下之日，三分趙氏之地耳。夫韓魏不啻割萬家之邑，以獻智伯乎？世傳疆宇，彼尙垂涎而奪之，未聞韓魏敢出一語相抗也，况他人之地哉？趙氏滅則智氏益強，韓魏能引今日之勞，與之爭厚薄乎？即使今日三分趙地，能保智

氏，異日之不復請乎？將軍請細思之。」韓虎曰：「子之意欲如何？」孟談曰：「依臣愚見，莫若與吾主私和，反攻智伯，均之得地，而智氏之地，多倍於趙，且以除異日之患，世爲唇齒。豈不美哉？豈不美哉？」韓虎曰：「子言亦似有理，俟吾與魏家計議，子且去，三日後來取回復。」孟談曰：「臣萬死一生，此來非同容易，軍中耳目，難保不洩。願留麾下三日，以待尊命。」韓虎使人密召段規，告以孟談所言；段規受智伯之侮，懷恨未忘，遂深贊孟談之謀。韓虎使孟談與段規相見，段規留孟談同幕而居，二人深相結納。

次日，段規奉韓虎之命，親往魏桓子營中，密告以「趙氏有人，到軍中講話。如此恁般；吾主不敢擅便，請將軍裁決。」魏駒曰：「狂賊悖慢，吾亦恨之——但恐縛虎不成，反爲所噬耳。」段規曰：「智伯不能相容，勢所必然，與其悔於後日，不如斷與今日。趙氏將亡，韓魏存之，其德我必深；不猶愈與兇人共事乎？」魏駒曰：「此事當熟思而行，不可造次。」段規辭去。

到第二日，智伯親自行水，遂治酒於懸壘山，邀請韓魏二將軍，同視水勢，飲酒中間，智伯喜形於色，遙指着晉陽城，謂韓魏曰：「城不沒者僅三板矣！吾今日始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

晉國之盛，表裏山河，汾澮晉絳，皆號巨川，以吾觀之，水不足恃，適足速亡耳。」魏駒私以肘撐韓虎，韓虎躡魏駒之足，二人相視，皆有懼色；須臾席散，辭別而去。絳疵謂智伯曰：「韓魏二家，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絳疵曰：「臣未察其言，已觀其色。」主公與二家約滅趙之日，三分其地；今趙城旦夕必破，二家無得地之喜，而有慮患之色，是以知必反也。」智伯曰：「吾與二氏方歡然同事，彼何慮焉？」絳疵曰：「主公言：『水不足恃，適速其亡。』夫晉水可以灌晉陽，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主公言及晉陽之水，二君安得不慮乎？」

至第三日，韓虎魏駒亦移酒於智伯營中，答其昨日之情；智伯舉觴未飲，謂韓虎曰：「瑤素負直性，能吐不能茹；昨有人言二位將軍有中變之意，不知果否？」韓虎魏駒齊聲答曰：「元帥信乎？」智伯曰：「吾若信之，豈肯面詢於將軍哉？」韓虎曰：「聞趙氏大出金帛，欲離間吾三人，此必讒臣受趙氏之私，使元帥疑我等，因而懈於攻圍，庶幾脫禍耳。」魏駒亦曰：「此言甚當。不然城破在邇，誰不願剖分其土地，乃舍此目前必獲之利，而蹈不可測之禍乎？」

智伯笑曰：「吾亦知二位必無此心，乃絳疵之過慮也。」韓虎曰：「元帥今日雖然不信，恐早晚復有言者，使吾兩人忠心無以自明，甯不墮讒臣之計乎？」智伯以酒酌地曰：「今後彼此

相猜有如此酒』虎駒拱手稱謝。

是日飲酒倍歡，將晚而散。絳疵隨後入見智伯曰：『主公奈何以臣之言，洩於二君耶？』

智伯曰：『汝又何以知之？』絳疵曰：『適臣遇二君於轅門，二君端目視臣，已而疾走，彼謂臣

已知其情，有懼臣之心，故遑遽如此。』智伯笑曰：『吾與二子酌酒爲誓，各不相猜，子勿妄言，

自傷和氣。』絳疵退而嘆曰：『智氏之命不長矣！』乃詐言暴得寒疾，求醫治療，遂逃奔秦

國去訖。髯翁有詩咏絳疵云：

「韓魏離心已見端，絳疵遠識詎能瞞。一朝托疾飄然去，明月清風到處安。」

再講：韓虎魏駒從智伯營中歸去，路上二君定計，與張孟談歃血訂約，期於明日夜半，決隄

洩水，『你家只看水退爲信，便引城內軍士殺將出來，共擒智伯。』孟談領命入城，報知無卹

無卹大喜，暗暗傳令結束停當，等待接應。

至期，韓虎魏駒暗地使人襲殺守隄軍士，於四面掘開水口，水從西決，反灌入智伯之寨。

軍中驚亂，一片聲喊起；智伯從睡夢中驚醒起來，水已及於臥榻，衣被俱濕。還認道：「巡視疎虞，偶然隄漏，急喚左右快去救水塞隄。」須臾水勢益大，却得智國、豫讓率領水軍駕筏相迎，扶入舟中；回視本營波濤滾滾，營壘俱陷，軍糧器械飄蕩一空。營中軍士盡從水中浮沉，拚命智伯正在悽慘，忽聞鼓聲大震。韓魏二家之兵各乘小舟，趁着水勢殺來，將智家軍亂砍，口中只叫：「拿智瑤來獻者重賞！」智伯嘆曰：「吾不信絺疵之言，果中其詐！」豫讓曰：「事已急矣！主公可從山後逃匿，奔入秦邦請兵，臣當以死拒敵。」智伯從其言，遂與智國、智棹、小舟轉出山背，誰知趙襄子也料智伯逃奔秦國，却遣張孟談從韓魏二家追逐智軍，自引一隊伏於龍山之後，湊巧相遇。無卹親縛智伯，數其罪，斬之，智國投水溺死。

豫讓鼓勵殘兵，奮勇迎戰，爭奈寡不敵衆，手下漸漸解散。及聞智伯已擒，遂變服逃往石室山中，智氏一軍盡沒，無卹查是日，正三月丙戌日也；天神所賜竹書，其言驗矣。

三家收兵在於一處，將各路壩閘盡行拆毀，水復東行，歸於晉川。晉陽城中之水方纔盡退。無卹安撫居民已畢，謂韓魏曰：「某賴二公之力，保全殘城，實出望外，然智伯雖死，其族尙存，斬草留根，終爲後患。」韓魏曰：「當盡滅其宗，以洩吾等之恨！」無卹卽同韓魏回至絳

州，經智氏以叛逆之罪，圍其家，無男女少長，盡行屠戮。宗族俱盡，惟智果已出姓爲輔氏，得於難，到此方知果之先見矣。

韓魏所獻地，各自收回；又將智氏食邑，三分均分，無一民尺土入於公家。此周貞定王十六年事也。

無郵論晉陽之功，左右皆推張孟談爲首，無郵獨以高赫爲第一。孟談曰：「高赫在圍城之中，不聞畫一策，効一勞，而乃居首功，受上賞，臣竊不解！」無郵曰：「吾在危困中，衆俱慌錯，惟高赫舉動敬謹，不失君臣之禮。夫功在一時，禮垂萬世；受上賞不亦宜乎？」孟談愧服。無郵感山神之靈，爲之立祠於霍山，使原過世守其祀；又憾智伯不已，漆其頭顱爲洩便之器。

豫讓在石室山中，聞知其事，涕泣曰：「士爲知己者死。」吾受智氏厚恩，今國亡族滅，辱及遺骸，吾偷生於世，何以爲人？」乃更姓名，詐爲囚徒服役者，挾利匕首，潛入趙氏內廟之中，欲候無郵如廁，乘間刺之。無郵到廁，忽然心動，使左右搜廟中，牽豫讓出見無郵。無郵乃問曰：「子身藏利器，欲行刺於吾耶？」豫讓正色答曰：「吾智氏亡臣，欲爲智伯報仇耳！」左右曰：「此人叛逆宜誅！」無郵止之曰：「智伯身死無後，而豫讓欲爲之報仇，真義士也！」

殺義士者不祥。」令放豫讓還家，臨去，復召問曰：「吾今縱子，能釋前仇否？」豫讓曰：「釋臣者，主之私恩；報仇者，臣之大義。」左右曰：「此人無禮，縱之必爲後患。」無卹曰：「吾已許之，可失信乎？今後但謹避之可耳！」即日歸治晉陽，以避豫讓之禍。

却說豫讓回至家中，終日思報君仇，未能就計，其妻勸其再仕韓魏，以求富貴。豫讓怒，拂衣而出，思欲再入晉陽，恐其識認不便，乃削髮去眉，漆其身爲癩子之狀，乞丐於市中。妻往市跟尋，聞呼乞聲，驚曰：「此吾夫之聲也！」趨視見豫讓，曰：「其聲似而其人非！」遂舍去。豫讓嫌其聲音尚在，復吞炭變爲啞喉，再乞於市，妻雖聞聲，亦不復訝。有友人素知豫讓之志，見乞者行動，心疑爲讓，潛呼其名，果是也。乃邀至家中進飲食，謂曰：「子報仇之志決矣，然未得報之術也；以子之才，若詐投趙氏，必得重用。此時乘隙行事，唾手而得，何苦毀形滅性以求濟其事乎？」豫讓謝曰：「吾旣臣趙氏，而復行刺，是二心也；今吾漆身吞炭爲智伯報仇，正欲使人臣懷二心者，聞吾風而知愧耳。請與子訣，勿復相見！」遂奔晉陽地來，行乞如故，更無人識之者。

趙無卹在晉陽觀智伯新渠已成之業，不可復廢，乃使人建橋於渠上，以便來往，名曰赤橋。

赤乃火色，火能尅水，因晉水之患，故以赤橋厭之。橋旣成，無郵駕車出觀。豫讓預知無郵觀橋，復懷利刃，詐爲死人，伏於橋梁之下。無郵之車將近赤橋，其馬忽悲嘶却步，御者連鞭數策，亦不前進。張孟談進曰：「臣聞：『良驥不陷其主。』今此馬不渡赤橋，必有奸人藏伏，不可不察。」無郵停車，命左右搜檢。回報：「橋下並無奸細，只有一死人僵臥。」無郵曰：「新築橋梁，安得便有死屍？必豫讓也。」命曳出視之，形容雖變，無郵尙能識認。罵曰：「吾前已曲法赦之，今又來謀刺，皇天豈佑汝哉！」命牽去斬之。豫讓呼天而號，淚與血下。左右曰：「子畏死耶？」讓曰：「某非畏死，痛某死之後，別無報仇之人耳！」無郵召回問曰：「子先事范氏，范氏爲智伯所滅，子忍恥偷生，反事智伯，不爲智氏報仇。今智伯之死，子獨報之甚切，何也？」豫讓曰：「夫君臣以義合，君待臣如手足，則臣待君如腹心；君待臣如犬馬，則臣待君如路人。某向事范氏，止以衆人相待，吾亦以衆人報之；及事智伯，蒙其解衣推食，以國士相待，吾當以國士報之。豈可一例而觀耶？」無郵曰：「子心如鐵石不轉，吾不復赦子矣！」遂解佩劍，責令自殺。豫讓曰：「臣聞：『忠臣不憂身之死，明主不掩人之義。』蒙君赦宥，於臣已足；今日臣豈望再活？」但兩計不成，憤無所洩，請君脫衣與臣擊之，以寫報仇之意。臣

死亦瞑目矣。」無郵憐其志，脫下錦袍，使左右遞與豫讓，讓擊劍在手，怒目視袍，如對無郵之狀，三躍而三砍之，曰：「吾今可以報智伯於地下矣。」遂伏劍而死。至今此橋尚存，後人改名爲豫讓橋，無郵見豫讓自刎，心甚悲之，卽命收葬其屍。軍士提起錦袍，呈與無郵，無郵視所砍之處，皆有鮮血點污，此乃精誠之所感也。無郵心中驚駭，自是染病。

不知性命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樂羊子怒餒中山羹 西門豹喬送河伯婦

話說趙無郵被豫讓三擊其衣，連打三個寒噤，豫讓死後，無郵視衣所砍處，皆有血迹。自此患病，逾年不痊。無郵生有五子，因其兄伯魯爲己而廢，欲以伯魯之子周爲嗣，而周先死，立周之子澆爲世子。無郵臨終，謂世子趙澆曰：「三卿滅智氏，地土寬饒，百姓悅服，宜乘此時，約韓魏三分晉國，各立廟社，傳之子孫。若遲疑數載，晉或出英主，攬權勤政，收拾民心，則趙氏之祀不保矣。」言訖而瞑。趙澆治喪已畢，卽以遺言告於韓、魏。

時周考王之四年，晉哀公薨，子柳立，是爲幽公。韓虎與魏趙合謀，只以絳州曲沃二邑爲幽

公俸食，餘地皆三分入於三家，號曰「三晉」。幽公微弱，反往三家朝見，君臣之分倒置矣！

再說：齊相國田盤，聞三晉盡分公家之地，亦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遣使致賀於三晉，與之通好。自是列國交際，田、趙、韓、魏四家，自出名往來，齊晉之君，拱手如木偶而已。

是周考王封其弟揭於河南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揭少子班，別封於鞏。因鞏在王城之東，號曰東周公，而稱河南曰西周公。——此東西二周之始——考王薨，子午立，是爲威烈王；威烈王之始，趙浣卒，子趙籍代立。而韓、魏、田、魏、田和、田、四家相結益深，約定彼此互相推援，共成大事。

威烈王二十三年，有雷電擊周之九鼎，鼎俱搖動。三晉之君，聞此私議曰：「九鼎乃三代傳國之重器，今忽震動，周運其將終矣！吾等立國已久，未正名號，乘此周室衰微之際，各遣使請命於周王，求爲諸侯。彼畏吾之強，不敢不許，如此則名正言順，有富貴之實，而無篡奪之名，豈不美哉？」於是各遣心腹之使，魏遣田文，趙遣公仲連，韓遣俠累，各齎金帛及土產之物，貢獻於威烈王，乞其册命。威烈王問於使者曰：「晉地皆入於三家乎？」魏使田文對曰：「晉失其政，外離內叛，三家自以兵力征討叛臣，而有其地，非攘之於公家也。」威烈王又曰：「三晉既

欲爲諸侯，何不自立？乃復告於朕乎？」趙使公仲連對曰：「以三晉累世之強，自立誠有餘，所以必欲稟命者，不敢忘天子之尊耳。王若册封三晉之君，俾世篤忠貞，爲周藩屏，於王室何不利焉？」威烈王大悅，卽命內史作策命，賜籍爲趙侯，虜爲韓侯，斯爲魏侯，各財黼冕，圭璧，全副。田文等回報，於是趙韓魏三家，各以王命宣布國中。趙都中牟，韓都平陽，魏都安邑，立宗廟社稷，復遣使遍告列國，列國亦多致賀。惟秦國自棄晉附楚之後，不通中國，中國亦以夷狄待之，故獨不遣賀。未幾，三家廢晉靖公爲庶人，遷於純留，而復分其餘地。晉自唐叔傳至靖公，凡二十九世，其祀遂絕。——髯翁有詩嘆曰：

「六卿歸四四歸三，南面稱侯自不慚；利器莫教輕授柄，許多昏主導奸貪。」

又有詩譏周王：「不當從三晉之命，導人叛逆。」詩云：

「王室單微似贅瘤，怎禁三晉不稱侯；若無册命終成竊，只怪三侯不怪周。」

却說三晉之中，惟魏文侯斯最賢，能虛心下士，時孔子高弟卜商，字子夏，敎授於西河。文侯從之受經，魏成薦田子方之賢，文侯與之爲友，成又言西河人段干木，有德行，隱居不仕。文侯卽命駕車往見，干木聞車駕至門，乃踰後垣而避之。文侯嘆曰：「高士也！」遂留西河一月。

日日造門請見；將近其廬，即憑軾起立，不敢倨坐。干木知其誠，不得已而見之。文侯以安車載歸，與田子方同爲上卿。四方賢士聞風來歸，又有李克、翟璜、田文任座，一班謀士濟濟在朝。當時人才之盛，無出魏右。秦人屢次欲加兵於魏，畏其多賢，爲之寢兵。

文侯嘗與虞人期定午時，獵於郊外，其日早朝，值天雨寒甚，賜羣臣酒。君臣各飲，方在浹之際，文侯問左右曰：「時及午乎？」答曰：「時午矣。」文侯遽命撤酒，促與人速速駕車適野，左右曰：「雨不可獵矣，何必虛此一出乎？」文侯曰：「吾與虞人有約，彼必相候於郊，雖不獵，敢不親往，以踐約哉？」國人見文侯冒雨而出，咸以爲怪，及聞赴虞人之約，皆相顧語曰：「我君之不失信於人如此！」於是凡有政教，朝令夕行，無敢違者。

却說晉之東，有國名中山，姬姓子爵，乃白狄之別種，亦號鮮虞。自晉昭公之世，叛服不常，屢次征討，趙簡子率師圍之，始請和，奉朝貢。及三晉分國，無所專屬，中山子姬窟，好爲長夜之飲，以日爲夜，以夜爲日。疎遠大臣，狎昵羣小，黎民失業，災異屢見。文侯謀欲伐之，魏成進曰：「中山西近趙，而南遠於魏，若攻而得之，未易守也。」文侯曰：「若趙得中山，則北方之勢愈

重矣。」翟璜奏曰：「臣舉一人，姓樂名羊，本國穀邱人也；此文武全才，可充大將之任。」

文侯曰：「何以見之？」翟璜對曰：「樂羊嘗行路，得遺金取之以歸，其妻唾之曰：『志士不飲

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此金不知來歷，奈何取之，以污素行乎？』樂羊感妻之言，乃拋

金於野，別其妻而出，遊學於魯衛。過一年來歸，其妻乃織機，問夫：『所學成否？』樂羊曰：

「尙未也。」妻取刀斷其機絲。樂羊驚問其故，妻曰：『學成而後可行，猶帛成而後可服；今

子學尙未成，中道而歸，何異於此機之斷乎？』樂羊感悟，復往就學，七年不反。今此人見在

本國，高自期許，不屑小仕。何不用之？」

文侯卽命翟璜以輅車召樂羊，左右阻之曰：「臣聞樂羊長子樂舒，身仕中山，豈何任哉？」

翟璜曰：「樂羊功名之士也，子在中山，曾爲其君招樂羊，羊以中山君無道不往。主公若寄以

斧鉞之任，何患不能成功乎？」文侯從之，樂羊隨翟璜入朝，月文侯曰：「寡人欲以中山

之事相委，奈卿子在彼國，何？」樂羊曰：「丈夫建功立業，各爲其主，豈以私情廢公事哉？」臣

若不能破滅中山，甘當軍令！」文侯大喜曰：「子能自信，寡人無不信子。」遂拜爲元帥，使

西門豹爲先鋒，率兵五萬，往伐中山。

姬窟遣大將鼓須屯兵楸山，以拒魏師。樂羊屯兵於文山，相持月餘，未分勝負。樂羊請西門豹曰：「吾在主公面前，任軍令狀而來，今出兵月餘，未有寸功，豈不白愧？吾觀楸山多楸樹，誠得一膽勇之士，潛師而往，縱火焚林，彼兵必亂，亂而乘之，無不勝矣。」西門豹願往。

其時八月中秋，中山子姬窟遣使齎羊酒到楸山，以勞鼓須。鼓須對月暢飲，樂而忘懷。約定三更，西門豹率兵壯，銜枚突至，每人各持長炬一根——俱枯枝扎成，內灌有引火藥物——四下將楸木焚燒。鼓須見軍中多起，延及營寨，帶醉率軍士救火，只見嘖嘖，遍山皆着，沒一頭救處，軍中大亂。鼓須知前營有魏兵，急往山後奔走，正遇樂羊，親自引兵從山後襲來。中山兵大敗，鼓須死戰得脫，奔至白羊關，魏兵緊追在後，鼓須棄關而走。

樂羊長驅直入，所向皆破，鼓須引敗兵見姬窟，言樂羊勇智難敵。須臾，樂羊引兵圍了中山，姬窟大怒，大夫公孫焦進曰：「樂羊者，樂舒之父，舒仕於本國，君令舒於城上說退父兵，此爲上策。」姬窟依計，謂樂舒曰：「爾父爲魏將攻城，如說得退兵，當封汝大邑。」樂舒曰：「臣父前不肯仕中山而仕於魏，今各爲其主，豈臣說之可行哉？」姬窟強之，樂舒不得已，只得登城大呼，請其父相見，樂羊披掛登於轎車，一見樂舒，不第開口，遽責曰：「君子不居危國，不事

亂朝。」汝貪於富貴，不識去就；吾奉君命弔民伐罪，可勸汝君速降，尙可相見。」樂舒曰：「降不降在君，非男所得專也。但求父暫緩其攻，容我君臣從容計議。」樂羊曰：「吾且休兵一月，以全父子之情；汝君臣可早早定議，勿誤大事。」樂羊果然出令，只教軟困不去攻城，姬窟待着樂羊愛子之心，決不急攻，且圖延緩，全無主意。

過了一月，樂羊使人討取降信，姬窟又叫樂舒求寬，樂羊又寬一月——如此三次，西門豹進曰：「元帥不欲下中山乎？何以久而不攻也？」樂羊曰：「中山君不恤百姓，吾故伐之；若攻之太急，傷民益甚，吾之三從其請，不獨爲父子之情，亦所以收民心也。」

却說魏文侯左右見樂羊新進，驥得大用，俱有不平之意；及聞其三次輟攻，遂譖於文侯曰：「樂羊乘屢勝之威，勢如破竹，特因樂舒一語，三月不攻，父子情深，亦可知矣。主公若不召回，恐勞師傷財，無益於事。」文侯不應，問於翟璜，璜曰：「此必有計，主公勿疑。」自此羣臣紛紛上書，有言中山將分國之半與樂羊者；有言樂羊謀於中山共攻魏國者；文侯俱封置篋內，但時時遣使勞苦，預爲治府第於都中，以待其歸。樂羊心甚感激，見中山不降，遂率將士儘力攻擊，中山城堅厚，且積糧甚多。鼓須與公孫焦晝夜巡警，拆城中木石爲捍禦之備，攻至數月，尙

不能破。惱得樂羊性起，與西門豹親立於矢石之下，督令四門急攻，鼓須方指揮軍士，腦門中箭而死。

城中房屋牆垣，漸已拆盡。公孫焦言於姬窟曰：「事已急矣！今日止有一計，可退魏兵。」窟問：「何計？」公孫焦曰：「樂舒三次求寬，羊俱聽之，足見其愛子之情矣；今攻擊至急，可將樂舒綁縛，置於高竿，若不退師，當殺其子。使樂舒哀呼乞命，樂羊之攻，必然又緩。」姬窟從其言，樂舒在高竿上，大呼：「父親救命！」樂羊見之，大罵曰：「不肖子！汝仕於人國，上不能出奇運策，使其主有戰勝之功；下不能見危委命，使君決行成之計，尙敢如含乳小兒，以哀號乞憐乎？」言畢，架弓搭矢，欲射樂舒，舒叫苦下城，見姬窟曰：「吾父志在爲國，不念父子之情，主公自謀戰守，臣請死於君前，以明不能退兵之罪。」公孫焦曰：「其父攻城，其子不能無罪，合當賜死。」姬窟曰：「非樂舒之過也。」公孫焦曰：「樂舒死，臣便有退兵之計。」姬窟遂以劍受舒，舒自剄而亡。公孫焦曰：「人情莫親父子，今將樂舒烹羹以遺樂羊，羊見羹必然不忍，乘其哀泣之際，無心攻戰，主公引一軍殺出，大戰一場。幸而得勝，再作計較。」姬窟不得已而從之，命將樂舒之肉烹羹，并其首送於樂羊曰：「寡君以小將軍不能退師，已殺而烹之，謹

獻其羹；小將軍尚有妻子，元帥若再攻城，即當盡行誅戮。」樂羊認得是其子首，大罵曰：「不肖子！事無道昏君，固宜取死！」即取羹對使者食之，盡一器。謂使者曰：「蒙汝君饋羹，破城日面謝；吾軍中亦有鼎饒，以待汝君也！」使者還報。

姬窟見樂羊全無痛子之心，攻城愈急，恐城破見辱，遂入後宮曰：「公孫焦開門出降，樂

羊戮其纜，詔敗國之罪，斬之。撫慰居民已畢，留兵五千，使西門豹居守，盡收中山府藏寶玉，班

師回魏。魏文侯聞樂羊成功，親自出城迎勞，曰：「將軍爲國喪子，實孤之過也。」樂羊頓首

曰：「臣義不敢顧私情，以負主公斧鉞之寄。」樂羊朝見畢，呈上中山地圖，及寶貨之數，羣臣

稱賀。文侯設宴於內臺之上，親捧觴以賜樂羊。羊受觴飲之，足高氣揚，大有矜功之色。宴畢，文

侯命左右挈二篋，封識甚固，送樂羊歸第。左右將二篋交割，樂羊想道：「篋內必是珍珠金玉之

類；主公恐羣臣相妬，故封識贈我。」命家人抬到中堂，啓篋視之，俱是羣臣奏本，本內盡說樂

羊反叛之事。樂羊大驚曰：「原來朝中如此造謗！若非吾君相信之深，不爲所惑，怎得成功？」

次日，入朝謝恩。文侯議加上賞，樂羊再拜辭曰：「中山之滅，全賴主公力持於內；臣在外稍

効犬馬，何力之有？」文侯曰：「非寡人不能任卿，非卿亦不能副寡人之任也。」然將軍勞

矣。盡就封安食乎？」即以靈壽封羊，稱爲靈壽君，罷其兵權。翟璜進曰：「君既知樂羊之能，奈何不使將兵備邊，而縱其安閒乎？」文侯笑而不答。璜出朝以問李克，克曰：「樂羊不愛其子，况他人哉？此管仲所以疑易牙也。」翟璜乃悟。

文侯思中山地遠，必得親信之人爲守，乃保無虞，乃使其世子擊爲中山君。擊受命而出，遇田子方乘敝車而來，擊慌忙下車，拱立道傍致敬。田子方驅車直過，傲然不顧，擊心懷不平，乃使人牽其車索。上前曰：「擊有問於子，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笑曰：「自古以來，只有貧賤驕人，那有富貴驕人之理？——國君而驕人，則不保社稷；大夫而驕人，則不保宗廟；楚靈王以驕亡其國，智伯瑤以驕亡其家，富貴之不足恃明矣！若夫貧賤之士，食不過藜藿，衣不過布褐，無求於人，無欲於世，惟好士之主，自樂而就之，言聽計合，勉爲之留，不然則浩然長往，誰能禁之？」武王能誅萬乘之紂，而不能屈首陽之二士，蓋貧賤之足貴如此！」太子擊大慚，謝罪而去。文侯聞子方不屈於世子，益加敬禮。

時鄴都缺守，翟璜曰：「鄴介於上黨、邯鄲之間，與韓、趙爲隣，必得強明之士以守之，非西門豹不可。」文侯即用西門豹爲鄴都守。豹至鄴，見閭里蕭條，人民稀少，召父老至前，問其所苦。父老皆曰：「苦爲河伯娶婦。」豹曰：「怪事！怪事！河伯如何娶婦？汝爲我詳言之。」父老曰：「漳水自漳嶺而來，由沙城而東，經於鄴，爲漳河；河伯卽清漳之神也。其神好美婦，歲納一夫人。若擇婦嫁之，常保年豐歲稔，雨水調均；不然神怒，致水波泛溢，漂溺人家。」豹曰：「此事誰人倡始？」父老曰：「此邑之巫覡所言也。俗畏水患，不敢不從。每年，里豪及廷掾與巫覡共計，賦民錢數百萬，用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之費，其餘則共分用之。」豹問曰：「百姓任其瓜分，寧無一言乎？」父老曰：「巫覡主祝禱之事，至於三老廷掾，有科斂奔走之勞，公用公費，固所甘心。更有至苦，當春初布種，巫覡遍訪人家女子，有幾分顏色者，卽云：「此女當爲河伯夫人。」不願者多將財帛買免，別覓他女；有貧民不能買免，只得將女與之。巫覡治齋宮於河上，絳帷床席，鋪設一新，將此女沐浴更衣，居於齋宮之內。卜一吉日，編葦爲舟，

使女登之，浮於河，流數十里乃滅。人家苦此煩費，又有愛女者，恐爲河伯所娶，搆女遽竄，所以城中益空。」豹曰：「汝邑曾受漂溺之患否？」父老曰：「賴歲歲娶婦，不曾觸河神之怒，但漂溺雖免。奈本邑土高路遠，河水難達，每逢歲旱，又有乾枯之患。」豹曰：「神既有靈，當嫁女時，吾亦欲往送，當爲汝禱之。」

及期，父老果然來稟，西門豹具衣冠親往河上，凡邑中官屬，三老豪戶里長父老，莫不畢集，百姓遠近皆會，聚觀者數千人。三老里長等引大巫來見，其貌甚倨。豹顧之，乃一老女子也。小巫女弟子二十餘人，衣冠楚楚，悉持巾櫛爐香之類，隨侍其後。豹曰：「勞苦大巫，煩呼河伯歸來，我欲視之。」老巫顧弟子使喚至，豹視女子，鮮衣素襪，顏色中等。豹謂巫媪及三老衆人曰：「河伯貴神，女必有殊色，方纔相稱，此女不佳，煩大巫爲我入報河伯，但傳太守之語：『更當別求好女子，後日送之。』」即使吏卒數人，共抱老巫，投之於河，左右莫不驚惶失色，豹靜立俟之，良久曰：「媪年老不幹事，去河中許久，尚不說話，弟子爲我催之。」復使吏卒抱弟子一人，投於河中。少頃，又曰：「弟子去何久也？」復使弟子一人催之，又嫌其遲，更投一人——凡投弟子三人，入水卽沒。豹曰：「是皆女子之流，傳話不明，煩三老入河，明白言之。」

三老方欲辭，豹喝：「快去！即取回復。」吏卒左牽右拽，不由分說，又推河中，逐波而去。傍觀者皆爲吐舌，豹簪纓鞠躬，回河恭敬以待。約莫又一個時辰，又曰：「三老年高，亦復不濟，須得廷掾豪長者往告。」那廷掾里豪，嚇得面如土色，流汗浹背，一齊皆叩頭求哀，流血滿面，堅不肯起。西門豹曰：「且俟須臾。」衆人戰戰兢兢，又過一刻，西門豹曰：「河水滔滔，去而不返，河伯安在？枉殺民間女子，汝曹罪當償命！」衆人復叩頭謝曰：「從來都被巫嫗所欺，非某等之罪也。」豹曰：「巫嫗已死，今後再有言河伯娶婦者，即令其人爲媒，往報河伯。」於是廷掾里豪三老，乾沒財賦，悉追出散還民間；又使父老，即於百姓中，詢其年長無妻者，以女弟子嫁之。巫風遂絕。百姓逃避者，復還鄉里。有詩爲證：

「河伯何曾見娶妻？愚民無識被巫欺；一從賢令除疑網，女子安眠不受虧。」

豹又相度地形，視漳水可通處，發民鑿渠，各十二處，引漳水入渠。既殺河勢，又腹內田畝，得渠水侵灌，無旱乾之患，禾稼倍收，百姓樂業。——今臨漳縣有西門渠，即豹所鑿也。——文侯謂翟璜曰：「寡人聽子之言，使樂羊伐中山，使西門豹治鄴，皆勝其任，寡人賴之。今西河在魏西鄙，爲秦人犯魏之道，卿思何人可以爲守？」翟璜沉思半晌，答曰：「臣舉一人，姓吳名起，此

人大有將才，今自魯奔魏，主公速召而用之，若遲則又他適矣。」文侯曰：「起非魯將者乎？聞此人貪才好色，性復殘忍，豈可托以重任哉？」翟璜曰：「臣所舉君成一日之功，若素行不足計也。」文侯曰：「試爲寡人召之。」

不知吳起如何立魏立功，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吳起殺妻求將 騶忌鼓琴取相

話說吳起，衛國人，少居里中，以擊劍無賴爲母所責，起自嚙其臂出血，與母誓曰：「起今辭母，遊學他方，不爲卿相，擁節旄，乘高車，不入衛城，與母相見。」母泣而留之。起竟出北門，不顧往魯國，受業於孔門高弟曾參，晝研夜誦，不辭勞苦。有齊國大夫田居至魯，嘉其好學，與之談論淵淵不竭，乃以女妻之。起在曾參之門歲餘，參知其家中尙有老母，一日問曰：「子遊學六載，不歸看親，人子之心安乎？」起對曰：「起曾有誓詞在前：『不爲卿相，不入衛城。』」參曰：「他人可誓，母安可誓也？」由是心惡其人。

未幾，衛國有信至，言起母已死，起仰天三號，旋即收淚，誦讀如故。參怒曰：「吳起不奔母

喪忘本之人！夫水無本則竭，木無本則折；人而無本，能令終乎？起非吾徒矣！命弟子絕之，不許相見。起遂棄儒學兵法，三年學成，求仕於魯。魯相儀休，常與論兵，知其才能，言於穆公，任爲大夫。起祿入既豐，遂多買妾婢，以自娛樂。

時齊相國田和謀篡其國，恐魯與晉世姻，或討其罪，乃修艾陵之怨，興師伐魯，欲以威力脅而服之。魯相國公儀休進曰：「欲却齊兵，非吳起不可。」穆公曰：「吾固知起有將才，但其所娶師已拔成邑，休復請曰：『臣言吳起可用，君何不行？』」穆公曰：「吾固知起有將才，但其所娶乃田宗之女，夫至愛莫如夫妻，能保無觀望之意乎？」吾是以躊躇而不決也。」公儀休出朝，吳起已先在相府候見，問曰：「齊寇已深，主公已得良將否？今日不是某誇口自薦，若用某爲將，必使齊兵隻輪不返。」公儀休曰：「吾言之再三，主公以子婚於田宗，以此持疑未決。」吳起曰：「欲釋主公之疑，此特易耳。」乃歸家，問其妻田氏曰：「人之所貴有妻者何也？」田氏曰：「有外有內，家道始立，所貴有妻以成家耳。」吳起曰：「夫位爲卿相，食祿萬鍾，功垂於竹帛，名留於千古，其成家也大矣，豈非婦之所望於夫者乎？」田氏曰：「然。」起曰：「吾

有求於子，子當爲我成之。」田氏曰：「妾婦人安得助君成其功？」吳起曰：「今齊師伐魯，魯侯欲用吾將，以我娶於田宗，疑而不用。誠得子之頭以謁見魯侯，則魯侯之疑釋而吾之功名可就也。」田氏大驚，方欲開口答話，起拔劍一揮，田氏頭已落地。史臣有詩云：

「一夜夫妻百夜恩，無辜忍使作冤魂；母喪不顧人倫絕，妻子區區無足論。」

於是以帛裹田氏，往見穆公，奏曰：「臣報國有志，而君以妻故見疑，臣今斬妻之頭，明以臣爲魯不爲齊也。」穆公慘然不樂，曰：「大夫休矣！」

少頃，公儀休入見，穆公謂曰：「吳起殺妻以求將，此殘忍之極，其心不可測也！」公儀休曰：「起不愛其妻，而愛功名，君若棄之不用，必反而爲齊矣。」穆公乃從休言，即拜吳起爲大將，使泄柳申詳副之，率兵二萬，以拒齊師。

起受命之後，在軍中與士卒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見士卒裹糧負重，分而荷之。有卒病疽，起親爲調藥，以口吮其膿血；士卒感起之恩，如同父子，咸摩拳擦掌，願爲一戰。

却說田和引大將田忌、段朋、長驅而入，直犯南鄙，聞吳起爲魯將，笑曰：「此田氏之婿，好色之徒，安知軍旅事耶？」魯國合敗，故用此人也。一及兩軍對壘，不見吳起挑戰，陰使人覘其作

爲見起方與軍士中之最賤者，席地而坐，分羹同食。使者還報，田和笑曰：「將尊則士畏，士畏則戰力起，舉動如此，安能用衆？吾無慮矣！」再遣愛將張丘，假稱願與講和，特至魯軍探起戰守之意。起將精銳之士，藏於後軍，悉以老弱見客，謬爲恭敬，延入禮待。丑曰：「軍中傳有將軍殺妻求將，果有之乎？」起慙而對曰：「某雖不肖，曾受學於聖門，安敢爲此不情之事？吾妻自因病亡，與軍旅之命適會其時，君之所聞，殆非其實。」丑曰：「將軍若不棄田宗之好，願與將軍結盟通和。」起曰：「某書生，豈敢與田氏戰乎？若獲結成，此乃某之至願也。」起留張丑於軍中，歡飲三日，方纔遣歸，絕不談及軍事。臨行時，再三致意，求其申好，丑辭去，起卽暗調兵將，分作三路，望其後而行。

田和得張丑回報，以起兵旣弱，又無戰志，全不掛意；忽然轅門外鼓聲大振，魯兵突然殺至。田和大驚，馬不及軍，車不及駕，軍中大亂。田忌引步兵出迎，段朋忘命，軍士整頓車乘接應。不提防泄柳申詳二軍分爲左右，一齊殺入，乘亂夾攻，齊軍大敗，殺得僵尸滿野，直追過平陸方回。魯穆公大悅，進起上卿。

田和責張丑誤事之罪，丑曰：「某所見如此，豈知起之詐謀哉？」田和乃嘆曰：「起之用

兵孫武穰苴之流也；若終爲魯用，齊必不安。吾欲遣一人至魯，暗與通和，各無相犯，子能去

乎？」丑曰：「願捨命一行，將功折罪。」田和乃購求美女二人，加以黃金千鎰，令張丑詐爲

賈客，攜至魯，私餽吳起，起貪財好色，見卽受之。謂丑曰：「致意齊相國，使齊不侵魯，魯何敢

加齊哉？」張丑既出魯城，故意洩其事於人，遂沸沸揚揚，傳說吳起受賄通齊之事。穆

公曰：「吾固知起心不可測也。」欲削起爵究罪，起聞而懼，乘家逃奔魏國，居於翟璜之家。

適文侯與璜謀及守西河之人，璜遂薦吳起可用，文侯召起見之，謂起曰：「聞將軍爲魯將

有功，何以見辱敵邑？」起對曰：「魯侯聽信讒言，信任不終，故臣逃死於此。慕君侯折節下士，

豪傑歸心，願執鞭馬前。倘蒙驅使，雖肝腦塗地，亦無所恨。」文侯乃拜起爲西河守。起至

西河，修城治池，練兵訓武，其愛卹士卒，一如爲魯將之時。築城以拒秦，名曰吳城。

時秦惠公薨，太子名出子嗣位——惠公乃簡公之子，簡公乃靈公之季父——方靈公之

薨，其子師隰年幼，羣臣乃奉簡公而立之，至是三傳。及於出子而師隰年長，謂大臣曰：「國，吾

父之國也，吾何罪而見廢？」大臣無辭以對，乃相與殺出子而立師隰，是爲獻公。

吳起乘秦國多事之日，興兵襲秦，取河西五城，韓趙皆來稱賀，文侯以翟璜薦賢有功，欲用

爲相國，謀於李克。克曰：『不如魏成。』文侯點頭。克出朝，翟璜迎而問曰：『聞主公欲卜相，取決於子，今已定乎？何人也？』克曰：『已定魏成。』翟璜忿然曰：『君欲伐中山，吾進樂羊君，羣鄰吾進西門豹，君憂西河，吾進吳起，吾何以不若魏成哉？』李克曰：『成所舉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非師即友，子所進者，君皆臣之。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以代賢士；子祿食皆以自贍，子安得比於魏成哉？』璜再拜曰：『鄙人失言，請待門下爲弟子。』——自此魏國將相得人，邊鄙安集。

三晉之中，惟魏最強，齊相國田和見魏之強，又文侯賢名重於天下，乃深結魏好，遂遷其君康公，貸於海上，以一城給其食，餘皆自取。使人於魏，文侯處，求其轉請於周，欲援三晉之例，列於諸侯。周威烈王已崩，子安王名驕立，勢愈微弱。——時乃安王之十三年——遂從文侯之請，賜田和爲齊侯，是爲田太公，自陳公子完奔齊，事齊桓公爲大夫，凡傳十世，至和而代齊，有國姜氏之祀遂絕。不在話下。

時三晉皆以擇相得人爲尙，於是相國之權最重。趙相公仲連，韓相俠累，就中單說：俠累傲時，與濮陽人嚴仲子名遂，爲八拜之交，累貧而遂富，資其日用，復以千金助其遊費。俠累凶

此得達於韓，位至相國。俠累既執政，領著威重，門絕私謁。嚴遂至韓，謁累，冀其引進。候月餘，不得。遂曰：「以家財賂君左右，得見烈侯。」烈侯大喜，欲貴重之。俠累復於烈侯前言嚴遂之短，阻其進用。嚴遂聞之大恨，遂去韓，遍遊列國，欲求勇士刺殺俠累，以雪其恨。行至齊國，見屠牛肆中，一人舉巨斧砍牛，斧下之處，筋骨立解，而全不費力，視其斧可重三十餘斤。嚴遂異之，細看其人，身長八尺，環眼虬鬚，顴骨特聳，聲音不似齊人。遂邀與相見，問其姓名來歷。答曰：「姓聶，名政，某魏人也，家在軹之深井里，因賦性粗直，得罪於鄉里，移老母及姊，避居此地，屠牛以供朝夕。」亦詢嚴遂姓字，遂告之，匆匆別去。

次早，嚴遂具衣冠往好，邀至酒肆，具賓主之禮。酒至三酌，遂出黃金百鎰爲贈。政怪其厚，遂曰：「聞子有老母在堂，故私進不腆，代吾子爲一日之養。」政曰：「仲子爲老母謀養，必有用政之處，若不言，政決不受！」嚴遂將俠累負恩之事，備細說知，今欲殺之報仇。政曰：「昔專諸有言：『老母仕此身未敢許人。』仲子之事難卽行，不敢虛尊賜。」遂曰：「某慕君之高義，願結弟兄之好，豈敢捨君養母之孝，而求遂其私哉？」聶政被強不過，只得受之，以其半嫁其姊，餘金日具肥甘奉母。歲餘，老母病卒，嚴遂復往哭弔，代爲治喪，喪葬既畢，聶政曰：「今

日之身，乃足下之身也；惟所用之，不復自惜！」仲子乃問報仇之策，欲爲具車騎壯士。政曰：「相國至貴，出入兵衛，衆盛無比，當以奇取，不可以力勝也。願得利匕首懷之，伺隙圖事，今日別仲子前行，更不相見矣！」仲子亦勿問吾事。」

政至衛，宿於郊外，靜息三日，早起入城，值俠累自朝中出，高車駟馬，甲士執戈，前後擁衛，其行如飛。政尾至相府，累下車復坐，府決事，自大門至於堂階，皆有兵仗。政遙望堂上，累重席憑案而坐，左右持牒稟決者甚衆，俄頃事畢將退，政乘其懈，口稱：「有急事告相國。」從門外攘臂直趨，甲士攔之者，皆縱橫顛仆。政搶至公座，抽匕首以刺累，累驚走，未及離席，中心而死。堂上大亂，共呼：「有賊！」閉門來擒，政擊殺數人，度不能自脫，恐人識之，急以匕首自削其面，抉出雙眼，還自刺其喉而死。早有人報知韓烈侯，烈侯問：「賊何人？」衆莫能識。乃暴其屍於市中，懸千金之賞，購人告首，欲得賊人姓名來歷，爲相國報仇。如此七日，行人往來如蟻，絕無識者。

此事直傳至魏國，軹邑孟姊營聞之，卽痛哭曰：「必吾弟也！」便以素帛裹頭，竟至韓國，見政橫屍市上，撫而哭之，甚哀。市吏拘而問曰：「汝於死者何人也？」婦人曰：「死者爲吾

弟聶政，妾乃其姊。營也。聶政居軹之深井里，以勇聞。彼知刺相國罪重，恐累及賤妾，故抉目破面，以自晦其名。妾奈何惜一身之死，忍使吾弟終泯沒於世人乎？市吏曰：『死者冤，是汝弟，必知作賊之故，何人主使？』汝若明言，吾請於主公，貸汝一死。營曰：『妾如愛死，不至此矣！吾弟不惜身軀，誅千乘之國相，代人報仇，妾不言其名，是沒吾弟之名也。妾復洩其故，是沒吾弟之義也。』遂觸井亭石柱而死。市吏報之韓烈侯，烈侯嘆息，令收葬之，以韓山堅爲相國，代俠累之任。

烈侯傳子文侯，文侯傳哀侯，韓山堅素與哀侯不睦，乘間弑哀侯，諸大臣共誅殺山堅而立哀侯子若山，是爲懿侯。懿侯子昭侯，用申不害爲相，不害精於刑名之學，國以大治。此是後話。

再說周安王十五年，魏文侯斯病篤，召太子擊於中山，趙聞魏太子離了中山，乃引兵襲而取之。自此魏與趙有隙——太子擊歸，魏文侯已薨，乃主喪嗣位，是爲武侯，拜田文爲相國。

吳起自西河入朝，自以功大，滿望拜相，及聞已相田文，忿然不悅。朝退，遇田文於門，迎面

謂曰：「子知起之功乎？今日請與子論之。」田文拱手曰：「願聞。」起曰：「將三軍之衆，使士卒聞鼓而忘死，爲國立功，子孰與起？」文曰：「不如。」起曰：「治百官，親萬民，使府庫充實，子孰與起？」文曰：「不如。」起又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犯，韓趙賓服，子孰與起？」文又曰：「不如。」起曰：「此三者，子皆出我之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某叨竊上位，誠然可愧——然今日故君嗣統，主少國疾，百姓不親，大臣未附，某特以先世勳舊，承之肺腑，或者非論功之日也。」吳起俯首沉思，良久曰：「子言亦是。」——然此位終當屬我。」

有內侍聞二人論功之語，傳報武侯；武侯疑吳起有怨望之心，遂留起不遣，欲另擇人爲西河守。吳起懼見誅於武侯，出奔楚國；楚悼王熊疑，素聞吳起之才，一見即以相印授之。起感恩無已，慨然以富國強兵自任，仍請於悼王曰：「楚國地方數千里，帶甲百餘萬，固宜雄壓諸侯，世爲盟主，所以不能加於列國者，養兵之道失也。夫養兵之道，先阜其財，後用其力。今不急之官，布滿朝署，疎遠之族，靡費公廩，而戰士僅食升斗之餘，欲使捐軀殉國，不亦難乎？大王誠聽臣計，汰冗官，斥疎族，盡儲廩祿，以待敢戰之士，如是而國威不振，則臣請伏妄言之誅！」悼王從其計，羣臣多謂：「起言不可用。」悼王不聽。於是仲吳起詳定官制，凡削去冗官數

百員；大臣子弟，不得貪緣竊祿。又公族五世以上者，令自食其力，比於編氓；五世以下，酌其遠近，以次裁之，所省國賦數萬。選國中精銳之士，朝夕訓練，閱其材器，以上下其廩食——有加厚至數倍者——士卒莫爲競勸，楚遂以兵強，雄視天下。三晉齊秦，咸畏之，終悼王之世，不敢加兵。

及悼王薨，未及殯殮，楚貴戚大臣子弟失祿者，乘喪作亂，欲殺吳起，起奔入宮寢，衆持弓矢追之；起知力不能敵，抱王屍而伏。衆攢箭射起，連王屍也中了數箭，起大叫曰：「某死不足惜，諸臣銜恨於王，僂及其屍，大逆不道，豈能逃楚國之法哉？」言畢而絕。衆聞吳起之言，懼而敢走，太子熊臧嗣位，是爲肅王。月餘，追理射屍之罪，使其弟熊良夫率兵，收爲亂者，次第誅之，元滅七十餘家。髡翁有詩嘆云：

「滿望終身作大臣，殺妻叛母絕人倫，誰知魯韓成流水，到底身驅喪楚人。」
又有一詩說：「吳起伏王屍以求報其仇，死尙有餘智也。」詩云：

「爲國忘身死不辭，巧將賊矢集王屍，雖然王法應誅滅，不報公仇却報私。」
話分兩頭，却說田和自爲齊侯，凡二年而薨，和傳子午，午傳子因齊。——當因齊之立，乃

周安王之二十三年也。因齊自恃國富兵強，見吳越俱稱王，便命往來，俱用王號，不甘爲下，僭稱齊王，是爲齊威王。魏侯營聞齊稱王曰：「魏何以不如齊？」於是亦稱魏王——卽孟子所見梁惠王也。

再說齊威王既立，日事酒色，聽音樂，不修國政。九年之間，韓、魏、魯、趙悉起兵來伐，邊將屢敗。忽一日，有一士人叩闥求見，自稱「姓驕，名忌，本國人，知琴，聞王好音，特來求見。」威王召而起之，賜之坐，使左右置几，進琴於前。忌撫弦而不彈，威王問曰：「聞先生善琴，寡人願聞佳音，今撫弦而不彈，豈琴不佳乎？」抑有不足於寡人耶？」驕忌含琴正容而對曰：「臣所知者琴理也；若夫絲桐之聲，樂工之事，臣雖知之，不足以辱王之聽也。」威王曰：「琴理如何，可得聞乎？」驕忌對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使歸於正。昔伏羲作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弦，象五行也；大弦爲君，小弦爲臣，其音以緩急爲清濁，濁者寬而不弛，君道也；清者廉而不皷，臣道也；一弦爲宮，次

弦爲商，次爲角，次爲徵，次爲羽，文王、武王各加一弦，「文弦」爲少宮，「武弦」爲少商，以合君臣之恩也。君臣相得，步令和諧，治國之道，不過如此。」威王曰：「善哉！先生既知琴理，必審琴音，願先生試爲彈之。」騶忌對曰：「臣以琴爲事，則審於爲琴；大王以國爲事，豈不審於爲國哉？今大王撫國而不治，何異臣之撫琴而不彈乎？臣撫琴而不彈，無以暢大王之意；大王撫國不治，恐無以暢萬民之意也。」威王愕然曰：「先生以琴諫寡人，寡人聞命矣！」遂留之右室。

明日，沐浴而召之，與之談論國事。騶忌勸威王節飲遠色，核名實，別忠佞，息民教戰，經營霸王之業。威王大悅，即拜騶忌爲相國。時有辯士淳于髡，見騶忌睡手取相印，心中不服，率其徒往見騶忌，忌接之甚恭。髡有傲色，直入踞上坐，謂忌曰：「髡有愚志，願陳於相國之前，不誠可否？」忌曰：「願聞。」淳于髡曰：「子不離母，婦不離夫。」忌曰：「謹受教。不敢遠於君側。」髡又曰：「棘木爲輪，塗以脂油，至滑也，投於方孔，則不能運轉。」忌曰：「謹受教。不敢不順人情。」髡又曰：「弓幹雖膠，有時而解，衆流赴海，自然而合。」忌曰：「謹受教。不敢不親附萬民。」髡又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忌曰：「謹受教。請選擇賢

者毋雜不肖於其間。」髡又曰：「輻輳不較分寸，不能成車，琴瑟不較緩急，不能成律。」忌曰：「謹受教。請修法令而督奸吏。」

淳于髡默然，再拜而退。既出門，其徒曰：「夫子始見國相，何其倨？今再拜而退，又何屈也？」淳于髡曰：「吾示以微言，凡五相國隨口而應，悉解吾意，此誠大才，吾所不及！」於是遊說之士聞驕忌之名，無敢入齊者。驕忌亦用淳于髡之言，盡心圖治。常訪問：「邑守中誰賢誰不肖？」同朝之人，無不極口稱阿大夫之賢，而貶即墨大夫者。忌述於威王，威王於不意中，時時問及左右，所對大略皆同。乃陰使人往察二邑治狀，從齊回報，因降旨召阿即墨二守入朝。即墨大夫先到，朝見威王，並無一言發放，左右皆驚訝，不解其故。未幾，阿邑大夫亦到，威王大集羣臣，欲行賞罰。左右私心揣度，都道：「阿大夫今番必有重賞，即墨大夫禍事到矣！」

齊文武朝見已畢，威王召即墨大夫至前，謂曰：「自子之官即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開闢，人民富饒，官無留事，東方以甯。繇子專意治邑，不肯媚吾左右，故蒙毀耳，子誠賢令。」乃加封萬家之邑。又召阿大夫謂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荒蕪，人民凍餒。昔日趙兵近境，子不往救，但以厚幣精金，賄吾左右，以求美譽，守之不肖，無過於汝。」

阿大夫頓首謝罪，願改過。威王不聽，呼力士使具鼎鑊，須臾火猛湯沸，縛阿大夫投鼎中，復召左右平日常譽阿大夫毀卽墨者，凡數十人，責之曰：「汝在寡人左右，寡人以耳目寄汝，乃私受賄賂，顛倒是非，以欺寡人。有臣如此，妾他何用？可俱就烹！」衆皆泣拜哀求。威王怒猶未息，擇其平日尤所親信者十餘人，次第烹之，衆皆股慄。有詩爲證：

「權歸左右主人依，毀譽繇來倒是非，誰似烹阿封卽墨，竟拜公道誦齊威。」

於是選賢才，改易郡守，仲檀子守南城以拒楚，田桐守高唐以拒趙，黔夫守徐州以拒燕，種首爲司寇，田忌爲司馬，國內大治，諸侯畏服。

威王以下邳封騶忌曰：「成寡人之志者，吾子也。」號曰成侯。騶忌謝恩畢，復奏曰：

「昔齊桓晉文，五霸中爲最盛，所以然者，以尊周爲名也。今周室雖衰，九鼎猶在，大王何不如周行朝覲之禮？因假王寵，以臨諸侯，桓文之業，不足道矣。」威王曰：「寡人已僭號爲王，今以王朝王可乎？」騶忌對曰：「夫稱王者，所以雄長乎諸侯，非所以壓天子也。若朝王之際，暫稱齊侯，天子必喜大王之謙德，而寵命有加矣。」威王大悅，卽命駕往成周，朝見天子。時周烈王之六年——王室微弱，諸侯久不行朝禮，獨有齊侯來朝，上下皆鼓舞相慶，烈王大搜

寶藏爲贈。威王自周反齊，一路頌聲載道，皆稱其賢。

且說當時天下六國凡七：齊、楚、魏、趙、燕、秦。那七國地廣兵強，大略相等；餘國如越、雖、則稱王，日就衰弱。小宋、魯、衛、鄆，益不足道矣。自齊威王稱霸，楚、魏、韓、趙、燕，五國皆爲齊下；會聚之間，推爲盟主。惟秦僻在西戎，中國攢棄，不與通好。秦獻公之世，上天雨金三日。周太中儻私嘆曰：『秦之地周所分也，分五百餘歲，當復合。有霸王之君出焉，以金德王天下。今雨金於秦，殆其瑞乎！』及獻公薨，子孝公代立，以不得列於中國爲恥，於是下令招賢。令曰：『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疆秦者，授以尊官，封之大邑。』不知有甚賢臣應詔而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說秦君衛鞅變法 辭鬼谷孫賓下山

話說衛人公孫鞅原是衛侯之支庶，素好刑名之學，因見衛國微弱，不足展其才能，乃入魏國，欲求事相國田文。田文已卒，公叔痤代爲相國，鞅遂委身於痤之門。痤知鞅之才，薦爲中庶子。每有大事，必與計議，鞅謀無不中，痤深愛之，欲引居大位，未及而瘞病。惠王親往問疾，見

痲病勢已重，奄奄一息，乃垂淚而問曰：「公孫恚萬一不起，寡人將托國於何人？」痲對曰：「中庶子衛鞅，其年雖少，實當世之奇才也；君舉國而聽之，勝痲十倍矣。」惠土默然。痲又曰：「君如不用鞅，必殺之，勿令出境，恐見用於他國，必爲魏害。」惠土曰：「諾。」既上車，嘆曰：「甚矣公叔之病也！乃使我托國於衛鞅。」又曰：「不用則殺之。」夫鞅何能爲？豈非昏憤之語哉？惠土既去，公叔痲召衛鞅至床頭謂曰：「吾適言於君如此，欲君用子，君不許，吾又言若不用，當殺之。君曰：『諾。』吾向者先君而後臣，故先以告君，後以告子，子必速行，毋及禍也。」鞅曰：「君既不能用相國之言而用臣，又安能用相國之言而殺臣乎？」竟不去。大夫公子卬，鞅善，復薦於惠土，惠土竟不能用。

至是，聞秦孝公下令招賢，鞅遂去魏入秦，求見孝公之嬖宦景監，與論國事，知其才能，言於孝公。公召見，問以治國之道，衛鞅歷舉義，堯舜爲對。語未及終，孝公已睡去矣。明日，景監入見，孝公責之曰：「子之客妄人耳！其言迂闊無用，子何爲薦之？」景監退朝，謂衛鞅曰：「吾薦先生於君，欲投石之好，庶幾重子，奈何以迂闊無用之談，讀君之聽邪？」鞅曰：「吾望君行帝道，君不悛也，願更一見而說之。」景監曰：「君意不悛，非五日之後，不可言也。」

過五日，景監復言於孝公曰：「臣之客，語尙未盡，自請復見，願君許之。」孝公復召鞅，鞅備陳夏禹畫土定賦，及湯武順天應人之事。孝公曰：「客誠博聞強記！然古今事異，所言尙未適於用。」乃麾之使退。景監先候於門，見衛鞅從公宮出，迎而問曰：「今日之說何如？」鞅曰：「吾說君以王道，猶未當君意也。」景監對曰：「人主得士而用，如弋人治繳，且暮望獲禽耳，豈能舍目前之效，而遠法帝王哉？先生休矣！」鞅曰：「吾向者未察君意，恐其志高，而吾之言卑，故且探之，今得之矣，若使我更得見君，不憂不入。」景監曰：「先生兩進言，而兩拂吾君，吾尙敢饒舌以干君之怒哉？」

明日，景監入朝謝罪，不敢復言衛鞅。景監歸舍，鞅問曰：「子曾爲我復言於君否？」景監曰：「未曾。」鞅曰：「惜乎！君徒下求賢之令，而不能有才，鞅將去矣。」監曰：「先生何往？」鞅曰：「六王擾擾，豈無好賢之主，勝於秦君者哉？——即不然，豈無委曲進賢，勝於吾子者哉？鞅將求之。」景監曰：「先生且從容更待五日，吾當復言。」

又過五日，景監入侍孝公，孝公方飲酒，忽見飛鴻過前，停盃而嘆。景監進曰：「君目視飛鴻而嘆何也？」孝公曰：「昔齊桓公有言：『吾得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也。』寡人下令求賢，

且數月矣，而無一奇才至者；譬如鴻雁，徒有冲天之志，而無羽翼之資，是以嘆耳。」景監答曰：「臣客衛鞅，自言有「帝」「王」「伯」「三術」。向者述帝王之事，君以爲迂遠難用；今更有伯術欲獻，願君省須臾之暇，請畢其詞。」孝公聞「伯術」二字，正中其懷，命景監即召衛鞅入。孝公問曰：「聞子有伯道，何不早賜教於寡人乎？」鞅對曰：「臣非不欲言也。但伯者之術，與帝王異；帝王之道，在順民情，伯者之道，必逆民情。」孝公勃然按劍變色曰：「夫伯者之道，安在其必逆人情哉？」鞅對曰：「夫琴瑟不調，必改弦而更張之；政不更張，不可爲治。小民狃於目前之安，不顧百世之利，可與樂成，難於慮始。如仲父相齊，作內政而寄軍令，制國爲二十五鄉，使四民各守其業，盡改齊國之舊，此豈小民之所樂從哉？及乎政成於內，敵服於外，君享其名，而民亦受其利，然後知仲父爲天下才也。」孝公曰：「子誠有仲父之術，寡人敢不委國而聽子，但不知其術安在？」衛鞅對曰：「夫國不富，不可以用兵，兵不強，不可以摧敵；欲富國莫如力田，欲強兵莫如勸戰。誘之以重賞，而後民知所趨；脇之以重罰，而後民知所畏。賞罰必信，政令必行，而國不富強，未之有也。」孝公曰：「善哉！此術寡人能行之。」鞅對曰：「夫富強之術，不得其人不行；得其人而任之不專不行；任之不專而惑於人言，二三其意又

不行。」孝公又曰：「善。」

衛鞅請退，孝公曰：「寡人正欲悉子之術，奈何遽退？」鞅對曰：「願君熟思三日，以定可否，然後臣取盡言。」鞅出朝，景監又咎之曰：「賴君再三稱善，不乘此罄吐其所懷，又欲君熟思三日，無乃爲要君耶？」鞅曰：「君意未堅，不如此恐中變耳。」

至明日，孝公使人來召衛鞅，鞅謝曰：「臣與君言之矣，非三日後不敢見也。」景監又勸令勿辭，鞅曰：「吾始與君約而遂自失信，異日何以取信於君哉？」景監乃服。

至第三日，孝公使人以車來迎，衛鞅復入見，孝公賜金請教，其意甚切。鞅乃備述秦政所當更張之事，彼此問答，一連三日三夜，孝公全無倦色。遂拜衛鞅爲左庶長，賜第一區黃金五百鎰，諭羣臣：「今後國政悉聽左庶長施行，有違抗者，與逆旨同！」羣臣肅然。衛鞅於是定變法之令，將條款呈上，孝公商議停當，未及張掛，恐民不信，不即奉行，乃取三丈之木，立於咸陽市之南門，仲吏守之，令曰：「有能徙此木於北門者，予以十金。」百姓觀者甚衆，皆中懷疑，莫測其意，無敢徙者。鞅曰：「民莫肯徙，豈嫌金少耶？」復改令，添至五十金，衆人愈疑，有

一人獨出曰：『秦法素無重賞；今忽有此令，必有計議。縱不能得五十金，豈無薄賞？』遂荷其木，竟至北門立之，百姓從而觀者如堵。吏奔告衛鞅，鞅召其人至，獎之曰：『爾真良民也！能從吾令。』隨取五十金與之，曰：『吾終不失信於爾民矣。』市人互相傳說，皆言：『左庶長令出必行。』預相誠諭。

次日，將新令頒布，市人聚觀，無不吐舌。——此周顯王十年事也——只見新令上云：

一定都；秦地最勝，無如咸陽，被山帶河，金城千里。今當遷都咸陽，永定王業。一建縣；凡境內村鎮，悉并爲縣。每縣設令丞各一人，督行新法；不遵者，輕重議罪。一闢土；凡郊外曠土，非車馬必由之途，及田間阡陌，責令附近居民開墾成田。俟成熟之後，計步爲畝，照常輸租——六尺爲一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步過六尺爲欺，沒田入官。一定賦；凡賦租悉照畝起科，不用井田什一之制。凡田皆屬於官，百姓不得私尺寸。一本富；男耕女織，粟帛多者，謂之良民，免其一家之役。惰而貧者，沒爲官家奴僕，棄灰於道，以償農論。工商則重征之，民有二男，即令分異，各出丁錢，不分異者，一人出兩課。一勸戰；官餉以軍功爲敘，能斬一敵首，即賞爵一級，退一步者即斬。功多者受上爵，車

服任其華美不禁；無功者，雖富室，止許布褐乘犢。宗室以軍功多寡爲親疎，戰而無功，削其屬籍，比於庶民。凡有私下爭鬪者，不論曲直，並皆處斬。一禁奸，五家爲保，十家相連，互相覺察。一家有過，九家同舉，不舉者，十家連坐，俱腰斬——能首奸者，與克敵同賞。告一奸，得爵一級；私匿罪人者，與罪人同。客舍宿人，務取文憑辨驗，無驗者不許容留；凡民一人有罪，并其室家沒官。一重令，政令既出，不問貴賤，一體遵行。有不遵者，戮以狗。

新令既出，百姓議論紛紛，或言不便，或言使鞅悉令拘至府中，責之曰：「汝曹聞令，但當奉而行之。言不便者，梗令之民也；言使者，亦媚令之民也；此皆非良民！」悉籍其姓名，徙於邊境爲戍卒。大夫甘龍杜摯私議新法，斥爲庶人。於是道路以目相視，不敢有言。

衛鞅乃大發徒卒，築宮闕於咸陽城中，擇日遷都。太子駟不願遷，且言變法之非。衛鞅怒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不可加刑；若赦之，則又非法。」乃言於孝公，坐其罪於師傅；將太傅公子虔劓鼻，太師公孫賈黥面。百姓相謂曰：「太子違令，且不免刑其所傅，何況他人乎？」鞅知人心已定，擇日遷都。雍州大姓徙居咸陽者，凡數千家。分秦國爲三十一

縣，墾田百畝，增稅至百餘萬。衛鞅常親至渭水閱囚，一日誅殺七百餘人，渭水爲之盡赤，哭聲遍野。百姓夜臥，夢中皆戰。於是道不拾遺，國無盜賊，倉廩充足，勇於公戰，而不敢私鬪。秦國富強，天下莫比。於是與師伐楚，取商於之地，武關之外，拓地六百餘里。周顯王遣使册命秦爲方伯，於是諸侯畢賀。

是時，三晉惟魏稱王，有吞併韓趙之意，聞衛鞅用於秦國，嘆曰：「悔不聽公叔痤之言也！」時卜子夏、田子方、魏成、李克……等俱卒，乃捐厚幣，招來四方豪傑。鄒人孟軻字子輿，乃子思門下高弟子，思姓孔名伋，孔子嫡孫。孟軻得聖賢之傳於子思，有濟世安民之志，聞魏惠王好士，自鄒至魏。惠王郊迎，禮爲上賓，問以利國之道，孟軻曰：「臣遊於聖門，但知有仁義，不知有利。」惠王迂其言不用，軻遂適齊。潛淵有詩云：

「仁義非同功利謀，紛爭誰肯用儒流。子輿空挾圖王術，歷盡諸侯話不投。」

却說周之陽城有一處地面，名曰鬼谷，以其山深樹密，幽不可測，似非人之所居，故云鬼谷。

內中有一隱者，但自號曰鬼谷子，相傳姓王名栩，晉平公時人在雲夢山與宋人墨翟一同採藥修道。那墨翟不畜妻子，發願雲遊天下，專一濟人利物，拔其苦厄，救其危難，惟王栩潛居鬼谷，人但稱爲鬼谷先生。其人通天徹地，有幾家學問，人不能及。那幾家學問：一曰數學。日星象緯，在其掌中，占往察來，言無不驗。二曰兵學。六韜三略，變化無窮，布陣行兵，鬼神不測。三曰遊學。廣記多聞，明理審勢，出詞吐辯，萬口莫當。四曰出世學。修真養性，服食引導，却病延年，冲舉可俟。

那先生既知仙家冲舉之術，爲何屈身世間？只爲要度幾個聰明弟子，同歸仙境，所以借這個鬼谷棲身。初時，偶然入市，爲人占卜，所言吉凶休咎，應驗如神。漸漸有人慕學其術，先生只看來學者資性，近着那一家學問，便以其術授之；一來成就些人才，爲七國之用，二來就訪求仙骨，共理出世之事。他住鬼谷，也不計年數，弟子就學者不知多少。先生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就中單說同時幾個有名的弟子：齊人孫賓，魏人龐涓，張儀，洛陽人蘇秦。賓與涓，結爲兄弟，同學兵法；秦與儀，結爲兄弟，同學儀法。各爲一家之學。

單表龐涓學兵法三年有餘，自以爲能。忽一日，爲汲水，偶然行至山下，聽見路人傳說：

「魏國厚幣招賢，訪求將相。」龐涓心動，欲辭先生下山，往魏國應聘，又恐先生不放心下躊躇，欲言不言。先生見貌察情，早知其意，笑謂龐涓曰：「汝時運已至，何不下山，求取富貴？」龐涓聞先生之言，止中其懷，跪而請曰：「弟子正有此意，未知此行可得意否？」先生曰：「汝往摘山花一枝，吾爲汝占之。」龐涓下山，尋取山花——此時正是六月炎天，百花開過，沒有山花——龐涓左盤石轉，尋了多時，止覓得草花一莖，連根拔起，欲待呈與師父，忽想道：「此花質弱身微，不爲大器，棄擲於地。」又去尋覓了一回，可怪絕無他花，只得轉身將先前所取草花，藏於袖中，回復先生曰：「山中沒有花。」先生曰：「既沒有花，汝袖中何物？」涓不能隱，只得取出呈上，其花離土，又先經日色，已半萎矣。先生曰：「汝知此花之名乎？」乃「馬兜鈴」也。一開十二朵，爲汝榮盛之年數。採於鬼谷，見日而萎，鬼傍着委，汝之出身，必於魏幽。龐涓暗暗稱奇。先生又曰：「但汝不合見欺，他日必以欺人之事，還被人欺，不可不戒。吾有八字，汝當記取：『遇羊而榮，遇馬而瘁。』」

龐涓再拜曰：「吾師大教，敢不書紳。」臨行，孫賓送至下山，龐涓曰：「某與兄有八拜之交，誓同富貴，此行倘有進身之階，必當舉薦吾兄，同立功業。」孫賓曰：「吾弟此言果實否？」

涓曰：「弟若謬言，當死於萬箭之下！」賓曰：「多謝厚情！何須重誓？」兩下流淚而別。

孫賓還山，先生見其淚容，問曰：「汝惜龐涓之去乎？」賓曰：「同學之情，何能不惜？」

先生曰：「汝謂龐涓之才，堪爲大將否？」賓曰：「承師教訓已久，何爲不可？」先生曰：「全未！」賓大驚，請問其故，先生不言。

至次日，謂弟子曰：「我夜間惡聞鼠聲，汝等輪流直宿，爲我驅鼠。」衆弟子如命。其夜，

輪孫賓直宿，先生於枕下，取出文書一卷，謂賓曰：「此乃汝祖孫武子兵法十三篇，昔汝祖獻於吳王闔閭，闔閭用其策，大破楚師。後闔閭惜此書，不欲廣傳於人，乃置以鐵櫃，藏於姑蘇臺屋

楹之內，自越兵焚臺，此書不傳。吾向與汝祖有交，求得其書，親爲注解，行兵秘密，盡在其中，未嘗輕授一人。今見子心存忠厚，特以付子。」賓曰：「弟子少失父母，遭國家多故，宗族離散，

雖知祖父有此書，寶未傳領。吾師既有注解，何不并傳之龐涓，而獨授於賓也？」先生曰：「得此書者，善用之爲天下利，不善用之爲天下害，涓非佳士，豈可輕付哉？」賓乃攜歸臥室，

晝夜研誦。

三日之後，先生遽向孫賓，索其原書，賓出諸袖中，繳還先生。先生逐篇盤問，賓對答如流，

一字不遺。先生喜曰：「子用心如此，汝祖爲不死矣！」

再說：龐涓別了孫賓，一逕入魏國，以兵法干相國王錯，錯驚於惠王。龐涓入朝之時，正值
龐人進蒸羊於惠王之前，惠王方舉箸，涓私喜曰：「吾師言『遇羊而榮』，斯不謬矣！」惠
王見龐涓一表人物，放箸而起，迎而禮之。龐涓再拜，惠王扶住，問其所學。涓對曰：「臣學於鬼
谷先生之門，用兵之道，頗得其精。」因指畫數陳，傾倒胸中，惟恐不盡。惠王問曰：「吾聞東
有齊，西有秦，南有楚，北有韓趙燕，皆勢均力敵。而趙人奪我中山，此仇未報，先生何以策之？」
龐涓曰：「大王不用微臣則已，如用微臣爲將，管教戰必勝，攻必取，可以兼并天下。何憂六國
哉？」惠王曰：「先生大言，得無難踐乎？」涓對曰：「臣自揣所長，實可操六國於掌中，若委
任不效，甘當伏罪。」惠王大悅，拜爲元帥，兼軍師之職。涓子龐英，姪龐葱，俱爲列將。
涓練兵訓武，先侵衛宋，諸小國屢得勝，宋魯衛鄭諸君，相約聯翩來朝。適齊兵侵境，涓復禦
却之，遂自以爲不世之功，不勝誇詡。

時墨翟遨遊名山，偶過鬼谷探友，一見孫賓，與之談論，深相契合。遂謂賓曰：「子學業已

成，何不出就功名，而久淹山澤耶？」賓曰：「吾有同學龐涓，出仕於魏，相約：『得志之日，必相援引。』吾是以待之。」墨翟曰：「涓見爲魏將，吾爲子入魏，以察涓之意。」墨翟辭去，逕至魏國，聞龐涓自恃其能，大言不慚，知其無援引孫賓之意，乃自以野服求見魏惠王。惠王素聞墨翟之名，降階迎入，叩以兵法，墨翟指說大略，惠王大喜，欲留任官職。墨翟固辭曰：「臣山野之性，不習衣冠，所知有孫武子之孫，名賓者，真大將之才，臣萬分不及，見今隱於鬼谷，大王何不召之？」惠王曰：「孫賓學於鬼谷，乃是龐涓同門，卿謂二人所學孰勝？」墨翟曰：「賓與涓，雖則同學，然賓獨得乃祖祕傳，雖天下無其對手，况龐涓乎？」墨翟辭去，惠王卽召龐涓問曰：「聞卿之同學有孫賓者，獨得孫武子祕傳，其才天下無比，將軍何不爲寡人召之？」龐涓對曰：「臣非不知孫賓之才，但賓是齊人，宗族皆在於齊，今若仕魏，必先齊而後魏。臣是以不敢進言。」惠王曰：「士爲知己者死。」豈必本國之人，方可用乎？」龐涓對曰：「大王旣欲召孫賓，臣卽當作書致去。」

龐涓口雖不語，心下躊躇：「魏國兵權，只在我一人之手，若孫賓到來，必然奪寵。旣魏王有命，不敢不依，且待來時，生計害他，阻其進用之路，却不是好。」遂面修書一封，呈上惠王，惠

王用駟馬高車，黃金白壁，遣人帶了龐涓之書，一逕望鬼谷來聘取。孫賓拆書看之，略曰：

「涓託兄之庇，一見魏王，即蒙重用。臨岐援引之言，銘心不忘，今特薦於魏王，求即驅

馳赴召，共圖功業。」

孫賓將書呈與鬼谷先生，先生知龐涓已得時大用，今番有書取用孫賓，竟無一字問候其師；此乃刻薄忘本之人，不足計較。但龐涓生性驕妬，孫賓若去，豈能兩立？欲待不容他去，又見魏王使命鄭重，孫賓已自行色忽忽，不好阻當。亦使賓取山花一枝，卜其休咎。——此時九月天氣——賓見先生几案之上，瓶中供有黃菊一枝，遂拔以呈上，即時復歸瓶中，先生乃斷曰：「此花見被殘折，不爲完好，但性耐歲寒，經霜不落，雖有殘害，不爲大凶。且喜供養瓶中，爲人愛重，瓶乃範金而成，鐘鼎之屬，終當威行霜雪，名勒鼎鐘矣。——但此花再經殘折，恐一時未能得意，仍舊歸瓶，汝之功名，終在故土。吾爲汝增改其名，可圖進取。」遂將孫賓賓字，左邊加月，爲「臙」。按字書，臙乃刑刑之名，今鬼谷子改孫賓爲孫臙，明明知有別足之事。但天機不肯洩漏耳！豈非異人哉！髯翁有詩云：

「山花入手知休咎，試比蒼龜倍有靈；却笑當今賣卜者，空將鬼谷畫占形。」

臨行，又授以錦囊一枚，分付：『必遇至急之地，方可開看。』

孫臏拜辭先生，隨魏使者下山，登車而去。蘇秦、張儀在傍，俱有欣羨之色，相與計議來稟，亦欲辭歸，求助功名。先生曰：『天下最難得者，聰明之士；以汝二人之質，若肯灰心學道，可致神仙，何苦要碌碌塵埃，甘爲浮名虛利所驅逐也。』秦儀同聲對曰：『夫「良材不終朽於巖下，良劍不終祕於匣中。」日月如流，光陰不再；某等受先生之教，亦欲乘時建功，圖個名揚後世耳！』先生曰：『你兩人中肯留一人與我作伴否？』秦儀執定欲行，無肯留者；先生強之不得，嘆曰：『仙才之難如此哉！』乃爲之各占一課，斷曰：『秦先吉後凶，儀先凶後吉。秦說先行，儀當晚達。吾觀孫龐二子，勢不相容，必有吞噬之事；汝二人異日宜互相推讓，以成名譽，勿傷同學之情。』二人稽首受教。先生又將書二本，分贈二人，秦儀觀之，乃《太公陰符篇》也。『此書弟子久已熟誦，先生今日見賜，有何用處？』先生曰：『汝雖熟誦，未得其精；此去若未能得意，只就此篇探討，自有進益。』我亦從此逍遙海外，不復留於此谷矣。』秦儀既別去，不數日，鬼谷子亦浮海爲蓬島之遊，或云已仙去矣。

不知孫臏應聘下山，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孫臏佯狂脫禍 龐涓兵敗桂林

話說孫臏行至魏國，卽寓於龐涓府中。臏謝涓舉薦之恩，涓有德色。臏又述鬼谷先生教實爲臏之事，涓驚曰：「臏非佳語，何以改易？」臏曰：「先生之命，不敢違也。」

次日，同入朝中，謁見惠王。惠王降階迎接，其禮甚恭。臏再拜奏曰：「臣乃村野匹夫，過蒙大王聘禮，不勝慚愧。」惠王曰：「墨子盛稱先生，獨得孫武秘傳。」寡人望先生之來，如渴思飲，今蒙降重，大慰平生。」遂問龐涓曰：「寡人欲封孫先生爲副軍師之職，與職同掌兵權，卿意如何？」龐涓對曰：「臣與孫臏同臆結義，臏乃臣之兄也，豈可以兄爲副？不若權拜客卿，候有功績，臣當讓爵，甘居其下。」惠王准奏，卽拜臏爲客卿，賜第一區，亞於龐涓。——客卿者，半爲賓客，不以臣禮加之，外示優崇，不欲分兵權於賓也。——自此孫臏頻相往來，龐涓想道：「孫子既有秘授，未見吐露，必須用意探之。」遂設席請酒，酒中同談及兵機，孫子對答如流，及孫子問及龐涓數節，涓不知所出。乃佯問曰：「此非孫武子兵法所載乎？」臏全不疑慮，對曰：「然也。」涓曰：「愚弟昔日亦蒙先生傳授，自不用心，遂至遺忘，今日借觀，不敢忘

報。」臧曰：「此書經先生註解詳明，與原本不同；先生止付看三日，便即取去，亦無錄本。」

涓曰：「吾兄還記得否？」臧曰：「依稀尙存記憶。」涓心中已不得便求傳授，只是一時難以驟逼。

過數日，惠王欲試孫賓之能，乃閱武於教場，使孫臏二人各演陣法。龐涓布的陣法，孫臏一見，即便分說：「此爲某陣，用某法破之。」孫臏排成一陣，龐涓茫然不識，私問於孫臏，臧曰：

「此卽「顛倒八門陣」也。」涓曰：「有變乎？」臧曰：「攻之則變爲「長蛇陣」矣。」龐涓探了孫臏說話，先報惠王曰：「孫子所布，乃「顛倒八門之陣」，可變長蛇。」已而惠王問於孫臏，所對相同，魏王以龐涓之才，不弱於孫臏，心中愈喜。

只有龐涓回府，思想：「孫子之才，大勝於吾，若不除之，異日必爲欺壓。」心生一計，於相會中間，私叩孫子曰：「吾兄宗族俱在齊邦，今兄已仕魏國，何不遣人迎至此間，同享富貴？」孫臏垂淚言曰：「子雖與吾同學，未悉吾家門之事也。吾四歲喪母，九歲喪父，育於叔父孫喬身畔，叔父仕於齊康公爲大夫。及田太公遷康公於海上，盡逐其故臣，多所誅戮，吾宗族離散，叔與從兄孫平孫卓，挈吾避難奔周。因遇荒歲，復將吾備於周北門之外，父子不知所往。吾

後來年長，聞人言鬼谷先生道高而心慕之，是以單身往學；又復數年，家鄉杳無音信。豈有宗旗可問哉？」龐涓復問曰：「然則兄長亦還憶故鄉墳墓否？」臆曰：「人非草木，能忘本原？先生於吾隨行，亦言『功名終在故土』。今已作魏臣，此話不須提起矣。」龐涓探了口氣，伴應曰：「兄長之言甚當；大丈夫隨地立功，何必故鄉也？」

約過半年，孫臆所言都已忘懷了。一日，朝罷方回，忽有漢子似山東人語音，問人曰：「此位是孫客卿否？」臆隨喚入府，叩其來歷；那人曰：「小人姓丁名乙，臨淄人氏，在周客販，令兄有書託某送到鬼谷，聞貴人已得仕魏邦，迂路來此。」說罷，將書呈上。孫臆接書在手，拆而觀之。略云：

「愚兄平草，字達賢，弟賓親覽。吾自家門不幸，宗族蕩散，不覺已三年矣！向在宋國爲人耕牧，汝叔一病卽世，異鄉零落，苦不可言！今幸吾王盡釋前嫌，招還故里，正欲奉迎吾弟，重立家門；聞吾弟就學鬼谷，良玉受琢，定成偉器。茲因某客之便，作書報聞，幸早爲歸計，兄弟復得相見！」

孫臆得書，認以爲真，不覺大哭。丁乙曰：「承賢兄分付，勸貴人早早還鄉，骨肉相聚。」

孫臏曰：『吾已仕於此，此事不可造次。』乃款待丁乙飲酒，付以回書，前面亦鼓思鄉之語。後云：『弟已仕魏，未可便歸，俟稍有建立，然後徐爲首邱之計。』送丁乙黃金一錠爲路費。丁乙接了回書，當下辭去。

誰知來人不是什麼丁乙，乃是龐涓手下心腹徐甲也。龐涓套出孫臏來歷姓名，遂僞作孫平孫卓手書，教徐甲假稱齊商丁乙，投見孫子，孫子兄弟自小分別，連手跡都不分明，遂認以爲真了。

龐涓詎得回書，遂仿其筆跡改後數句云：『弟今雖身仕魏國，但故土難忘，心殊懸切，不日當圖歸計，以盡手足之歡。倘或齊王不棄微長，自當盡力報効。』於是入朝私見惠王，屏去左右，將僞書呈上，言：『孫臏有背魏向齊之心，近日私通齊使，取有回書，臣遣人邀截於郊外，搜得在此。』惠王看畢曰：『孫臏心懸故土，豈以寡人未能重用，不盡其才耶？』涓對曰：『臏祖孫武子爲吳王大將，後來仍舊歸齊，父母之邦，誰能忘情？大王雖重用臏，臏心已戀齊，必不能爲魏盡力。』且臏才不下於臣，若齊用爲將，必然與魏爭雄。此大王異日之患也，不如殺之。』惠王曰：『孫臏應召而來，今罪狀未明，遽然殺之，恐天下議寡人之輕士也。』涓對曰：

「大王之言甚善。臣當勸諭孫臧，倘肯留魏國，大王重加官爵，若其不然，大王發到微臣處議罪，微臣自有區處。」

龐涓辭了惠王，往見孫子，問曰：「聞兄已得千金家報有之乎？」臧是忠直之人，全不疑慮，遂應曰：「果然。」因備述書中要他還鄉之意。龐涓曰：「弟兄久別，思歸人之至情，兄長何不於魏王前暫給一二月之假，歸省墳墓，然後再來？」臧曰：「恐主公見疑，不允所請。」涓曰：「兄試請之，弟當從傍力贊。」臧曰：「全仗賢弟玉成。」是夜，龐涓又入見惠王，奏曰：「臣奉大王之命，往諭孫臧，臧意必不願留，且有怨望之語。若目下有表章請假，主公便發其私通齊使之罪。」惠王點頭。

次日，孫臧果進上一通表章，乞假月餘，還齊省墓。惠王見表大怒，批表尾云：「孫臧私通齊使，今又告歸，顯有背魏之心，有負寡人委任之意。可削其官爵，發軍師府問罪。」軍政司奉旨將孫臧拿到軍師府來見龐涓，涓一見，佯驚曰：「兄長何爲至此？」軍政司宣惠王之命，龐涓領旨，問臧曰：「吾兄受此奇冤，懋弟當於王前力保。」言罷，命輿人駕車來見惠王，奏曰：「孫臧雖有私通齊使之罪，然罪不至死，以臣愚見，不若削而黜之，使爲廢人。終身不能退

歸故土，卽全其命，又無後患，豈不兩全？微臣不敢自專，特來請旨。」惠王曰：「卿處分最善。」

龐涓辭回本府，謂孫臏曰：「魏王十分惱怒，欲加兄極刑，恐弟再三保奏，恭喜得全性命，但須別足跡面。此乃魏國法度，非愚弟不盡力也。」孫臏嘆曰：「吾師云：『雖有殘害，不爲大凶。』今得保首領，此乃賢弟之力，不敢忘報。」龐涓遂喚刀斧手將孫臏綁住，剔去雙膝蓋骨，龐涓大叫一聲，昏絕倒地，半晌方甦。又用針刺面，成一私通外國四字，以墨塗之。龐涓假意啼哭，以刀瘡藥敷臏之膝，用帛纏裹，使人擡至書館，好言撫慰，好食將息。約過月餘，孫臏瘡口已合，只是膝蓋既去，兩腿無力，不能行動，只好盤足而坐。髯翁有詩云：

「易名臏字禍先知，何待龐涓用計時？堪笑孫君太忠直，尙因全命感恩私。」

孫臏已成廢人，終日受龐涓三餐供養，甚不過意。龐涓乃求臏傳示鬼谷子注解孫武兵書，臏慨然應允。涓給以木簡，要他繕寫。臏寫未及十分之一，有蒼頭名喚誠兒，龐涓使伏侍孫臏。誠兒見孫子無辜受枉，反有憐憫之意，忽龐涓召誠兒至前，問孫臏結寫「日得幾何？」誠兒曰：「孫將軍爲兩足不便，長眠短坐，每日只寫得二三策。」龐涓怒曰：「如此遲慢，何日寫完？」

汝可與我上緊催促。」誠兒退問涓近侍曰：「軍師央孫君繕寫，何必如此催促？」近侍曰：「汝有所不知；軍師與孫君，外雖相郵，內實相忌。所以全其性命，單爲欲得兵書耳。繕寫一完，便當絕其飲食，汝切不可洩漏！」

誠兒聞知此信，密告孫子孫子大驚：「原來龐涓如此無義，豈可傳以兵法？」又想：「若不繕寫，他必然發怒，吾命旦夕休矣！」左思右想，欲求自脫之計，忽然想著：「鬼谷先生臨行時，付我錦囊一個，囑云：『到至急時，方可開看。』今其時矣。」遂將錦囊啓視，乃黃絹一幅，中間寫著「詐瘋魔」三字。龐曰：「原來如此。」當日晚餐方設，龐正欲舉筯，忽然昏憤，作嘔吐之狀，良久發怒，張目大叫曰：「汝何以毒藥害我？」將瓶甌悉拉於地，取寫過木簡，向火焚燒，撲身倒地，口中含糊，罵詈不絕。誠兒不知是詐，慌忙奔告龐涓，涓次日親自來看，膿痰涎滿面，伏地呵呵大笑，忽然大哭。龐涓問曰：「兄長爲何而哭？爲何而哭？」龐曰：「吾笑者笑魏王欲害我命，吾有十萬天兵相助，能奈我何；吾哭者哭魏邦有沒孫龐，無人作大將也！」說罷，復睜目視涓，磕頭不已，口中叫：「鬼谷先生，乞救我孫龐一命。」龐涓曰：「我是龐涓，休

得錯認了！」臙牽住龐涓之袍，不肯放手，亂叫：「先生救命！」龐涓命左右扯脫，私問誠兒曰：「孫子病症是幾時發的？」誠兒曰：「是夜來發的。」

涓上車而去，心中疑惑不已。恐其伴狂，欲試其真偽，命左右拖入豬圈中，糞穢狼籍。臙被髮覆面，倒身而臥，再使人送酒食與之，詐云：「吾小人哀憐先生被刑，聊表敬意，元帥不知也。」孫子已知是龐涓之詐，怒目猙獰，罵曰：「汝又來毒我耶？」將酒食傾翻地下，使者乃拾狗食及泥塊以進，臙取而啖之。於是還報龐涓，涓曰：「此真中狂疾，不足爲慮矣！」自此縱放孫臙，任其出入。臙或朝出晚歸，仍臥豬圈之內，或出而不返，泥宿市井之間。或談笑自若，或悲號不已。市人認得是孫客卿，憐其病廢，多以飲食遺之；臙或食或不食，狂言誕語，不絕於口，無有知其爲假瘋魔者。龐涓却分付地方。每日侵晨，具報孫臙所在，尙不能置之度外也。髯翁有詩云：

「紛紛七國鬪干戈，俊傑乘時歸網羅；堪恨奸臣懷嫉忌，致令良友詐瘋魔。」

時墨翟雲遊至齊，客於田忌之家，其弟子禽滑從魏而至墨翟，問：「孫臙在魏得意何如？」禽滑親將孫子被刑之事，述於墨翟，翟嘆曰：「吾本欲薦臙，反害之矣！」乃將孫臙之才，及龐

涓妬忌之事，轉述於田忌。田忌言於威王曰：『國有賢臣而令見辱於異國，大不可也。』威王曰：『寡人發兵以迎孫子如何？』田忌曰：『龐涓不容臏仕於本國，肯容仕於齊國乎？欲迎孫子，須是如此恁般……密載以歸，可保萬全。』

威王用其謀，即令客卿淳于髡，假以進茶爲名，至魏欲見孫子。淳于髡領旨，押了茶車，捧了國書，竟至魏國。禽滑裝做從者隨行，到魏都見了魏惠王，致齊侯之命，惠王大喜，送淳于髡於館驛。禽滑見臏發狂，不與交言，半夜私往候之。臏背靠井欄而坐，見禽滑，張目不語。滑垂涕曰：『孫子困至此乎？識禽滑否？』吾師言孫卿之冤於齊王，齊王甚相傾慕，淳于公此來，非爲買茶，實欲載孫卿入齊，爲君報刎足之仇耳！孫臏淚流如雨，良久言曰：『某已分死於溝渠，不期今日有此機會——但龐涓疑慮太甚，恐不便挈帶如何？』禽滑曰：『吾已定下計策，孫卿不須過慮，俟有行期，即當相迎。約定只在此處相會，萬勿移動。』

次日，魏王款待淳于髡，知其善辯之士，厚贈金帛。髡辭了魏王，欲行，龐涓復置酒長亭餞行。禽滑先於是夜將溫車藏了孫臏，却將孫臏衣服，與廝養王義穿著，披頭散髮，以泥土塗面，裝作孫臏模樣。——地方已經具報，龐涓以此不疑。——淳于髡既出長亭，與龐涓歡飲而別，先

使禽滑驪車速行，親自押後。過數日，王義亦脫身而來，地方但見骸骨衣服撒做一地。已不見孫臏矣。即時報知龐涓，涓疑其投井而死，使人打撈屍首不得，連連挨訪，並無影響。反恐魏王見責，戒左右只將孫臏溺死申報，亦不疑其投齊也。

再說淳于髡載孫臏，離了魏境，方與沐浴，即入臨淄。田忌親迎於十里之外，言於威王，使乘蒲車入朝。威王叩以兵法，即欲拜官，孫臏辭曰：「臣未有寸功，不敢受爵。」龐涓若聞臣用於齊，又起妬嫉之端，不若姑隱其事，俟有用臣之處，然後効力何如？」威王從之，乃使居田忌之家，忌尊爲上客。臏欲偕禽滑往謝墨翟，他師弟二人已不別而行了。臏嘆息不已，再使人訪孫平孫卓信息，杳然無聞，方知龐涓之詐。

齊威王暇時，常與宗族諸公子馳射賭勝爲樂。田忌馬力不及，屢次失金。一日，田忌引孫臏同至射圃，射臏見馬力不甚相遠，而田忌三棚皆負，乃私謂臏曰：「君明日復射，臣能令君必勝。」田忌曰：「先生果能使某必勝，某當請於王以千金決賭。」臏曰：「君但請之。」田忌請於威王曰：「臣之馳射，屢負矣，來日願傾家財，一決輸贏，每棚以千金爲采。」威王笑而從之。是日，諸公子皆盛飾車馬，齊至場圃，百姓聚觀者數千人。田忌問孫子曰：「先

生必勝之術安在？千金一棚，不可戲也！孫臏曰：「齊之良馬，聚於主廐，而君欲與次第角勝，難矣；然臣能以術得之。夫三棚有上中下之別，誠以君之下駟，當彼上駟，而取君之上駟，與彼中駟角，取君之中駟，與彼下駟角，君雖一敗，必有二勝。」田忌曰：「妙哉！」乃以金鞍錦韉，飾其下等之馬，僞爲上駟，先與威王賭第一棚。馬足相去甚遠，田忌復失千金，威王大笑。田忌曰：「尙有二棚，臣若全輸，笑臣未晚。」及二棚三棚，田忌之馬果皆勝，多得采物千金。田忌奏曰：「今日之勝，非臣馬之力，乃孫子所教也。」因述其故。威王嘆曰：「卽此小事，已見孫先生之智矣！」由是益加敬重，賞賜無算。不在話下。

再說：魏惠王既廢孫臏，責成龐涓，恢復中山之事。龐涓奏曰：「中山遠於魏而近於趙，與其遠爭，不如近割；臣請爲君直擣邯鄲，以報中山之恨。」惠王許之。龐涓遂出車五百乘，伐趙，圍邯鄲。邯鄲守臣牛選，連戰俱敗，上表趙成侯，成侯使人以中山路齊求救。齊威王已知孫子之能，拜爲大將，臏辭曰：「臣刑餘之人，而使主兵，顯齊國別無人才，爲敵所笑，請以田忌爲將。」威王乃用田忌爲將，孫臏爲軍師，常居輜車之中，陰爲畫策，不顯其名。田忌欲引兵救邯鄲，臏止之曰：「趙將非龐涓之敵，比我至邯鄲，其城已下矣；不如駐兵於中道，揚言欲伐襄陵。龐涓

必還，還而擊之，無不勝也。」忌用其謀。

時邯鄲候救不至，牛選以城降涓，涓遣人報捷於魏王，正欲進兵，忽聞齊遣田忌乘虛來襲襄陵，龐涓驚曰：「襄陵有失。」安邑震動！吾當還救根本。」乃班師。離桂陵二十里，便遇齊兵——原來孫臏早已打聽魏兵到來，預作準備——先使牙將袁達，引三千人截路搗戰。龐涓族子龐葱前隊先到，迎住斲殺，約戰二十餘合，袁達詐敗而走，龐葱恐有計策，不敢追趕，却使稟知龐涓，涓叱曰：「諒偏將尚不能擒取，安能擒田忌乎？」卽引大軍追之。

將及桂陵，只見前面齊兵排成陣勢，龐涓乘車觀看，正是孫臏初到魏國時擺的「顛倒八門陣」。龐涓心疑，想道：「那田忌如何也曉此陣法？莫非孫臏已歸齊國乎？」當下亦布隊成列，只見齊軍中閃出大將田旗號，推出一輛戎車，田忌全裝披掛，手執畫戟，立於車中，田嬰挺戈立於車右。田忌口呼：「魏將能事者，上前打話！」龐涓親自出車，謂田忌曰：「齊魏一向和好，魏趙有怨，何與齊事？」將軍棄好尋仇，實爲失計！」田忌曰：「趙以中山之地，獻於

吾主，吾主命吾帥師救之；若魏亦割數郡之地，付於吾手，吾當即退。」龐涓大怒曰：「汝有何本事，敢與吾對陣？」田忌曰：「你既有本事，能識我陣否？」龐涓曰：「此乃『顛倒八門陣』，吾受之鬼谷子，汝何處竊取一二？反來問我。我國中三歲孩童，皆能識之！」田忌曰：「汝既能識，敢打此陣否？」龐涓心下躊躇：「若說不打，喪了志氣。」遂厲聲應曰：「既能識，如何不能打！」龐涓分付龐英、龐葱、龐茅曰：「記得孫臏曾講此陣，略知攻打之法，——但此陣能變長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皆應，攻者輒爲所困。我今去打此陣，汝三人各領一軍，只看此陣一變，三隊齊進，首尾不能相顧，則陣可破矣。」

龐涓分付已畢，自帥先鋒五千人，上前打陣，纔入陣中，只見八方旗色，紛紛轉換，認不出那一門是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了。東沖西撞，戈甲如林，並無出路，只聞得金鼓亂鳴，四下吶喊，豎的旗上俱有軍師「孫」字。龐涓大駭曰：「別夫果在齊國，吾墮其計矣！」正在危急，却得龐英、龐葱兩路兵殺進，單單救出龐涓，那五千先鋒，不剩一人。問龐茅時，已被田嬰所殺，共損軍二萬餘人，龐涓甚是傷感。

原來八卦陣本按八方，連中央戊己，共是九隊車馬，其形正方，比及龐涓入來打陣，抽去首

尾二軍爲二角，以退外救，止七隊軍馬，變爲圓陣，以此龐涓迷惑。後來唐朝衛國公李靖，因此作六花陣。即從此圓陣布出。有詩爲證：

「八陣中藏不測機，傳來鬼谷少人知；龐涓只曉長蛇勢，那識方圓變化奇？」

按今堂邑縣東南有地名古戰場，乃昔日孫龐交兵之處也。

却說龐涓知孫臏在軍中，心中懼怕，與龐英龐葱商議棄營而遁，連夜回魏國去了。田忌與孫臏探知空營，奏凱回齊。——此周顯王十七年之事——魏惠王以龐涓有取邯鄲之功，雖然桂陵喪敗，將功折罪。

齊威王遂寵任田忌，孫臏專以兵權委之，驕忌恐其將來代己爲相，密與門客公孫閱商量，欲要奪田忌孫臏之寵。恰好龐涓使人以千金行賂於驕忌之門，要得退去孫臏，驕忌正中其懷，乃使公孫閱假作田忌家人，持千金，於五鼓叩卜者之門曰：「我奉田忌將軍之差，欲求一卦。」卦成卜者問：「何用？」閱曰：「我將軍田氏之宗也，兵權在握，威震鄰國。今欲謀大事，願爲斷其吉凶。」卜者大驚曰：「此悖逆之事，吾不敢與聞！」公孫閱囑曰：「先生卽不肯斷，幸勿洩！」公孫閱方纔出門，驕忌差人已至，將卜者拿住，脫他「替叛臣田忌占卦。」

卜者曰：『雖有人來小店，實不曾占。』
騶忌遂入朝，以田忌所占之語，告於威王，即引卜者爲
證；威王果疑，每日使人伺田忌之舉動。
田忌聞其言，遂託病辭了兵政，以釋齊王之疑，孫臏亦
謝去軍師之職。

明年，齊威王薨，子辟疆即位，是爲宣王。宣王素知田忌之冤，與孫臏之能，俱召復故位。
再說龐涓初時聞齊國退了田忌孫臏不用。大喜曰：『吾今日乃可橫行天下也！』是
時韓昭侯滅鄭國而都之，趙相國公仲侈如韓稱賀，因請同起兵伐魏，約以滅魏之日，同分魏地。
昭侯應允，回言：『偶值荒饑，俟來年當從兵進討。』龐涓訪知此信，言於惠王曰：『聞韓謀
助趙攻魏，今乘其未合，宜先伐韓，以阻其謀。』惠王許之，使太子申爲上將軍，龐涓爲大將，起
傾國之兵，向韓國進發。

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咸陽市五牛分商鞅

話說龐涓同太子申起兵伐韓，行過外黃，有布衣徐生請見太子。太子問曰：『先生辱見寡

人，有何見諭？」徐生曰：「太子此行，將以伐韓也；臣有百戰百勝之術於此，太子欲聞之否？」申曰：「此寡人所樂聞也。」徐生曰：「太子自度富有過於魏，位有過於王者乎？」申曰：「無以過矣。」徐生曰：「今太子自將而攻韓，幸而勝，富不過於魏，位不過於王也；萬一不勝，將若之何？夫無不勝之害，而有稱王之榮，此臣所謂百戰百勝者也。」申曰：「善哉。」寡人請從先生之教，即日班師。」徐生曰：「太子雖善吾言，必不行也。夫一人烹鼎，衆人斃汁，今欲斃太子之汁者甚衆，太子即欲還，其誰聽之？」

徐生辭去，太子出令欲班師，龐涓曰：「大王以三軍之寄屬於太子，未見勝敗，而遽班師，與敗北何異？」諸將皆不欲空還。太子申不能自決，遂引兵前進，直造韓都，韓哀侯遣人告急於齊，求其出兵相救。齊宣王大集羣臣，問以「教韓與不救，孰是孰非？」相國勝忌曰：「韓魏相并，此隣國之幸也，不如勿救。」田忌田嬰皆曰：「魏勝韓，則禍必及於齊，救之爲是。」孫賓獨嘿然無語。宣王曰：「軍師不發一言，必救與不救，二策皆非乎？」孫臏對曰：「然也。夫魏國自恃其強，前年伐趙，今年伐韓，其心亦豈須臾忘齊哉？若不救，是棄韓以肥魏。故言不救者，非也。魏方伐韓，韓未敵而吾救之，是我代韓受兵，韓享其安，而我受其危。故言救者，

亦非也。」宣王曰：「然則如何？」孫賓對曰：「爲大王計，宜許韓必救，以安其心。韓知有齊救，必悉力以拒魏，魏亦必悉力以攻韓；吾俟魏之敝，徐引兵而往。攻敵魏以存危韓，用力少而見功多，豈不勝於前二策耶？」宣王鼓掌稱「善！」遂許韓使言：「齊救且暮且至。」

韓昭侯大喜，乃悉力拒魏，前後交鋒五六次，韓皆不勝，復遣使往齊，催遣救兵。齊復用田忌爲大將，田嬰副之。孫子爲軍師，率車五百乘救韓。田忌又欲望韓進發，孫賓曰：「不可！吾向者救趙，未嘗至趙，今救韓，奈何往韓乎？」田忌曰：「軍師之意，將欲如何？」孫賓曰：「夫解紛之術，在攻其所必救；今日之計，惟有直走魏都耳。」田忌從之，乃命三軍齊向魏都進發。

龐涓連敗韓師，將逼新都，忽接本國警報，言：「齊兵復寇魏境，望元帥作速班師。」龐涓大驚，即時傳令去韓歸魏，韓兵亦不追趕。孫賓知龐涓將至，謂田忌曰：「三晉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云：「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吾軍遠入魏地，宜詐爲弱形以誘之。」田忌曰：「誘之如何？」孫賓曰：「今日當作十萬竈，明後日以漸減去，彼見軍竈頓減，必謂吾兵怯戰，逃亡過半，將兼程逐利。其氣必驕，

其力必疲。吾因以計取之。」田忌從其計。

且說龐涓兵望西南而行，心念韓兵屢敗，正好征進，却被齊人侵擾，毀其成功，不勝之忿。

及至魏境，知齊兵已前去了，遺下安營之迹，地甚寬廣，使人數其竈，是有十萬。驚曰：「齊兵之衆如此，不可輕敵也！」明日，又至前營，查其竈僅五萬有餘；又明日，竈僅三萬……涓以手加額曰：「此魏王之洪福矣！」太子申問曰：「軍師未見敵形，何喜形於色？」涓答曰：「吾固知齊人素怯。今入魏地，纔三日，士卒逃亡已過半了，尙敢操戈相角乎？」太子申曰：「齊人多詐，軍師須十分在意。」龐涓曰：「田忌等今番自來送死，涓雖不才，願王擒忌等，以雪桂陵之恥。」

營下傳令：選精銳二萬人，與太子申分爲二隊，倍日并行，步軍悉留在後，使龐涓率領徐進。孫賓時刻使人探聽龐涓消息，回報：「魏兵已過沙鹿山，不分早夜，兼程而進。」孫賓屈指計程，日暮必至馬陵——那馬陵道在兩山中間，溪谷深隘，堪以伏兵。道傍樹木叢密，賓只揀絕大一株留下，餘樹盡皆砍倒，縱橫道上，以塞其行；却將那大樹向東，樹身砍白，用黑煤大書六字云：「龐涓死此樹下。」上面橫書四字云：「軍師孫示。」令部將袁達、獨孤陳，各選弓

弩手五千，左右埋伏，分付：『但看樹下火光起時，一齊發弩。』再令田嬰引兵一萬，離馬陵三里埋伏；只待魏兵已過，使從後截殺。分撥已定，自與田忌引兵遠遠屯扎，準備接應。

再說龐涓一路打聽齊兵過去不遠，恨不能一步趕着，只顧催趲；來到馬陵道時，恰好日落西山——其時十月下旬，又無月色——前軍回報：『有斷木塞路，難以進前。』龐涓叱曰：『此齊兵畏吾躡其後，故設此計也。』正欲指麾軍士搬木開路，忽抬頭看見樹上砍白處，隱隱有字跡——但昏黑難辨，命小軍取火照之。衆軍士一齊點起火來，龐涓於火光之下，看得分明，大驚曰：『吾中刖夫之計矣！』急教軍士：『速退……』說猶未絕，那袁逢獨孤陳，兩支伏兵，望見火光，萬弩齊發，箭如驟雨；軍士大亂，龐涓身帶重傷。料不能脫，嘆曰：『吾恨不殺此刖夫，遂成豎子之名！』即引佩劍自刎其喉而絕。龐英亦中箭身亡，軍士射死，不計其數。史官有詩云：

「昔日僞書好似鬼，今宵伏弩妙如神；的交須是懷忠信，莫學龐涓自隕身。」

昔龐涓下山時，鬼谷曾言：『汝必以欺人之事，還被人欺。』龐涓用假書之事，欺孫賓而刖之；今日亦受孫賓之欺，墮其滅竈之計。鬼谷又言：『遇馬而卒。』果然死於馬陵。計龐

涓仕魏至身死，剛十二年，應花開十二兆之兆；果見鬼谷之占，纖微必中，神妙不測！

時太子申在後隊，聞前軍有失，慌忙屯札住不行，不隄防田嬰一軍，反從後面殺到。魏兵心胆俱裂，無人敢戰。各自四散逃生，太子申勢孤力寡，被田嬰生擒，縛置軍中。田忌和孫賓統大軍接應，殺得魏軍屍橫遍野，輜重軍器，盡歸於齊。田嬰將太子申獻功，袁達獨孤陳將龐涓父子屍首獻功，孫賓手斬龐涓之頭，懸於車上。齊軍大勝，奏凱而還。其夜，太子申懼辱，亦自刎而死，孫賓嘆息不已。

大軍行至沙鹿山，正逢龐葱步軍，孫賓使人挑龐涓之頭示之，步軍不戰而潰。龐葱下車叩頭乞命，田忌欲并誅之，孫賓曰：『爲惡者止龐涓一人，其子且無罪，况其姪乎？』乃將太子申及龐英二屍交付龐葱，教他回報魏王：『速速上表朝貢，不然，齊兵再至，宗社不保。』龐葱諾諾連聲而去。——此周顯王二十八年事也。

田忌等班師回國，齊宣王大喜，設宴相勞，親爲田忌，田嬰，孫賓，把盞相勸，田忌自思昔日私受魏賂，欲陷田忌之事，未免於心有愧，遂稱病篤，使人獻還相印。齊宣王遂拜田忌爲相國，

田嬰爲將軍，孫賓軍師如故，加封大邑。孫賓固辭不受，手錄其祖孫武兵書十三篇，獻於宣王曰：「臣以廢人，過蒙擢用，今上報主恩，下酬私怨，於願足矣！臣之所學，盡在此書，留臣亦無用，願得閒山一片，爲終老之計。」宣王留之不得，乃封以石闕之山。孫賓住山歲餘，一夕忽不見。或言：「鬼谷先牛度之出世矣！」此是後話。武成王廟有孫子讚云：

「孫子知兵，翻爲盜憎，刖足銜冤，坐籌運能。救韓攻魏，雪恥揚靈，功成辭賞，遁跡藏名。授之祖武，何愧典型！」

再說齊宣王將龐涓之首懸示國門，以張國威，使人告捷於諸侯，諸侯無不聳懼。韓趙二君，尤感救兵之德，親來朝賀。宣王欲與韓趙合兵攻魏，魏惠王大恐，亦遣使通和，請朝於齊。齊宣王約會三晉之君，同會於博望城。韓趙魏無敢違者。三君同時朝見，天下榮之。宣王遂自恃其強，耽於酒色，築雪宮於城內，以備宴樂，關郊外四十里爲苑囿，以備射獵。又聽信文學遊說之士，於稷門立左右講室，聚遊客數十人。內如騶衍、田駢、接輿、環淵等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日事議論，不修實政。嬖臣王騶等用事。田忌屢諫不聽，鬱鬱而卒。

一日，宣王宴於雪宮，盛陳女樂，忽有一婦人，廣頰深目，高鼻結喉，駝背肥項，長指大足，髮若

秋草，皮膚如漆，身穿破衣，自外而入，聲言：「願見齊王。」武士止之曰：「醜婦何人，敢見大王？」醜婦曰：「吾乃齊之無鹽人也，覆姓鍾離，名春，年四十餘，擇嫁不得。聞大王游宴離宮，特來求見，願入後宮，以備灑掃。」左右皆掩口而笑曰：「此天下強顏之女子也。」乃奏知宣王，宣王召入羣臣侍宴者，見其醜陋，亦皆含笑。宣王問曰：「我宮中妃侍已備，今婦人貌醜，不容於鄉里，以布衣欲干千乘之君，得無有奇能乎？」鍾離春對曰：「妾無奇能，特有隱語之術。」宣王曰：「汝試發隱術，爲孤度之，若言不中用，卽當斬首！」鍾離春乃揚目銜齒，舉手再四，拊膝而呼曰：「殆哉！殆哉！」宣王不解其意，問於羣臣，羣臣莫能對。宣王曰：「春來前，爲寡人明言之。」春頓首曰：「大王赦妾之死，妾乃敢言。」宣王曰：「赦爾無罪。」春曰：「妾揚目者，代王視烽火之變；銜齒者，代王懲拒諫之口；舉手者，代王揮讒佞之臣；拊膝者，代王拆游宴之臺。」宣王大怒曰：「寡人焉有四失？村婦妄言！」喝令「斬之。」春曰：「乞申明大王之四失，然後就刑。」妾聞秦用商鞅，國以富強，不日出兵函關，與齊爭勝，必首受其患。大王內無良將，邊備漸弛。此妾爲王揚目而視之，妾聞「君有諍臣，不亡其國；父有諍子，不亡其家。」大王內耽女色，外荒國政，忠諫之士，拒而不納。妾所以銜齒，爲王受諫也。

且王驢等阿諛取容，蔽賢竊位，驕行等迂談闊說，虛而無實；大王信用此輩，妾恐其有誤社稷。所以舉手爲王揮之！王築宮築園，臺榭陂池，殫竭民力，虛耗國賦。所以拊膝爲王拆之！大王四失，危如累卵，而偷目前之安，不顧異日之患。妾冒死上言，倘蒙採聽，雖死何恨！宣王嘆曰：『使無鍾離氏之言，寡人不得聞其過也！』即日罷宴，以車載春歸宮，立爲正后。春辭曰：『大王不納妾言，安用妾身？請以理國爲急，用賢爲先。』於是宣王招賢下士，疎遠嬖佞，散遺穰下游說之徒，以田嬰爲相國，以鄒人孟軻爲上賓，齊國大治。即以無鹽之邑封春家，號春爲無鹽君。此是後話。

話分兩頭。却說秦相國衛鞅，開龐涓之死，言於孝公曰：『秦魏比鄰之國，秦之有魏，猶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卽秦并魏，其勢不兩存明矣。魏今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乘此時伐魏，魏不能支，必然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爲大將，公子少官副之，帥兵五萬伐魏。師出咸陽，望東進發，驚報已至西河，守臣朱倉

告急文書一日三發。惠王大集羣臣，問禦秦之計。公子卬進曰：「鞅昔日在魏時，與臣相善，臣嘗舉薦於大王，大王不聽。今日臣願領兵前往，先與講和，如若不許，然後固守城池，請救韓趙。」羣臣皆贊其策。惠王卽拜公子卬爲大將，亦率兵五萬，來救西河，進屯吳城——那吳城是吳起守西河所築，以拒秦者，堅固可守——公子卬正欲修書遣人往秦，秦通問衛鞅，欲其罷兵，守城將士報道：「今有秦相國差人下書，見在城外。」公子卬命龜城而上，發書看之。書曰：

「鞅始與公子相得甚歡，不異骨肉，今各事其主，爲兩國之將，何忍治兵，自相魚肉？鄙意欲與公子相約，各去兵車，釋甲冑，以衣冠之會，相見於玉泉山，樂飲而罷。免使兩國肝腦塗地，使千秋而下，稱吾兩人之交情，同於管鮑。公子如肯俯從，幸示其期。」

公子卬讀畢大喜曰：「吾意正欲如此。」遂厚待使者，答以書曰：

「相國不忘夙昔之好，舉齊桓故事，以衣裳易兵車，安秦魏之民，明管鮑之誼。此卬志也。三日之內，惟相國示期，敢不聽命。」

衛鞅得了回書，喜曰：「吾計成矣。」復使人入城，訂定日期，言：「秦兵前營已撤，打發先回；只等會過元帥，便拔寨都起。」復以旱藕麝香遺之曰：「此二物秦地所產，旱藕益人，麝香

辟邪聊交情，永以爲好。」公子卬謂衛鞅愛己，益信其無他，答書謝之。衛鞅假傳軍令，使前營盡撤，公子少官率領先行，却暗暗分付一路只說射獵充食，在狐岐山、白雀山等處，四散埋伏。期定是日午未末初，齊到玉泉山下，只聽山上放礮爲號，便一齊殺人，將來人盡數拿住，不許走漏一人。

至期，侵晨，衛鞅先使人報入城中，言：「相國先往玉泉山等候，隨行不滿三百人。」公子卬十分相信，亦以轎車載酒食，并樂工一部，乘車赴會——人數與商鞅相當——衛鞅在山下相迎。公子卬見人從既少，且無軍器，坦然不疑，相見之間，各敘昔日交情，并及今日通和之意。魏國從人，無不歡喜，兩邊俱有酒席，公子卬是地主，先替衛鞅把盞，三獻三酬，奏樂三次。衛鞅使軍吏席上報時，即時撤了魏國筵席，另用本國酒饌。兩個侍酒的，都是秦國有名的勇士，一個喚做烏獲，力舉千鈞；一個喚做任鄙，手格虎豹。衛鞅纔舉初杯相勸，以目視左右，便去山頂上放起一聲號礮，山下亦放礮相應，聲震山谷。公子卬大驚曰：「此礮何來？相國莫非見欺否？」衛鞅笑曰：「暫欺一次，尙容告罪。」公子卬心慌，便欲奔逃，却被烏獲緊緊幫住，轉動不得；任鄙指揮左右拿人，公子少官率領軍士拘獲軍仗人等，真是滴水不漏。衛鞅分付將

公子卬上了囚車，先遞回秦國報捷；却將所獲隨行人衆，解其束縛，賜酒壓驚。仍用原來車仗，教他：「只說：『主帥赴會回來。』賺開城門，另有重賞，如若不從，即時斬首！」那一行從人，都是小輩，誰不怕死？盡皆依允。

却被烏獲假作公子卬，坐於車中，任鄙作護送使臣，軍車隨後；城上認得是自家從人，即時開門；那兩員勇將，一齊發作，將城門一拳一脚，打個粉碎，關闔不得。軍士上前者，都被打倒；背後衛鞅親率大軍，飛也似趕來；城中軍民亂竄，衛鞅縱軍士亂殺一陣，遂占了吳城。朱倉聞知主帥被虜，度西河難守，棄城而遁；衛鞅長驅而入，直逼安邑。惠王大懼，使大夫龍賈往秦軍行成；衛鞅曰：「魏王不能用吾，吾故出仕秦國；蒙秦王尊爲卿相，食祿萬鍾。今以兵權交付，若不滅魏，有負重託。」龍賈曰：「吾聞：『良鳥戀舊林，良臣懷故主。』魏王雖不能用足下，然父母之邦，足下安得無情？」衛鞅沉思半晌，謂龍賈曰：「若要我班師，除非將西河之地盡割於秦方可。」龍賈只得應諾，回奏惠王。惠王從之，即令龍賈奉西河地圖，獻於秦軍。衛鞅按圖受地，奏凱而還；公子卬遂降於秦。魏惠王以安邑地近於秦，難守，遂遷都大梁去訖，自此稱爲梁國。孝公嘉衛鞅之功，封爲列侯；以前所取魏地，商於等十五邑，爲鞅食邑，號爲商君。

後世號爲商鞅，爲此也。

鞅謝恩歸第，謂家臣曰：『吾以衛之支庶，挾策歸秦，爲秦更治，立致富強，今又得魏地七百里，封邑十五城。大丈夫得志，可謂壯矣！』賓客齊聲稱賀。內有一士厲聲而前曰：『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諤諤。』爾等居商君門下，豈可進諂而諂主乎？衆人視之，乃上客趙良也。鞅曰：『先生語衆人之諂，試言吾之治秦，與五殺大夫孰賢？』良曰：『五殺大夫之相程公，三置晉君，并國二十，使其主爲西戎伯主。及其自奉，暑不張蓋，勞不坐乘，死之日，百姓悲哭，如喪考妣。今君相秦八載，法令雖行，刑戮太慘，民見威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太子恨君刑其師傅，怨入骨髓，民間父兄弟，久含恐心，一旦秦君晏駕，君之危若朝露，尙可貪商於之富貴，而自誇大丈夫乎？君何不薦賢人以自代？』辭去祿位，退耕於野，尙可以望自全也。商君默然不樂。

後五月，秦孝公得疾而薨，羣臣奉太子驪卽位，是爲惠文公。商鞅自負先朝舊臣，出入傲慢，公子虔初被商鞅劓鼻，積恨未報，至是與公孫賈同奏於惠文公曰：『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重者身危。」商鞅立法治秦，秦邦雖治，然婦人童稚，皆言商君之法，莫言秦國之法。』

今又封邑十五位，尊權重，後必謀叛。」惠文公曰：「吾恨此賊久矣！但以先王之臣，反形未彰，故姑容旦夕。」乃遣使者收商鞅相印，退歸商於。鞅辭朝，具駕出城，儀仗隊伍，猶比王侯，百官餞送，朝署爲空。公子虔、公孫賈，密告惠文公言：「商君不知悔咎，僭擬王者儀制，若歸商於，必然謀叛。」甘龍、杜摯，證成其事。惠文公大怒，即令公孫賈引武士三千，追趕商鞅，梟首回報。

公孫賈領命出朝，當時百姓連街倒巷，皆怨商君。一聞公孫賈引兵追趕，攘臂相從者，何止數千餘人。商鞅車駕出城，已百餘里，忽聞後面喊聲大振，使人探聽回報：「朝廷發兵追趕。」商鞅大驚，知是新主見責，恐不免禍，急卸衣冠下車，扮作卒隸逃亡。走至函關，天色將昏，往旅店投宿。店主索照身之帖，鞅辭無有。店主曰：「商君之法，不許收留無帖之人，犯者並斬，吾不敢留。」商鞅驚曰：「吾設此法，乃自害其身也！」遂乃連夜前行，混出關門，逕奔魏國。魏惠王恨商鞅誘虜公子卬，割其西河之地，於是欲囚商鞅以獻秦。鞅復逃回商於，謀起兵攻秦，被公孫賈追至縛歸，惠文公歷數其罪。分付：「將鞅押出市曹，五牛分屍。」百姓爭啖其肉，須臾而盡。於是盡滅其族。可憐商鞅變立新法，使秦國富強，今日受車裂之禍，豈非過刻之報。

乎！——此周顯王三十一年事也——韓翁有詩云：

「商於封邑未經年，五牛分屍亦可憐！慘烈從來兇報至，勸君熟讀省刑篇。」

自商鞅之死，百姓歌舞於道，如釋重負；六國聞之，亦皆相慶。甘龍杜摯先被革職，今皆復官。拜公孫衍爲相國，衍勸惠文公：「西并巴蜀，稱王以號召天下；要列國悉如魏國割地爲賀，如有違者，卽發兵伐之。」惠文公遂稱王，遣使者徧告列國，都要割地爲賀。諸侯俱猶豫未決，惟楚王威熊商任用昭陽，新敗越兵，殺越王無疆，盡有越地；地廣兵強，與秦爲敵，秦使至楚，被楚王叱咤而去；於是洛陽蘇秦挾「兼并」之策，以說秦王。

不知蘇秦如何說秦？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蘇秦合從相六國 張儀被激往秦邦

話說蘇秦張儀自從辭了鬼谷子下山，張儀自往魏國去了；蘇秦回至洛陽，家中老母在堂，一兄二弟——兄已先亡，惟寡嫂在，二弟乃蘇代蘇厲也。一別數年，今日重會，舉家歡喜，自不必說。過了數日，蘇秦欲出遊列國，乃請於父母，變賣家財，爲資身之費；母嫂及妻俱力止之曰：

「季子不治耕穫，力工商，求什一之利，乃思以口舌博富貴，業見成之業，圖未獲之利。他日生計無聊，豈可悔乎？」蘇代蘇厲亦曰：「兄如善於遊說之術，何不就說周王？在本鄉亦可成名，何必遠出？」蘇秦被一家阻當，乃求見周顯王，說以自強之術，王留之館舍，左右皆素知蘇秦出於賈之家，疑其言空疎無用，不肯在顯王前保舉。蘇秦在館舍羈留歲餘，不能討個進身，於是發憤回家，盡破其產，得黃金百鎰，製黑貂裘爲衣，治車馬僕從，遨遊列國。訪求山川地形，人民風土，盡得天下利害之詳，如此數年，未有所遇。聞衛鞅封商君，甚得秦孝公之心，乃西至咸陽，而孝公已薨，商君亦死。乃求見惠文王，惠文王宣秦至殿，問曰：「先生不遠千里而來，敵邑有何教誨？」蘇秦奏曰：「臣聞大王求諸侯割地，意者欲安坐而并天下乎？」惠文王曰：「然。」秦曰：「大王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胡貉，此四塞之國也。沃野千里，奮擊百萬，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臣請獻謀效力，并諸侯，吞周室，稱帝而一天下，易如反掌。豈有安坐而能成事者乎？」惠王初殺商鞅，心惡遊說之士，乃辭曰：「孤聞：『毛羽不成，不能高飛。』先生所言，孤有志未逮，更俟數年，兵力稍足，然後議之。」蘇秦乃退。復將古三五霸攻戰而得天下之術，彙成一書——凡十餘萬言——次日，獻上秦王，秦王雖然留覽，絕無

用蘇秦之意。再謁秦相公孫衍，衍忌其才，不爲引進。

蘇秦留秦，復歲餘，黃金百鎰，俱已用盡，黑貂之裘亦敝壞；計無所出，乃貨其車馬僕從，以爲路資，磨囊徒步而歸。父母見其狼狽，罵辱之；妻方織布，見秦來，不肯下機相見。秦餓甚，向嫂求一飯，嫂辭以無柴，不肯爲炊。有詩爲證：

「富貴途人成骨肉，貧窮骨肉亦途人；試看季子貂裘敝，舉目雖親盡不親！」

秦不覺墮淚，嘆曰：「一身貧賤，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母不以我爲子，皆我之罪也！」於是檢書篋中，得太公陰符一篇，忽悟曰：「鬼谷先生曾言：『昔遊說失意，只須熟玩此書，自有進益。』」乃閉戶探討，務窮其趣，晝夜不息，夜倦欲睡，則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足。既於陰符有悟，然後將列國形勢，細細揣摩。如此一年，天下大勢如任掌中，乃自慰曰：「秦有學如此，以說人主，豈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位者乎？」遂謂其弟代厲曰：「吾學已成，取富貴如寄，弟可助吾行資，出說列國。倘有出身之日，必當相引。」復以陰符爲弟講解，代與厲亦有省悟，乃各出黃金以資其行。

秦辭父母妻嫂，欲再往秦國，思想：「當今七國之中，惟秦最強，可以輔成帝業，何奈秦王不肯收用！吾今再去，倘復如前，何面復歸故里？」乃思一擯秦之策，必使列國同心協力以孤秦勢，方可自立。於是東投趙國。

時趙肅侯在位，其弟公子成爲相國，號奉陽君。蘇秦先說奉陽君，奉陽君不喜，秦乃去趙，北遊於燕，求見燕文公。左右莫爲通達，居歲餘，資用已盡，饑餓於旅邸，旅邸之人哀之，貸以百錢，秦賴以濟。適值燕文公出遊，秦伏謁道左，文公問其姓名，知是蘇秦，喜曰：「聞先生昔年以十萬言獻秦王，寡人心慕之，恨未得能讀先生之書，今先生幸惠教寡人，燕之幸也。」遂回車入朝，召秦入見，鞠躬請教。蘇秦奏曰：「大王列在戰國，地方二千里，兵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然比於中原，曾未及半。乃耳不聞金戈鐵馬之聲，目不睹覆車斬將之危，安居無事，大王亦知其故乎？」燕文公曰：「寡人不知也。」秦又曰：「燕所以不被兵者，以趙爲之蔽耳；大王不知結好於近趙，而反欲割地以媚遠秦，不愚甚耶？」燕文公曰：「然則如何？」秦對曰：「依臣愚見，不若與趙從親，因而結連列國，天下爲一，相與協力禦秦。此百世之安也。」燕文公曰：「先生合從以安燕，寡人所願，但恐諸侯不肯爲從耳。」秦又曰：「臣雖不才，願面

見趙侯，與定從約。」

燕文公大喜，資以金帛路費，高車駟馬，使壯士送秦至趙。適奉陽君趙成已卒，趙肅侯聞燕國送客來至，遂降階而迎曰：「上客遠辱，何以教我？」蘇秦奏曰：「秦聞天下布衣賢士，莫不高賢君之行義，皆願陳忠於君前；奈奉陽君妬才嫉能，是以遊士裹足而不進，卷舌而不言。今奉陽君捐館舍，臣故敢獻其愚忠。」臣問：「保國莫如安民，安民莫如擇交。」當今山東之國，惟趙爲強；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秦之所最忌害者，莫如趙。然而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襲其後也。故爲趙南蔽者，韓魏也；韓魏無名山大川之險，一日秦兵大出，蠶食二國，二國降則禍次於趙矣。臣嘗考地圖，列國之地，過秦萬里；諸侯之兵，多秦十倍；設使六國合一，并力西向，何難破秦？今爲秦謀者，以秦恐嚇諸侯，必須割地求和。夫無故而割地，是自破也；破人與破於人，二者孰愈？依臣愚見，莫如約列國君臣會於涇水，交盟定誓，結爲兄弟，聯爲唇齒；秦攻一國，則五國共救之。如有敗盟背誓者，諸侯共伐之。秦雖強暴，豈敢以孤國與天下之衆爭勝負哉？」趙肅侯曰：「寡人少年立國日淺，未聞至計；今上客欲糾諸侯以拒秦，寡人敢不敬從。」乃佩以相印，賜以大第，又以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

雙錦纜千匹，使爲從約長。

蘇秦乃使人以百金往燕，償旅邸人之百錢。正欲擇日起行，歷說韓魏諸國；忽趙肅侯召

蘇秦入朝，有急事商議。蘇秦慌忙來見肅侯，肅侯曰：「適邊吏來報：『秦相國公孫衍出師

攻魏，擒其大將龍賈，斬首四萬五千。魏王割河北十城以求和。衍又欲移兵攻趙。』將若之

何？」蘇秦聞言，暗暗吃驚，秦兵若到趙，趙君必然亦效魏求和，合從之計不成矣！正是「人

急計生」。且答應過去，另作區處。乃故作安閒之態，拱手對曰：「臣度秦兵疲敝，未能即至

趙國，萬一來，到臣自有計退之。」肅侯曰：「先生且暫留敝邑，待秦兵果然不到，方可遠離寡

人耳。」這句話，正中蘇秦之意，應諾而退。

蘇秦回至府第，喚門下心腹，喚做畢成，至於密室，分付曰：「吾有同學故人，名曰張儀，字餘

子，乃大梁人氏，我今予汝千金，汝可扮作商賈，變姓名爲賈舍人，前往魏邦，尋訪張儀。倘相見

時，須如此如此……若到趙之日，又復如此如此……汝可小心在意。」賈舍人領命，連夜望

大梁而行。

話分兩頭。却說張儀自離鬼谷歸魏，家貧，求事魏惠王不得，後見魏兵屢敗，乃挈其妻去

魏遊楚，楚相國昭陽留之爲門下客。昭陽將兵伐魏，大敗魏師，取襄陵……等七城，楚威王嘉其功，以和氏之璧賜之。

何謂和氏之璧，當初楚厲王之末年，有楚人卞和得玉璞於玉荆山，獻於厲王，王使工相之，曰：『石也！』厲王大怒，以卞和欺君，刖其左足。及楚武王卽位，和復獻其璞，玉工又以爲石，王怒，刖其右足。及楚文王卽位，卞和又欲往獻，奈雙足俱刖，不能行動，乃抱璞於懷，痛哭於荆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有曉得卞和的，問曰：『汝再獻再刖，可以止矣，尙希賞乎？又何哭爲？』和曰：『吾非爲求賞也。所恨者，本良玉而謂之石，本貞士而謂之欺，是非顛倒，不得自明，是以悲耳！』楚文王聞卞和之泣，乃取其璞，使玉人剖之，果得無瑕美玉，因製爲璧，名曰和氏之璧。今襄陽府南漳縣荆山之巔有池，池旁有石室，謂之抱玉巖，卽卞和所居，泣玉處也。楚王憐其誠，以大夫之祿給卞和，終其身。此璧乃無價之寶。只爲昭陽滅越，敗魏，功勞最大，故以重賞賜之。昭陽隨身攜帶，未嘗少離。

一日，昭陽出遊於赤山，四方賓客，從行者百人，那赤山上有深潭，相傳姜太公曾釣於此。潭邊建有高樓，衆人在樓上飲酒作樂，及至半酣，賓客慕「和璧」之美，請於昭陽，求借觀之。

昭陽命守藏豎於車箱中取出寶櫃至前，親自啓鑰，解開三重錦袱，玉光燦燦照人顏面。賓客次第傳觀，無不極口稱贊。正賞玩間，左右言：『潭中有大魚躍起。』昭陽起身凭欄而觀，衆賓客一齊出看，那大魚又躍起來，足有丈餘，羣魚從之跳躍。俄焉雲興東北，大雨將至，昭陽分付：『收拾轉程。』守藏豎欲收「和璧」寶櫃，已不知傳遞誰手，竟不見了。亂了一回，昭陽回府，教門下客捱查盜璧之人，門下客曰：『張儀亦貧，素無行，要盜璧，除非此人。』昭陽亦心疑之，使人執張儀笞掠之，要他招承，張儀實不曾盜，如何肯服？笞至數百，遍體俱傷，奄奄一息，昭陽見張儀垂死，只得釋放。旁有可憐張儀的，扶儀歸家，其妻見張儀困頓模樣，垂淚而言曰：『子今日受辱，皆由讀書遊說所致，若安居務農，甯有此禍耶？』儀張口向妻，使視之，問曰：『吾舌尚在乎？』妻笑曰：『尚在。』儀曰：『吾在是本錢，不愁終困也！』於是將息半愈，復還魏國。

賈舍人至魏之時，張儀已回魏半年矣。聞蘇秦說趙得志，正欲往訪，偶然出門，恰遇賈舍人休車於門外相問。問知從趙來，遂問：『蘇秦爲趙相國，信果真否？』賈舍人曰：『先生何人，得無與吾相國有舊耶？』何爲問之？儀告以同學兄弟之情。賈舍人曰：『若是，何不往

遊相國必當薦揚。吾買事已畢，正欲還趙，若不棄嫌微賤，願與先生同載。」張儀欣然從之。既至趙郊，賈舍人曰：「寒家在郊外有事，只得暫別；城內各門俱有旅店，安歇遠客，容卑人過幾日相訪。」張儀辭賈舍人下車，進城安歇。

次日，修刺求謁蘇秦；秦預誠門下人，不許爲通。候至第五日，方得投進名刺；秦辭以事冗，改日請會。儀復候數日，終不得見，怒欲去；地方店主人拘留之，曰：「子已投刺相府，未見發落，萬一相國來召，何以應之？雖一年半載，亦不敢放去也！」張儀悶甚，訪「賈舍人何在？」人亦無知之者。

又過數日，復書刺往辭相府，蘇秦傳命：「來日相見。」儀回店主人假借衣履停當，次日侵晨往候，蘇秦預先排下威儀，圍其中門，命客從耳門而入。張儀欲登階，左右止之曰：「相國公講未畢，客宜少待。」儀乃立於廡下，睨視堂前，官屬拜見者甚衆，已而稟事者又有多人。良久，日將昃，聞堂上呼曰：「客今何在？」左右曰：「相君召客。」儀整衣升階，只望蘇秦降坐相迎，誰知秦安坐不動，儀忍氣進揖，秦起立微舉手答之，曰：「餘子別來無恙？」儀忍氣勃勃，竟不答言；左右稟進午餐，秦復曰：「公事匆冗，煩餘子久待，恐飢餓，且草率一飯，飯後有言。」

命左右設坐於堂下，秦自飯於堂上，珍羞滿案，儀前不過一肉一菜，粗糲之餐而已。張儀本待不吃，奈腹中飢甚。况店主人飯錢先已欠下許多，只望今日見了蘇秦，便不肯薦用，也有些金資賚發。不想如此光景，正是一在他矮簷下，誰敢不低頭？出於無奈，只得含羞舉箸，遙望見蘇秦杯盤狼籍，以其餘肴分賞左右，比張儀所食還盛許多。儀心中且羞且怒。食畢，秦復傳言：「請客上堂。」張儀舉目觀看，秦仍舊高坐不起，張儀忍氣不過，走上幾步，大罵：「季子！我道你不忘故舊，遠來相投，何意辱我至此？同學之情何在？」蘇秦徐答曰：「以餘子之才，只道先我而際遇了，不期窮困如此！吾豈不能薦於趙侯，使子富貴，但恐子志衰才退，不能有爲，貽累於薦舉之人。」張儀曰：「大丈夫自能致富貴，豈賴汝薦乎？」秦曰：「你既能自取富貴，何必來說？」念同學情分，助汝黃金一笏，請自方使。」命左右以金授儀，儀一時性起，將金擲於地下，憤憤而出，蘇秦亦不挽留。

儀回至旅店，只見自己鋪蓋俱已移出在外，儀問其故，店主人曰：「今日足下得見相君，必

然贈館授餐，故移出耳。」張儀搖頭，口中只說：「可恨！可恨！」一頭脫下衣履，交還店主。人店主人曰：「莫非不是同學，足下有些妄板麼？」張儀扯住主人，將往日交情，及今日相待光景，備細述了一遍。店主人曰：「相君雖然倨傲，但位尊權重，禮之當然。送足下黃金一笏，亦是美情，足下收了此金，也可打發飯錢，剩些作歸途之費。何必辭之？」張儀曰：「我一時使性，擲之於地，如今手無一錢，如之奈何？」

正說話間，只見前番那賈舍人走入店門，與張儀相見，道：「連日少候得罪！不知先生曾見過蘇相國否？」張儀將怒氣重復弔起，將手往店案上一拍，罵道：「這無情無義的賊！再莫提他！」賈舍人曰：「先生出言太重，何故如此發怒？」店主人遂將相見之事，代張儀敘述一遍：「今欠賬無還，又不能作歸計，好不愁悶！」賈舍人曰：「當初原是小人攬撥先生來的，今日遇而不遇，却是小人帶累了先生，小人情願代先生償了欠賬，備下車馬，送先生回魏。先生意下何如？」張儀曰：「我亦無顏歸魏了！欲往秦邦一遊，恨無資斧。」賈舍人曰：「先生欲遊秦，莫非秦邦還有同學兄弟麼？」張儀曰：「非也。當今七國中，惟秦最強，秦之力可以困趙，我往秦，幸得用事，可報蘇秦之仇耳！」賈舍人曰：「先生若往他國，小我不敢奉承，若

欲往秦，小人正欲往彼探親，依舊與小人同載。彼此得伴，豈不美哉？」張儀大喜曰：「世間有此高義，足令蘇秦愧死！」遂與賈舍人爲八拜之交。

賈舍人替張儀算還店錢，見有車馬在門，二人同載，望西秦一路而行。路間爲張儀製衣裳，買僕從，凡儀所須，不惜財資。及至秦國，復大出金帛，賂秦惡文王左右，爲張儀延譽。時惠文王方悔失蘇秦，聞左右之薦，即時召見，拜爲客卿，與之謀諸侯之事。賈舍人乃辭去。張儀垂淚曰：「始吾困阨至甚，賴子之力，得顯用秦國，方圖報德，何遂言去耶？」賈舍人笑曰：「臣非能知君，知君者，乃蘇相國也！」張儀愕然良久，問曰：「子以資斧給我，何言蘇相國耶？」賈舍人曰：「相國方倡合從之約，慮秦伐趙，敗其事，思可以得秦之柄者，非君不可。故先遣臣僞爲買人，招君至趙，又恐君安於小就，故意怠慢激怒君。君果萌遊秦之意，相君乃大出金資付臣，分付恣君所用，必得秦柄而後已。」今君已用於秦，臣說歸報相君。」張儀嘆曰：「嗟乎！吾在季子術中，而吾不覺，吾不及季子遠矣！煩君多謝季子。」當季子之身，不敢言「代趙」二字。以此報季子玉成之德也。」

賈舍人回報蘇秦，秦乃奏趙肅侯曰：「秦兵果不出矣！」於是拜辭往韓，見韓宣惠公曰：

「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然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今大王事秦，秦必求割地爲贄，明年將復求之；夫韓地有限，而秦欲無窮，再三割，則韓地盡矣。俗諺云：『寧爲雞口，勿爲牛後。』」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羞之！」宣惠公蹴然曰：「願以國聽於先生，如趙王約。」亦贈蘇秦黃金百鎰。蘇秦乃過魏，說魏惠王曰：「魏地方千里，然而人民之衆，車馬之多，無如魏者，於以抗秦有餘也；今乃聽羣臣之言，欲割地而臣事秦。倘秦求無已，將若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并力制秦，可使秦無秦患。臣今奉趙王之命，來此約從。」韓惠王曰：「寡人愚不肖，自取敗辱，今先生以長策下教寡人，敢不從命。」亦贈金帛一車。蘇秦復造齊國，說齊宣王曰：「臣聞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富盛天下莫比；乃西面而謀事秦，寧不恥乎？且齊地去秦甚遠，秦兵必不能及齊，事秦何爲？臣願大王從趙約，六國和親，互相救援。」齊宣王曰：「謹受教。」蘇秦乃驅車向南，說楚威王曰：「楚地五千餘里，天下莫強；秦之所患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今列國之君，非從則衡，夫合從則諸侯將割地以事楚，連衡則楚將割地以事秦。此二策者，相去遠矣。」楚威王曰：「先生之言，楚之福也。」秦乃北行，回報趙肅侯，行過洛陽，諸侯各發使送之，儀仗旌旆，前遮後擁，車

騎輜重，連接二十里不絕。威儀比於王者，一路官員，望塵下拜。

周顯王聞蘇秦將至，預使人掃除道路，設供帳於郊外以迎之。秦之老母，扶杖旁觀，嘖嘖驚嘆；二弟及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郊迎。蘇秦在車中謂其嫂曰：「嫂向不爲我炊，今

又何恭之過也？」嫂曰：「見季子位高而金多，不容不敬畏耳！」蘇秦喟然嘆曰：「世世情看冷煖，人面遂高低。」吾今日乃知富貴之不可少也！」於是，以車載其親屬，同歸故里；起建大宅，聚族而居，散千金以贍宗黨。今河南府城內有蘇秦宅遺址，相傳有人掘之，得金百錠；蓋當時所埋也。秦弟代厲羨其兄之貴盛，亦習陰符學遊說之術。

蘇秦住家數日，乃發車往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遣使約齊、楚、魏、韓、燕，五國之君，俱到洹水相會。蘇秦同趙肅侯，預至洹水，築壇布位，以待諸侯。燕文公先到，次韓、宣惠公到。不數日，魏惠王、齊宣王、楚威王、陸績俱到。蘇秦先與各國大夫相見，私議坐次。論來，楚、燕是個老國，齊、韓、趙、魏卻是更姓新國；但此時戰爭之際，以國之大小爲敘。楚最大，齊次之；魏次之，次趙，次燕，次韓。內中楚、齊、魏已稱王。趙、燕、韓尙稱侯，爵位相懸，相敘不便。於是蘇秦建議，六國一概稱王。趙王爲約主，居主位，楚王等以次居客位，先與各國會議停當。

至期，各登盟壇，照位排列，蘇秦歷階而上，啓告六王曰：「諸君山東大國，位皆王爵，地廣兵多，足以自雄。秦乃牧馬賤夫，據咸陽之險，蠶食列國，諸君能以北面之禮事秦乎？」諸侯皆曰：「不願事秦，願奉先生明教。」蘇秦曰：「合從擯秦之策，向者已悉陳於諸君之前矣；今日但當刑牲歃血，誓於神明，結爲兄弟，務期患難相恤。」六王皆拱手曰：「謹受教。」秦遂捧盤，請六王以決歃血，拜告天地，及六國祖宗，一國背盟，五國共擊。寫下誓書六通，六國各收一通，然後就宴。

趙王曰：「蘇秦以大策奠安六國，宜封高爵，俾共往來六國，堅此從約。」五王皆曰：「趙王之言是也。」於是六王合封蘇秦爲「從約長」，兼佩六國相印，金牌寶劍，總轄六國臣民，又各賜黃金百鎰，良馬十乘，蘇秦謝恩。六王各散歸國，蘇秦隨趙肅侯歸趙——此乃周顯王三十六年事也——史官有詩云：

「相要涇水誓明神，唇齒相依骨肉親；假使合從終不覺，何難協力滅孤秦。」

是年，魏惠王、韓文王俱薨，魏襄王、燕易王位。

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學讓國燕噲召兵 偽獻地張儀欺楚

話說蘇秦既合從六國，遂將從約寫一通投於秦。關吏送與秦惠文王觀之。惠文王大驚，謂相國公孫衍曰：『若六國爲一，寡人之進取無望矣！必須畫一計散其從約，方可圖大事。』公孫衍曰：『首從約者，趙也；大王興師伐趙，視其先救趙者，即移兵伐之。如是則諸侯懼而從約可散矣。』時張儀在座——意不欲伐趙，以負蘇秦之德——乃進曰：『六國新合，其勢未可猝離也。秦如伐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悉銳師以助戰；秦師拒關不暇，何暇他移哉？——夫近秦之國無如魏，而燕在北最遠，大王誠遣使以重賂求成於魏，以疑各國之心，而與燕太子結婚。如此，則從約自解矣。』惠文王稱善，乃許魏還襄陵……等七城以講和，魏亦使人報秦之聘，復以女許配秦太子。趙王聞之，召蘇秦責之曰：『子倡爲從約，六國和親，相與擯秦，今未踰年，而魏燕二國皆與秦通。從約之不足恃明矣！倘秦兵猝然加趙，尚可望二國之救乎？』蘇秦惶恐謝曰：『臣請爲大王出使燕國，必有以報魏也。』秦乃去趙適燕，燕易王以爲相國，時易王新卽立，齊宣王乘喪伐之，取十城。易王謂蘇秦

曰：「始先君以國聽子，六國和親，今先君之骨未寒，而齊兵壓境，取我十城。如涇水之誓何？」蘇秦曰：「臣請爲大王使齊，奉十城以還燕。」燕易王許之。蘇秦見齊宣王曰：「燕王者，大王之同盟，而秦王之愛壻也；大王利其十城，不惟燕怨齊，秦亦怨齊矣。得十城而結二怨，非計也；大王聽臣計，不如歸燕之十城，以結燕秦之歡。齊得燕秦，於以號召天下不難矣。」宣王大悅，乃以十城還燕。

易王之母文夫人素慕蘇秦之才，使左右召秦入宮，因與私通，易王知之而不言。秦懼，乃結好於燕相國之子，與聯兒女之姻。又使其弟蘇代、蘇厲與子之結爲兄弟，欲以自固。燕夫人屢召蘇秦，秦益懼不敢往，乃說易王曰：「燕齊之勢，終當相并，臣願爲大王行反間於齊。」易王曰：「反間如何？」秦對曰：「臣僞爲得罪於燕，而出奔齊國，齊王必重用臣，臣因敗齊之政，以爲燕地。」易王許之，乃收秦相印，秦遂奔齊。齊宣王重其名，以爲客卿。秦因說宣王以田獵鐘鼓之樂。宣王好貨，因使厚其賦斂；宣王好色，因使妙選宮女；欲俟齊亂，而使燕乘之，宣王全然不悟。相國田嬰、客卿孟軻極諫，皆不聽。宣王薨，子湣王地立。初年，頗勤國政，娶秦女爲王后，封田嬰爲薛公，號靖郭君，蘇秦、客卿用事如故。

話分兩頭，再說張儀聞蘇秦去趙，知從約將解，不與魏襄陵七邑之地。魏襄王怒，使人索地於秦。秦惠王使公子華爲大將，張儀副之，帥師代魏，攻下蒲陽。儀請於秦王，復以蒲陽還魏，又使公子繇質於魏，與之結好。張儀送之。魏襄王深感秦王之意，張儀因說曰：「秦王遇魏甚厚，得城不取，又納質焉。魏不可無禮於秦，宜謀所以謝之。」襄王曰：「何以爲謝？」張儀曰：「土地之外，非秦所欲也；大王割地以謝秦，秦之愛魏必深。若秦魏合兵以圖諸侯，大王之取償於他國者，必十倍於今之所獻也。」襄王感其言，乃獻少梁之地以謝秦，又不敢受質。秦王大悅，因罷公孫衍，用張儀爲相。時楚威王已薨，子熊槐立——是爲懷王——張儀乃遣人致書懷王，迎其妻子，且言昔日盜璧之冤。楚懷王面責昭陽曰：「張儀賢士，子何不進於先君，而迫之使爲秦用也？」昭陽嘿然甚愧，歸家發病死。

懷王懼張儀用秦，復申蘇秦合從之約，結連諸侯，而蘇秦已得罪於燕，去燕奔齊。張儀乃見秦王，辭相印，自稱往魏。惠文王曰：「君舍秦往燕何意？」儀對曰：「六國溺於蘇秦之說，未能卽解，臣若得魏柄，請令魏先事秦，以爲諸侯之倡。」惠文王許之。儀遂投魏，魏襄王果用爲相國。儀因說曰：「大梁南鄰楚，北鄰趙，東鄰齊，西鄰韓，——而無山川之險可恃。此四分

五裂之道也！故非事秦國不得安。」魏襄王計未定，張儀陰使人招秦伐魏，大敗魏師，取沃。髡翁有詩云：

「仕齊却爲燕邦去，相魏翻因秦國來；雖則從橫分兩路，一般反覆小人才！」

襄王怒，益不肯事秦，謀爲合從，仍推楚懷王爲從約長，於是蘇秦益重於齊。

時齊相國田嬰病卒，子田文嗣爲薛公，號爲孟嘗君。田嬰有子四十餘人，田文乃賤妾之子，以五月五日生。初生時，田嬰戒其妾棄之勿育，妾不忍棄，乃私育之。既長，五歲妾乃引見田嬰，嬰怒其違命，文頓首曰：「父所以見棄者何故？」嬰曰：「世人相傳：『五月五日爲凶日，生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於父母。』」文對曰：「人生受命於天，豈受命於戶耶？若必受命於戶，何不增而高之？」嬰不能答，然暗暗稱奇。

及文長十餘歲，便能接應賓客，賓客皆樂與之遊，爲之延譽。諸侯使者至齊，皆求見田文；於是田嬰以文爲賢，立爲適子。遂繼薛公之爵，號孟嘗君。孟嘗君既嗣位，大築館舍，以招天下之士；凡士來投者，不問賢愚，無不收留。天下亡人有罪者皆歸之。孟嘗君雖貴，其飲食與諸客同——一日待客夜食，有人蔽其火光，客疑飯有二等，投筯辭去。田文起坐，自持飯比

之果然無二。客嘆曰：『以孟嘗君待士如此，而吾過疑之，吾真小人矣！尙何面目立於其門？』乃引刀自剄而死。孟嘗君哭臨其喪甚哀，衆客無不感動，歸者益衆，食客嘗滿數千人。諸侯聞孟嘗君之賢，且多賓客，皆尊重齊，相戒不敢犯其境。是：

「虎豹居山禽獸遠，蛟龍在水怪魚藏；堂中有客三千輩，天下人人畏孟嘗。」

再說：張儀相魏三年，而魏襄王薨，子哀王立，楚懷王遣使弔喪，因徵兵伐秦，哀王許之。韓宣惠王、趙武靈王、燕王噲，皆樂於從兵。楚使者至齊，齊潛王集羣臣問計，左右皆曰：「秦甥舅之親，未有仇隙，不可伐。」蘇秦主合從之約，堅執以爲可伐，孟嘗君獨曰：「言可伐與不可伐，皆非也！伐則結秦之仇，不伐則觸五國之怒，以臣愚見，莫如發兵而緩其行。兵發，則不與五國爲異，同行，緩，則可觀望爲進退。」潛王以爲然，即使孟嘗君帥兵二萬以往，孟嘗君方出齊郊，遽稱疾延醫療治，一路擔擱不行。

却說：韓、趙、魏、燕。四王與楚懷王相會於函谷關外，刻期進攻，懷王雖爲從約長，那四王各將其軍不相統一。秦守將樗里疾大開關門，陳兵索戰，五國互相推諉，莫敢先發。相持數日，樗里疾出奇兵，絕楚餉道，楚兵乏食，兵士皆譁。樗里疾乘機襲之，楚兵敗走，於是四國皆遠。

孟嘗君未至秦境，而五國之師已撤矣——此乃孟嘗君之巧計也。

孟嘗君回齊，齊湣王嘆曰：『幾誤聽蘇秦之計！』乃贈孟嘗君黃金百斤，爲食客費，益愛重之；蘇秦自愧，以爲不及。楚懷王恐齊之交合，乃遣使厚結於孟嘗君，與齊申盟結好，兩國聘使往來不絕。

自齊宣王之世，蘇秦尊貴寵用，左右貴戚，多有妬者；及湣王時，秦寵未衰。今日湣王不用蘇秦之計，却依了孟嘗君，果然伐秦失利，孟嘗君受多金之賞，左右遂疑湣王已不喜蘇秦矣，乃募壯士懷利匕首刺蘇秦於朝。匕首入秦腹，秦以手按腹而走，訴於湣王，湣王命擒賊，賊已逃去不可得。蘇秦曰：『臣死之後，願大王斬臣之頭，號令於市曰：『蘇秦爲燕行反間於齊，今幸誅死，有人知其陰事來告者，賞以千金。』如是，則賊可得也。』言訖，拔去匕首，血流滿地而死。湣王依其言，號令蘇秦之頭於齊市中，須臾，有人過其頭下，見賞格，自誇於人曰：『殺秦者我也！』市吏因執之以見湣王。王令司寇以嚴刑鞠之，盡得主使之罪，誅滅凡數家。史官論：『蘇秦雖身死，猶能用計自報其仇，可謂智矣！而身不免見刺，豈非反覆不忠之報乎？』

蘇秦死後，其賓客往往洩蘇秦之謀言：『秦爲燕而仕齊。』湣王始悟秦之詐，自是與燕

有隙，欲使孟嘗君將兵伐燕，蘇代說燕王納賈子以和齊。燕王從之，使蘇厲引賈子來見。潘王恨蘇秦不已，欲囚蘇厲。蘇厲呼曰：「燕王欲以國依秦，臣之兄弟陳大王以威德以爲事，秦不如事齊，故使臣納賈請平。大王奈何疑死者之心，而加生者之罪乎？」潘王悅，乃厚待蘇厲，厲遂委質爲齊大夫，蘇代留仕燕國。史官有蘇秦贊曰：

「季子周人，師事鬼谷。」

揣摩既就，陰符伏讀。

合從離橫，佩印者六。

晚節不終，燕齊反覆。」

再說張儀見六國伐秦無成，心中暗喜，及聞蘇秦已死，乃大喜曰：「今日乃吾吐舌之時矣！」遂乘間說魏哀王曰：「以秦之強，禦五國而有餘，此其不可抗明矣。本倡『合從』之議者，蘇秦而秦且不保其身，况能保人國乎？夫親兄弟其父母者，或因錢財爭鬪不休，况異國哉？大王猶執蘇秦之說，不肯事秦，倘列國有先事秦者，召兵攻魏，魏其危矣！」哀王曰：「寡人願從相國事秦，誠恐秦不見納。」

張儀曰：「臣請爲大王謝於秦，以結兩國之好。」

哀王乃飾車從，遣張儀入秦求和。於是秦魏通好，張儀遂留秦，仍爲秦相。

再說：燕相國子之身長八尺，腰大十圍，肌肥肉重，面闊口方，手綽飛禽，走及奔馬。自燕易王時，已執國柄，及燕王噲嗣位，荒於酒色，但貪逸樂，不肯臨朝聽政。子之遂有篡燕之意。蘇代蘇厲與子之相厚，每對諸侯使者，揚其賢名。燕王噲使蘇代如齊問候，質子事畢歸燕。燕王噲問曰：「聞齊有孟嘗君，天下之大賢也，齊王有此賢臣，遂可以霸天下乎？」代對曰：「不能。」噲問曰：「何故不能？」代對曰：「知孟嘗君之賢，而任之不專，安能成霸。」噲曰：「寡人獨不得孟嘗君爲臣耳，何難專任哉？」蘇代曰：「今相國子之明習政事，是即燕之孟嘗君也。」噲乃使子之專決國事。

忽一日，噲問於大夫鹿毛壽曰：「古之人君多矣，何以獨稱堯舜？」鹿毛壽亦是子之之黨，遂對曰：「堯舜所以稱聖者，以堯能讓天下於舜，舜能讓天下於禹也。噲曰：『然則禹何爲傳於子？』鹿毛壽曰：『禹不能讓天下於益，但使代理政事，而未嘗廢其太子，故禹崩之後，太子啓竟奪益之天下。至今論者謂：『禹德衰，不及堯舜。』』以此之故。」燕王曰：「寡人欲以國讓於子之事，可行否？」鹿毛壽曰：「王如行之，與堯舜何以異者？」噲遂大集羣臣，廢太子平，而禪國於子之，子之之伴爲謙遜再三，然後受之。乃郊天祭地，服

袞冕執圭，南面稱王，略無慚色。噲反北面，列於臣位，出就別宮居住。蘇代、鹿毛壽俱拜上卿。將軍市被，心中忿甚，乃帥本部軍士往攻子之，百姓亦多從之。兩下連戰十餘日，殺傷數萬人。市被終不勝，爲子之所殺。鹿毛壽言於子之曰：「市被所以作亂者，以故太子平在也。」子之因欲收太子平，太傅郭隗與平微服共逃於無終山避難。平之庶弟公子職，出奔韓國，國人無不怨憤。

齊潘王聞燕亂，乃使匡章爲大將，率兵十萬，從渤海進兵燕。人恨子之入骨，皆箠食壺漿，以迎齊師，無有持寸兵拒戰者。匡章出兵，凡五十日，兵不留行，直達燕都，百姓開門納之。子之之黨見齊兵衆盛，長驅而入，亦皆聳懼奔竄。子之自恃其勇，與鹿毛壽率兵拒戰於大衢。兵士漸散，鹿毛壽戰死，子之身負重傷，猶格殺百餘人，力竭被擒。燕王噲自縊於別宮，蘇代奔周。匡章因毀燕之宗廟，盡收燕府庫中寶貨，將子之置囚車中，先解去臨淄獻功。燕地三千餘里，大半俱屬於齊。匡章留屯燕都，以徇屬邑。——此周赧王元年事也。

齊潘王親數子之之罪，凌遲處死，以其肉爲醢，遍賜羣臣。子之爲王纔一歲有餘，癡心貪位，自取喪滅，豈不愚哉！燕人雖恨子之，見齊王意在滅燕，衆心不服，乃共求故太子平，得之於

無終山，奉以爲君，是爲昭王。郭隗爲相國。時趙武靈王深忿齊之并燕，使大將樂池迎公子職於韓，欲奉立爲燕王，聞太子平已立乃止。郭隗傳檄燕都，告以恢復之義，各邑已降齊者，一時皆叛齊爲燕。匡章不能禁止，遂班師回齊。

昭王仍歸燕都，修理宗廟，志復齊仇，乃卑身厚幣，欲以招求賢士。謂相國郭隗曰：「先王之恥，孤早夜在心，若得賢士，可與共圖齊事者，孤願以身事之。惟先生爲孤擇其人。」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之馬，途遇死馬，旁人皆環而嘆息。涓人問其故，答曰：『此馬生時，日行千里，今死，是以惜之。』」涓人乃以五百金買其骨，囊負而歸。君大怒曰：「此死骨何用？而廢棄多金耶！」涓人答曰：「所以費五百金者，爲千里馬之骨故也。此奇事人將競傳，必曰：『死馬且得重價，况活馬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得千里之馬三匹。今王欲致天下賢士，請以隗爲馬骨，况賢於隗者，誰不求價而至哉？」於是昭王特爲郭隗築宮，執弟子之禮，北面聽教，親供飲食，極其恭敬，復於易水之傍，築起高臺，積黃金於臺上，以奉四方賢士，名爲招賢臺，亦曰黃金臺。於是燕王好士，傳布遠近，蘇辛自趙往，蘇代自周往，鄒衍自齊往，屈景自衛往，昭王悉拜爲客卿，與謀國事。元劉因有黃金臺詩云：

「燕山不改色，易水無剗聲；誰知數尺臺，中有萬古情！區區後世人，猶愛黃金名，黃金亦何物，能爲賢重輕！周道日東漸，二老皆西行，養民以致賢，王業自此成。」

話分兩頭。

再說楚潘王既勝燕，殺燕王噲與子之，威振天下；秦惠文王患之，而楚懷王爲從約長，與齊深相結納，置符爲信。秦王欲離齊、楚之黨，召張儀問計。儀奏曰：「臣憑三寸不爛之舌，南遊於楚，伺便必使楚王絕齊而親於秦。」惠文王曰：「寡人聽子。」張儀乃辭

相印遊楚，知懷王有嬖臣，姓靳，名尚，在王左右，言無不從，乃先以重賄納交於尚，然後往見懷王。懷王重張儀之名，迎之於郊，賜坐而問曰：「先生辱臨敝邑，有何見教？」張儀曰：「臣之此來，欲合秦、楚之交耳。」楚懷王曰：「寡人豈不願納交於秦哉？但秦侵伐不已，是以不敢求親也。」

張儀曰：「今天下之國雖七，然大者無過楚、齊與秦三國耳。秦、齊合於齊，則齊重，南合於楚，則楚重。然寡君之意，竊在楚而不在齊，何也？以齊爲婚姻之國，而負秦獨深也。寡君欲事大王，雖儀亦願爲大王門闌之厮，而大王與齊通好，犯寡君之所忌。大王誠能閉關而絕齊，寡

君願以高君所取楚商之地六百里，還歸於楚，使秦女爲大王箕帚妾。秦、楚世爲婚姻，兄弟以禦諸侯之患，惟大王納之。懷王大悅曰：『秦肯還楚故地，寡人又何愛於齊？』

羣臣皆以楚復得地，合詞稱賀；獨一人挺然出，曰：『不可！不可！以臣觀之，此事宜弔，不

宜賀！』楚懷王觀之，乃客卿陳軫也。懷王曰：『寡人不費一兵，坐而得地六百里，羣臣賀，子獨弔，何故？』陳軫曰：『王以張儀爲可信乎？』懷王笑曰：『何爲不信？』軫曰：『秦所

以重楚者，以有齊也；今若絕齊，則楚孤矣。秦何重於孤國而割六百里之地以奉之耶？此張

儀之詭計也！倘絕齊而張儀負王，不與王地，齊又怨王而反附於秦，秦合而攻楚，楚亡可待矣！臣所謂宜弔者，爲此也。王不如先遣一使，隨張儀往秦受地，地入楚而後絕齊，未晚。」

大夫屈原進曰：『陳軫之言是也！張儀反覆小人，決不可信。嬖臣靳尚曰：『不絕齊，秦肯與我地乎？』懷王點頭曰：『張儀不負寡人明矣！陳子閉口勿言，請看寡人受地！』

遂以相印授張儀，賜黃金百鎰，良馬十駟，命北關守將勿通，齊使逢侯丑隨張儀入

秦受地。張儀一路與逢侯丑飲酒談心，歡若骨肉，將近咸陽，張儀詐作酒醉，失足墜於車下，左

右慌忙扶起。儀曰：『吾足蹉損傷，急欲就醫。』先乘臥車入城，表奏秦王，留逢侯丑於館驛，

儀閉門養病不入朝。逢侯丑來見秦王，不得往候張儀，只推未愈。——如此三月，丑乃上書秦王，述張儀許地之言，惠文王復書曰：「儀如有約，寡人必當聽之，但聞楚與齊尚未決絕，寡人恐受欺於楚，非得張儀病起，不可信也。」逢侯丑再往張儀之門，儀終不出，乃遣人以秦王之言，還報懷王。懷王曰：「秦猶謂楚之絕齊未甚耶！」乃遣勇士宋遺，假道於宋，借宋符直造齊界，辱罵湣王。湣王大怒，遂遣使而人秦，願與秦共攻楚國。張儀聞齊使者至，其計已行，乃稱病愈入朝，遇逢侯丑於朝門，故諷曰：「將軍胡不爭地，乃尚淹吾國耶？」丑曰：「秦王專候相國面決，今幸相國玉體無恙，請入言於王，早定地界，回覆寡君。」張儀曰：「此事何須關白秦王耶？」儀所言者，乃儀之俸邑六里，自願獻之於楚王耳。丑曰：「臣受命於寡君，言商於之地六百里，未聞只六里！」張儀曰：「楚王殆誤聽乎！秦地皆百戰所得，豈肯以尺土讓人——况六百里哉！」

逢侯丑還報懷王，懷王大怒曰：「張儀果是反覆小人，吾得之，必生食其肉！」遂傳旨發兵攻秦，客卿陳軫進曰：「臣今日可以開口乎？」懷王曰：「寡人不聽先生之言，爲狡賊所欺，先生今日有何妙計？」陳軫曰：「大王已失齊助，今復攻秦，未見利也，不如割兩城以賂秦，

與之合兵而攻齊，雖失地於秦，尚可取償於齊。』懷王曰：『本欺楚者，秦也；齊何罪焉？合兵而攻齊，人將笑我。』即日拜屈匄爲大將，逢侯丑副之；與兵十萬取路大柱山西北而進，逕襲藍田。秦王命魏章爲大將，甘茂爲副，起兵十萬拒之。——一面使人徵兵於齊，齊將匡章亦率師助戰。屈匄雖勇，怎當二國夾攻，連戰俱北。秦齊之兵，追至丹陽，屈匄聚殘兵復戰，被甘茂斬之。前後獲首級八萬有餘，名將逢侯丑等死者七十餘人，盡取漢中之地六百里。楚國震動，韓魏聞楚敗，亦謀襲楚。楚懷王大懼，乃使屈平如齊謝罪，使陳軫如秦軍，獻二城以求和。魏章遣人請命於秦王，惠文王曰：『寡人欲得黔中之地，請以商於之地易之，如允便可罷兵。』魏章奉秦王之命，使人言於懷王，懷王曰：『寡人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如上國肯以張儀畀楚，寡人情願獻黔中之地爲謝。』』

不知秦王肯放張儀入楚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賽舉鼎秦武王絕脛 莽赴會楚懷王陷秦

話說楚懷王恨張儀欺詐，願自獻黔中之地，只要換張儀一人，左右忌嫉張儀者，皆曰：『以

一人而易數百里之地，利莫大焉！秦惠文王曰：『張儀吾股肱之臣，寡人甯不得地，何忍棄之？』張儀自請曰：『微臣願往！』惠文王曰：『楚王含盛怒以待先生，往必見殺，故寡人不忍遣也。』張儀奏曰：『殺臣一人，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死有餘榮矣！况未必死乎？』惠文王曰：『先生何計自脫，試爲寡人言之。』張儀曰：『楚夫人鄭袖，美而有智，得王之寵，臣昔在楚時，聞楚王新幸一美人，鄭袖謂美人曰：『大王惡人以鼻氣觸之，子見王必掩其鼻。』美人信其言，楚王問於鄭袖曰：『美人見寡人，輒掩鼻，何也？』鄭袖曰：『嫌大王體臭，故惡聞之。』楚王大怒，命劓美人之鼻，袖遂專寵。又有嬖臣靳尚，媚事鄭袖，內外屬事，而臣與靳尚相善，臣自料能借其庇，可以不死。大王但詔魏章等留兵漢中，遙爲進取之勢，楚必不敢殺臣矣。』秦王乃遣儀行。

儀既至楚，懷王卽命使者執而囚之，將擇日告於太廟，然後行誅。張儀別遣人打靳尚關節，靳尚入言於鄭袖曰：『夫人之寵不終矣！奈何？』鄭袖曰：『何故？』靳尚曰：『秦不知楚王之怒張儀，故遣使楚，今聞楚王欲殺儀，秦將還楚侵地，使親女下嫁於楚，以美人善歌者爲媵，以贖張儀之罪。秦女至，楚王必尊而禮之，夫人雖欲擅寵，得乎？』鄭袖大驚曰：『子有

何計可止其事？」
靳尚曰：「夫人若爲不知者，而以利害言於大王，使出張儀還秦，事宜可已。」

鄒袖乃中夜涕泣，言於懷王曰：「大王欲以地易張儀，地未入於秦，而張儀先至，是秦之有禮於大王也。秦兵一舉，而席捲漢中，有吞楚之勢；若殺張儀以怒之，必將益兵攻楚，我夫婦不能相保。妾中心如刺，飲食不甘者累日矣。——且人臣各爲其主，張儀天下智士，其相秦國久，與秦偏厚，何怪其然？大王若厚待儀，儀之事楚，亦猶秦也。」
懷王曰：「卿勿憂，容寡人從長計議。」
靳尚復乘間言曰：「殺一張儀，何損於秦？——而又失黔中數百里之地。不如留儀以爲和秦之地。」
懷王意亦惜黔中之地，不肯與秦；於是出張儀，以厚禮之。
張儀遂說懷王以事秦之利；懷王卽遣張儀歸秦，通兩國之好。

屈平出使齊國而歸，聞張儀已出，乃諫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儀至，臣以爲大王必烹食其肉；今赦之不誅，又欲聽其邪說，率先事秦。夫匹夫猶不忘仇讎，況君乎？未得秦歡，而先觸天下之公憤，臣竊以爲非計也。」
懷王悔，使人駕軺車追之，張儀已星馳出郊二日矣。
張儀既還秦，魏章亦班師而歸。史臣有詩云：

「張儀反覆爲嬴秦，朝作俘囚暮上賓，堪笑懷王如木偶，不從忠計聽讒人。」

張儀謂秦王曰：「儀萬死一生，得復見大王之面。」

楚王誠畏秦甚——雖然不可使臣失

信於楚。

大王誠割漢中之半，以爲楚德，與爲婚姻，臣說借楚爲端說六國連袂以事秦。」

秦

王許之，遂割漢中五縣，遣人往楚修好，因求懷王之女爲太子蕩妃，復以秦女許妻懷王之少子蘭。懷王大喜，以爲張儀果不欺楚也。

秦王念張儀之勞，封以五邑，號武信君，因具黃金白璧高車駟馬，使以「連衡」之術，往說

列國。

張儀果見齊湣王曰：「大王自料土地孰與秦廣？」

甲兵孰與秦強？」

從人爲齊計者，皆

謂齊去秦遠，可以無患，此但狃目前，不顧後患。

今秦楚嫁女娶婦，結昆弟之好，三晉莫不悚懼，

爭獻地以事秦。

大王獨與秦爲仇，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境，悉趙兵渡黃河，以乘臨淄，卽墨之敵。

大王雖欲事秦，尙可得乎？

今日之計，事秦者安，背秦者危。」

齊湣王曰：「寡人願以國聽於

先生。」

乃厚贈張儀。儀復西說趙王曰：「敵邑秦王，有敵甲凋兵，所與君會於邯鄲之下，使

敵臣先聞於左右，大王所恃者，蘇秦之約耳。秦背燕逃齊，又以反誅一身不保，而人猶信之，誤矣！

今秦楚結婚，齊獻魚鹽之地，韓魏稱東藩之臣，是五國爲一也。大王欲以孤趙抗五國之鋒，萬無

一幸！故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趙王許諾。儀復北往燕國，說燕昭王曰：「大王所最親者，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夫人。襄子欲并代國，約與代王爲好會，令工人製爲長柄金斗，方宴，廚人進羹，反斗柄以擊代王，破胸而死，遂襲據代國。其姊聞之，泣而呼天，因摩笄以自刺；後人因號其山曰摩笄山。夫親姊猶欺之以取利，況他人哉？今趙王已割地謝過於秦，將入朝秦王於滹池；且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燕昭王恐懼，願獻恆山之東下城以和秦。

「張儀」連衡」之說既行，將歸報秦；未至咸陽，秦惠文王已病薨。太子蕩卽位，爲是武王。齊湣王初聽張儀之說，以爲三晉皆已獻地事秦。故不敢自異；及聞儀說齊之後，方往說趙，以儀爲欺，大怒。又聞秦惠文王之薨，乃使孟嘗君致書列國，約其背秦，復爲「合從」。疑楚已結婚於秦，恐其不從，先欲伐之，楚懷王遣其太子橫爲質於齊，齊兵乃止。潛王自爲從約，長連結諸侯，約能得張儀者，賞以十城。

秦武王生性粗直，自爲太子時，素惡張儀之多詐；羣臣先忌儀，詭者，至是皆讒譖之。儀懼禍，乃入見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於左右。」武王曰：「君計安出？」張儀曰：「聞齊王甚

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儀願辭大工，東往大梁，齊之伐梁，必矣。梁齊兵連而不解，大王乃乘間伐韓，通三川以知周室，此王業也。」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送張儀入大梁。魏哀王用爲相國，以代公孫衍之位。衍乃去魏入秦。齊湣王知儀相魏，吳然大怒，與師伐魏。魏哀王大懼，謀於張儀。儀乃使其舍人馮喜，僞爲楚客，見湣王曰：「聞大王甚憎張儀，信乎？」湣王曰：「然。」馮喜曰：「大王如憎儀，願無伐魏也。」臣適從咸陽來，聞儀去秦時，與秦王有約，言齊王惡儀，儀所在，必與師伐之，故秦王具車乘送儀於魏，欲以挑齊魏之鬪。齊魏兵連而不解，秦乃得乘間而圖事於北方。王今伐魏中儀計。王不如無伐，使秦不信張儀，儀雖在魏，亦無能爲矣。」湣王遂罷兵不伐魏。魏哀王益厚張儀，踰年，張儀病卒於魏。是歲，齊無鹽后死。却說秦武王長大，多力，好與勇士角力爲戲，烏獲、任鄙、自先世已爲秦將，武王復寵任之，益其祿秩。有齊人孟賁字說，以力聞，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嘗於野外見兩牛相鬪，孟賁從中以手分之一，一牛伏地，一牛猶觸不止。賁怒，左手按牛頭，以右手拔其角，角出牛死。人畏其勇，莫敢與抗。聞秦王招致天下勇力之士，乃西渡黃河，岸上人待渡者甚衆，當日以次上船。賁最後至，強欲登船先渡，船人怒其不遜，以楫擊其頭曰：「汝用強

如此，豈孟賁耶？賁瞋目而視，髮植目裂，舉聲一喝，波浪頓作；舟中之人，惶懼顛倒，盡揚播入於河。賁振撓頓足，一去數丈。須臾過岸，竟入咸陽，來見武王；武王誠知其勇，亦拜大官，與烏獲任鄙並見寵任。——時周赧王六年，秦武王之二年也。

秦以六國皆有相國之名，不屑與同，乃特置丞相，左右各一人，甘茂爲左丞相，樛里疾爲右丞相。魏章忿其不得相位，奔梁國去了。武王思張儀之言，謂樛里疾曰：「寡人生於西戎，未覩中國之盛，若得通三川，一遊鞏洛之間，雖死無恨。」二卿誰能爲寡人伐韓乎？樛里疾曰：「王之伐韓，欲攻宜陽，以通三川之道也。宜陽路險而遠，勞師費財，梁趙之救將至，臣竊以爲不可。」武王復問於甘茂，茂曰：「臣請爲王使梁，約其伐韓。」武王大喜，使甘茂往說梁王，梁王許秦助兵。

甘茂初與樛里疾相左，恐從中阻撓其事，先遣副使向壽回報秦王言：「魏已聽命矣。然雖如此，勸王勿伐韓爲便。」秦武王疑其言，乃親往迎甘茂，至息壤，與甘茂相選。武王曰：「相國許爲寡人約魏攻韓，今魏人聽命，相國又曰：「勿伐韓爲便。」何也？」甘茂曰：「夫越千里之險，以攻勁韓之大邑，此不可以歲月計也。昔曾參居費，困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

奔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方織，應曰：「吾子不殺人。」織如故。未幾，又一人奔告曰：「曾參殺人！」其母停梭而思曰：「吾子必無此事。」復織如故。少頃，又一人奔告曰：「殺人者，果曾參也！」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走匿。夫以曾參之賢，其母信之；然而三人言殺，而慈母亦疑矣。今臣之賢不及曾參王之信臣，未必如曾參之母，而謗臣殺人者，恐不止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武王曰：「寡人不聽人言也，請與子盟。」

於是君臣歃血爲誓，藏誓書於息壤。發兵五萬，使甘茂爲大將，向壽副之；兵至宜陽，圍其城五月。宜陽守臣固守不能拔，右相樗里疾言於武王曰：「秦師走矣！不撤回，恐有變。」武王召甘茂班師，甘茂乃爲書一函，以謝武王；武王啓函視之，書中准「息壤」二字。武王悟曰：「甘茂固嘗言之，是寡人之過也！」更益兵五萬，使烏獲往助甘茂；韓王亦使大將公叔嬰率師救宜陽，大戰於城下。烏獲持鐵戟一雙，重一百八十斤，獨入韓軍，軍士皆披靡，莫敢禦者。甘茂與向壽各率一軍，乘勢並進，韓兵大敗，斬首七萬有餘。烏獲一躍登城，手攀城堞，堞毀，獲墮於石上，折肋而死。秦兵乘之，遂拔宜陽。韓王恐懼，乃使相國公仲侈，持寶器入秦，乞和；武王大喜，許之。詔甘茂班師，留向壽安戡宜陽地方。使右丞相樗里疾先往三川開路。

隨後引任鄙孟賁一班勇士起程，直入雒陽。

周赧王遣使郊迎，親具賓主之禮。

秦武王謝勿收見，知九鼎在太廟之傍室，遂往觀之；見九位

寶鼎一字排列，果然整齊。

——那九鼎是禹王收取九州的貢金，各鑄成一鼎，載其本州山川

人物，及貢賦田土之數。

足耳俱有龍文，又謂之「九龍神鼎」。夏傳於商，爲鎮國之重器。

殷周武王克商，起之於雒邑，遷時用卒徒牽挽舟車負載，分明是九座小鐵山相似，不知重多少

斤兩。

武王周覽了一回，贊嘆不已。鼎腹有「荆」「梁」「雍」「豫」「徐」「揚」「青」

「兗」「冀」……等九字分別。

武王指「雍」字一鼎嘆曰：「此雍州，乃秦鼎也！寡人當

攜歸咸陽耳！」

因問守鼎吏曰：「此鼎曾有人能舉之否？」吏叩首對曰：「自有鼎以來，未

曾移動，樹人傳說：「每位有千鈞之重。」

誰人能舉？」武王遂問任鄙孟賁曰：「二卿多力

能舉此鼎否？」

任鄙知武王恃力好勝，辭曰：「臣力止可勝百鈞；此鼎十倍之重，臣不能勝！」

孟賁攘臂而前曰：「臣請試之，若不能舉，休得見罪。」

即命左右取青絲爲巨索，寬寬的繫於

鼎耳之上，孟賁將腰帶束緊，揹起雙袖，用兩枝鐵臂，奪入絲絡，狠狠的喝一聲：「起！」

那鼎離

地約有半尺，乃還於地，用力過猛，眼球迸出，目眦流血。武王笑曰：「卿大費力。既然卿能舉起

此鼎，寡人難道不如！任鄙諫曰：『大王萬乘之君，不可輕試。』武王不聽，即時卸下錦袍玉帶，束縛腰身，更用大帶扎縛其袖，任鄙拖袖固諫，武王曰：『汝自不能，乃妬寡人耶！』鄙遂不敢復言。

武王大踏步向前，亦將雙臂套入絲絡，想道：『孟賁止能舉起，我偏要行動數步方可誇勝。』乃儼生平神力，迸一口氣，喝聲：『起！』那鼎亦離地半尺。方欲轉步，不覺力盡失手，鼎墜於地，正壓在武王右足上，跽札一聲，將經骨壓個平斷。武王大叫：『痛哉！』登時悶絕。左右慌忙扶歸公館，血流牀席，痛極難忍，捱至夜半而薨。武王自言：『得遊鞏雒，雖死無恨！』今日果然死於雒陽，前言豈非讖乎？

周赧王聞變大驚，急備美棺，親往視殮，哭弔盡禮。樽里疾奉其喪以歸。武王無子，迎其異母弟稷嗣位，是爲昭襄王。樽里疾討舉鼎之罪，磔孟賁族滅其家，以任鄙能諫，用爲漢中太守。疾復宣言於朝曰：『通三川者，甘茂之謀也。』甘茂懼爲疾所害，遂奔魏國，後死於魏。

再說秦昭襄王聞楚遣子質於齊，疑其背秦而向齊，乃使博里疾爲大將，與兵伐楚。楚使大將景央迎戰，兵敗被殺。楚懷王恐懼，昭襄王乃使遺懷王書。略云：

「始，寡人與王約爲兄弟，結爲婚姻，相親久矣。王棄寡人而納質於齊，寡人誠不勝其憤，是以侵王之邊境。——然非寡人之情也。今天下大國，惟楚與秦，吾出君不眚，何以令於諸侯？寡人願與王會於武關，面相訂約，結盟而散。還王之侵地，復遂前好，惟王許之。王如不從，是明絕寡人也，寡人不能以兵退矣！」

懷王覽書，即召羣臣計議曰：「寡人欲勿往，恐激秦之怒，欲往，恐被秦之欺，二者孰善？」屈原進曰：「秦，虎狼之國也；楚之見欺於秦，非一二次矣。王往，必不歸。」相國昭曰：「靈均乃忠言也！王其勿行，速發兵自守，以防秦兵之至。」靳尚曰：「不然。楚惟不能敵秦，故兵敗將死，輿地日削，今歡然結好而復拒之，倘秦王震怒，益兵伐楚，奈何？」懷王之少子蘭，娶秦女爲婦，以爲婚姻可恃，力勸王行，曰：「秦，楚之女，互相嫁娶，親莫過於此；彼以兵，尚欲請和，況歡然求爲好會乎？」上官大夫所言最當，王不可不聽。」懷王因楚兵新敗，心本畏秦，又被靳尚子蘭二人攬掇不過，遂許秦王赴會。

擇日起程，只有靳尚相隨。秦昭王使其弟涇陽君悝，乘王車羽旄，侍衛畢具，詐爲秦王居武關，使將軍蒙驁引兵一萬，伏於關外，以備非常。一面遣使者爲好語前迎楚王，往來不絕。楚懷王信之不疑，遂至武關之下，只見關門大開，秦使者復出迎曰：「寡君候大王於關內三日矣，不敢辱車徒於草野，請至敵館，成賓主之禮。」懷王已至秦國，勢不容辭，遂隨使者入關。懷王剛剛進了關門，一聲礮響，關門已緊閉矣。懷王心疑，問使者曰：「閉關何太急也？」使者曰：「此秦法也。戰爭之時不得不然。」懷王問：「爾王何在？」對曰：「先在公館伺候車馬。」卽叱御者：「速馳！」約行二里許，望見秦王侍衛，擺列公館之前，使者分付：「停車！」館中一人出迎，懷王視之，雖然錦袍玉帶舉動，却不像秦王。懷王心下躊躇，不肯下車。那人鞠躬致詞曰：「大王勿疑，臣實秦王，乃王弟涇陽君也。請大王至館，自有話講。」王只得就館。涇陽君與懷王相見，方欲就坐，只聽得外面一片聲起，秦兵萬餘，圍住公館。懷王曰：「寡人赴秦王之約，奈何以兵見困耶？」涇陽君曰：「無傷也。寡君適有微恙，不能出門，又恐失信於君王，故使微臣特奉迎君王，屈至咸陽，與寡君一會。以些少軍卒，爲君侍衛，萬勿推辭。」那時不由楚王做主，擁之登車，留蒙驁一軍於關上，涇陽君

陪乘，白起領兵四下擁衛，西望咸陽而去。靳尚逃歸楚國。懷王嘆曰：「悔不聽昭雎屈平之言，乃爲靳尚所誤！」流淚不已。

懷王既至咸陽，昭襄王大集羣臣及諸侯使者於章台之上。秦王面南上坐，使懷王北面參謁，如藩臣禮。懷王大怒，抗聲大言曰：「寡人信婚姻之好，輕身赴會，今君王假稱有疾，誘寡人至於咸陽，復不以禮相接，此何意也？」昭襄王曰：「向者寡人許我黔中之地，已而不果，今日相用，欲遂前約耳。」倘君王朝許割地，暮即送王歸楚矣。」懷王曰：「王縱欲得地，亦當善言。何必詭計如此？」昭襄王曰：「不如比，君必不從。」懷王曰：「寡人願割黔中矣。」請與君王爲盟，以一將軍隨寡人至楚受地，何如？」昭襄王曰：「盟不可信也。必須先遣使回楚，將地界交割分明，方與王餞行耳。」秦之羣臣皆前勸懷王，懷王益怒曰：「汝詐誘我至此，復強我以割地，寡人死即死耳，不受汝脅也！」昭襄王乃留懷王於咸陽城中，不放回國。

再說靳尚逃回，報與昭雎。如此恁般，秦王欲縛王黔中之地，拘王在彼。」昭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而太子又質於齊，倘齊人與秦合，復留太子，則楚國無君矣。」靳尚曰：「公子闖見，何不立之？」昭雎曰：「太子之立已久，今王猶在秦。邊棄其命舍嫡立庶，異日王幸

歸國。何以自解？吾今詐討於齊，以請太子，齊必信從。」

靳尚曰：「吾不能爲君禦難，此行當效微勞耳。」

昭睢助齊靳尚。

齊詐稱楚王已薨，迎太子奔喪嗣位。

齊湣王謂

其相國子

君田

曰：「楚無君，齊欲留太子以求淮北之地，何如？」

孟嘗

君曰：「不可。」

生王固非子，吾以太

而彼以

乘贖也，倘彼別立一人爲王，我無尺寸之

利，而徒抱不義之名，將安用之？」

湣王以爲然，乃以禮歸太子橫于楚。

橫卽楚王位，是爲頃襄

王。子蘭靳尚用事如故，遣使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已有王矣！」

秦王空留懷王，不可得

地，乃大慚怒，使白起爲將，蒙驁副之，帥師十萬攻楚，取十五城而歸。

楚懷王留秦歲餘，秦守苦

久而懈怠，懷王變心，逃山咸陽，欲東歸楚國。

秦王發兵追之，懷王不敢東行，遂轉北路間道走

趙。

不知趙王肯

懷王否？且看下文。

解。

且看下文。

且看下文。

且看下文。